福 尔 赛 世 家

第 一 部

有 产 业 的 人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周 煦 良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John Galsworthy

Forsyte Saga

The Man of Property

本书根据 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 1922 年版本译出

福尔赛世家

第一部

有产业的人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周煦良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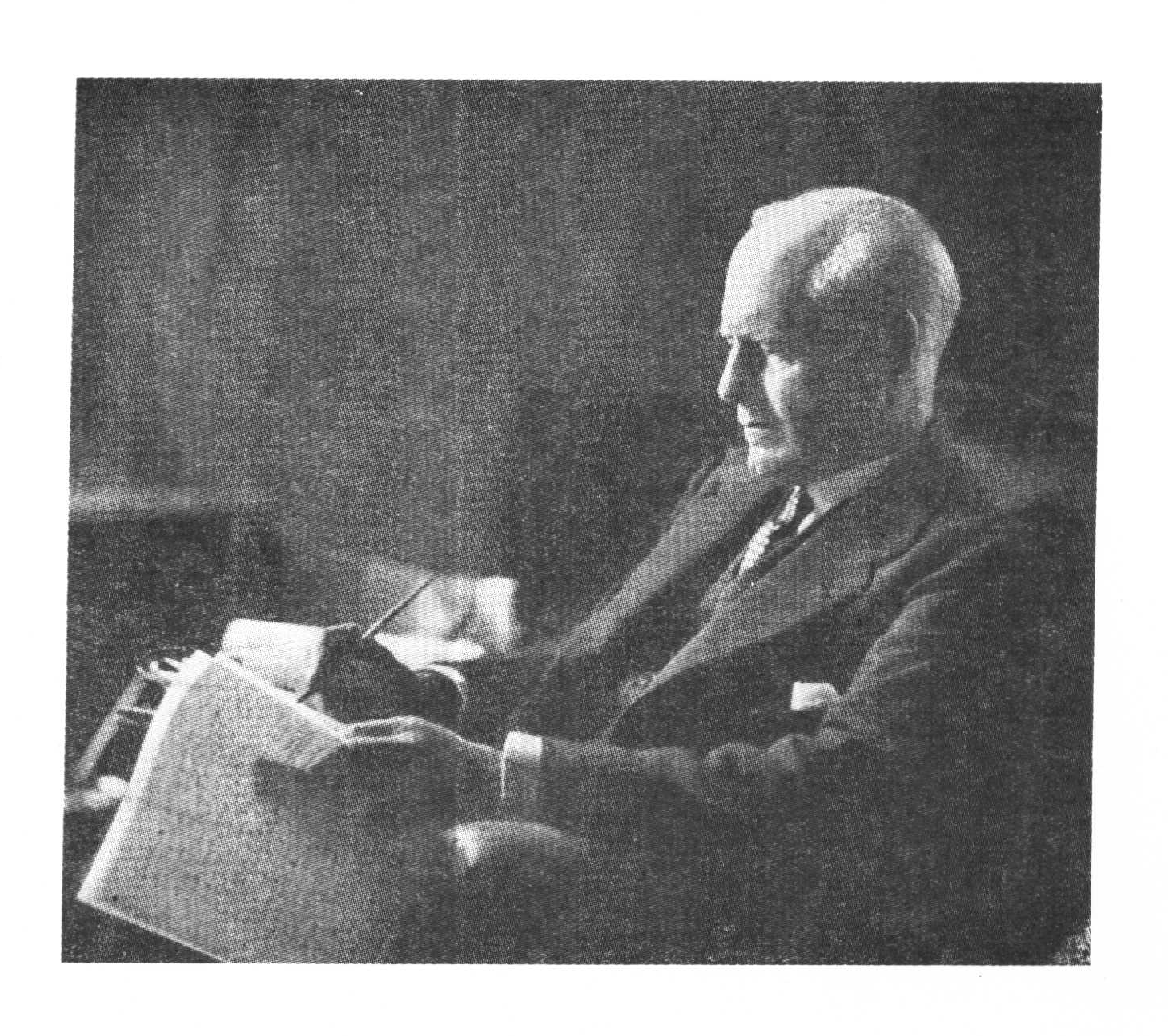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375　字数 310,000
1978 年 2 月新 1 版　197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出版社版)

书号：10188·14　　定价：1.20 元

内 容 提 要

《福尔赛世家》是英国近代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所写的，包括《有产业的人》、《骑虎》和《出租》三部曲。《有产业的人》和《骑虎》各有一个插曲《残夏》和《觉醒》。作者通过福尔赛这个大家庭由“兴盛”到衰落的过程，写了英国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国社会生活的动态，也反映了布尔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以及工党上台后实施所谓“国有化”所导致的资本更加集中等重大政治事件。

作者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刻划了资产阶级有了财产就能占有一切的反动本性，同时也揭示了在历史车轮的冲击下，他们都逃脱不了堕落、腐朽、衰亡的命运，在客观上起了批判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及其社会制度的作用，对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



约翰·高尔斯华绥

“福尔赛精神”的挽歌

约翰·高尔斯华绥，是二十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戏剧家。一八六七年生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伦敦的一个著名律师。一八八九年高尔斯华绥在牛津大学毕业。在大学时他专攻法律，但毕业后，他对于律师这一行并不感到兴趣，却专心从事文学创作。

在高尔斯华绥着手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正是十九世纪之末，二十世纪之初。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同几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争夺，这时已经从原来实行自由贸易，力图成为供给各国成品，换取原料的“世界工厂”，发展到以大量的过剩资本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实行资本输出，从而进入新的垄断的阶段了。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最重要的基础之一。随着银行垄断资本和工业垄断资本的溶合生长的日益加快，资金的日益集中，交易所的作用的日益扩大，英国国内那个持有股票、公债，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做任何事情、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也大大增长起来。而另一方面，英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争夺，其胃口也越来越大。在一八九九年就爆发了英国对布尔人的战争。再过十多年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了。——这些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就是高尔斯华绥所写几部长篇小说的历史背景。

当高尔斯华绥刚进入文学界的时候，英国文学界不同思想

倾向的斗争是十分尖锐激烈的。一方面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日趋腐化，文学界出现了颓废主义的倾向，他们宣扬极端的个人主义，宣扬“为艺术而艺术”。标榜唯美主义的奥斯卡·王尔德就是其中的一个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也出现公开为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辩护，为他们的血腥的殖民活动喝采叫好的反动的文艺倾向。那个写了不少篇英国在国外殖民活动的小说的吉卜林，就属于这种倾向。

在英国文学中与上述两种倾向相对立、属于比较进步的文学传统的一派，当时处于十分艰苦的环境中。狄更斯到这时已经去世三十年了，萨克莱卒于一八六三年，乔治·爱略特卒于一八八〇年，——只有托马斯·哈代还在苦撑局面，但从一九〇〇年后，他也没有发表过十分重要的作品。直到高尔斯华绥、威尔斯、萧伯纳这一批作家相继在英国文坛上出现，才使这种局面有所改变。

高尔斯华绥早期曾以约翰·辛约翰的笔名写了几部小说，但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岛国的法利赛人》是高尔斯华绥一九〇四年所写的一部比较成熟的作品。小说中的主人公理查·谢尔顿的经历，在某些方面有点和作者相似。谢尔顿也是英国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大学毕业后，也不愿意当律师，到处“游历”，有一次，他在火车上碰到了一个目光敏锐、观察深刻的外籍青年费朗德。费朗德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假仁假义作了有力的揭发。费朗德的议论促使谢尔顿以新的眼光来观察自己久已习惯的生活环境。后来，谢尔顿又见识了伦敦贫民窟穷人的痛苦生活场景，进一步认识到法利赛人的后裔——资产阶级的虚伪、欺诈、腐朽的本质。他本来已经和一个“名门望族”的姑娘安东妮亚订了婚，但是他发现她的家庭也是属于法利赛人一类的，

同时他又看到她在生活的基本问题跟自已有重大的分歧，就毅然跟她解了约。

高尔斯华绥在《岛国的法利赛人》中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揭发和抨击，到了《福尔赛世家》里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刻的发展。

以《有产业的人》为开端的九部连续性的长篇小说，是高尔斯华绥花了二十六、七年时间惨淡经营而成的。《有产业的人》发表于一九〇六年。这部作品本身又有其独立的意义。它的续篇《骑虎》隔了十四年才发表(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是《出租》，这三部就构成第一个三部曲《福尔赛世家》。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先后出了《白猿》、《银匙》和《天鹅之歌》，这就是第二个三部曲《现代喜剧》。最后，又以《女侍》(一九三一)、《开花的荒野》(一九三二)和《河那边》(一九三三)合为第三个三部曲《尾声》。在这几部作品中间还插了几个插曲。如《福尔赛世家》中就插了《残夏》(一九一八)与《觉醒》(一九二〇)；《现代喜剧》中插了《默默传情》(一九二八)和《过客》。此外，高尔斯华绥还写了好几篇独立的没有收进任何一个三部曲中的有关福尔赛的小说。

这一连串描写福尔赛家族一代一代人活动的长短篇小说，主要反映的是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状况。

应该指出，在《福尔赛世家》里所指的资产阶级，或者说："有产业的人"，说的是那些拥有房地产或者有价证券的人们。福尔赛家族就是这个阶层的典型代表。福尔赛家族的"兴起"，和英国对海外的殖民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实际就是依靠向殖民地作资本输出而发迹起来的。据高尔斯华绥的描写，他们的祖上原是种田的。他生了四个儿子，大儿子本来是石工，但"后来逐渐升到建筑工头的地位"，晚年迁到伦敦来，继续弄建筑工

程，人家就称呼他“杜萨特大老板”。他生了六男四女，死后遗有三万英镑给儿女们。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就是从杜萨特大老板这些子女身上写起的。这些子女“都混得非常之好”有的是茶商，有的做律师，有的是房地产经纪人，有的经营矿产、铁路，“他们全都持有各种股票”，有的还拥有公债，他们的投资一般决不肯少过年息四厘。他们的财产越滚越多。杜萨特大老板的遗产有三万镑，可是他的长子乔里恩光是一个人的财产就有十四万五千三百零四镑，而负债却只有三十五镑。杜萨特的孙子，二房里詹姆士之子索米斯的财产还要多，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九二〇年他自己的估计，他的财产达到二十五万镑左右。其他几房福尔赛也并不比他们怎么差。几个福尔赛就集中着一百多万镑的财富。而且，这一百多万镑的财富每年还在按年息三到五厘的速度递增。据小说中一个人物的估计，光是以拥有十五万镑财产的杜萨特的第六个儿子悌摩西而论，只要再过二十八年，他的财产就能达到六十万镑了。财产的蓄积达到这样的速度和规模，如果不依靠掠夺殖民地和资本输出，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因此，毫无疑问，这个靠剪息票过日子的福尔赛家族，他们的命运是和不列颠帝国的命运紧紧地捆在一起的。

高尔斯华绥在《福尔赛世家》中着重描写了大房乔里恩父子和二房詹姆士与索米斯父子的活动，而索米斯又是贯穿全书的最主要人物。索米斯是发迹后福尔赛家族的第三代。福尔赛家族的一些主要特征都在索米斯身上反映出来。

福尔赛家族所有成员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对财产的贪得无餍的追求，对财产的强烈的占有欲。而且在他们心目中，作为追求和占有的财产对象的，不仅是金钱、房地产、股票、公债……还包括人！

在小说中，高尔斯华绥并没有正面描写大小福尔赛们的直接的剥削活动，也没有描写他们和被剥削、被奴役人们的直接冲突，而是就家庭、婚姻、财产继承权、传宗接代等等问题的范围来刻划他们的形象和性格。这一方面是因为作者生活经历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福尔赛家族主要是靠剪息票发财的，他们赖以发财的主要剥削对象远在海外殖民地上，跟他们并不直接照面。但是尽管限于如此范围，高尔斯华绥还是通过索米斯和伊琳之间的婚姻纠葛，暴露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实质。

索米斯娶了长得很美、但是家里很穷的教授女儿——伊琳做妻子。索米斯虽然家财几十万镑，而且模样也长得不丑，既不喝酒，又不赌博，又不说下流话，又不在外面过夜……可是他对伊琳却无法象收藏世界名画那么顺顺当当，金镑一付出去，这幅画就归他百分之百的占有。虽然结婚多年，可是伊琳却并不爱他。这是索米斯十分想不通的。后来，他想出一个计较：他在风景优美的罗宾山，买下了一块土地。他聘请他的堂侄女琼的未婚夫波辛尼担任建筑师，设计在这里造一所“与众不同”的房子，从而有理由使伊琳搬出伦敦，“不让她有走动和拜客的机会”。房子好容易落成了，但是伊琳却并不喜欢它。相反，她却和波辛尼相爱起来。索米斯知道这个情形之后，自然竭力加以阻挠。他的妻子就是他的“财产”，他怎么也不肯把这一宗“财产”让给别人。他甚至对伊琳施加暴力以实行他的夫权。于是伊琳忍无可忍出走了。后来，波辛尼不明不白地突然死亡，使得伊琳一度不得不回到索米斯那里。但是索米斯仍旧无法“占有”伊琳。由于不能忍受索米斯不断的纠缠，伊琳不久又一次出走了。此后，他们有十多年处于分居状态。那无人去住的罗宾山新建别墅，索米斯也

宣布放弃，卖给了他的伯父老乔里恩。但是索米斯还是千方百计想把伊琳抓回家里来。索米斯除了贪图伊琳的美色，企图把人“占有”之外，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又添了一桩重大的心事：他逐渐考虑到后嗣问题了。“若敖氏之鬼馁而”，——他与伊琳结婚以后，并无所出，眼看二十多万镑家产无人可以继承，心里越来越是着急。有一天，索米斯特地花了四百多镑买了一只七宝钻石别针，作为生日礼物，硬要送给伊琳，还无耻地对伊琳说："回家去，我可以给你一切满足。你可以照你自己的意思生活，我可以发誓。”“我只求你一件事情。我要——我要一个儿子。”伊琳自然坚决拒绝了。他们两个正式离婚以后，索米斯为了最终解决嗣续问题，就退而求其次，他凭自己的财产地位娶了年轻的法国女子安耐特做妻子。索米斯跟这个妻子虽然也没有什么感情，但是她却给他生了一个女儿芙蕾，这样索米斯的偌大财产总算有个继承人了。而这时的伊琳呢，也和索米斯的堂兄小乔里恩结了婚。他们婚后生了个儿子乔恩。

《福尔赛世家》的第三部《出租》主要描写十九年后索米斯的女儿芙蕾与小乔里恩的儿子乔恩的婚姻纠葛。他们偶然在画店相识之后就热烈地相爱起来。但是老一辈福尔赛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他们都不愿意这一对青年人的结合，也不愿意让过去的纠葛给青年人知道。然而芙蕾却大有父风，她对一切事物也都有强烈的占有欲。最后索米斯拗不过芙蕾的纠缠，厚着脸皮亲自上罗宾山向伊琳提亲。但是这时乔恩已经在父亲生前所写给他的长信中知道过去的实情，当场拒绝了婚事。不久，乔恩就跟他母亲一起迁居到加拿大去，而带有讽刺意味的罗宾山别墅则宣告“出租”了。

从以上对《福尔赛世家》内容的简单勾勒里，我们可以看出，

作为福尔赛家族代表人物的索米斯，他的一切行动的准则、一切是非的标准，就是是否能够使他的财产不但得到保持，而且不断扩大。什么东西只要妨碍到他的财产的保存和增殖，他就会断然加以抛弃。什么东西只要妨碍他去攫取财产，他就要把它推倒在地而践踏过去。他欣赏伊琳的美色，但他并不尊重伊琳的人格，并不把伊琳看作是对等地位的人。他是喜欢收藏画的。他无非把伊琳看作是一幅价值巨万的活的画，——他“在全伦敦人前面感到自己是这个尤物的占有者”而沾沾自喜。

索米斯后来娶安耐特为妻子，他的动机更是十分赤裸裸的了。他就是需要安耐特给他生个儿子。安耐特在快要分娩的时候，碰到了难产，这时医生对他说：

“事情就是这样，福尔赛先生。如果开刀，我有把握可以保全产妇，可是孩子保不了。如果不开刀，孩子很可能活得了，可是产妇要冒非常大的危险——极大的危险。……现在要你打定主意……”

经过一个小时左右的思想斗争，索米斯最后的决定是“不要开刀！”——也就是说，保全孩子，牺牲产妇。因为他理直气壮地认为：“除掉为了生一个合法的继承人外，他又为什么要娶她呢？”当医生反问他：

“不开刀？危险很大——你知道吗？”

索米斯板着一副脸，只有嘴唇在动。

“你不是说可能性还是有的吗？”

“有是有，但是不大。”

“你不是说开刀孩子一定保不了吗？

“是啊。”

“你仍旧认为她不能再生一个吗？”

“要说绝对不能生也不是的，不过可能性不大。”

“她很强壮，”索米斯说。“我们冒一下险。”

医生极其严厉地看着他。“你要负责的，”他说；“是我自己的妻子，我就做不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索米斯对待伊琳，对待安耐特这种赤裸裸的态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总之，高尔斯华绥在《福尔赛世家》里虽然写的主要都是些家庭问题，婚姻纠葛，然而他并没有为写婚姻纠葛而写婚姻纠葛，为写爱情而写爱情，他是力求让读者透过这些纠葛去体会其广泛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意义，力求使读者举一反三。至少，读了高尔斯华绥的作品，使人感觉到，在英国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一种对一切财富都充满着强烈的占有欲的“福尔赛精神”。这种“福尔赛精神”在以剥削为生的“上流社会”里有很大的普遍性。不仅索米斯身上有，索米斯的父亲詹姆士身上有，索米斯的女儿芙蕾身上有，就是其他不姓福尔赛的人身上，也是有的。同时，这种“福尔赛精神”还不仅表现在家庭问题、婚姻问题、嗣续问题之上，而且也在政治、军事问题上直接表现出来。例如，《福尔赛世家》第二部《骑虎》中就写到了关于英国同布尔人战争的情况。当时布尔人对英军展开了神出鬼没的游击战，英国“上流社会”也即“福尔赛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反对布尔人。有的诅咒布尔人说，“待他们那么好，还要忘恩负义”。有的诅咒布尔人“一点不痛快，为什么不堂而皇之打一下？”有的强调英国对南非有“宗主权”，有“协议”，“协议总是协议”。有的激昂慷慨地主张“一举荡平布尔人，而且痛惩一下”。有的甚至报名参加所谓“远征军”，

要到现场去“痛惩”不知好歹的布尔人。这一切叫嚣都是“福尔赛精神”的表现。这许多大大小小的福尔赛所以发出这一切叫嚣，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他们的财产主要来源就是万里迢迢的海外殖民地。让布尔人得到独立就是断了自己的财源，这他们是决不甘心的。

而且，“福尔赛精神”也决不是英国的特产。只要哪个国家还是由资产阶级统治，哪个国家对外采取侵略扩张的政策，这个国家就会出现“福尔赛精神”。例如：那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今天不是利用老殖民体系在非洲的崩溃，把它的黑手伸向非洲，把非洲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吗？——在他们那里，必然也会产生“福尔赛精神”。

高尔斯华绥在《福尔赛世家》中一方面以讽刺的笔调揭露了索米斯之流丑恶的灵魂，揭露了“福尔赛精神”反动的实质；一方面也力图写出一些“正面人物”来和索米斯他们对比，说他们或多或少摆脱了，甚至是“背叛了”“福尔赛精神”。例如作者对福尔赛家的长房老乔里恩显然就充满着原谅和同情，说他在晚年能够原谅儿子小乔里恩竟会娶上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女人做老婆，而且也不嫌弃儿子所住的颇失福尔赛家族“体面”的老式房子——“房租一年总到不了一百镑”，内部“没有一件家具值上五镑钱的钞票”。而更重要的，他甚至还对伊琳充满着同情。尽管由于伊琳和波辛尼相爱，破坏了老乔里恩心爱的孙女儿琼和波辛尼的婚姻关系，使得琼失魂落魄，痛苦万分，然而老乔里恩却一点都不感到恼火，反而把伊琳当作女儿一样对待，他要伊琳为他弹奏钢琴，陪他一起消磨黄昏，而最后还赠给伊琳一万五千英镑，在经济上给她做后盾。《福尔赛世家》第一个插曲《残夏》，讲的全是这件事。

高尔斯华绥更是十分推崇老乔里恩的儿子小乔里恩，把他写得几乎是十全十美。小乔里恩并不象福尔赛家族其他许多成员一样。他对股票、房地产并不感到兴趣，而是一门心思钻在绘画里。他由于婚姻问题同父亲发生了冲突，老早就和父亲分开而独立生活，他们父子俩总有十四年没有见过面。后来还是老乔里恩因为周围无人，十分寂寞而寻到了儿子家，主动向儿子表示和解。小乔里恩虽然出身福尔赛家族，但是作者说他很能自我解剖。他是憎恶福尔赛精神的。他在埋葬那头和老乔里恩形影相随、名叫伯沙撒的狗时曾经感慨道："狗跟十足的福尔赛不同，它除掉自己还爱一些东西。"他也十分蔑视索米斯，他认为在索米斯一类人身上有一种"对契约和既得权利的强烈信念，以及他们强迫执行这些权利的心安理得的道德感。"作者还说"他的良心一直是敏锐的"，因为他自己也经过那些不为社会所容的日子，他"对于一个为社会所摈弃的人，心里永远充满了同情"。他支持大女儿琼举办画室帮助一些穷画家。他在老乔里恩死后接下去承担伊琳的保护人。伊琳依靠他的坚决支持才得以摆脱索米斯死乞白赖的纠缠。

此外，小乔里恩的长女琼在作者的笔下，也是作为"正面人物"出场的。当许许多多福尔赛在英布战争中一致主张要对布尔人大张挞伐的时候，琼一个人挺身出来为布尔人辩护。她反问他们："我们干什么要干涉他们？那些混蛋的外地人如果被克鲁格全赶走了，那才真叫活该。"

在小乔里恩和琼的一些见解中，看来也反映着高尔斯华绥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小乔里恩。小乔里恩一反普通福尔赛家族人员所为，从事绘画，这跟高尔斯华绥放弃律师这行"安稳"而容易发财的职业，却去从事写作，基本上是一样的。

然而高尔斯华绥所塑造的“正面人物”，不论是老乔里恩也好，小乔里恩也好，琼也好，应当指出，都暴露出作者世界观上、哲学、政治观点上很大的局限性。由于作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他虽然以讽刺的笔调抨击了“福尔赛精神”，也让索米斯之流出足了洋相，可是他并不认为需要用外部力量，说得更明确一点，也就是用革命力量来彻底肃清“福尔赛精神”。他还是寄希望于福尔赛家族的内部，希望福尔赛家族的内部自行出现“健康的”因素，由它们来排除福尔赛家族的腐朽部分。

这是高尔斯华绥这部小说的最大弱点。

其实，象小乔里恩这样的人物和索米斯之流尽管在一些具体作法上有种种不同，实质上并无多大不同。小乔里恩本来算是个“穷画家”，可是自从他父亲移樽就教，并且向他宣布，在他百年之后，“琼可以拿到五万镑，其余都是你的”，“你的一份总不会少于十万镑”，小乔里恩就“激动”得“把一只手搁在父亲的肩膀上”，“由于他也不免是个福尔赛，一片财产的远景在他的脑子里开展出来”。可见，在对“财产远景”的瞻望上，小乔里恩和索米斯是完全走到一条道上去了。

高尔斯华绥所以写出小乔里恩这样“好心”的人物，似乎是要创造一种既能拥有几十万英镑的财产，又能不至于获得“剥削”、“寄生”这些坏名声的福尔赛社会。

其次，还应当指出：由于高尔斯华绥写作这部《福尔赛世家》以及另外两个三部曲《现代喜剧》和《尾声》前后一共花了二十六七年时间，光是《福尔赛世家》的写作时间就长达十四五年，在这样长的时期里，不论英国国内形势，不论世界形势，都起了巨大的变化。英布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工党上台，十月革命……这一切重大事件不能不反映到高尔斯华绥的头脑中

来，不能不对他的创作思想起程度不等的影响。从总的趋向看，他在《现代喜剧》和《尾声》中所表现出来的讽刺揭露的力量要比《福尔赛世家》来得差。而就《福尔赛世家》这一个三部曲的本身来说，其中《骑虎》和《出租》又稍逊于《有产业的人》。这种变化是和高尔斯华绥对周围环境日趋妥协，变得调和起来分不开的。例如，全书中心人物索米斯，在《福尔赛世家》所包括的三部小说中，作者都是以讽刺的笔调来加以描写的，但是在《现代喜剧》的《天鹅之歌》中，索米斯却变成一个有崇高道德原则的代表人物。这种改变是大大损害作品的揭露力量的。

但是在高尔斯华绥的创作发展中虽然存在着这些问题，高尔斯华绥毕竟还是比较忠实地描写了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状况，传达了当时的人们的思想、精神状态和活动。在这一点上，《福尔赛世家》这样的作品还是有价值的。尤其是它的第一部《有产业的人》。

辛未艾

原　序

福尔賽世家原是給本書的第一部分有产业的人取的名称；現在用来作为福尔賽家族全部历史的总称，实在由于自己沒法制止我們每个人都有的那种福尔賽的堅韧性格。也許有人会对“世家”这两个字提出异議，認为世家、史乘之类記載的都是英雄事迹，而这些篇章里却很少看到有什么英雄气概的。可是这两个字用在这里原带有一定的諷刺意味；而且，归根結蒂，这个长故事虽則写的是些穿大礼服、寬裙子、金边股票时代的人，里面并不缺乏龙爭虎斗的主要气氛。那些旧史乘上面的人物，不要說一个个都是身軀偉岸、杀人成性，象童話和傳奇里流傳下来的那样，单拿占有欲这一点来說，肯定也是福尔賽之流，和斯悅辛、索米斯、甚至于小乔里恩一样抵御不了美色和情欲的侵襲。而且，虽則英雄人物，在那些漫无稽考的年月里，表面上好象是独往独来，不随世俗俯仰，和維多利亚时代的福尔賽行徑全然不同，但是我們敢說，部落的本能便在当时也是主要的动力，而且“家族”和家庭观念和財产意識，尽管近来有人企图“否定”这些，在当时也和今天一样——从古到今——起作用的。

許多人都来信声称自己的家族是福尔賽的藍本，經这一鼓励，一个人不禁要覚得这的确是一种典型的动物。然而风俗迁移、习尙演变，瀏水路悌摩西家的一窩人除掉一些主要的輪廓而

外，已經使人沒法相信是眞实的了；我們将不再看見那样的人，也同样不可能看見詹姆士或者老乔里恩那样的人。然而保險公司的数字和法官的判决天天都在向我們指出，我們的尘世乐园还是一个富有的禁猎区，美色和情欲照旧要潜进来，在众目炯炯之下，威胁到我們的安全。就象一只狗听見軍乐队准要狂吠一样，我們人性里面的典型索米斯，当他看見徘徊在私有制藩篱外面的潰灭威胁时，也一准要不安地跳了起来。

誠然，如果历史眞会死去，那么“讓死去的历史埋葬它的死者”应是一个較好的办法。但是历史是頑强的，这是每一个时代所否認的悲喜剧之一；每一个时代都要大模大样走到舞台上来，宣称它是一个嶄新的时代。沒有一个时代有那样新的！人性，蘊藏在它的变幻的服装和伪装下面，大体上仍旧是，而且仍将是，一个福尔賽，而且到头来很可能淪为比这个还要糟的动物。

回顧一下我們的維多利亚时代——这个时代的成熟、衰微和“沒落”，多少在福尔賽世家里描繪到——我們看出現在我們不过是从鍋里跳到火里罢了。我們很难肯定說，一九一三年英国的現状比福尔賽一家人在老乔里恩家集会庆祝琼和波辛尼訂婚时的一八八六年好。而在一九二〇年，当这家人又集合在一起庆祝芙蕾和馬吉尔·孟特結婚时，肯定說，英国的現状比八十年代还要糟；那时是市面呆滞，是利息下降，这时是瘫痪，是破产。如果这部历史是一本眞正研究时代变迁的科学著作，一个人很可能要提到下列的事实——自行車、汽車、飞机的发明；廉价書籍的大量印行；乡村生活的銷歇和城市人口的增长；电影的問世，等等。事实上，人类就沒法控制自己的发明；至多只能針对这些发明所引起的新情况作一种适应而已。

可是这个长故事并不是对于一个时代的科学叙述；而是实

地描写美色在人类生活上所引起的骚扰。

象伊琳这样的人物——读者很可能已经看出，在书中从不正面出场，而只是从别人的眼睛里写她——正是美色扰乱私有世界的一个具体事例。

我也看出，当读者在这部世家的海水中一路泅泳过来时，他们会愈来愈觉得索米斯可怜，而且会觉得这样是和作者的原意抵触的。远不是这样！他也可怜索米斯；索米斯一生的悲剧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无法控制的悲剧，仅仅是由于不可爱，而且又不够麻木不仁，不能整个地不感觉到这件事实。连芙蕾爱他都达不到他认为应有的程度。可是，在怜悯索米斯的同时，读者也许会对伊琳起一种反感；他们会觉得，归根结蒂，他并不是一个坏蛋，这并不是他的过失；她应当原谅他；等等！这样一有偏袒，他们就会看不见那件贯串全书的简单真理，就是在男女的结合上，只要有一方整个地而且肯定地缺乏性的吸引，不管多少怜悯，或者理智，或者责任心，都没法克服那种天然的厌恶。这里谈不上什么应当或者不应当；因为根本就克服不了。所以，如果伊琳有时候显得过于残忍——象她在波隆森林，或者在古班诺画廊显得那样——她也不过是洞达世情，知道些许的让步就会使对方得寸进尺，而这是不可容忍的一尺，极端可憎的一尺。

在论及世家最后一个阶段时，也许有人会不满意伊琳和乔里恩，觉得两人既是那样的财产叛逆者，为什么要在精神上占有自己的儿子乔恩。可是事实上，这是对故事的吹毛求疵；因为做父母的决不能让自己的孩子一点不知道真情就娶芙蕾，而决定乔恩拒婚的正是这些真情，并不是他父母的劝阻。不但如此，乔里恩的劝阻儿子并不为了自私，而是为了伊琳，而伊琳再三劝儿子的话却是："不要想到我，想你自己好了！"至于乔恩，获悉真

情以后，体貼到母亲的心情，决不能說这就証明她終究还是个福尔賽。

可是虽則这部福尔賽世家的原旨是描写美色对私有世界的扰乱和自由对私有世界的控訴，它却把書中的中上层阶級給后世保存下来，这是要向讀者告罪的。正如古埃及人在他們的木乃伊四周放了許多来生应用的物件一样，我也竭力在安姑太、裘丽姑太和海絲特姑太的四周，在悌摩西和斯悦辛的四周，在老乔里恩和詹姆士的四周，以及他們儿子的四周，放上一点可以保証来世的东西——一点香膏①，使他們在解体"历程"②的扰攘中获得宁靜。

如果中上层阶級，連同其他的阶級，全都注定要"进入"一个无声无臭的状态，这儿，浸漬在这些篇幅里，那些到这广大而零乱的文学博物館来的游人当会隔着玻璃看到它。它在这里安息着，而保存着它的正是它自己的汁液：財产意識。

約翰·高尔斯华綏

一九二二年

---

① 香膏，古代人用以保存尸体不腐。

② 暗用班揚天路历程的典故，实指进化。

第 一 部

有产业的人

……你可以回答

这些奴隶是我們的。

——威尼斯商人

目　　次

第一卷

第二卷

第 三 卷

插　　曲

第 一 卷

第一章

老乔里恩家的茶会

碰到福尔賽家有喜庆的事情，那些有資格去参加的人都曾看見过那派中上层人家的兴盛气象，不但看了开心，也增长見識。可是，在这些荣幸的人里面，如果哪一个具有心理分析能力的話（这种能力毫无金錢价值，因而照理不受到福尔賽家人的重視），就会看出这些場面不但只是好看，也說明一个沒有被人注意到的社会問題。再說清楚一点，他可以从这家人家的集会里找到那使家族成为社会的有力組成部分的証据；很显然这就是社会的一張縮影；这一家人这一房和那一房之間都沒有好感，沒有三个人中間存在着什么同情，然而在这里他却可以找到那种神秘然而极其坚固的粘結力。从这里开始，他可以隐約看出社会进化的来龙去脉，从而对宗法社会，野蛮部队的蜂集，国家的兴亡是怎么一回事，稍稍有所了解。他就象一个人亲眼看見一棵树从栽种到生长的过程——卓絕地表現了那种坚忍不拔、不随流俗的成功过程，这里面也包括无数其他不够坚强和精力不足的植物的死亡——将会有一天看見它变得欣欣向荣，长着芬香而肥大的叶子，开着繁花，旺盛得簡直引人反感。

一八八六年六月十五日那一天，約在下午四时左右，在老乔

里恩·福尔賽住的斯丹奴普門家里，一个旁观者如果碰巧在場的話，就会看到福尔賽家的全盛时代。

今天这个茶会是为了庆祝老乔里恩的孙女琼·福尔賽和菲力普·波辛尼先生訂婚而举行的。各房的人都来了，满眼都是白手套，黃背心，羽飾和长裙，說不尽的豪华。連安姑太也来了。她住在兄弟悌摩西家里，平日絕少出門；成天坐在那間綠客厅的角落里看書做針綫；屋角上面放的一只淡青花瓶，插着染色的潘巴草，就象是她的盾牌，客厅四壁挂着福尔賽三代的画象。可是今天安姑太也来了；腰杆笔挺，一張安詳衰老的臉非常尊严——十足地代表这家人的坚强不拔的財产观念。

当一个福尔賽家的人訂婚，或者結婚，或者誕生的时候，福尔賽各房的人都要到場；当一个福尔賽家的人死掉——可是到現在为止，福尔賽家的人还沒有一个死掉；他們是不死的，死是和他們的主張抵触的，因此他們都小心提防着死；在这些精力高度充沛的人，这可以說是天性，因为不論什么事情，只要侵犯到他們的財产，都使他們深恶痛絕。

这一天，在那些和外客周旋的福尔賽家人的身上，都有一种比平时特别整洁的派头，神色自若然而带有警惕和好奇，兴高彩烈然而保持着身份，就象許多扎抹停当、严陣以待的战士一样。索米斯·福尔賽臉上那种习見的鄙夷神气今天已經遍及全軍；他們全在戒备着。

他們这种不自覚的敌对态度使老乔里恩家这次茶会在福尔賽家的历史上成为一个重要的轉折点，也就是他們这出戏的开場。

有种事情是福尔賽家人全都痛恨的，不仅他們各个人痛恨，而是作为一个福尔賽家人，就必然要痛恨；他們今天穿得那样格

外整洁，对待客人特别显出大戶人家那种亲热派头，故意强調自己的家世，以及那股傲慢的神气，都可以說是源自这种痛恨。你要一个社会、或者集团、或者个人露出原形，非有大敌当前不可，而今天福尔賽家人警觉到的也就是这个；警觉使他們全把盔甲拭亮了。作为一个家族，他們仿佛第一次直接意識到和什么陌生而危險的事情碰上了。

一个身材魁梧的人斜倚在鋼琴上面，这人是斯悅辛·福尔賽。他的闊胸脯上平时穿一件緞背心，插一根鉆石別針，今天却穿了两件背心，插上一根紅宝石別針；緞衣領上面一張剃过胡子的蒼老的方臉，顏色象淡黃牛皮，眼睛的顏色也是淡黃，神气儼然。他和詹姆士是一对孿生子，两弟兄一肥一瘦，所以老乔里恩总是称他們胖子和瘦子。詹姆士这时正靠近窗口站着，借此好呼吸一点新鮮空气；他跟魁梧的斯悅辛一样，有六尺来高，可是非常之瘦，好象出生以来就注定要和他兄弟对照，而且維持一个平均数字似的。他的身体永远有点傴，这时正在冷眼观看这个場面；一双灰色的眼睛好象有什么心事似地带着沉思，有时候又停止思索，把周圍的实况迅速地打量一下；瘦成两条平行皺紋的两頰，和胡子剃得很干淨的长长的上嘴唇，被一簇邓居萊式的大腮須包着。他手里拿着一件瓷器翻来复去的看。离他不远是他的独生子索米斯，正在傾听一位穿褐黃衣服的女太太談話；索米斯臉色蒼白，胡子剃得光光，深棕色的头发，有点禿頂；他把下巴偏着抬起来，鼻子显出上面說过的那种傲慢的神气，象在厌恶一只明知道自己消化不了的鷄蛋似的。索米斯身后是他的堂弟，那个高个子乔治，五房罗杰·福尔賽的儿子；乔治一張胖臉带着奎尔普式① 的狡猾神气，肚子里正在盘算一句自己慣常說的刻薄話。

紧挨在一起坐着的是三位老太太——安姑太，海絲特姑太

(福尔赛家的两位老姑娘)和裘丽(裘丽雅的短称)姑太。这位裘丽姑太在自己年事已长的时候平空忘掉自己的身份去嫁了一个体质素弱的席普第末斯·史木尔。她守寡已有多年，現在跟她的姊妹都住在最小的六房悌摩西·福尔賽家里，就在灣水路。三位姑太太各人手里拿一把扇子，脸上各抹了一点脂粉，各自插一点羽飾或者别針之类，这都說明今天是一个盛典。

族长老乔里恩本人因为今天做主人，站在屋子中間的灯架下面。他年已八旬，一头漂亮的白发，丰滿的額头，深灰色的小眼睛，大白上須一直拖过自己强有力的下巴；他有一种族长的派头，虽則两頰瘦削，太阳穴深陷进去，仍旧象永远保持着青春似的。他身体站得笔直，一双犀利而坚定的眼睛仍旧是目光炯炯。就因为这样，他給人家的印象是一点沒有小家子气，談不上疑心这个，討厌那个。好多年来，他都是一帆风順，所以人家对他天然就有这种想法。在老乔里恩的脑子里决計不会想到对人家要摆出一副疑惑或者敌对的神气。

他和今天到場的四个兄弟，詹姆士、斯悦辛、尼古拉和罗杰之間，有許多不同，也有許多相似之处。四个兄弟相互之間也很不同，然而又是一样。

这五張脸上虽則眉目两样，神情两样，却可以找出一些相似之处；各人的下巴，除掉表面上有些区别而外，都表現出一种坚强的毅力。这恰恰就是氏族的标記；由于年深月久、根深蒂固的緣故，难得追溯它的来历，更沒法去研究它；而福尔賽家的家业也恰恰可以由这种下巴来代表，来保証呢。

小一輩的弟兄也同样带上这个标記；乔治身材高大，壮得象

---

① 奎尔普是狄更司老古玩店小說中一个狡猾小人。

一条牛，亚其保尔德面色蒼白、精力过人，年青的尼古拉，性情执拗，又幼稚，又有趣；欧斯代司严肃而妄自尊大地坚决，全都一样；也許不大显著，但是错不了；在这一家人的灵魂里面，这是个磨灭不掉的印記。

今天下午，所有这些极不相同而又极端相似的臉色，或是在这个时候，或是在那个时候，都流露出一种猜忌神情，而那位被猜忌的对象显然就是他們今天大伙儿上这里来会見的那个人。

据說，菲力普·波辛尼是个沒有財产的小伙子，可是福尔賽家的姑娘过去也跟这样的人訂过婚，而且的确还嫁过这种人。因此，福尔賽家的人对这种人的猜忌倒也不全然为了这个。事实是关于这个小伙子，在各房之間早有了风聞，无怪猜忌的起源連他們自己也說不清楚了。不錯，关于波辛尼是有过这样傳說的，說他曾經戴了一頂灰色軟呢帽去拜訪过安姑太、裘丽姑太和海絲特姑太；这是一种应酬式的拜訪，哪里可以戴了一頂灰色軟呢帽？而且是一頂稀脏的旧呢帽，連个式样都沒有。“眞特別，亲爱的——眞古怪——”。就是她們的話。海絲特姑太經过那間又小又暗的穿堂时（她本来有点近視），看見椅子上的帽子，还当作是一只下流的野猫，心里想湯米怎么会找来这么一个丢臉的朋友；她想把它嘘开，及至看見帽子一动不动，心里很不好受。

一个艺术家要抓住一幕戏，或者一个城市，或者一个人的全部特点时，总是竭力去发現那些意义深长的細节；这些福尔賽家人，在潜意識里也是象艺术家一样，不期而然地都着眼在这頂帽子上；在他們看来，这就是意义深长的細节；从这上面，可以懂得这件事情的整个意义。他們每一个人都这样問过自己，“我会不会戴这样一頂帽子去作这样的拜訪呢？”每一个人都回答“不会！”而且有些比較有想象力的人还会接上一句：“我想也不会

想到！”

乔治听了这事大笑。摆明的，这頂帽子是为了开玩笑才戴的！他自己在这方面就是好手。

“很无礼！”他說，“这个莽撞的海盗！”

这句“海盗”的俏皮話就此傳开了去，終于成为这家人提起波辛尼时最喜欢用的称号。

那次拜訪之后，三位老姑太都拿这頂帽子的事情来責备琼。

她們都說，“亲爱的，我們覺得你不該容他这样做！”

琼回答得又輕松又蛮不講理，仍旧是她平时的倔强派头：

“哦！有什么关系？菲力从来就不知道自己头上戴的什么！”

沒想到她的回答这样荒唐。一个人会不知道自己戴的什么嗎？什么話！

誰都知道老乔里恩的全部财产要由琼繼承；这个年青人能够跟琼訂上婚，不能不佩服他的本領；可是他究竟是怎样一等人呢？不錯，他是个建筑师，但是这不能成为他戴这种帽子的理由。福尔賽家人里面碰巧沒有一个做建筑师的，可是有一个福尔賽却認識两位建筑师；这两位在倫敦交际季节作礼貌上的拜訪时，决計不会戴这样一頂帽子。不妙呵！不妙！

琼当然見不到这一点，可是琼虽則年紀还不滿十九岁，在服飾上面，也是有名的挑剔。索米斯的妻子平日总是穿得那么漂亮，可是琼不是跟她說过羽飾太俗气嗎？索米斯太太果然从此不戴羽飾，她認为亲爱的琼这句話說得非常恰当！

不过各房的人虽則这样疑惧，这样不贊成，而且老老实实絕对不放心这件婚事，可是老乔里恩家請客，却照样赶来。斯丹奴普門发請帖是件极其稀罕的事情；十二年来还是第一次；自从老乔里恩太太去世以后，老实說就沒有請过客。

各房从来沒有到得这样整齐过；他們相互之間虽則有意見，可是仍旧神秘地团結一致，因此，当面临着共同灾难时，都能攘臂而起，就象田里的牛看見一只狗跑来，都挨肩立着准备一冲而上把侵略者踏死一样。当然，他們此来还想弄弄清楚将来应該送什么样的祀："你送什么？""尼古拉送一套銀匙！"婚祀的問題往往就以这种方式得到解决。可是送祀大体上也要看看新郎是怎么一等人。如果新郎是个头光臉光、衣服整洁、派头十足的人，那就尤其应当送他一点象样的东西；他也指望收到这些祀品。最后，就象証券交易所的股票价錢一样，通过家人中相互的調节，就会达到一种規格，結果每人送的祀都非常适当；不过最細微的調节还是操之于悌摩西那一房的手里，就在他灣水路那所高临海德公园的寬大紅磚房子里，因为安姑太、裘丽姑太、海絲特姑太都住在那边。

所以单单提一下这頂帽子的故事，就有十足的理由使福尔賽家人感覚不安。这样的大戶人家，只要稍微顧全这个广大的中上层阶級的体面，又怎能不感覚到不安呢；如果不感覚到，那才是荒乎其唐呢！

那位造成这种不安的老兄正远远站在門口，和琼談着心；他的鬈发看上去微有点乱，好象发覚到自己周圍的人神色有异似的。他还有种肚子里暗笑的神情。

乔治和自己的兄弟欧斯代司正在私下談着：

"看上去他好象要逃走似的——这个亡命的海盜！"

"这个相貌特別的人"—— 史木尔太太后来总是这样称呼他——是中等个子，身体非常結实；一張淡黃臉，灰黃的上須，高顴骨，深陷的双頰；前額差不多高到头頂，而且在眼睛上面隆起了一大块，就象你在动物园獅栏里看見那种額头一样；眼睛的顏

色象雪利酒① 那样淡，不时有一种茫然的神气，使人看了替他局促不安。有一次，老乔里恩的馬夫駕車子送琼和波辛尼上戏园去，回来跟管家的說：

“我弄不懂他是怎么回事。看上去簡直象半馴伏的野豹似的。”

每隔这么一会儿，就有个福尔賽家的人挨过来，張他一眼。

琼站在他前面，在抵御着大伙儿这种无聊的好奇心。她看上去只有那么一点儿大；正象过去有人說的，“只剩头发和神气；”一双毫不畏惧的藍眼睛，坚定的下巴，肤色皙白；臉和身体被那一大堆金紅色的头发一衬，都显得过于瘦弱了。

一个高身材女子站在那里望着这一对情人，带着隐約的微笑；这位女子曾經被一个福尔賽家的人比做希腊女神，他指的就是她的苗条身材。

她一双戴着紫灰色手套的手交叉着，庄重而迷人的面龐偏向一边，把所有近处男子的眼睛都吸引住了。她的身体有点搖摆，然而又是那样凝重，就象在随风蕩漾。两頰虽然温潤，可是很少血色；深褐色的大眼睛望上去非常温柔。可是男人望着的却是她那嘴唇，不論在問話或者回答的时候，唇边总带着那一点隐約的微笑；这是多感的嘴唇，肉感而且甜蜜；从她的唇間发出来的气息好象和春花一样地温暖而芳香。

訂婚的一对男女，始終沒有覺察到这样一个温柔的女神在打量着他們。还是波辛尼首先注意到她，就問起她的名字。

琼把自己的爱人領到那个身材苗条的女子面前。

“伊琳是我頂要好的朋友，”她說：“我要你們两个也成为好

① 一种南西班牙产的白葡萄酒。

朋友！”

琼这句命令式的话引得三个人全笑了；当他们笑着时，索米斯·福尔赛不声不响从那个身材苗条的女子后面出现了；他就是这女子的丈夫。

“啊！也给我介绍介绍！”他说。

的确，凡是在交际场合，他很少离开伊琳的左右；便是在应酬上暂时不得不离开她的时候，你还可以看见他的眼睛盯着她转；而且眼睛里的神情总是那样古怪，就象是监视和渴望。

索米斯的父亲詹姆士仍旧靠窗口在端详那件瓷器上的印记。

“我不懂得乔里恩为什么答应这件婚事，”他跟安姑太说。“人家告诉我，说他们还要等好多年才结得了婚。这个小波辛尼（他把重音读在第一个字上，把字母也拉长了）一个铜子也没有。当初维妮佛梨德和达尔第结婚的时候，我叫他把所有的财产都转为妆奁——也幸亏如此——否则他们到现在早就一文不名了！”

安姑太坐在丝绒椅子上，抬头观望。她前额上的白卷发盘成一圈一圈的，几十年来从没有改变过，因此也使福尔赛家的人全然忘掉时光的飞逝。她为了保养自己上了年纪的喉咙，现在很少说话，所以并不答话；不过在心里有鬼的詹姆士看来，那个脸色也就等于回答了。

“当然，”他说，“伊琳没有钱我有什么办法？索米斯太急；他趋奉她把人都趋奉瘦了。”

他悻悻然把瓷碗放在钢琴上面，眼睛又溜到门口那两对男女身上去。

“我看，”他出其不意地说，“眼前这样已经很好了。”

安姑太并沒有要他解释这句怪話是什么意思。她知道他心里在想的什么。伊琳縱使沒有錢，也还不至于做出什么丑事来，不至于蠢到那样地步；因为人家說——是人家說的——伊琳曾經吵着要和索米斯分房；可是索米斯当然沒有——

詹姆士打断了她的沉思：

“可是悌摩西呢？”他問。“他沒有跟她們一起来嗎？”

安姑太紧閉的嘴唇勉强現出一絲慈祥的微笑来！

“沒有来，眼前白喉这样流行，他覺得不便出来；太容易过上了。”

詹姆士回答：

“哼，他眞会保养自己，我就沒有法子学他那样保养。”

他这句話的主要意思是羡慕，还是妒忌，还是鄙視，很不容易肯定。

悌摩西确是不大容易見到。他是老弟兄里面最小的一个，一向从事于出版事业。多年前，当出版事业还在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便感覺到不久就要下跌；其实那时候跌风并沒有到来，不过大家都承認跌风迟早是一定要来的；他在一家以宗教書籍为主的出版社里原拥有大宗股票，当时就把股票卖了一笔可观的数目，全部拿来买了年息三厘的公債。这一举动立刻使他在福尔賽家人中間陷于孤立，因为其他福尔賽家人的投資决不肯少过四厘；他这个人比起一个普通小心謹愼的人来也許还要强些，可是这种孤立状态却使他的精神逐漸地但是認眞地变得頹唐起来。他差不多成为一种虛无縹緲的人物——一种象征安全的精灵經常縈繞着福尔賽宇宙的边緣。他从不結婚，也不要孩子；結婚在他看来簡直荒唐，孩子对他完全是累贅。

詹姆士又开口了；他敲敲那件瓷器：

“这不是眞的渥斯特古瓷。我想这个小伙子的事情，乔里恩总跟你談过一点了。就我所知，他旣沒有职业，也沒有錢，也沒有什么値得一提的亲友；不过話又說回来，我知道的太少了——他們什么事情都不告訴我。”

安姑太搖搖头；那張方腮鷹鼻的老臉顫动了一下；两只手上蜘蛛一样的手指交叉在一起而且紧紧扣着，好象隐隐在加强自己的意志。

在福尔賽老一輩的人里面，安姑太的年齿最长，比誰都要大好几岁，所以在他們中間享有一种特殊地位。他們都是些投机家和自私自利的人，誰也沒有例外——不过并不比他們的邻居更糟；然而就因为这个緣故，他們看見她那种儼然不可侵犯的样子，不由得都有点畏怯；而且碰上大好机会时，他們只有避开她的一法！

詹姆士把两条瘦长的大腿搭起来，又繼續說：

“乔里恩，他是一意孤行的。他沒有孩子——”說到这里，他又頓住，想起老乔里恩的儿子小乔里恩来。小乔里恩，琼的父亲，自己弄得一团糟，遺弃了老婆和孩子跟那个外国女教师私奔，就这样断送了自己。“哼，”他連忙又接下去，“如果他喜欢这样做，我想在他也不算什么。你說，他要陪多少妆奩。恐怕每年要給她一千鎊；他的錢除了留給她而外，更沒有别人了。”

他伸手和迎面来的人握手，那人穿得衣服整洁，胡子剃得光光的，几乎一根头发都沒有，长而塌的鼻子，厚实的嘴唇，长方的眉毛下面一对冰冷的灰色眼睛。

“怎么样，尼克，”他說，“好嗎？”

尼古拉·福尔賽把自己更加冰冷的指尖放在詹姆士冰冷的手心里握一下，赶快縮回来，动作象小鳥一样敏捷，而且臉上的

神情仿佛是个早熟的小学生（他过去在自己当董事的那些公司里面，发了一笔大財，当然是完全合法的）。

“很不好，”他嘟着嘴說——“整个星期都不好；晚上睡不着。医生也說不出所以然来。这医生是个聪明家伙，否则我也不会請他，可是除掉医葯賬之外，我什么都得不到。”

“医生！”詹姆士狠狠地說了一句；“我把倫敦所有的医生都請教过来了，不是为家里这个病，就是为那个病。这些人全不济事；他們什么鬼話都会說。你看斯悅辛。他們治好他什么？比从前更胖了；簡直是大块头；他們就沒法减輕他的体重。你看看他的样子！”

斯悅辛·福尔賽又方又闊的高个子搖搖摆摆向他們走来；胸部穿着两件顏色鲜艳的背心，就象只斑鳩。

“哎！你們好？”他說話总是那样的做作，把“好”字說得特别重——“你們好？”

三弟兄里面，每一个人望着其他两人时都显出恼怒的神情，因为根据經驗，其他两个准会把自己的病痛說成沒有什么了不起。

“我們剛談起，”詹姆士說，“你一点沒有瘦下来。”

这話把斯悅辛听得两只淡黃的圓眼睛鼓了出来。

“瘦下来？我倒很好，”他說，身子稍向前傾，“不象你們这样的竹竿儿！”

可是他赶快又把身子縮回去，站着一动不动，怕把胸口撑得太过头了；拿斯悅辛說，再沒有比一个漂亮的仪表更加可貴了。

安姑太的老眼把三个人挨次看了一下；臉上的神情又是鍾愛又是严厉。三弟兄也把安姑太看看，她已經有点龙鍾了。眞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实实足足八十六岁了；可能还要活上十年，

虽然身体从来就不太好。斯悦辛和詹姆士这两个孿生兄弟不过七十五岁；尼古拉不过是七十开外一点的小弟弟。他們全都很頑健，这一点很可以告慰。在各式各样財产之中，他們每个人的健康当然是各人最最关心的。

“我也不坏，”詹姆士接着說，“不过用脑过度。一点儿事情往往煩得要死。我得上巴市走一趟！”

“巴市！”尼古拉說。“我上过一次哈罗盖特，去了毫无用处。我需要的是海空气。哪儿也比不上雅茅司。到了那边之后，我睡得——”

“我的肝脏很不好，”斯悦辛緩緩地插进来。“这儿痛得厉害；”說时把手在右胁下按着。

“沒有运动的緣故，”詹姆士說，眼睛盯着那件瓷器；赶快又加上一句：“我这儿也痛。”

斯悦辛气得臉都紅了，一張上了年紀的臉怒得就象火鷄。

“运动！”他說。“我运动眞不少，在俱乐部里从来不坐电梯。”

“我不知道，”詹姆士赶快說。“我什么人的事情都不知道；他們什么事都不告訴我。”

斯悦辛瞪眼望他一下，就問：

“你这儿痛怎么办呢？”

詹姆士臉上高兴起来。

“我，”他开始說，“配了一种葯粉吃——”

“爷爷你好？”

是琼站在他面前，一个小个子仰起坚定的小臉望着他的大个子，手伸了出来。

詹姆士臉上的高兴消失了。

"你好？"他說，若有所思地望着她。"說是你明天要上威尔斯去拜望你未婚夫的几位婶娘去，是嗎？那边的雨特别多。这不是眞正的渥斯特古瓷。"他敲敲那只碗。"你母亲結婚时我送的那一套瓷器才是眞的。"

琼挨次和她三位叔祖握了手，就轉身朝着安姑太这边。老姑太的臉上显出很亲热的神气；她带着顫动的热情，在琼的頰上亲了个吻。

"乖乖，"她說，"你要整整去一个月嗎？"

琼又走开了；安姑太从后面望着她瘦削的小身材。这位老姑太一双鉄灰色的圓眼睛开始象鳥儿一样涌进泪水，焦虑地望着琼在騷动的人群中走动，原来客人已开始告辞；她两只手的指尖相抵着，知道自己迟早也要离开，心里又在拿主意了。

"是的，"她想，"大家都待她很好；不少的人来給她道喜。她应当很快乐呢。"

这时門口已經挤了一大堆人，都是衣冠楚楚的人士，有当律师的，有当医生的，有做証券交易所的，种种数不清的中上层职业的人；在这些人里面，只有五分之一左右是福尔賽家的人，可是在安姑太眼中看来，他們好象全都是福尔賽一家——这里的确沒有多大分别——她眼睛里只看見自己的亲人。这个家就是她的世界，除此以外，她就不知道有其他人家，而且从来不知道有其他人家。他們所有的心事、疾病、訂婚、結婚，他們怎样混的，他們是否在賺錢，这一切她都知道——这是她的財产，她的寄托，她的生命；此外的一切都只是些模模糊糊的事实和些无关重要的人。哪一天輪到她要死时，她要放下的就是这个家；也就是这个家使她成为这样了不起，而且暗暗覺得自己了不起；否則的話，我們誰也活不了；她焦渴的抓住这个家，而且日益变得貪

婪了。不管她的生命是在消逝，这个家她将永远保留到底。

她想到琼的父亲小乔里恩，就是跟那个外国女孩子私奔的。唉，这对于老乔里恩和他們一家人是多么痛苦的打击！这样一个有出息的青年做出这种事情来，真是个痛苦的打击；不过总算沒有声揚出去，小乔里恩的妻子也沒有提出离婚，真是万幸！这已是多年前的事情了。六年前，琼的母亲去世，小乔就跟那个女子結了婚，現在有两个孩子，这都是听人說的。虽說如此，他已經放弃了做一个福尔賽家人的資格，沒法参加今天的宴会；安姑太那种自矜家世的心情，經他这一搗乱，未免美中不足；这样一个有出息的青年，她一向引以自豪的，現在連看看他、吻他的那种正当的乐趣也被剝夺了！想到这里，她一顆頑固的心不由得痛苦起来，就象是老伤发作、眼睛有点濕濡濡的。她用一块細麻紗手絹偸偸把眼睛擦一下。

"安姑？"她身后一个声音說。

原来是索米斯·福尔賽。索米斯的外表并不漂亮，塌肩膀，瘦削的两頰，瘦削的身材，臉剃得光光的，可是整个外表，却带有一种圓滑和深沉的神情；他正低头望着安姑，微偏着头，就好象从自己鼻子这一边看她似的。

"你对这两个人的訂婚怎么看法？"他問。

安姑太的眼睛驕傲地望着他；自从小乔里恩离开这个老窩之后，索米斯是她侄輩中最年长的一个；他現在是她的寵儿，她認为索米斯能够保持福尔賽家的傳統精神，而这个傳統是不久就要脫离她的掌握了。

"对于这个年青人是件好事，"她說；"而且他长得年輕漂亮；不过很难說他做琼的爱人是否合适。"

索米斯拿手碰一下一架金漆烛台的边緣。

"她会馴伏他的，"他說，一面偸偸舐湿指头，擦擦烛台上的圓球。"这是眞正的古漆；現在买不到了。在乔布生拍卖行里可以拍上很大的价錢。"他講得津津有味地，好象覺得自己在逗老姑母的欢心。他这种私心話很少跟人講。"我自己也愿意买。"他又說；"买旧漆器永远是合算的。"

"你对这些事情眞是精明，"安姑太說。"伊琳好嗎？"

索米斯的笑容消失了。

"很好，"他說，"总嘰咕自己睡不着；她睡得比我好得多，"說时望望自己的妻子；伊琳这时正在門口和波辛尼談話。

安姑太叹口气。

"也許，"她說，"她还是跟琼少来往一点好。琼就是那样一个牛性子。"

索米斯臉紅了；那块紅暈很快就在瘦削的两頰上消失掉，但是夹在眉心中間的一块紅斑却很久不退，这是一个人內心激蕩时的标志。

"我不懂她看中那个碎嘴的小雌儿什么地方，"他憤憤然說，可是看見有人来了，就轉过身去研究那只烛台。

"他們告訴我，乔里恩又买了一所房子，"索米斯的父亲的声音在他身边說；"他的錢一定不少，一定多得自己沒法办了！在蒙特貝里尔方場，他們說的；靠近索米斯那里；他們从来不告訴我——伊琳什么事都不告訴我！"

"头号地点，上我那里不到两分鐘，"斯悅辛的声音說，"从我的公寓坐馬車上俱乐部八分鐘就到了。"

对于福尔賽家人，他們住宅的地点或者地位是件极端重要的事；这也不足为奇，因为福尔賽家起家的全部秘訣就在房子上面。

他們的父亲原是种田出身，約在本世紀初从杜薩特州来到倫敦。

"杜薩特·福尔賽大老板——那些接近他的人都这样称呼他——过去是石工，后来逐漸升到建筑工头地位。他在晚年迁到倫敦来，繼續搞建筑工程，一直到去世为止；死后葬在高門公墓。他遺有三万鎊財产給十个儿女。老乔里恩有时提到他，說他是"一个严厉而粗鲁的人；沒有什么文雅气息。"这些福尔賽第二代的确覺得这个父亲配不上他們。他們在他的性格里所能发現的唯一貴族气息就是經常飲馬地拉酒。

海絲特姑太是家族史的权威，她这样形容他：

"我記不起他做过什么大事业；至少在我生下来以后是如此。他是个——嗯——置房产的人，亲爱的。头发跟斯悦辛叔叔的头发差不多的顏色；体格相当結实，高嗎？并不太高(他五呎五寸高，臉上有許多斑点)；气色非常之好。我記得他經常飲馬地拉酒；可是你們去問安姑去。他的父亲嗎？他的父亲——嗯——他得照应杜薩特州那边的田地，就在海边。"

詹姆士有一次亲自下去，看看他們各房发源的老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地方。他看見两处老农場，一条土車走的土路深深陷在淡紅土里，从这条路可以通往海边的一座碾子；一座灰色小教堂，外面一道拱柱的圍墙，和一座更小更灰色的小礼拜堂。用以推动碾子的那股水流分做十来道潺湲的流水流下去，水口上有許多猪在那里覓食。这一切远远望去都籠罩着一层薄霧。看上去，那些福尔賽的祖先当初就是这样两足陷在污泥里，臉朝着大海，每逢星期日怡然自得地向谷中走去，几百年来犹如一日。

詹姆士是否指望获得一笔遺产，还是指望在那边找点可以夸耀的东西，我們无从得知；总之，他垂头丧气回到城里来，而且

到处竭力掩飾他这次的失败。

“沒有什么可看的，”他說；“普通乡下的小地方，跟山岳一样古老。”

可是大家覺得古老总算是一点安慰。老乔里恩有时候很老实，老实得过头，他每逢提起自己祖先时常說：“自耕农，我覺得毫不足道。”可是他却要把自耕农三个字重复一下，好象給他安慰似的。

他們都混得非常之好，这些福尔賽家的子孙；可以說，都有“相当的地位”。他們全都持有各种股票，不过除掉悌摩西外，都沒有买公債，因为他們認为投資弄个三厘錢总沒有問題。他們也收藏画；有些慈善机关，对于他们生病的佣人不无有点好处，所以他們也肯捐助。他們从自己造房子的父亲身上遺傳了一种才能，对于房产特别內行。这一家人原来也許信奉什么原始宗教的，可是現在随着境况轉移，都成为英格兰教会的教友，并且指使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不时上伦敦比較时髦的教堂去做礼拜。哪个怀疑他們是否眞正的基督教徒，总会引起他們的煩恼和詫异。有些在教堂里还包下座位，这在他們就算是以最最实际的行动来表示他們对基督教义的敬意了。

他們的住宅都环繞着海德公园而且相隔不远，就象許多哨兵在那里巡邏；公园是这个倫敦美人的心脏，也是他們心身的寄托；如果不这样巡邏，这顆心就会溜脫他們的掌握，使得他們看不起自己。

这里有老乔里恩住在斯丹奴普門，詹姆士住在公园巷；斯悦辛住在海德公园大厦的那些橙黃和青色的公寓里，一个人享受豪华——他从来不結婚，决不！索米斯的小家离武士桥不远；罗杰一家在王子园，（罗杰在福尔賽一家人中是个了不起的人

物，他主張訓練自己四个儿子从事一个新的职业，而且付諸实施。“置房产——什么也比不上这个！”他总是說；“我别的什么都不来！”）

再就是海曼的一家——海曼太太是福尔賽姑太太里面出嫁的一个——高高住在坎普頓山一所房子里，房子的式样就象只麒麟，那么高，人要仰头看房子連脖子都要扭一下；尼古拉的家在拉布罗克林，房屋寬敞，而且是天大的便宜貨；最后，但也不是数不上的，还有悌摩西住在灣水路，这里在他的保护下住着安姑太、裘丽姑太和海絲特姑太。

可是这半天詹姆士一直都在盘算着，这时他便向做主人的老哥談起蒙特貝里尔方場的那所房子，問他花了多少。他自己这两年来都看中这所房子，可是卖方要的价錢实在太大。

老乔里恩把买房子的詳細經过重說一遍。

“还有二十二年嗎？”詹姆士重复一句；“就是我一直想买的呀——你出的价錢太大了！”

老乔里恩眉头皺起来。

“并不是我要买，”詹姆士赶快說；“这样的价錢是不合我口胃的。索米斯知道这所房子，嗯——他会告訴你价錢太大了——他的意見很值得听听。”

“他的意見我一点不要听，”老乔里恩說。

“哦，”詹姆士囁嚅着，“你一定要照自己意思做——意見是不錯的。再見！我們預备坐車子上赫林汉馬球会去溜溜。他們說琼要上威尔斯去，明天你就要冷淸了。你打算怎样消遣呢？还是上我們家来吃晚飯罢！”

老乔里恩謝絕了。他走到大門口送他們坐进四輪馬車，向他們眯着眼睛笑，早已忘記适才的肝火了——詹姆士太太正面

坐，深黄的头发，人又高又神气；她的左首坐着伊琳——詹姆士父子坐着倒座，面对着他們的妻子，好象期待着什么似的。老乔里恩眼望着他們，坐在彈簧墊子上連顛带跳，一声不响，随着車身的每一个动作搖晃着，就这样在日光下面走了。

半路上，是詹姆士太太先开口。

“从来沒見过这么一大堆怪里怪气的人！”

索米斯垂着眼皮窺望她一眼，点点头，这时他看見伊琳瞄了他一眼，眼睛里的就是她平日那种深不可测的神情。很可能，福尔賽每一房赴过老乔里恩家的茶会之后，临走时都会說这样話。

老弟兄里面的老四和老五，尼古拉和罗杰，是最后离开的一批；两人一同步行着，沿着海德公园向普莱德街地道車站走去。他們跟福尔賽家所有上了年紀的人一样，都有自备馬車，而且只要有法子避免，决不坐街上的馬車。

天气很晴朗，时节正是六月中旬，公园里的树木全长得青枝綠叶；这片景色，两弟兄虽则眼睛好象看不見，可是却很給他們的散步和談話助兴。

“对的，”罗杰說，“是个漂亮女子，那个索米斯的妻子。有人告訴我，他們幷不融洽。”

这位老五长了一个高额头，而且在福尔賽弟兄中間算是脸色最最紅潤的一个；一双淺灰的眼睛一路上打量着沿街的房屋，不时把手中雨伞平举起来，照他自己的說法，来测量这些房屋的高矮。

“她沒有錢，”尼古拉回答。

尼古拉自己就是娶了一个非常有錢的老婆；那时还是已婚女子的財产法沒有頒布前的黃金时代，他总算老天保佑，能够好好利用这笔錢。

"她父亲是什么样人?"

"叫做海隆,一个大学教授,他們告訴我的。"

罗杰搖搖头。

"做教授的有什么錢!"他說。

"他們說她的外祖父是开水泥厂的。"

罗杰的脸上露出喜色。

"可是破产了,"尼古拉接口說。

"唉!"罗杰叫出来,"索米斯跟她可有得气淘呢;你記着我的話,有气淘——她有种外国女人的派头。"

尼古拉舐了一下嘴唇。

"她是个漂亮女子呢,"他揮开一个清道夫。

"他怎样追上她的?"罗杰过了一会又問。"她穿衣服准开銷他不少錢!"

"安姊告訴我,"尼古拉回答,"他追求她追得人簡直要发瘋了。她拒絕了他五次。詹姆士对这件事很不放心,我看得出来。"

"唉!"罗杰又說;"詹姆士眞是倒霉,达尔第也使他嘔气。"舒散一下,使他脸上的气色更加好了;他甩动手中的伞柄高到自己的眼睛,而且愈来次数愈多了。尼古拉的脸上也显出高兴的样子。

"脸上太沒有血色,不合我的口味,"他說,"不过身腰是头等!"

罗杰沒有答話。

"我認为她的确神气,"他終于說——这在福尔賽一家的用語里算是最高的恭維。"那个小波辛尼决不会有出息。白吉特飯店那边的人說他是个艺术家——想要改革英国的建筑;这哪

里能弄到錢！我很想听听悌摩西对这件事怎样看法。”

两人进了地道車站。

“你坐几等？我坐二等。”

“二等我决不坐，”尼古拉說；“保不定傳染上什么怪病。”

他买了一張头等車票上諾丁山門；罗杰买一張二等車票上南坎辛登。一分鐘后車子开来，弟兄們分头走进各人的車厢。各人心里都感到不痛快，覺得对方应該改变一下平日的习慣，多陪伴自己一会儿。可是罗杰只是在心里想：

“永远是个固执的浑蛋！尼克。”

尼古拉也在跟自己說：

“永远是个跟人合不来的家伙，罗杰！”

这些福尔賽家的人极少感情用事。在这被他們征服了而且融合进去的大城市里，他們又哪有功夫来感情用事呢？

第 二 章

老乔里恩上歌剧院

第二天下午五点鐘的时候，老乔里恩一个人枯坐着，嘴里銜一支雪茄，旁边桌子上放了一杯茶。他倦了，雪茄沒有抽完，人已經睡去。一只蒼蝇歇在他头发上；在一片困人的沉寂中，他的呼吸听上去很沉重；白胡子遮掩着的上嘴唇呼出呼进。一只夹着雪茄的手上滿是青筋和皺紋，雪茄从他的手指間落在空壁爐上，自己燒光了。

这是一間阴暗的小書房，書房窗子鑲的全是染色玻璃，擋着窗外的景色；房内全是桃花心木的家具，上面滿是雕花，背垫和坐垫都是一色深綠的絲絨。老乔里恩时常提起这套家具："哪一天不卖上大价錢才怪。"

想到一个人死后还能够在自己买的东西上賺一点錢，也是开心的事情。

福尔賽家房屋的后房都有一种很特别的深黃色情調，这間書房也是如此。老乔里恩的大头和白发倒在高背椅的背垫上頗有点倫勃朗① 画的人物的风度，可是那撮上須却破坏了这里的效果，使他的一張臉看上去有点軍人气概。一架老鐘滴搭个不停；这架鐘在五十年前老乔里恩还沒有結婚时就一直跟着他，这

时正带着妒意替它的老主人紀录着那一去不返的分秒。

老乔里恩一直不喜欢这間書房，一年到头很少进来，只是进来在屋角那口日本橱里面取雪茄烟；現在这間書房向他报复了。

他的太阳穴就象茅屋頂一样斜盖着下面两个窟窿，颧骨和下巴在他睡着的时間全都突出来；这些在他的臉上就如一張供状，承認自己老了。

他醒了。琼早已走了！詹姆士說过，琼走后他会冷清。詹姆士总是这样一个无聊的家伙。想起自己从詹姆士手里搶購到那幢房子，他甚为得意。活該，誰叫他死扳价錢呢；这家伙脑子里只想到錢。可是，他自己的价錢是不是出得太高呢？他要好好張罗一下才能——。把琼这件婚事办完，敢說要用到他的全部現款。他絕对不应当答应这件婚事。琼是在拜因斯家里認識这个波辛尼的——就是拜因斯—毕尔地保建筑公司。拜因斯他也認識，为人有点嘮叨，好象他就是这个小伙子的姑父。自从那次会面之后，琼就一直在追他；这孩子只要迷上什么，誰也拦阻不了。她一直就是看中这些沒出息的人，不是这，就是那。这小子并沒有錢，可是她执意要和他訂婚——那人是个横冲直撞、毫不懂事的家伙，苦头有得吃呢。

琼有一天就是象往常那样莽里莽撞地跑来找他，告訴他要訂婚了；后来，好象给自己解嘲似的，又加上一句：

“他眞有趣；时常一个星期都靠吃可可过日子！”

“那么他也要你靠吃可可过日子嗎？”

“哦，不会的；他現在慢慢出头了。”

老乔里恩把白胡須下面的雪茄拿开，胡須梢上还沾了一点

---

① 倫勃則——荷兰十七世紀画家。

咖啡；他望望她，这样的一个小东西却这样抓着他的欢心。什么叫"出头"，他比自己的孙女懂得多。可是她两只手紧紧抱着他的膝盖，拿脸偎他，就象一只快乐的猫儿，发出一种嗚嗚的声音。老乔里恩絲毫沒有她的办法；他彈掉雪茄烟灰，不由得发作起来：

"你們全都是一样的；你們想什么都非要弄到手决不滿足。要倒霉你活該倒霉；我可不管你的閑事。"

他就是这样不管琼的閑事，只和琼講定条件，非要波辛尼每年至少有四百鎊收入时，才許結婚。

"我沒有法子給你很多的錢，"他跟她說；这是一句老話，琼也听慣了。"也許这位叫什么的仁兄会供給你可可吧？"

自从有了这事以后，他簡直和琼見不到面。眞是不合算！給她一大笔錢，讓她和一个他毫不知道底細的人过着游手好閑的日子，他决計不干。这类事情他从前也看見过；决沒有好結果。頂頂糟糕的是，要动搖她的决心，簡直是沒有指望。她就象一头騾子那样固执，从小就是如此。他看不出这件事是怎样一个了局。这两个人用錢非得有計算不可。他非要亲眼看見小波辛尼自己有了收入以后，决不讓步。琼跟这个家伙准会鬧翻，这是洞若观火的；这家伙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錢，跟畜生一样。至于急急忙忙赶到威尔斯去拜訪这年青人的那些姉娘，他有十足把握說都是些老厌物。

老乔里恩一动不动，望着墻壁；除掉一双眼睛还睁着外，他簡直可以說还在睡覚……詹姆士亏他想得起来，說那个年輕的狗蛋索米斯能提供他什么意見！索米斯一直是个狗蛋，老是眼睛里沒有人！他不久就会摆出一副有产业的人的派头，在乡下置一所房子！有产业的人，哼！索米斯就跟他老子一样，总在物色便宜貨，一个丧尽天良的穷鬼！

他起身走到那口橱面前，动手把一束新买的雪茄一支一支装进烟匣。照这样的价錢，这些烟不能算坏，可是今天你休想买到一支好雪茄；什么也比不上汉生—布里几尔烟行出的那些老牌苏宾非諾。那才是雪茄呢！

这串思緒，就象香水的幽香一样，使他回忆起当年在里西蒙①过的那些快意的夜晚；那时候晚飯一过，他就和尼古拉·特里夫萊、特拉奎尔、杰克·海林、安东尼·桑渥西那班人坐在皇家酒店的走廊上，自己抽着烟。那时候他的雪茄多美啊！可怜的老尼古拉——死了；杰克·海林呢——也死了；特拉奎尔呢——被他那个老婆折磨死了；剩下个桑渥西——簡直老得不象样子（胃口当然很坏了）。

在那些日子的所有交游里面，他好象是碩果仅存的一个；当然，还有斯悅辛，不过这人胖得太不象話了，跟他什么都談不上。

很难信得过这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他覺得自己还很年輕！他站在那里一面数雪茄，一面沉吟，覺得这一点最为痛切，也最为难堪。虽則是一头白发，一个孤鬼，他仍旧有一顆童心。还有每逢星期六在汉普斯泰区②过的那些下午，他和小乔里恩一同出去蹓躂，沿着西班牙人路走一段路到了高門山，再上齐耳山，再回到汉普斯泰，仍旧在杰克·史特劳的宮堡飯店吃晚飯——那时候他的雪茄多美啊！而且那样好的天气！現在連好天气都沒有了。

还有琼五岁时开始学步的光景，平时她总是和她的母亲和祖母，两个善良的女人在一起，但是每隔一个星期的星期天，就由他带她上动物园去；两个人站在熊栏上面，用他的伞柄插上糕

---

① 倫敦近郊一个幽美的住宅区和游覽区。

② 倫敦西北部的一个住宅区和风景区。

餅去喂她最心爱的熊；那时候他的雪茄多美啊！

雪茄！这多年来，他連这点品鉴的能力也沒有老掉；在五十年代时，他在香味方面的辨别力是出了名的，誰都佩服他；人家談起他来时，都說："福尔賽么——倫敦最好的品茶手！"要說，他靠以起家的也就是这种品茶的本領——当时两个著名的茶商，福尔賽和特里夫萊，都是在这上面发了財的；他們的茶和任何一家的茶都不同，香味俱絕，非是貨眞价实，决不能有这样香味。当时倫敦城里①的福尔賽—特里夫萊茶行，只要一提到，就使人联想到雄图和神秘，想到专船专运，专泊港口，专和东方人交易的一种专門生意。

这生意他也眞肯干！在那些年代里，人人都眞肯干！这个字，眼前的这些毛头小伙子連懂也不懂得。他什么事都要詳詳細細研究过，什么过程他都明了，有时候为了一件事情可以熬个通宵。而且他一定要亲手来甄拔那些代办商，在这上面他一向引以自豪。他时常自命能够識人，他成功的秘密就在这里，而且在这行生意上，他唯一眞正喜欢的也就是能发揮他这种甄拔人才的領袖才能。便是到現在——这家茶行已經改組为有限股份公司而且营业一天不如一天（他已經老早把股票卖掉了）——他想起那时期来还深深感到屈辱。他很可以混得好得多！他当律师准会青云直上！他当初甚至于想到竞选议会議員。尼古拉·特里夫萊不是屡次跟他談起嗎："老乔，你如果不是自己过分小心，什么事都做得了！"老尼古拉眞叫人想！这样一个好人，可是个浪蕩子。这个声名狼借的特里夫萊！他自己从来就不小心。所以他現在死了。老乔里恩用一只稳定的手数数雪茄，脑子里

① 指倫敦中心的商业区，下同。

触起一个念头，是不是他自己过分地小心了呢。

他把雪茄匣子放在上衣貼胸的口袋里，把衣服扣上，就沿着那串长楼梯上自己的卧室去，傴着身子一步一步向上爬，还扶着楼梯栏杆撑着自己。这房子太大了。等琼結了婚——如果她，如他設想的，有一天会結婚的話——他就把房子賃出去，自己去租几間公寓。养这样半打的佣人成天好吃懶做的，算什么？

管家听見他按鈴走进来——这个管家是个大个子，留了一撮下須，走路輕手輕脚的，而且有种保持緘默的特别本領。老乔里恩叫他把自己的晚禮服取出来；他要上俱乐部去吃晚飯。

“馬車送琼小姐上車站回来有多久了？两点鐘就回来了嗎？那么讓馬夫六点半来好了。”

七点正，老乔里恩就上了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中上层人士那些政治結社之一，今天說来是早已过时了。虽則还有許多人談到它，也許就是因为有人談到它，所以看上去那样毫无生气。人人都說散漫俱乐部快要撑不下去了，說得人都厌煩。老乔里恩嘴里也这样說，可是毫不动心，那种神气真叫一个好体质的会員看了动火。

“你为什么还不退出呢？”斯悅辛时常带着一肚子悶气問他。“你为什么不加入多嘴俱乐部呢？我們的海德席克酒只卖二十先令一瓶，倫敦哪个地方吃得到；”他声音小下来，又接上一句：“現在剩下只有五千打了。我每晚都喝它，一次也不放过。”

“我考虑考虑，”老乔里恩总是这样回答他；可是到了真正考虑时，总为着五十基尼的入会費在迟疑不决，而且批准入会要等上四五年之久。因此他总是考虑得沒有个完。

按說，他作为一个自由党員年紀已經太大了，而且他早已不相信自己俱乐部的那些政治主張了，人家还知道他曾經罵过那

些政治主張都是“垃圾”；他和俱乐部的政治主張这样相反，然而照旧做一个会員，使他反而很开心。这个地方他一直就瞧不起；多年前，他們拒絕他加入什錦俱乐部，說他是个生意人，他一气就加入了这儿。眞气人，他有什么地方不及那班人的！因此他对这个接受他加入做会員的散漫俱乐部天生就瞧不起。这里的会員都是些平平常常的人，多数是城里的——証券經紀人，律师，拍卖商，什么都有，跟許多心性强硬可是見解不高的人一样，老乔里恩也是对于自己所属的阶級不大看得起。在社交方面或是非社交方面，他都忠实地奉行着他們的生活习惯，可是暗地里却覚得他們是“庸碌的一群”。

后来上了年紀，世情也看透了些，他請求加入什錦俱乐部时受到的挫折在自己回忆中已經淡了許多；現在什錦俱乐部在他心目中簡直被尊为俱乐部中的翹楚。这多年来，他早就該做了会員了，可是由于他的介紹人杰克·海林办事馬虎，連俱乐部的人都弄不清楚为什么原因沒有通过他加入。他們不是立刻就接受他的儿子小乔加入了嗎？敢說这个孩子現在还是会員呢；八年前他收到小乔的一封信就是从那里发出的。

他已經有几个月不上散漫俱乐部来了；房屋粉刷得花花綠綠，就象过了时的房屋和船只急于脫手时涂得那样。

“这个吸烟間的顏色眞蠢，”他心里想。“飯厅不錯。”

飯厅是暗巧格力色的底子，加上一点淡綠，总算投合他的心意。

他叫了晚飯；二十五年前他在暑假期中，带儿子小乔上德魯黎巷看戏的时候，常上这儿来用飯；現在他也在当年坐的同一角落坐下——也許就是同一只台子；这个俱乐部的政治主張虽則激烈，可是各方面都沒有什么进步。

小乔眞爱看戏，老乔里恩記得他总是和自己对面坐着，表面竭力装得若无其事，可是看得出心花怒放。

老乔里恩今天叫的晚飯也是自己儿子一向喜欢叫的——湯、炸小魚、鷄餅和果排。唉！他現在要是能坐在对面多好啊！

父子两个已經有十四年沒有見面了。在这十四年中，老乔里恩不时想到在处理儿子的事情上自己也有点不对。小乔先是爱上那个迷人精丹娜伊·桑渥西，就是安东尼·桑渥西的女儿，現在叫丹娜伊·毕罗了；一場失意使小乔憤然投入琼的母亲的怀抱。也許他当初应当阻止他們不要那样急急忙忙結婚，两个年紀都太輕；可是这次失恋使他看出小乔这人感情太容易冲动，正巴不得他能够結婚。不到四年功夫，事情鬧开了！要他贊成儿子的荒唐行为当然不可能；他这人平时立身处世主要是靠两方面——理智和教养；現在无論从理智方面或者从教养方面講，这件事他都决計不能贊同。虽則如此，他的內心感到非常痛苦；但是小乔这事做得太絕情了，也不容得他伤心。那时的琼是个紅头发的小家伙，已經会在他满身爬，纏他，纏着他的心；他的心天生就是給这种照顧自己不了的小家伙玩耍的，投靠的。就同他一向看事情那样的清楚，他看出在琼和儿子之間，他必得放弃一个；这是实逼处此，沒有任何調和的余步。叫人伤心的也就在此。終于那个照顧不了自己的小家伙战胜了。他不能又要孙女，又要儿子，結果只好跟儿子分开。

这一分开，一直到今天都沒有見面。

他曾經提出每年給小乔里恩一点津貼，可是小乔里恩拒絕了；这比任何事情更加伤他的心，因为这一来他連那一点点蕴藏的慈爱都沒有发泄的余地；沒有比財产的轉手，不論是贈与或者拒絕贈与，更能实实足足証明父子間的感情决裂了。

这頓晚飯吃得一点滋味沒有。那瓶香檳酒又澀又苦，哪里及得上当年的維烏克里果酒。

他一面喝咖啡，一面沉吟，頓然想起看歌剧去，就在泰晤士报上——他对别家报紙全不大信得过——找到今晚的戏目；是"非达里奥"①。

謝天謝地，幸而不是那个华格納家伙的那种卖野人头的德国哑剧。

他戴上自己的老式大礼帽；帽沿已經旧得塌下来，再加上帽身很大，望上去就象过去偉大岁月的标志一样；从大衣口袋里，他掏出一副淡紫色的羊皮手套来；由于慣常和他的雪茄烟盒放在一起，有一股强烈的俄国皮味道；这样装束停当，他就踏上一部街头馬車。

馬車闊洋洋地沿着街道駛着，老乔里恩沒有想到街上这样异乎寻常的热鬧。

"旅館的生意一定非常之好，"他想。几年前，这些大旅館都还沒有呢。他想想自己在这一带附近也有几处产业，感到甚为滿意。这些房产的市价一定大跳特跳！来往的行人眞多啊！

可是从这上面他又陷入自己那种古怪的超然物外的冥想中去；这在一个福尔賽家的人說来，是最最稀罕的事；而他所以比其余的福尔賽家的人都要高出一籌，这也是一个潜在的因素。人是多么藐小啊，而且多么无穷无尽；他們往后将是怎样呢？

他从馬車里出来时絆了一下，付了馬夫車錢，旣不多也不少，就走上售票处去买正厅的座位；他站在那里，手里拿着皮夹子；眼前許許多多年輕人都不用这劳什子了，而是散放口袋里，

---

① 德国大音乐家貝多芬作曲。

可是老乔里恩一直不以为然，总是把錢放在皮夹子里。售票員探头出来，就象一只老狗从狗窠里把头伸出来那样。

“怎么，”那人用詫异的声音說，“乔里恩·福尔賽先生！眞是的！簡直看不見你，先生，好多年了。唉！現在的时世不同了。可不是！您和您的兄弟，还有那位拍卖行的——特拉奎尔先生，还有尼古拉·特萊夫萊先生——你們往往每季都經常定六七个座位的。您好嗎？我們都老了！”

老乔里恩的眼睛显出黯然的神气；他付掉一基尼的票价。这些人还沒有忘掉他。在幕前乐声中他昂然入場，就象一匹老战馬上陣一样。

他把大礼帽叠好坐下，照老样子脫下淡紫色手套，拿起眼鏡把全場巡視了好一会；最后把眼鏡擲在叠好的帽子上，两只眼睛就盯着戏幕望起来。这一巡視以后，他越发覺得自己不中用了。往日剧場里常看見的那些女人，那些漂亮的女人哪里去了？他当初期待看見那些偉大的歌星时的心情哪里去了？那种人生的陶醉和自己在尽量享受的感覚哪里去了？

他这个当年最偉大的歌剧迷！現在歌剧是完了！那个华格納家伙把什么都給毁了；沒有音調可言，也沒有喉嚨来唱它！唉！那些絕代的歌手！全死了！他坐着看一幕幕的老戏重演，心里木然毫无感覚。

从他复在两耳上的銀絲发到他穿着松紧鞋帮漆皮靴的两足的姿势，老乔里恩身上都看不出一点龙鍾或者衰老的地方。他和当年每晚跑来看戏的时候一样頑健，或者几乎一样頑健；他的視力也一样好——几乎一样好。可是在心情上却是多么厌倦，多么空虛啊！

他一生就是会行乐，甚至于不完美的东西——不完美的东

西过去多着呢——他也能够欣賞；他不論欣賞什么都有个节制，为的是保持自己的朝气。可是現在他的欣賞力，他的人生哲学全不济事了，只剩下这种可怕的万事全休的感覺。連剧中囚徒的合唱和佛劳琳唱的歌都无力为他驅除这种落寞之感。

要是有小乔和他坐在一起多好！这孩子現在总該有四十岁了。在他唯一的儿子的一生中，竟有十四年被他虛擲掉。小乔而且已經不再是为社会所不齿的人。他結了婚。老乔里恩很贊成这一举动，所以忍不住寄給儿子一張五百鎊的支票，借此表明自己的态度。支票退了回来，装在一个什錦俱乐部的信封里，还附了这样几句話：

最亲爱的父亲：

謝謝你的厚賜，这說明你对我的看法还不太坏。我寄了回来，可是如果你認为适当的話，把这笔錢存在我的儿子（我們称他乔里①）名下，我也很愿意；这孩子和我們同名，而且也算是同姓。

我摯誠祝你健康如恒。

爱子小乔上。

这封信写得就象这孩子的为人。他总是做得不叫人难堪。老乔里恩回了一封信如下：

亲爱的小乔：

五百鎊已經撥在你儿子的名下，戶名是乔里恩·福尔

① 在第一卷中，小乔里恩后妻所生的一子一女簡称乔儿和好儿。

賽，年息五厘。我希望你过得很好。我的身体目前仍旧很好。

父字。

每年一月一号，老乔里恩都要在这笔賬上添上一百镑和一年的利息。这笔款子已經愈来愈大——下一次元旦就要达到一千五百多镑了！他每年这样轉一下賬究竟有多大滿足很难說，可是父子之間的通信就只此一次。

他虽則深爱自己的儿子，私下里仍不免有一种不舒适之感；他有一种本能，使他不从原則上而是从成敗上去判断行动的是非；这种本能一半是天生，一半也是多年来对待事物、观察事物的結果，正如他这一阶級千千万万的人一样；虽說如此，他仍旧覚得按照当时的处境，他儿子应当弄得一敗涂地。在他讀过的所有小說里面，在他听过的所有布道里面，在他看过的所有戏剧里面，都規定了有这一条法律。

可是自从那張支票退回以后，事情好象有点不大对头了。为什么他儿子沒有弄得一敗涂地呢？可是話又說回来了，誰又能拿得准呢？

当然，他过去也听到——事实上，他是蓄意打听出来的——小乔住在圣約翰林那边，在威斯达里亚大街有座小房子，还有个小花园；也带着自己妻子出来交际——当然和些怪里怪气的人；他們有两个孩子——那个小家伙乔儿（这名字在当时情况下听上去頗带点諷刺意味，而老乔里恩是又害怕又不喜欢諷刺的），和一个女孩子好儿，那是結婚后生的。所以他儿子过的究竟是什么日子，誰也說不了！他把自己外公留給他的遺产收入用来投資，进了劳爱輪船公司当一名保險員；他还作画——水彩画。这一点老乔里恩是知道的，因为他有一次在一家画鋪橱窗

里看見一張泰晤士河风景，下面签的就是他儿子的名字。这事以后，他不时就悄悄买些回来。他覺得这些画画得很坏，而且因为上面有签名的緣故，也不拿来悬挂，都被他鎖在一个抽屜里。

坐在大歌剧院里，他忽然感覺到一种焦急的心情，想看看自己的儿子。他記得儿子小时候穿一身棕色麻紗衣服，专喜欢在他褲襠里鉆来鉆去；他还記得有一个时候自己随着儿子的小馬跑，教他怎样騎馬；也記得第一天带他上学的情景。过去这孩子眞是个粘人的可爱的小东西！自从进了伊頓中学之后，他在言談举止上也許变得太文雅了一点，不过老乔里恩知道这也是好事，而且只有在这种学校里花了大价錢才能学得到；不过这孩子一直就跟自己合得来。便在进劍桥大学之后，也一直和自己合得来——劍桥也許太远了一点，可是对这孩子却有种种好处。老乔里恩对于我們的公立学校和大学的好感从来沒有动搖过；这种教育制度几乎是国内最高等的教育制度，他自己过去沒有这种福气享受到，所以他一方面景仰，一方面又疑虑，倒也很使人感动……現在琼既然走了，离开了，或者說事实上等于离开他了，他就可以和儿子重新見面，这是多么快慰的事。老乔里恩就是一面怀着这种背叛自己家庭、自己立身之道，自己阶級的鬼胎，一面两只眼睛盯着台上的歌手望，糟糕得很——糟糕到透頂！还有那个演佛劳琳的簡直瘟透了！

戏完了，时下这班看戏的人眞容易滿足！

在人群拥挤的街上，他搶上一部被一位身材魁梧、年紀輕得多的紳士已經叫好的馬車。他回家要穿过拜尔买尔大街，可是到了街角上时，車子并不穿过綠公园，赶車的轉了一个弯反而上了圣詹姆士街。老乔里恩把手伸出車外打算改正他（他不能容忍人家把他带上錯路）；可是車子才一轉弯，老乔里恩发現自己

的对面就是什錦俱乐部，这一来，他这一晚上暗藏的急切的心情战胜了，他叫馬夫停下車子。他要进去問問小乔是不是还是会員。

他走进俱乐部。穿堂的外表和他当年同杰克·海林常来吃飯的时候一点沒有变，全倫敦要算这里的厨师第一；他以一种神气而大方的派头向四面看看；在他一生中这种派头常使他額外受到人家的恭維。

“乔里恩·福尔賽先生还是会員嗎？”

“是的，先生；現在就在里面，先生。您貴姓呀？”

这話使老乔里恩有点措手不及。

“我是他父亲，”他說。

說完之后，他就回到壁爐那边，找一个地方站着。

小乔里恩正要离开俱乐部；他已經戴上帽子預备从穿堂出去，和看門的人迎个正着。他已經不是当年年少，头发有点花白了；一張臉跟他父亲的完全是一个模子出来，只是稍微瘦削一点，同样的一撮下垂的大胡須——他故意这样留的。当时他的臉上变了色。經过这么多年，父子两个再見面眞有点不是滋味，世界上最最令人受不了的就是这种戏剧性的場面。两人見面拉了手，一句話沒有，后来还是父亲带着顫抖的声音說：

“你好嗎？孩子？”

儿子也回答說：

“你好嗎，爹？”

老乔里恩戴着淡紫色手套的手抖了起来。

“你要是跟我同路的話，”他說，“我可以带你一段。”

父子两个就象天天晚上相互携手回家一样，出門就上了馬車。

在老乔里恩看来，儿子是大了。“不仅仅是个大人了，”这是他的評語。在儿子的臉上，除掉那种天生的和藹之外，还添上一层近似玩世不恭的表情，好象处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需要这种防御一样。眉眼当然是福尔賽家的，可是比較具有一个学者或者哲学家的沉思神情。显然的，在这十五年中，他是逼得要时常想到自己啊！

在小乔里恩的眼中，他父亲初見面时无疑地使他吓了一跳——那样子非常衰老了。可是在馬車里面，他好象簡直沒有什么改变，仍旧是自己清楚記得的那样神态安詳，仍旧是腰肢笔挺，目光炯炯。

“爹爹，你的气色很好。”

“馬馬虎虎，”老乔里恩回答。

他心里非常焦急，逼得他非說出来不可。旣然这样把儿子找了回来，他覺得自己非得問清楚他的經济情况不可。

“小乔，”他說，“我想听听你的日子过得怎样。我想你差債吧？”

他把話这样說，覺得儿子也許比較肯講出老实話来。

小乔里恩用他的譏刺的口吻回答：

“不！我并不差債！”

老乔里恩看出儿子生气了，就碰一碰他的手。这一着很險；可是，很値得，而且小乔是从来不跟他賭气的。車子一直赶到斯丹奴普門，两个人都沒有再說什么。老头儿邀儿子进去，可是小乔里恩搖搖头。

“琼不在家，”他父亲赶忙說：“今天动身去看望亲戚去了。我想你該知道她訂婚了吧？”

“已經訂婚了嗎？”小乔里恩咕了一句。

老乔里恩下了馬車；在付車錢时，生平第一次把一鎊錢当作一先令給了馬夫。

馬夫把錢放在嘴里，偸偸在馬肚子下打上一鞭子，就匆匆赶走了。

老乔里恩把鑰匙在鎖孔里輕輕一轉，推开大門，向儿子招招手。儿子看見他严肃地挂上自己的大衣，脸上的表情就象个男孩子打算偸人家的樱桃一样。

餐室的門开着，煤气灯捻得很小，桌上茶盘里一架燒着酒精的水壶发出嘶嘶声，紧靠着水壶旁边一只促狭相的猫儿熟睡着。老乔里恩立刻把猫嘘走。这一点小事倒使他的紧張心情松了下来；他把大礼帽拍得多响的赶着猫。

"它身上有跳蚤，"他說；随着猫出了餐室。他在穿堂通往底层的門口嘘了好几声，就象帮助那只猫走开一样，終于无巧不巧，管家在楼梯下面出現了。

"你可以去睡了，巴費特，"老乔里恩說。"鎖門和熄灯由我来。"

他重新走进餐室的时候，那只猫不幸已經在他前面进来，尾巴翘得高高的，那意思好象是宣布这件对管家的退兵之計被它从头到尾都看見了。

老乔里恩一生中的家庭策略总是这样不吉利。

小乔里恩不禁笑了。他本来很懂得諷刺，而今天晚上的事情，象这只猫和他自己女儿的訂婚消息，都含有諷刺意味。原来不論在他女儿的事情上面或者在这只猫的事情上都同样沒有他的事！这里的天理循环他覚得很有意思。

"琼現在长成什么样子了？"他問。

"小个儿，"老乔里恩說；"人家說她象我，可是这是瞎說。她

还是象你的母亲——同样的眼睛和头发。”

“哦！那么好看嗎？”

老乔里恩是个十足的福尔賽性格，决不胡乱恭維；尤其是那些他眞正心爱的人。

“长得不算丑——十足的福尔賽家的下巴。她出嫁后，这里要冷清了，小乔。”

他臉上的神情又使小乔里恩吃了一惊，就和他們初見面时一样。

“你自己打算怎么办呢，爹？我想她的心全放在未婚夫身上了。”

“我自己怎么办？”老乔里恩重复了一句，声音里含有怒意。“一个人住在这里眞使人受不了。我眞不知道怎样一个了結。我眞想……”他止住自己不說下去，接着說：“問題是，这所房子把它怎么办才对？”

小乔里恩把屋内环視一下。屋子特别大，也特别乏味，挂了許多他从小就記得的无大不大的靜物画——許多熟睡的狗，鼻子抵着一束束胡蘿卜，和这些挂在一起的那些洋葱和葡萄，很不調和。这所房子是个累贅，可是他沒法想象自己的父亲能够住得了更小一点的房子；正因为如此，使他更加感覺到这里的諷刺。

在那張附有放書板的大椅子上坐着老乔里恩，他这一家族、阶級和信念的領袖人物，白头发，大額头，代表着勤儉、秩序和对財产的热爱。全倫敦最最寂寞的一个老人。

这就是他，舒适地然而忧郁地坐在这間屋子里，然而却是那些偉大动力所玩弄的一个傀儡；这些偉大动力完全不理会什么叫家族或者阶級或者信念，只是象机器一样推动着，通过可怕的过程推往那无从推測的結局。小乔里恩感到的就是这些，因为

他也有那种超然物外的看法。

可怜的老爹！原来这就是他的結局，他一生这样苦苦地省吃儉用，目的就是如此！一个人孤零零的，一天天老下去，渴望着有个人来陪他談話！

老乔里恩也把儿子看看。他有許多事情要談，这些事情是他多年来沒法談的。过去他就沒法好好和琼商議，說他深信苏荷区的产业一定会漲价，說他对于新煤业公司的矿长毕平那样悶声不响非常感到不安，而他一直就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說美国高尔高达公司股票一直下跌眞是可恨；甚至于商量怎样用贈与的方式，来逃避他死后的遺产稅。可是現在，一杯茶在手，他的劲头来了；他把手边的茶杯不停地攪下去，开始講起来。一个新的人生远景就这样展开；在这一片天賜的談話乐土上，他找到一处海港来抵御那些焦虑懊丧的巨浪；他可以想出种种方法救出自己的財产，使他生命里唯一的不死部分永远活下去，用自己設計的鴉片来安慰自己的灵魂。

小乔里恩很耐性地听；这是他的最大长处。他两眼盯着父亲的臉望，不时問他一下。

老乔里恩話还沒有說完，已經敲一点鐘；听見鐘声，他的立身之道又回来了。他掏出怀表一看，臉上带着詫异的神情：

"我得睡了，小乔，"他說。

小乔里恩站起来，伸手扶父亲起身。那張老臉又显得衰朽枯槁了；两只眼睛始終避开他。

"再見，孩子，自己保重。"

停了一会儿，小乔里恩就轉身向門口走去。他眼睛簡直看不清楚，自己吃吃在笑。在这十五年中，自从他第一次发現人生不是一件簡单的事情以后，从来沒有想到它可以复杂到这样程度。

第 三 章

斯悦辛家的晚宴

斯悦辛那間用橙黄和淡青装飾的餐室正面临着海德公园；餐室內的圓桌上摆了十二个人的餐具。

屋子中間悬了一架划边玻璃的架灯，点滿了蜡烛，就象一座龐大的石鐘乳垂下来；屋內的大金边穿衣鏡，茶几上的大理石面和沉重的織花垫子的金椅子全被照得通亮。凡是这样的人家，能够有办法从乡下的冷僻角落混进上流社会，沒有不深深爱好美术的；因此这里的一切也都表現了这种爱好。斯悦辛确实是看不过簡单朴素，就是喜欢金碧輝煌，这使他在一班交游中被公認为大鉴賞家，只是太豪华一点。哪一个走进他的屋子，都会立刻看出他是个闊人；他自己也滿知道这一点，因此更加躊躇滿志；在他一生中，恐怕从沒有象眼前的境遇更加使他心滿意足了。

他本来是替人家經管房产的；这个职业他一向瞧不起，尤其是房产拍卖部；自从退休之后，他就一心一意搞起这些貴族玩意儿来，在他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他晚年过的十足闊綽的生活，使他就象个蒼蝇掉在糖罐子里一样；他的脑子里从早到晚不轉什么念头，因此剛好成为两种极端相反感覺的接壤地带：一种是躊躇滿志的感覺，覺得自己創

立了家业，这是一种持久而且頑强的感覚；另一种是覚得自己这样出类拔萃的人物根本就不应讓工作来玷污自己的心灵。

今天他穿了一件白背心站在食橱旁边，看男仆把三瓶香檳酒的瓶頸硬塞进冰桶里去；白背心上面是金鑲白瑪瑙的大鈕扣。硬領的尖角使他动一动就覚得刺痛，可是他决不換掉；在領子下面，下巴的白肉鼓了出来，一动不动。他的眼睛把酒瓶一只只望过去；自己心里在辯論着；下面一套話就是他跟自己說的：乔里恩喝了一杯，或者两杯吧，他非常保养自己。詹姆士，他近来喝不成酒了。尼古拉呢——凡妮跟他准会抱着水喝！索米斯算不上；这些年輕的子侄輩——索米斯三十八岁了——，还不能喝酒！可是波辛尼呢？这个陌生人有点不属于他的哲学范圍，所以碰上这个名字，斯悦辛就躊躇了。他不放心起来！眞难說！琼不过是个女孩子，而且正在恋爱！愛米丽（詹姆士太太）喜欢喝一杯好香檳。可怜的老裘丽会嫌这酒淡而无味，她是不懂酒的。至于海蒂·却斯曼！一想到这个老朋友就引起他一串思緒，使他原来清徹的眼睛变得有点迷糊了：她准会喝上半瓶！

想到其余的客人时，斯悦辛上了年紀的臉不禁露出一种猫儿扑鼠的神情。索米斯太太！她也許喝得不多，可是她会賞識这酒；給她好酒喝也算一乐！一个美人——而且对他有感情！

想到她就象想到香檳酒一样！請她喝好酒眞是快事，这样一个年輕女子，长得漂亮，又懂得怎样穿衣服，仪态举止又那样动人，眞是出色——招待她眞是快事。他的头在硬領子尖角之間微微痛苦地轉側一下，今天晚上还是第一次。

"阿道尔夫！"他說。"再放一瓶进去。"

他自己也許会喝得很多；这要感謝布列特医生那張葯方，他覚得身体非常之好；他而且很当心自己，从来不吃午飯。好多星

期来他都沒有覚得这样好过。他把下嘴唇嘟了出来，发出最后的指示。

“阿道尔夫，上火腿时只能少加一点西印度果汁。”

他走进外間，在一張椅子边上坐下，两膝分开；那个高大肥碩的身材立刻变得木然不动，带着企盼的神气，又古怪，又天眞。只要有人来通知一声，他立刻就会站起来。他有好几个月沒有請人吃飯了。这次庆賀琼訂婚的晚宴开头好象很头痛（在福尔賽家，請訂婚酒的成規是象宗教一样奉行的），可是发請客帖和吩咐酒菜的苦事一完，他的豪兴倒又引起来了。

他就这样坐着，手里拿着一只又厚又光的金表，就象一块压扁了的牛油球，脑子里什么都不想。

一个蓄了腮須的長个子走进来；这人原是斯悅辛的男仆，可是現在开蔬果店了；他高声說：

“却斯曼太太，席普第末斯·史木尔太太！”

两位女太太走进来。前面的一个渾身穿紅，两頰上也是同样紅紅的两大块，一双严厉而且尖利的眼睛。他向斯悅辛走来，伸出一只戴淡黃长手套的手：

“啊，斯悅辛，”她說，“好久好久不見了。你好嗎？怎么的，我的好老弟，你长得多胖啊！”

斯悅辛的眼睛狠狠盯了她一下，只有这一眼揭露了他的感受。他心里涌起一陣无名怒火。長得胖俗气，談胖也是俗气；他不过是胸口闊一点罢了。他轉身望着自己的老妹，握着她的手，带着命令的口吻說：

“怎么样，裘丽。”

席普第末斯·史木尔太太在四姊妹中是最高的一个；一張善良而衰老的圓臉已經变得有点阴沉沉的；臉上无数凸出的肉

球，满脸都是，好象一直戴着铁絲的面具，当天晚上忽然除下来，弄得脸上到处是一小撅一小撅抗拒的肉球似的。連她的眼睛都好象嘟了出来。她就是以这样方式来紀念席普第末斯·史木尔逝世的长恨。

她說話算是有名的会出乱子；跟她这家人一样的頑强，她說話出了乱子之后还要坚持下去，并且再說話再出乱子，就这样出下去。她丈夫去世之后，这种血統上的頑强和实际主义，逐漸变得荒蕪了。她是个健談的人，只要有机会讓她談話，她可以成几个鐘点毫不激动地談下去，就象史詩那样单調，叙說着命运虐待她的种种事例；她也看不出那些听她談話的人的同情是在命运那一边，因为她的心原是善良的啊！

这个可怜的灵魂曾經长时期坐在史木尔（一个体质羸弱的人）的病榻旁边，因此养成了一种习惯；她丈夫逝世之后，她有多次长期陪伴病人、儿童和其他无依无靠的人，因此她永远不能摆脫那种感觉，好象这个世界的确是一个最最忘恩負义的地方，实在过不下去。那位极端风趣的牧师湯姆·施考尔对她的影响最大，每逢星期日她都要坐在他的經坛下面听他布道，終年如此；可是她跟人家談起时，連这也說成一种不幸，并且人家都相信她。她在福尔賽家人中已經成为話柄，任何人只要显得特别叫人头痛的时候，就被認为是“裘丽第二”。象她这样心情的人，要不是姓福尔賽，在四十岁的时候早就会一命嗚呼了；可是她却活到七十二，而且气色从沒有这样好过。人家对她的印象是，她有一种自得其乐的本領，而且这种本領还沒有充分得到发揮。她养了三只金絲雀，一只叫湯咪的猫和半只鸚鵡——因为跟她妹妹海絲特合养的；这些可怜的动物（悌摩西最害怕这些东西，所以她很当心总不讓悌摩西撞見）跟人不同，認为她倒霉并不能

怪她，所以都和她打得火热的。

今天晚上她穿了一件黑条紋毛葛，青蓮色的前襟裁成小三角領子，就象怕看見人似的，上面再在細喉管下面系了一根黑絲絨带子，这身装束虽則顏色深了一点，却很华貴。晚上穿黑色和青蓮色在每一个福尔賽家人都会認为是沉靜的顏色。

她向斯悅辛嘟着嘴說：

"安姊問起你。你好久沒有来看我們了！"

斯悅辛两只大拇指插着背心两边，回答道：

"安姊太龙鍾了；她应当請医生看看！"

"尼古拉·福尔賽先生和太太！"

尼古拉·福尔賽竪着两道长方眉毛，臉上带着笑。他原打算从印度高山地带雇用一个部落去开錫兰的金矿，今天白天总算把事情办妥了。这是他一个很得意的計划，終于克服了許多当前的严重困难而获得解决——他当然很高兴。这样将增加矿产一倍；賺不賺錢倒无所謂。他自己时常和人家爭論，根据一切經驗都証明人是一定要死的；至于在本国劳老而死，或者在一个外国矿穴下面受到潮湿夭折，肯定都沒有了不起，只要这样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利于大英帝国就行了。

他的才干是无可怀疑的。他抬起自己的塌鼻子向着对方，接下去說道：

"由于缺少几百个这种家伙，我們有多年沒有分紅了；你看看股票的价錢；我一古脑儿可以卖上十个先令。"

他还上雅茅司去休养过，回来觉得自己至少年輕了十年。他抓着斯悅辛的手，兴孜孜地嚷着：

"啊，我們又碰头了！"

尼古拉太太，一个憔悴的妇人，也在他身后跟着苦笑，那样

子又象是高兴，又象是害怕。

“詹姆士·福尔賽先生，太太！索米斯·福尔賽先生，太太！”

斯悦辛把脚跟并起，那种举止看上去更加神气。

“啊，詹姆士，啊，爱米丽！你好嗎，索米斯？你好？”

他握着伊琳的手，眼睛睁得多大。她是个美丽的女子——稍为蒼白一点，可是身腰、眼睛、牙齿多美！索米斯这个家伙眞不配！

老天給了伊琳一双深褐的眼睛和金黄的头发；这种奇异的配合最吸引男子的目光，据說也是意志薄弱的一种标志。她穿一件金色的长服，露出丰滿的頸子和双肩，肤色柔和而蒼白，使她的风度特别迷人。

索米斯站在后面，眼睛紧盯自己妻子的頸子望。斯悦辛仍旧把表拿在手里，表上指針过了八点；晚飯时間已迟了半小时——他还沒有吃午飯——心里不由涌起一陣无名的原始的焦灼。

“乔里恩不大会迟到的！”他跟伊琳說，已經按捺不下自己的气憤。“我想都是琼把他耽搁了。”

“恋爱的人总是迟到的，”她答。

斯悦辛瞠眼望着她，两頰泛出暗橙黄的顏色。

“他們沒有理由迟到。无聊的时髦玩意！”

在这陣发作后面，那些原始祖先不能用言語表达的憤怒好象都在咕噥着。

“你說我新买的这顆星好不好，斯悦辛叔叔，”伊琳溫柔地說。

在她衣服胸口花边中間果然照耀着一顆五角形的星，是用十一粒鉆石鑲成的。

斯悦辛望望那顆星。他对宝石本来很爱好。要分他的神，再沒有比問他对于宝石的意見更加想得体貼了。

"誰給你的?"他問。

"索米斯。"

她的面色一点不改,可是斯悦辛的淡黃眼睛瞪了起来,就好象突然触見什么事情而痛苦似的。

"我敢說你在家里很无聊,"他說。"随便哪一天你愿意来吃晚飯,我都請你喝倫敦最好的酒。"

"琼·福尔賽小姐——乔里恩·福尔賽先生!波一斯威尼先生①!……"

斯悦辛摆一下胳臂,喉嚨里咕了一句:

"吃晚飯了——晚飯!"

他带着伊琳,理由是自从她过門之后,还沒有請过她。琼当然和波辛尼坐在一起,波辛尼坐在伊琳和自己未婚妻中間。琼的另一边是詹姆士和尼古拉太太,再过去是老乔里恩和詹姆士太太,尼古拉和海蒂·却思曼,索米斯和史木尔太太,这样就接上斯悦辛形成一个圓圈。

福尔賽的家族宴会都遵守某些傳統。例如,冷盆是沒有的。为什么不备冷盆,始終沒有人知道。小一輩的人猜想大約是由于当初生蠔的价錢貴得太不成話的緣故;更可能由于这样直接了当,冷盆大都沒有什么可吃的,为了肚子的实惠就索性不要了。只有詹姆士一房有时候不忠于这一傳統,因为冷盆在公园巷一带差不多成为普遍的风尚,因此他們也就很难抵制得了。

入座之后,接着是一种相互間无言的冷淡,几乎含有不快;中間也杂些这类的話:"湯姆又鬧病了;我眞弄不懂他是什么緣故!"——"我想安姊早晨是不下楼的吧?"——"凡妮,你的医

---

① 这是表示男仆不熟悉波辛尼的名字。

生叫什么名字？斯特伯嗎？一个江湖医生！”——“維妮佛梨德？她养的孩子太多了。四个，可不是？她瘦得象根木条！”——“斯悦辛，你这雪利酒什么价錢？我覺得淡而无味①！”一直到上第一道菜，都是这样的沉悶。

斟上第二杯香檳之后，席間听到一片嗡嗡声；把这片嗡嗡声里面附带的杂声去掉，就发現它的主要成分是詹姆士在講故事；故事講了很久很久，連上了羊胛肉之后的时間也被他占用了一部分——这道菜在福尔賽家宴会上是公認的头菜。

福尔賽家不論哪一房請客都沒有不备羊胛肉的。羊胛肉又有滋味，又耐咬嚼，对于“有相当地位”的人士特别相宜。它有营养而且——好吃；恰恰是那种叫人吃了不能忘怀的东西。它就象放在銀行里的存款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这是一样可以引起爭論的菜。

关于哪儿出产的羊肉最好，福尔賽各房都会各执一是，——老乔里恩矢口說达特摩尔的好，詹姆士說威尔斯的好，斯悦辛說沙斯唐的好，尼古拉說别人也許会不屑一顧，可是的确哪儿都赶不上新西兰。罗杰呢，在弟兄中原是一个“别出心裁”的人，因此逼得不得不杜撰出一个自己的地区来；他眞不愧为一个能替自己儿子想出一种新职业的人，居然被他异想天开发現了一家卖德国羊肉的鋪子；人家說他胡說，他就拿出一張肉店的賬单来，賬单上开的价錢比哪一家都大，这就証实了他的說法。老乔里恩，就在这类爭辯的場合，有一次向琼发揮了他的哲学：

“的的确确，福尔賽家的人都是些神經病——你年紀大一点就会懂得！”

---

① 这是史木尔太太把香檳酒当作雪利酒，認为不够香甜。

只有悌摩西沒有卷入爭辯，原因是，虽則他吃羊胛肉吃得津津有味，可是吃了，据他自己說，却很不放心。

哪一个对福尔賽家人的心理感到有兴趣的，这种偉大的羊肉嗜好对于他将具有头等的重要性；这种嗜好不但說明这家人的頑强性，包括集体的和个人的頑强，而且标志出他們在性格上和本能上都是属于那个偉大的現实阶級，他們只相信营养和口味，决不感情冲动地去羡慕什么美丽的外表。

固然，大块吃肉在族中年輕的一輩子里，有些是不肯干的；他們比較喜欢来一只珠鷄，或者龙虾色拉——一些看上去漂亮但是营养較少的菜——可是这些都是女子；或者，即使不是女子，也是被他們的妻子、或者母亲带坏了的；那些妻子或者母亲結婚之后都是逼得一直要吃羊胛肉，因此对羊胛肉都暗暗仇視，于是在儿子的性格上也傳染上这种仇視了。

羊胛肉的偉大論爭結束之后，就开始上土克斯布莱火腿，外加少許的西印度果汁——这样菜斯悦辛吃了好久好久，連晚餐都受到了阻碍。为了拿出全付精神来对付这道菜，他連談話都中止了。

索米斯从他靠着史木尔太太的座位上留心观看。他有他的私心要观察波辛尼，这件事和他心爱的一个建筑計划有关系。这个建筑师也許对他有用处；你看他靠在椅背上，悶悶地把面包屑摆成壁垒，很有点聪明样子。索米斯看出他的衣服式样不錯，可是太小了，好象是多年前做的。

他看見波辛尼轉向伊琳講了几句話，伊琳的臉色高兴起来；这种臉色他过去看見她对待許多人都用过，就是不对他用。他想听听两个人講些什么，可是裘丽姑太正和他談着話。

这件事在索米斯看来是不是很特别？不过是上星期天，那

位亲爱的施考尔先生在他布道时曾經那样冷隽，那样諷刺地說过："'一个人如果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他当时說，'可是丧失了自己所有的財产，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施考尔說，这就是中等阶級的格言；你說，他这句話究竟是什么意思？当然，这也許就是指的中等阶級的信仰——她也不知道；索米斯怎么看呢？

索米斯心不在焉地回答她："我怎么会知道呢？不过施考尔是个騙子，可不是嗎？"原来波辛尼这时正在把席間的人望了一遍，好象在指出这些客人里面的特別地方，索米斯弄不懂他在說些什么。从伊琳的微笑可以看出她显然同意他的話。她好象总是同意別人的意見似的。

她的眼光这时轉到自己身上，索米斯立刻垂下眼睛。她嘴边的微笑消失了。

一个騙子？索米斯这話是什么意思？如果施考尔先生，一个牧师，会是个騙子——那么誰都可以是騙子了——眞不象話！

"哼，他們本来都是騙子！"索米斯說。

裘丽姑太有这么半晌被他这句話惊得說不出話来，他这才听見伊琳的片段談話，听上去好象是："凡汝等进来者，皆得放弃希望！"①

可是斯悦辛已經把火腿吃完了。

"你买蘑菇上哪一家？"他問伊琳，那种諂媚的喉嚨就象侍从一样；"你应当上斯尼莱包白的鋪子去——他会把新鮮的給你。那些佣人，他們总是怕麻煩！"

伊琳轉过身子答話，这时索米斯望見波辛尼一面瞧着她，一面一个人在微笑。这家伙笑得眞古怪。一种半痴的派头，就象

① 这句話引自但丁的神曲。

孩子高兴时笑得那样。想起乔治給他起的渾名——“海盜”——他覺得沒有多大道理。看見波辛尼轉过来找琼談話，索米斯也笑了，不过带有譏諷的味儿——他不喜欢琼，而琼这时候的脸色却不大好看。

这並不奇怪，原来琼适才和詹姆士正在进行下列的談話：

“我回来半路上，在河上住了一宿，詹姆士爷爷，望見一处的地方，正好造一所房子。”

詹姆士一向吃得又慢又仔細，只好停止細嚼。

“嗯？”他說。“那地方在哪儿？”

“靠近龐本。”

詹姆士送了一块火腿到嘴里，琼只好等着。

“我想凭你就不会知道那块地是不是祖襲財产！”他終于說。“也不会知道那边的地价！”

“我知道，”琼說。“我打听过了。”在她黃銅色头发下面的那張坚决的小脸显得焦急而且兴奋，簡直可疑。

詹姆士儼然是一个檢察官的神气望着她。

“怎么？你难不成想要买地嗎！”他叫了出来，同时放下手中的叉子。

琼見他感覺兴趣，大大鼓起勇气。她私心一直有种打算，想慫恿她几个叔祖在乡間造所别墅，这样对他們自己有好处，对波辛尼也有好处。

“当然不是，”她說。“我覺得这地方給你或者——哪一个造所别墅未免太好了！”

詹姆士偏着头望她，又送一块火腿到嘴里。

“那边的地应当很貴呢，”他說。

琼原来当做詹姆士感覺兴趣，其实他並沒有；他不过是象福

尔賽家所有的人一样，听見有什么想望的东西可能落到别人嘴里时，感到一种表面的起勁罢了。可是琼执意不肯錯过时机，又繼續申說她的理由：

“你应当住到乡下去，詹姆士爷爷。我真指望有一大笔錢，那我就在倫敦一天也不多住。”

詹姆士的瘦长个子深深激动了，他沒有想到自己侄女的見解这样干脆。

“为什么你不到乡下去呢！”琼又說一句：“对你有很多好处！”

“为什么？”詹姆士慌慌張張說。“买地——买地，造房子，你說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下的本錢連四厘錢都拿不到！”

“那有什么关系？你可以呼吸到新鮮空气。”

“新鮮空气，”詹姆士叫道；“我要新鮮空气做什么——”

“我想誰都会喜欢新鮮空气的，”琼鄙夷地說。

詹姆士用食巾把整个的嘴揩揩。

“你不懂得錢的价值，”他說，避开她的目光。

“不懂！而且我希望永远不懂！”可怜的琼带着无名的懊丧，咬着嘴唇，再也不响了。

为什么她自己的亲戚这样有錢，而菲力却連明天买烟草的錢从哪儿来都沒有准呢？为什么她的亲戚不能帮他一点忙呢？可是他們就是这样自私自利。为什么他們不造所别墅呢？她一脑門子都是这种天真的武断想法，实在可怜，而且有时候碰上很大的釘子。她沮丧之余，轉身看看波辛尼，看見他正在和伊琳談着話，不由得冷了半截。她的眼睛气得发瞪，就象老乔里恩遭到挫折时的眼睛一样。

詹姆士也很不开心。他覺得就象有人威胁到他投資五厘的权利似的。乔里恩把她嬌慣坏了。他自己的女儿敢說沒有一个

会說出这样話的。詹姆士一直縱容自己的儿女，他自己也明知道，这就使他感覺到更加不开心。他悶悶不乐地盘弄着面前的一盘草莓，然后澆了許多奶油，赶快把草莓吃掉；这些草莓至少不能放过。

他不开心是无足怪的。五十四年来（他从法律許可的最早的合法年龄起就当起律师）他都是做的房产押款，把資金的利息永远保持在一个很高但是安全的水准上，一切交涉都是从一个原則出发，旣要尽力榨取对方，也要照顧到自己的主顧和本身不受风險；他的一切交往都是拿金錢来計算的，根据可能性的大小而决定交情的厚薄；他怎能够不終于变得一脑門子只有錢呢？錢現在是他的光明，是他的眼睛；沒有錢他就老老实实什么都看不見，老老实实辨别不出什么現象；現在居然有人当着他的面向他說"我希望永远不懂得錢的价値"，这使他难堪而且恼怒。他知道这話沒有道理，否則的話他就会慌張起来。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可是，忽然間他想起了小乔里恩的事情来，自己覺得好受一点，因为老子如此，女儿能变到哪里去呢！不过这一来却又把他的心思引到另一个更加不痛快的方面去。这許多关于索米斯和伊琳的閑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正如所有爱惜声誉的人家一样，福尔賽家也有个商业中心，所有家族的秘密都在这里交換，所有家族的股票也都在这里估价。从这所福尔賽交易所里傳出来的消息是伊琳对这次婚姻很懊悔。当然，沒有人会贊成她。她应当曉事一点；一个沒有妆奩的女子很少这样糊涂的。

詹姆士悵然盘算着：这两口子有一所漂亮的房子（稍微小一点），头号地点，沒有孩子，經济上也沒有困难。索米斯不大肯談自己的境况，可是他一定混得很不錯啦。原来索米斯跟他父亲

一样，也是律师，就在那家有名的福尔赛·勃斯达·福尔赛律师事务所里；他的业务收入很可观，而且他一直都很把稳。不但如此，在他接受的房产抵押的案件中，有几件做得异常的成功——都是及时取銷了对方的取贖权——等于中了头奖！

伊琳沒有理由过得不开心，可是人家說她曾經要求和索米斯分房。詹姆士知道这事将是怎样的后果。索米斯是不是酗酒呢？也不象。

詹姆士望望自己的媳妇。他那沒有被人发覺的目光显得又冷酷又迟疑；这里面含有央求和害怕，还有一种个人的不快。他为什么要这样耽心呢？很可能是胡說八道；女人就是那样莫明其妙！她們先是那样說得活灵活現的，弄得你信也不好，不信也不好；后来，什么話都不告訴你了，你只好亲自去打听个明白。詹姆士又偷看伊琳一眼，再从她这边把索米斯望望。索米斯正在听裘丽姑太講話，眨着一双眼睛向波辛尼这边望。

“他是喜欢她的，我知道，”詹姆士想。“你看他总是买东西給她。”

而伊琳对索米斯却总是那样厌恶，未免太不合理了；这样一想，自己覚得分外难受。更可恨的是，她是那样一个惹疼的小女人，而他，詹姆士，只要她愿意和他接近的話，就会眞心眞意地喜欢她。她近来跟琼很合得来；这对她沒有好处，肯定对她沒有好处。她慢慢变得也有自己的主張了。他不懂得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有个好家庭，想什么就有什么，这还不够嗎？他覚得她交朋友应当由别人替她选擇，这样下去是危險的。

的确，对于不幸的人們，琼一向就給他們撑腰，所以伊琳的心事終于被她套了出来；伊琳說了之后，她就劝她在逼不得已时只有接受不幸后果的一法，和索米斯分离。可是伊琳听了她这

些劝告，始終一言不发，只是沉吟，好象她觉得这样无动于衷地奋斗下去有点吃不消。当时她告訴琼，說他对她决不会放手。

“哪个在乎他？”琼高声說；“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只要坚持下去就行！”她而且在悌摩西家里也說了类似的話，太不小心了；这話傳到詹姆士耳朵里，使他又恨又气，这也是人情之常。

倘若伊琳眞想得起来——他連想都不敢想——和索米斯分离呢？可是許多模糊的幻境都給喚了起来，他耳朵里鬧嘈嘈、全是族中人的議論，这样一个众目所睹的事件，跟他这样接近，就发生在他的儿子身上，眞是丟脸！所幸她沒有錢——一年只有五十鎊的一个穷鬼！他想起那个逝世的海隆教授，带着鄙視；他总算沒有留給她一点遺产。他一面飲酒，一面沉吟，两条长腿在台子下面盘着；当女客离开餐室的时候，他竟沒有起身。他得跟索米斯談談——叫他提防着些；現在旣然有話傳到他耳朵里，他們就不能再这样下去。他看見琼留下的酒杯里酒还是滿滿的，大不以为然。

“就是这个小鬼在里面搗蛋，”他盘算着；“伊琳本人决不会想到这上面。”詹姆士眞是个富有想象的人。

斯悅辛的声音把他从遐想中喚醒。

“我花了四百鎊买的，”他在說。“当然是件十足的艺术品。”

“四百鎊！哼！一大笔錢呢！”尼古拉附和着說。

这里講的原来是一座精雕細刻的意大利大理石象；石象放在一个高座子上（座子也是大理石的），在屋內散布出一种文化气氛。六个雕刻得极其精致的女象，全是裸体，指着一个中心的女象，也是裸体；中心的女象也指着自己；这一切都給观者一个很快乐的印象，覚得它的确极端名貴。裘丽姑太几乎就在对面坐着，这一晚她总是强制自己不去望它，但是强制不了。

老乔里恩开口了；就是他引起这場辯論。

"四百个屁！难道說你眞正花了四百鎊买这个嗎？"

斯悦辛夹在硬領角之間的下巴今晚上第二次痛苦地扭动了一下。"四——百——鎊，英国錢；一个子儿不少。我一点不懊恼。这不是普通的英国雕刻——是眞正的现代意大利雕刻！"

索米斯的嘴角向上形成微笑，朝波辛尼这边望望。建筑师在抽烟，在烟雾里咧着嘴笑。現在，的确，他有点象"海盜"了。

"工夫可不小，"詹姆士赶快說，他看見石象这么大，的确有点佩服，"在乔布生拍卖行里准可以卖上好价錢。"

"刻这个石象的那个倒霉外国鬼子，"斯悦辛接下去說，"向我要五百鎊——我給他四百。实在值八百鎊。看上去快要餓死了，那个家伙！"

"哎！"尼古拉突然附和着說，"都是些倒霉的穷酸家伙，那些艺术家；我不懂得他們怎样过活的。象小佛拉儿阿萊第那种人，凡妮和女孩子們常常請到家里来拉拉提琴的；他一年能够賺到一百鎊就是不錯又不錯了！"

詹姆士搖搖头。"啊！"他說，"我就弄不懂他們怎样过活的！"

老乔里恩这时已經站起来，嘴里銜着雪茄，湊近去把石象仔細看了一番。

"我連两百鎊都不会給！"他終于說。

索米斯看見自己的父亲和尼古拉相互焦灼地瞄了一眼；在斯悦辛的那一边，波辛尼仍旧隐在烟雾里。

"不知道他是怎样想法！"索米斯想；他滿知道这群石象"过时"到不可救葯的地步，完全是二十年前的，乔布生行里早已沒有这种艺术品出售了。

斯悦辛終于回答。"你簡直不懂得雕刻。你不过有你那些画

罢了！”

老乔里恩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仍旧抽着雪茄。象斯悦辛这样一个固执的混蛋，头脑象騾子一样愚鈍，一座石象跟一頂——草帽他都分别不出来，跟他卷入一番爭論，才不値得呢。

“石膏人儿！”他只說了这么一句。

斯悦辛早就一肚子气没处发作；他把拳头重重地在桌上捶了一下。

“石膏人儿！我倒想看看你家里有什么东西及得上这个的一半！”

他这句話后面，那些原始祖先的粗暴嗓子好象又隆隆地响起来了。

还是詹姆士出来調解。

“我說，波辛尼先生，你怎么說？你是个建筑师；石象这类东西你应当很在行呢！”

举座的目光都投到波辛尼身上来；全都带着古怪而疑虑的神情等待他回答。

索米斯也第一次开口了。

“对呀，波辛尼，”他問，“你怎么說？”

波辛尼淡淡地回答：

“是一件特别的作品。”

他的話是向斯悦辛說的，眼睛却狡獪地向着老乔里恩微笑；只有索米斯仍旧不滿足。

“特别在哪儿呢？”

“很天眞。”

接着是一片沉默，显然大家都懂得这里的意思了；只有斯悦辛还弄不明白他这話的意思究竟是不是恭維。

第四章

房子的筹建

斯悦辛家晚宴后的第四天，索米斯从自己家里綠漆大門内走出来，从方場这边回头望望；他一直覺得自己的房子需要油漆一下，現在更加証实了。

他离开家时，自己的妻子正坐在客厅里長沙发上，两只手交叉放在膝上，显然在等待他出去。这幷不足为奇；事实上，天天都是这种情形。

他不知道她覺得他什么地方不对。难道他喝酒嗎？当然不是！难道他欠債，或者賭博，或者說下流話嗎；难道他粗暴嗎？难道他的朋友太鬧嗎；难道他在外面过夜嗎？恰恰相反。

他覺得妻子对自己有一种暗藏的深刻厌恶；这在他是一个謎，也使他极端着恼。至于她結婚是个錯誤，她幷不爱他，想爱他然而爱不了他，这都摆明不是理由。

索米斯因此逼得把整个事情归咎于自己妻子。他从沒有碰見一个女子能这样使人家傾倒。两口子不論走到哪里，都看見所有的男子被她吸引过来；从那些男子的臉色、态度、声音上全看得出；尽管大家对她这样注目，她的举动仍然沒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地方。其实象她这种女子——在安格魯—撒克逊种族里幷不

太多——是天生要被人爱和爱人的，她这种人不爱就等于不活在世上；这在索米斯当然决計沒有想到。他把她的吸引力認为是他的財产的一部分；可是他确也覺察到，她旣然能得到人家的殷勤，也就可以同样对人家殷勤；而他呢，却始終得不到！“那么她为什么嫁我呢！”他一直这样想着。他已經忘掉自己求爱时期的情形；在那一年半里面，他包圍着她，伺候着她，想出种种方法請她出去游宴，送她礼物，每隔一个时期就向她求婚一次，經常纏着她使其他追求她的人沒法接近。那一天，他看出她深深不喜欢自己的家庭环境，就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居然被他大功告成；那一天他早已忘記了。他如果还有点記得的話，就会想起当时那个黃金头发深褐眼睛的女郎对待他的不过是撒嬌和使小性子。那一天她忽然屈服，說她肯嫁他时，她臉上的那种落漠而带有乞怜的神情他决計不会記得。

这就是書上和人們嘴里所贊許的那种眞正忠实的求爱；等到百炼鋼化为繞指柔时，男性爱人的辛勤就获得了酬报，而当婚礼的鐘声响了之后，一切都应当是幸福和快乐的了。

索米斯沿着有树蔭的人行道向东走去，不絕地一个人自言自語。

这房子須要修理，除非自己决定迁到乡下去造一所房子。

这个月里，他总有上百次把这个問題盘算过。仓促从事是不必要的。他很富裕，收入逐年都有增加，現在已接近三千鎊一年了；可是他的投資也許沒有他父亲設想的那样大——詹姆士总是期望自己的孩子比目前混得还要好。“我可以毫不費力筹出八千鎊来，”他想，“不須要追回罗勃生或尼古尔的款子。”

他半路上在一家画鋪子門口停下来瞧瞧，原来索米斯一向喜欢收画，而且在蒙特貝里尔方場六十二号家里有一間小屋子，

满放的画，全都靠墻堆着，因为沒有那么多的地方挂。他从城里回家时就把买的画带回来，一般是在天黑以后；星期天下午他总要走进这間小屋子，成几个鐘点耽下去；把这些画翻出来就着亮光看，檢查画布背面的記号，偶尔也記一点下来。

这些画几乎全都是风景，在近处点綴些人物；这些画标志着他对倫敦的一种无名的反抗，对那些高楼大厦和无穷无尽的街道的反抗；他的生命，他的族人和他这一阶級的生命就是在这儿度过的。偶尔他也会带上一两張画，雇上一部馬車，在进城的路上順便在乔布生行停一下。

这些画他很少拿給人看；他对伊琳的眼光私下很佩服，也許就是这个緣故，他从不向她請教。伊琳很少走进这所小屋子来，偶尔进来也是为了尽主妇的責任。索米斯从不請她看这些画，她自己也从不要看。这在索米斯又是一件不痛快的事。他恨她这样驕傲，私心里却又害怕她。

画鋪的大玻璃橱窗照出他的立影，并且朝着他望。

他的光澤头发压在高帽沿下面，也和帽子一样光彩奕奕；两頰蒼白而瘦削，胡髭剃得很光的嘴唇綫条，坚定的下巴带着一片剃过胡子的淡青色，一件紧腰身的黑外褂扣得很紧，这一切仪表都衬出他是个矜持而有城府的人，心思坚定，表面却装得安詳。可是一双灰色而无情的眼睛，带着紧張的神气，在眉心之間夹出一道縫，凝思地望着他，就好象知道他內心的弱点似的。

他把那些画的名称和画家的姓名一一記了下来，計算一下它們的价值，可是沒有象平时私下計算之后那样感到满足，就向前走去。

六十二号总还可以再敷衍一年，如果他决定造房子的話。目前正是造房子的时候；多年来，現款都沒有这样紧过；他在罗宾

山看到的那块地——就是他在春天下去勘視尼古尔抵押的房产的那一趟——地点真是不能再好了！要是在海德公园三角場的十二哩方圓以內，地价准会上涨，将来卖出去准会賺錢；所以一所房子，只要式样造得好，真正的好，的确是头等的投資。

至于在自己族中成为唯一在乡間拥有住宅的人，这种想法在他倒无所謂；对于一个真正的福尔賽說来，爱好，甚至于社会地位的爱好，只是一种奢侈，只有在自己追求更多的物質享受得到滿足之后，才容許放任一下。

把伊琳迁出倫敦，不讓她有走动和拜客的机会，使她和那些向她脑子里灌輸思想的朋友隔絕！这才是要紧事情！她跟琼的过从太密了！琼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琼。两个人本来是一个血統，在这上面也是旗鼓相当。

把伊琳搬出城去就会一切都解决。她会喜欢那房子，会为了装飾房子忙得很开心，她本来就有审美观念啊！

房子的式样一定要造得好，要造得与众不同，要有把握能卖上好价錢，象巴克司最近造的那所房子，有个高楼的；不过巴克司亲口說过，他那一个建筑师可把他累死了。你跟这班人真是糾纏得沒有个完；他們只要有相当的名气，就会叫你錢花得象流水一样，而且还自鳴得意。

一个普通的建筑师是不行的——一想到巴克司那所房子的高楼，就打断了索米斯聘請普通建筑师的心思。

就因为这个緣故，他才轉到波辛尼的身上。自从那次在斯悦辛家晚宴之后，他就向人打听波辛尼；打听到的很少，但是令人兴奋："是个新派。"

"聪明嗎？"

"你要他多聪明就有多聪明，——稍为——稍为不踏实些！"

他还沒有能打听出波辛尼造了哪些房子，也不知道他收費多少。他得到的印象是条件大約可以由他来决定。这个办法他越想越中意。这叫做利权不外溢；在一个福尔賽家人，这差不多是一种天然的想法；而且即使不能免費，也会得到“最惠国”的待遇——这也說得过去，因为这座房子并不是普普通通的建筑，波辛尼有这个机会，很可以大展才能。

索米斯心满意足地盘算着这件准可以使这个年青人上手的工程；他跟所有福尔賽家人一样，一件事只要有利可图，都是十足的乐观主义者。

波辛尼的事务所就在史龙街，和他的家近在咫尺；在建筑过程中，他可以从头到尾留意他的动靜。

还有，承攬这件工程的就是伊琳最要好朋友的爱人，看上去伊琳也就不会反对离开倫敦了。琼能否結婚說不定就要指望这个。伊琳不能妨碍琼的婚姻，这总講不过去；她决不会如此，他太知道伊琳的为人了。琼也会高兴；这一点他看出对于自己也是有利的。

波辛尼的样子看上去很聰明，可是也有一股子傻劲——这是他最最可爱的地方——好象不大斤斤計較得失；在金錢上面他該是一个容易对付的人。索米斯这样盘算并不是存心欺騙；这种心思是他脑子里天生就有的——任何一个做生意的好手都有这种心思；就在目前，当他穿过人群上罗得門山去时，他周圍千千万万做生意的好手也都是这种心思。

所以，当他带着快慰的心情盘算着，觉得波辛尼在金錢上面該是个容易对付的人时，他实在是符合他这个偉大阶級的不可理解的規律——也就是人性的規律。

他在人群中挤着前进；他的眼睛平时都是注視着自己脚前

的地面，这时忽然被圣保罗教堂的圓頂引得朝上望去。他对这座古老的圓頂特別感覺兴趣；每一个星期中，他不止一次，而是总有两三次在他日常进城的半路上停下来，走进教堂，在走廊上耽上五六分鐘，細看那些石碑上面的名字和碑銘。这座偉大的教堂对他会有这样的吸引力眞是不可理解的事，要末是这个原因，就是这样使他能把心思集中在当天的生意上面。只要他脑子里牵挂着什么特殊重要的事情，或者在办理某一件事情需要他特别精細的时候，他就会毫无例外地走进教堂，信步把一个个碑銘瞧过去，瞧得非常仔細。随后，依旧悄悄走出来，稳步向齐普寨街走去，举止上显得更加专注，好象剛被他擂見了一件他决心要买的东西一样。

今天早晨他也走了进去，可是并不悄悄看那些石碑，而是抬起眼睛望那些圓柱和墙壁間的空档，而且站着一动不动。

他一張仰起的臉就跟許多教堂里的人臉一样，不知不覺地显出一种凜然而深沉的表情；在那座龐大的建筑里，臉色白得就象石灰。他戴了手套的双手握着面前的伞柄，紧紧勒在一起。他把双手举起来。也許他有了什么圣洁的灵感吧！

“对了，”他想，“我一定要有間房把我那些画挂上。”

那天傍晚，他从城里回来的时候，就上波辛尼的事务所去看他。他看見那位建筑师穿了一件衬衫，抽着烟斗，正在一張图上划綫。波辛尼要他来杯酒，索米斯拒絕了，立刻就談到正題。

“星期日你如果沒有什么要紧事情，就跟我上罗宾山看一块地基去。”

“你打算造房子嗎？”

“也許，”索米斯說；“可是不要說起。我只是想領教一下你的意見。”

“好罢。”建筑师說。

索米斯把屋子仔細看一下。

“你这儿太高了一点，”他說。

关于波辛尼的营业的性质和范圍，只要能打听到一点点，总有好处。

“眼前对于我倒还合适，”建筑师回答。“你是用慣了那些漂亮房間的。”

他敲掉烟斗里的烟灰，可是仍旧把空烟斗銜在牙齿中間，大約这样可以帮助他进行談話。索米斯留意到他的两頰一边一个凹洞，就好象是故意吸进去的。

“这样一个事务所你要付多少房租呢？”他問。

“不小，五十鎊，”波辛尼答。

这回答給索米斯的印象很好。

“我想的确是太貴了，”他說。“星期天十一点鐘光景我来找你。”

到了星期日他坐了自备的馬車来找波辛尼，同他坐車子上火車站去。到达罗宾山之后，雇不到馬車，两人就步行了一哩半路到了所說的地点。

那天是八月一日——天气极好，灼人的太阳，万里无云——在那条通往小山的笔直小徑上，两人脚下蹴起一片淡黄的尘土。

“砂砾土，”索米斯說，从側面把波辛尼的上褂望了一眼。上褂两边的口袋里塞了几卷子紙，一只胳臂夹着一根奇形怪状的手杖。索米斯把这些和其他古怪的地方都看在眼里。

誰也不会对自己的装束这样随便，除非他是个聪明人，或者眞的是个海盜；这种放蕩不羈的地方虽則引起索米斯的反感，却使他相当滿意，因为这些都表明这人的某些品質准会給他塌到

便宜。只要这人能够造房子就行，他的衣服有什么关系呢？

“我告訴过你，”他說，“我打算造所房子給家里人来一个出其不意，所以你一个字不要提起。我做事沒有做好之前是从来不講的。”

波辛尼点点头。

“你讓女人知道你的計划，”索米斯紧接着說，“你就永远完成不了！”

“啊！”波辛尼說，“女人都是些魔鬼！”

这种感覚蘊藏在索米斯心里好久了，不过从沒有被他发为語言。

“哦！”他說，“原来你也开始——”他停止不說，可是带着控制不着的憤慨又加上一句：“琼有她的牛脾气——一直是如此。”

“一个天使有脾气也不坏。”

索米斯从来沒有把伊琳称做天使过。在人前夸耀她等于泄漏一項秘密，而且暴露了自己；这样做是違反自己的良心的。所以他沒有答腔。

两人已經走上一条穿过兎場的被人走出来的土路。一条和土路形成直角的車轍引导他們到达一处碎石坑；碎石坑那边远远望見一片茂密树林，就在林边一簇树丛中，一个村舍的烟囱聳了出来。粗糙不平的地面上长滿一球球的茸草，茸草中飞出許多云雀在輕烟似的阳光中翱翔。远远在天边，凌駕在一片連綿不断的田野和籬落之上，是一列高原。

索米斯向前引路，带着波辛尼一直穿到石坑对面最远的地方才停下来。这就是他挑中的地点；可是現在要把这个地点向另一个人洩漏出来，他倒变得忸怩了。

“經管人就住在这村舍里，”他說；“他会給我們預备午飯

——我們还是吃了午飯之后再进行这件事。”

他仍旧領前向村舍走去，一个叫奥列弗的高个子男子在村舍那边迎接他們；他长了一張胖臉和一部花白胡子。午飯时，索米斯簡直不吃什么；他不絕地望着波辛尼，有一两次用自己的綢手帕悄悄地揩額头。飯終于吃完了，波辛尼站起来。

“我敢說你有生意經要談，”他說；“我去四面瞧瞧。”他也不等索米斯回答就大踏步走了出去。

索米斯是这处产业的顧問律师，所以約摸有一个鐘点的时間，他都和經管人在一起，看地样，商量尼古尔和其他押款的事情；然后，就象事后想起来的一样，提起这块建筑地基的事情来。

“你們这些人对我应当把价錢减些，因为我将是第一个来这里造房子的。”

奥列佛搖搖头。

“先生，你看中的这块地基，”他說，“是我們手里最便宜的一块，坡子上面的地还要貴得多呢。”

“你記着，”索米斯說，“我还沒有决定呢；很可能我干脆不造房子。地租太大了。”

“我說，福尔賽先生，你放弃就太可惜了，而且我覺得是一个失着，先生。在倫敦附近沒有一块地方有这样的风景的，从各方面講，也沒有比这里更便宜的了；我們只要登一个广告出去，就会引来一大堆人要它。”

他們相互望望。两个人的臉色都說得很明白；“我承認你做生意的手段不錯，可是要我相信你一个字那是休想。”

“好罢，”索米斯又重复一下，“我还沒有决定呢；这事很可能不算数！”說了这几句話之后，他就提起阳伞，把一只冰冷的手伸到經管人的手里，也不握一握对方就縮了回来，走到門外阳光下

面。

他一面深思，一面緩緩向那片地基走回去。他的本能告訴自己，那个經管人說的全是眞話。是一块便宜地基。妙者是他知道这个經管人并不眞正認为便宜；这就是說他自己的直覚仍旧胜过了对方。

“不管便宜不便宜，我决定买下，”他想。

許多云雀在他的脚前脚后飞起来，空中到处飞着蝴蝶，野草发出淸香。从树林那边襲来鳳尾草的鮮美气息，鴿子躲在树林深处咕咕叫着，远远随着暖风飄来敎堂里有节奏的鐘声。

索米斯眼睛望着地上走着，嘴唇时張时合，好象預期有一块美肴到嘴似的。可是到达基地时，波辛尼却哪儿也看不見。等了一会儿之后，他穿过兎場向山坡的方向走去。他几乎想大声叫喚，可是又怕听到自己的喉嚨。

兎場上就象大草原一样寂寞，只有兎子穿进自己洞穴的簌簌声，还有云雀的歌声，打破这片沉寂。

索米斯，这个偉大福尔賽軍队的先鋒，在他向这片荒野的文明进軍中，覚得自己的兴头下去了；这片寂靜，和无影无形的歌声，温暖芳香的空气使他有点悚然。当他已經开始沿着原路要走回去时，終于望見了波辛尼。

那位建筑师正四仰八叉躺在一棵聳立在坡沿上的大橡树下面；树身老得已經皺裂，上面枝叶紛披，占了好大一块面积。

索米斯碰一下他的肩膀，建筑师立刻抬起头来。

“哈！福尔賽，”他說，“你房子的地基我給你找着了，就在这里！你看！”

索米斯站着望一下，然后冷冷地說：

“你也許很聰明，可是这块地基又要我多花上一半的价

錢呢。”

“价錢滚它的，老兄。你看看景致！”

几乎就从他們的脚下展开一片熟禾，在远处沒入一丛深暗的杂树中。一片田野和篱落的平原一直伸展到天边，和远处灰青的高原連接起来。从右边可以望得見泰晤士河細成一条蜿蜒的銀綫。

天是那样的藍，日光是那样的明媚，就象这片景色終年在被夏日的风光籠罩着。薊草的茸花在他們四周飞上飞下，好象被大气的靜謐熏醉了似的。热气在熟禾上面跳着舞，还有，四面八方都洋溢着一种柔和的不識不知的嗡嗡声，好象是灿烂的分秒喃喃地在天与地之間举行着宴乐。

索米斯凭眺着。在他的胸中不由而然涌起一串感想。住在这里，終日对着这一切景色，而且能够把这些指給自己的朋友看，而且談論它，而且占为己有！他的两頰紅暈起来。这里的温暖、明媚、光热正在透进他的感官，就如同四年前伊琳的絕色透进他的感官，使他渴想占有她一样。他偷望波辛尼一眼，波辛尼的眼睛，就是老乔里恩的馬夫說的半馴服的野豹的一双眼睛，好象正在縱眺着这片风景。阳光剛好照上这个家伙臉上的那些尖角；高顴骨、尖下巴、隆起的眉峰；一張粗野、热心、而悠然自得的臉；看得索米斯心里甚为不快。

柔和的微风吹过庄稼，一股热气向他們迎面扑来。

“在这里給你造一所房子，可以使誰都要眼热，”波辛尼說，两人間的沉默总算打破了。

“我要說，”索米斯冷冷地回答，“你不用掏腰包啊！”

“大約花个八千鎊，我可以給你造一座宮殿。”

索米斯臉色灰白——他的内心正在掙扎着。終于眼睛垂下

来，他执拗地說：

"我出不起。"

随后，仍旧由他領先，东張西望地走着，带着波辛尼回到原来那块地基来。

两人在这里花了相当长的时間詳詳細細計划房子怎么造，后来索米斯又回到經管人的村舍里去。

半小时后，他走了出来，和波辛尼一起向車站出发。

"哦，"他說，嘴唇差不多都不張开，"我終究买下你看中的那块地基了。"

他又沉默下来，內心里糊里糊涂地辯論着，怎么这个他一向鄙視的人偏偏会打消他原来的决定。

第五章

一个福尔赛家庭

索米斯和住在这偉大倫敦城里千百个和他同一阶級同一年代的开通人士一样，都知道紅絲絨椅子已經不时新，都知道近代意大利大理石人群雕象是“过时”的玩意儿；而且，都能够尽量使自己的房子赶得上时髦。这就是索米斯的房子：一个銅門环样式就非常別致，窗子已經全部改装成向外开，窗口都吊着花草箱，里面栽满了耳环草；屋子后面是一座綠磚鋪的小院子（是这座房子的特色），四周放了許多緋色的八仙花，都栽在孔雀藍的大花盆里。一張皮革顏色的大日本阳伞几乎擋着整个院子的尽头；这样可以遮着院子外面好奇人的視綫，使屋子里住的人或者客人坐在伞下一面喝茶，一面从容地察看索米斯最近搜集来的小銀盒子。

屋內的装璜以拿破侖时代和威廉·莫里斯① 为主。就面积而論，房子也相当寬敞；有无数的小角落，收拾得象許多鳥窠一样；許多小銀器摆設就象下的鳥蛋。

在这一般說来是十全十美的环境中，却有两种考究的心理在抵触着。女主人的考究是孤芳自賞，頂好是住在一座荒島上；男主人的考究就好比是一种投資，是为了自身的发展而經营它，

他所遵守的規律也就是商业竞爭的規律。是这种商业竞爭的心理使索米斯早在馬罗堡中学做学生时就考究起来，他是第一个在夏天穿起白背心，冬天穿起花呢背心的人；在公共場所出現时，他决不使自己領带縮到硬領上面去；给奖日要当着一大群人朗誦莫里哀之前，非要把自己的漆皮鞋拂拭一下不可。

他逐漸变得象許多倫敦人一样，一定要做到无疵可击；你决不可能想象他有一根头发弄乱，一条領子沒有浆平，或者一根領带打得不直，便是相差这么八分之一的英吋也不行！不洗澡决計不能出門——洗澡也是时髦；而那些出門不洗澡的人，在他的眼中是多么可鄙視啊！

可是伊琳，你可以想象得到，却象一些水神在路旁清流中浴着水，純粹为了消受一下凉爽，和在水中能照見自己美丽的身体。

在这遍及整幢房屋的矛盾中，女的退却了。就象当年撒克逊民族和凱尔特民族繼續在国内进行着斗爭时一样，在气質比較容易接受外来影响的一方就逼得接受一种傳統的上层建筑。

因此，这座房子便变得和千百幢其他有远大目标的房屋非常相似，人家提起来都說："索米斯·福尔賽夫妇的那座頂爱人的小房子，很别致呢，亲爱的——的确考究！"

原来索米斯平日是讀詹姆士·毕波第，湯姆斯·艾根和爱曼尼艾尔·斯巴儿諾莱蒂的小說的；这些作家，事实上是倫敦中上流人士稍稍自命风雅一点的，都会讀的；虽則房屋装飾是不同性質，可是用这句話来形容却一样适当。

在八月八日的傍晚——离那次远征罗宾山不过一星期之

① 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詩人兼社会主义者，在1861年曾和一批人从事于屋內装飾业，起了很大影响。

久——就在这所“很别致呢，亲爱的——的确考究”的房子的餐室內，索米斯和伊琳在坐着用晚餐。星期天的晚餐吃热菜也是这个人家以及别的許多人家共有的一点出色时髦玩意。結婚的生活一开始，索米斯就定下这一条家法：“星期天佣人一定要給我們預备热晚餐——他們除掉拉手风琴之外，并沒有别的事情干。”

这条家法并沒有引起革命。原来佣人都忠于伊琳——这在索米斯是相当可恨的事情——伊琳呢，虽则把一切根深蒂固的傳統都不放在眼里，但对人性喜爱热食这个弱点却認为有权利享受一下。

一对幸福的夫妇坐在那張漂亮的花梨木的餐桌那儿，并不对面坐，而是斜坐着；吃飯也不鋪桌布——这也是一种出色的考究玩意——两人到現在为止，还沒有說过一句話。

索米斯喜欢在晚飯时談生意，或者談自己买了些什么；只要他有話談，伊琳的沉默并不使他感覺不安。今天晚上他偏偏覺得講不出口。整整一个星期来，他心里一直都盘算着造房子的事，現在打定主意要告訴她了。

既要把心里話講出来，然而又感到心神不宁，这使他深深着恼；她沒来由使得他这样——夫妇是一个人。自从坐下来之后，她連望都不望他一眼；不知道这半天她肚子里究竟想些什么。一个男人象他这样地工作，給她賺錢——对了，給她賺錢，而且心里还带着創痛——而她却坐在这里，望着——就好象看見房間墙壁合攏来那样望着，这令人太难堪了；足可以气得一个男人站起身离开餐桌。

粉红灯罩的灯光落在她頸子和胳臂上——索米斯喜欢她穿露肩的晚服吃飯，这給他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多数亲友在家里吃

晚飯时，他們的妻子頂多穿上自己最好的便服，或者吃茶的长服，哪有这样排場。在这片粉紅色的灯光下，她的琥珀色的头发、白皮肤和深褐色的眼睛形成奇异的对照。

哪一个男人能够有这样美丽的一張餐桌呢，这样色彩深厚，还放了象星星一样的嬌嫩的玫瑰花，紫紅顏色的玻璃杯和古色古香的銀器皿；哪一个男人能够有坐在桌子旁边的这个女子更美丽呢？在福尔賽家的人里面，感激并不是一件德行；他們全是一脑門子的商业竞爭和常識，根本就沒有功夫想到这上面来；所以索米斯这时候只感覚到一种几乎象是痛苦的气忿，覚得自己并不能真正占有她，并不能象自己权利規定的那样占有她；他不能象伸手摘下这朵玫瑰花一样，把她摘下来，嗅出她心里的眞正秘密。

在其他的財产方面，他的銀器，他的画，他的房子，他的投資，他都能感到一种隐秘而亲切的感情；在她身上，沒有。

在他自己这座房子的墻上，到处写着有字②，都說她天生不是他的人；他的生意經气质抗議这种神秘的警告。他娶了这个女子，使她成为自己的人，現在却說他頂多只能占有她的肉体——其实能眞正占有她的肉体也好，他連这个也开始怀疑了——在他看来，这簡直違反一切法律上最基本的規定——財产法。如果有人問他可要占有她的灵魂，这問題当会使他覚得幼稚可笑。可是他的确就想如此，而墻上的文字却說他永远不会做到。

她永远不做声，永远推一推动一动，厌恶他但表面却不露痕迹；她好象深怕自己的一言一动或者一个暗示会使他誤解她喜

① 暗用旧約但以理書伯沙撒王受天譴事：“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墻上写字，…… 上帝已經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当夜迦勒底王伯沙撒被杀。”

欢他似的；所以他問自己：难道我要永远这样下去嗎？

他跟他这一代多数的小說讀者一样（索米斯就是酷爱讀小說的），人生观往往带上文学的色彩；他染上的見解是，这不过是时間問題。到后来，丈夫总得获得自己妻子的欢心的，便是在那些以悲剧結束的小說里——这类書他本来不大喜欢——那个做妻子的临死时总要說些感动的忏悔的話；或者如果死掉的是丈夫的話——这种想法太丧气了——她也会悔恨交集地扑倒在他身上。

他时常带伊琳去看戏，出于本能地选擇了那些描写現代交际生活中夫妇問題的話剧，所幸的这些問題和眞实生活中的夫妇問題幷无相同之处。他发現这些戏的收梢也是一样；便是里面有个情人，結果也仍旧是大团圓。索米斯看着戏时，倒是时常同情那个情人；可是等到跟伊琳坐上馬車回家，还沒有到門口就被他发現这样是不行的，还幸亏那出戏有那样的收梢。当时有一种类型的丈夫很时髦，就是一种剛强，比較粗卤，然而极端正常的那种男子；这种人在剧終时特别順利；索米斯对这种人实在不同情，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处境，甚至于会对这种人表示厌恶。可是他迫切需要做一个順利的甚至于“剛强”的丈夫，这一点他是深深知道的，因此虽則这种厌恶的根源出于他的隐秘的殘忍天性，可能由于造化的反常作用造成的，他却从不吐露出来。

可是伊琳今晚却是异乎寻常地沉默。索米斯从来沒有看見她臉上有过这样的表情。本来异常的东西总是引起人們恐慌，所以索米斯也着慌起来。他吃完最后的一道小吃，催促女佣用銀畚箕把桌上的面包屑扫掉。女佣离开室內之后，他把杯子斟满了酒，就說：

“下午有人来嗎？”

“琼。”

“她来想些什么？”这是福尔赛家的一种口头禪，認为人家不論到哪里，总是想些什么。“来談她的爱人嗎，我想？”

伊琳沒有回答。

“在我看来，”索米斯接着說，“好象她待她爱人比她爱人待她好。她总是到处跟着他。”

伊琳的眼光使他感覚不安起来。

“你講这种話沒有道理！”她高声說。

“为什么不能說？誰都可以看得出来！”

“他們看不出，就是看得出来，这样講也不成話。”

索米斯再也沉不住气了。

“你眞是个好妻子！”他說，可是暗地里却弄不懂她的回答为什么这样激烈，这跟她平日为人不象。“你跟琼太热火了。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她現在擒到海盗，才不把你放在心上呢，你慢慢就会明白。可是你們将来也不会时常見面了，我們要住到乡下去。”

他很高兴借一番发作把这項消息揭露出来。他指望对方会惊叫出来；可是話說出之后，伊琳仍是一声不响，他又着慌了。

“你好象并不感覚兴趣，”他逼得又加上一句。

“我早知道了。”

他狠狠望她一眼。

“誰告訴你的？”

“琼。”

“她怎么会知道的？”

伊琳沒有回答。他弄得又沮丧又不好过，就說：

“这对波辛尼是件美事；可以从此出头了。我想琼全部都告

訴你了吧？”

“对了。”

又是一陣沉寂，于是索米斯說道：

“我想你是不想去的，是嗎？”

伊琳沒有回答。

“我眞弄不懂你想些什么？你好象在这儿永远住得不滿足。”

“我滿足不滿足反正跟造房子沒有关系，可不是？”

她拿起那瓶玫瑰花走了。索米斯仍旧坐着。难道他签定那張合同就为了这个么？难道他預备花上万鎊左右的錢是为的这个么？波辛尼那句話他又想起来了：“女人都是魔鬼！”

可是沒有一会，他的气就稍稍平复下来。事情可能弄得还要糟些。她可能大发其脾气。他原来指望的并不止这一点点的不快。总算是运气，有琼替他打破这个僵局。她一定是从波辛尼那里打听出来的；他早就該見到这一点了。

他点起香烟。伊琳总算沒有大哭大鬧！她会自己轉弯的——这是她最好的地方；她冷僻，可是并不別扭。那張油光刷亮的餐桌上歇着一只甲虫；他一面向甲虫噴着烟，一面冥想着那座房子。耽心沒有用处，赶紧造好了。她将会坐在日本阳伞下面做着針綫，一直坐到天黑。一个美丽的温暖的夜晚……

事实是那天下午琼眼睛笑眯眯地跑了来，說“索米斯太好了！对菲力眞是一件美事——他恰恰就需要有这样一个机会！”

她看見伊琳臉上仍旧是不开心和茫然的样子，就說下去：

“当然是你們在罗宾山的房子。怎么？你难道不知道嗎？”

伊琳原来并不知道。

“哦！那么，我想我不該告訴你的！”她不耐煩地望着自己的好朋友，又叫道：“你看上去好象毫不关心似的。你知道，我一

直巴望的就是这个——他一直要找的就是这种机会。你現在可以看看他的本領了；”这样一来，她就把事情的經过全部吐了出来。

自从她訂婚之后，琼好象对自己好朋友的处境已經不大感到兴趣；她跟伊琳在一起时都是談些自己的私房話；尽管她对伊琳的身世充滿怜惜，可是有时候仍旧不免在微笑中露出一点又象是怜憫、又象是瞧不起的神气，那意思好象說：这个女子在自己一生中鑄成这样一件大错——这样可笑的錯誤。

“連內部装修也由他包下来——由他一手經办。这簡直——”琼大笑出来，小身体快活地顫动着；她举手击一下白紗窗帘。“你知道我甚至还求过詹姆士爷爷——”可是忽然不愿意提起那次不快的事情，她又停止不說；过了一会，看見自己的好朋友簡直不大理会这件事，就起身走了。她走到人行道上时回过头来看看，伊琳仍旧站在門口。她招一下手，表示告别，可是伊琳并沒有答禮，只是用手摸着額头，慢慢轉过身去，把門关上……

不一会，索米斯走进客厅，从窗口窺望着伊琳。

她坐在日本阳伞的影子里，一动不动，雪白的肩上的花边随着她胸口的微微起伏顫动着。

可是这个沉默的人儿，在黑地里坐着一动不动，好象有股温暖劲儿，一股蘊藏着的热情，就好象她整个的人都在激蕩着，而且在她的內心深处正在起着某种变化。

索米斯乘人沒有瞧見，又溜回餐室去了。

第 六 章

詹 姆 士 細 描

索米斯决定造房子的事不久便在族中傳遍了；任何跟財产有关的决定都准会在福尔賽族中引起騷动，这事也是如此。

这不能怪索米斯，因为他本来决心不讓一个人知道的。是琼一肚子話按捺不下去，告訴了史木尔太太，而且只許她告訴安姑太，别人都不許告訴——琼認为这样会使安姑太高兴，这个老宝貝——原来安姑太近来已經有多日不下楼了。

史木尔太太立刻就去告訴安姑太；安姑太倚在枕头上，一面微笑，一面用她清晰而顫动的老喉嚨說：

“这对琼儿很好；不过我希望他們小心些子——相当危险的！”

当室内重又只剩下安姑太一个人时，她紧紧皺起眉头，就象一片烏云发出明天下雨的警告似的。

这多天来她躺在那里，一直都在加强着自己的意志力；这也表現在她臉上和嘴角上紧縮的动作。

每天早上，女仆斯密沙儿——她是从做女孩子时候就服侍安姑太的，安姑太講起她来都說“斯密沙儿，是个好丫头；可是那么慢！”——每天早上女仆斯密沙儿都要为安姑太举行那古老的

最重要的梳妆仪式，而且极其拘謹刻板。她从雪白紙盒中把那些隐秘的花白扁发取出来——这些个人尊严的标記——安全地放在女主人的手中，然后轉过身去。

天天裘丽和海絲特两位姑太都要来向安姑太报告悌摩西的动静；尼古拉新近有些什么事情；琼儿有沒有說服乔里恩把婚期提早些，因为波辛尼先生已經替索米斯盖房子了；小罗杰的媳妇是不是眞的——有喜了；亚其开刀的結果好不好；斯悦辛在威格摩尔街的那座空房子——从前那个房客把錢用光了，而且是那样对他不好——他怎么办的；尤其是索米斯；伊琳是不是仍旧——仍旧要分房呢？每天早上，斯密沙儿都要听到这段吩咐："今天下午我要下楼了，斯密沙儿，大約两点鐘光景。我要你搀着我，在床上躺了这么多天了！"

史木尔太太告訴了安姑太之后，又告訴了尼古拉太太，并且叫她严守秘密；尼古拉太太为了要証实这件事，就去轉問維妮佛梨德·达尔第，当然是因为她是索米斯的妹子的緣故，这件事她想来全都知道。从达尔第的嘴里慢慢又兜了过来，傳到詹姆士的耳朵里。詹姆士听了很是生气。

什么事情都不告訴他，他說。可是他并不徑自去找索米斯本人——他有点害怕索米斯那种諱莫如深的派头——反而拿起伞跑到悌摩西家里来。

他看見史木尔太太和海絲特姑太（这消息她也告訴了海絲特——她很可靠，而且向来懶得講話），都已經心里有数，其实是急于想談。她們覺得，索米斯肯用波辛尼先生，这在他眞是好事，可是相当危險。乔治給他起的一个什么綽号？"海盜呀！"多么滑稽！可是乔治一向就是那样滑稽！不过，总还是在家里人里面，肥水沒有落外人田——她們認为总得把波辛尼先生眞正

看做家里人，不过又覺得很古怪。

詹姆士这时插嘴說：

“他是怎样的誰也不曉得。我不懂得索米斯要这种年輕小伙子有什么用处。敢說是伊琳从中說了話。我要找——”

“索米斯，”裘丽姑太拦住說，“告訴波辛尼說，他不愿意把这件事声張出去。他不喜欢人家談起，这是肯定的，而且要是悌摩西知道的話，他就会很嘔气，我——”

詹姆士用手貼着耳朵：

“什么？”他說。“我聾得厉害。大概人家講話都听不見了。爱米丽害脚趾头。我們要等到月底才能起身上威尔斯去。总是有事情！”他要打听的已經全部打听到，所以戴上帽子走了。

下午天气晴朗，詹姆士穿过公园向索米斯家走去；他打算在索米斯家里吃晚飯，因为爱米丽害脚不能起床，萊西尔和茜席丽又往乡間探望朋友去了。他沿着罗登路靠灣水路这面一条斜徑穿向武士場的大門，路上通过一片草場；草場上的草又短又枯焦，上面散布着一些晒黑的綿羊，一对对男女在椅子上坐着，有些陌生的流浪者伏在地上，望去就象是战爭浪潮剛在战場上卷过，橫陈着許多尸体一样。

他傴着头走得很快，两边望都不望一下。这座公园原是他一生战斗的战場；可是眼前公园里这些景色却引不起他的任何思緒或者遐想。这些从生存竞爭的压迫和紛扰中投出来的尸体，这些从机械单調的日常生活中偸得片刻淸福的相互偎倚的爱侶，在他心中喚不起任何幻覚；这类想象在他是老早过去了；他的鼻子就象一头綿羊的鼻子一样，只是紧紧凑着它嚙食的草場。

他的一个房客最近时常拖欠房租，这对于詹姆士成了一个严重問題，还是立刻把这房客攆出去呢，还是不攆，攆的話，房子

可能在圣誕节前租不出去，这个风險耽不耽？斯悦辛的房子不久以前租的价錢就很坏，不过这是活該——他手里放得太久了。

他一面用平稳的步伐走着，一面盘算着这件事，小心地握着阳伞的木柄，就在弯柄下面一点点，这样既可以使伞尖不碰到地，又可以不磨坏中間的伞綢。他傴着瘦削的高肩膀，两只长腿动得又快又机械地准确，就这样穿过公园；园内的太阳以它明亮的火焰照耀着許多閑散的人們，照耀着无数从园外爭財夺利的无情斗爭中来的人証，而他却象陆栖的鳥儿在飞越一片大海。

他从亚尔勃特門出来时，覚得有人碰一下他的胳臂。

原来是索米斯；他从事务所出来，走毕卡第里大街背阴的一面回家，忽然和他走上并排了。

“你母亲病在床上，”詹姆士說；“我正上你家里去，不过也許对你不方便吧？”

表面上，詹姆士和他这个儿子显得很冷淡，这是福尔賽家的人特别的地方；可是尽管如此，父子之間并不是沒有感情。也許双方都把对方当作一种投資看待；他們相互都很关怀对方的幸福，而且也喜欢和对方碰头，这是肯定的。至于那些比較切身的生活上問題，两个人从来不吐一字；当面也不肯流露出任何深切的感情。

把这父子两人紧結在一起的是一种非语言分析所能形容的东西，它深藏在国家和家族的組織里——据說血比水濃，而这父子两个都不是冷血动物。其实，拿詹姆士来說，儿女之爱目前已經成为他生存的主要目的了。有这些等于自己一部分的人，可能一朝把自己积賺下来的錢傳到他們手里，这是他积錢的根本原因；一个人活到七十五岁，除掉积錢之外，还有什么事能給他快乐呢？生命的核心就是为自己的儿女积錢啊！

尽管詹姆士那样以牺牲者自居，在全倫敦城里——倫敦是他的活动中心，他占有它那么多，而且对它抱有那么深厚的无言的爱——可再沒有比他更正常的人了（如果說正常的主要征候，象人家告訴我們的，就是保护自己，不过悌摩西肯定說做得太过分了）。他具有中等阶級的那种惊人的正常性情。他比他所有的弟兄都正常：乔里恩意志坚强，但偶尔也会心軟下来，来一套他的哲学；斯悦辛怪念头太多；尼古拉能力强，反而因此吃苦；罗杰是企业迷；只有詹姆士是眞正的折衷派；在諸兄弟中，他的头脑和外表都最不惊人，就因为这个緣故，很可能永远活下去。

詹姆士比他其余的弟兄把"家族"看得更重要，更加宝貴。他对人生的态度永远具有一种原始的温存，他爱一家人坐在爐边，他爱听閑是閑非，爱听抱怨和訴苦。他所有的主意都是从家族这个大心灵里提炼出来的，就象从牛奶桶里提炼出奶酪似的；通过自己的家族，他还汲取千百个同样性質的其他家族的心灵。他經常上悌摩西家里去；年年如此，每星期如此——坐在那間临街的客厅里——大腿交叉着，雪白的腮須包着下巴剃得很光的嘴——看着这个家族的牛奶桶徐沸着，奶油从下面升上来；这样他离开时就会覺得有了依靠，耳目一新，心身俱泰，那种快活的感覚眞是无法形容。

在他自我保存本能的坚石下面，詹姆士还是有許多軟心腸；上悌摩西家里跑一趟等于在母亲膝上消磨一个鐘点；他自己渴望鉆在家族的卵翼下得到庇护，从而也影响到他对自己儿女的感情；一想到自己的儿女在金錢上，健康上，或者名誉上直接受到社会的虐待，他就象做着恶梦一般。当初他的老友約翰·斯瑞特的儿子自愿从軍时，他搖搖头大不以为然，不懂得約翰·斯瑞特怎么会答应这种事情；后来小斯瑞特被土人的标枪戳死了，

他感到非常痛心，有心到处去找人談，目的就为了說："他早知道会是怎样結果——他对待儿女的性子太急了！"

那一次他的女婿达尔第做石油股票投机失敗，經济上周轉不灵时，詹姆士眞为这件事煩得不成样子；好象一切荣华的丧鐘都敲起来似的。足足有三个月的功夫，还加上往巴頓—巴頓去休养了一趟，才使他心情恢复过来；想起来眞是可怕，这一次事件，要不是他——詹姆士——拿出錢来，达尔第的名字早已列进破产的单子了。

由于他的生理組織极其健康，一碰到耳朵有点痛，他便以为自己快死了；老婆和儿女偶尔生病，他就認为这是和他个人过不去，是老天有意干扰他，要破坏他的心情宁靜；可是除掉自己的至亲骨肉以外，别人有病他都絲毫不相信，每次都要再三跟他們說这是太不保养肝脏的緣故。

他有一句口头禪："他們不生这个病才怪呢。我假如不当心的話，自己也会生上！"

今天傍晚他上索米斯家来的心情很坏，覺得自己过的眞倒霉；爱米丽害脚，萊西尔在乡下閑蕩；誰也不同情他；还有安姊，她病了——过得了过不了夏天都很难說；他已經去了三次，她都沒有能和他見面！再加上索米斯忽然想到要造房子，这件事非得問一下不可。至于索米斯和伊琳搞不好，他不知道会弄出什么結果——也許会鬧得不堪設想！

他走进蒙特貝里尔方場六十二号时，就是这样整个儿鼓不起劲来。

时間已經是七点半，伊琳換了晚服，正坐在客厅里。她穿的就是那件金色长袍——这件衣服已經穿过三次，一次赴宴，一次晚会，一次跳舞会，現在只好家常穿穿了——胸口被她鑲上一串

花边；詹姆士眼睛立刻就落在上面。

"你的衣服在哪儿买的？"他带着着恼的声音說："我从来看不見萊西尔和茜席丽穿得有一半这样漂亮过。这个玫瑰別針可不是真的吧？"

伊琳向他凑近些，讓他看出自己的錯誤。

她这样恭謹柔顺，同时身上微微发出一陣醉人的香水味；使詹姆士不由得心軟下来。可是自重的福尔賽家人都不肯一下就屈服；所以他只說：他不知道——大概她在服飾上可着实花一笔錢呢！

鑼声响了，伊琳用自己的胳臂挽着詹姆士的胳臂，領他走进餐室。她把他坐在索米斯平日的座位上，就在她左手的側面。这里灯光柔和，他可以看不見天色逐漸暗下来而感到煩恼；她开始跟他談起他自己的事情来。

不多一会，詹姆士就覚得自己的心情起了变化，就象水果在阳光中无形中变得熟透一样；这感覚象是有人在撫爱你，贊許你，嬌慣你，然而实际并沒有受到任何撫爱或者听到任何贊許。他覚得吃下的东西很好受；在家里他就沒有覚得这样好受过；他喝的一杯香檳酒很美，待問到牌子和价錢时，原来这种酒他自己就儲藏了一大批，可是从来不能上口，这使他詫异之极；当时就发狠要找他的酒商說自己上了当。

他本来低着头吃菜，現在抬起头来說：

"你們这儿的好东西真不少。这个篩糖的瓶子花了多少錢？敢說很値錢呢！"

对面墻上挂的一張画就是他送給他們的；他看上去特別中意：

"沒有想到有这样好！"他說。

飯毕，三人站起来上客厅去，詹姆士紧跟在伊琳后面。

“这才是一頓精而不多的晚飯，依我的說法，”他咕嚕着，快活地向伊琳的肩头呼着气；“沒有大魚大肉，而且也不太法国味儿。可是在家里我就吃不到。我的厨娘一年拿我六十鎊錢，可是那个女人就不会給我做这样的晚飯！”

到目前为止，他还沒有提起造房子的事；后来看見索米斯推說有事，自己上楼去了（就是頂上他放画的那間小屋子），他也就不提。

剩下詹姆士跟媳妇对坐。那杯香檳，和飯后的一杯上等甜酒，使他仍然兴致很好。他对媳妇覺得很亲热。的确是个惹疼的孩子；听你講，而且好象也懂得你講的意思。詹姆士一面談話，一面不断留心她的身腰，从脚上青銅色的鞋子一直看到她卷发上面那些金色的波紋。她倚在一張拿破侖时代的大圈椅上，肩头貼着椅背的上部——笔直的身体看上去仍是那样腰肢婀娜，走动时微微搖摆，就象是貼在爱人的手臂里一样。她唇边带着微笑，眼睛半睜半閉。

也許是因为見她风度这样迷人而起了戒心，或者消化受到阻碍，詹姆士突然变得哑口无言了。他記得从前就沒有和伊琳单独在一起过。当他眼望着她时，不由而然有一种异样感覺，就象碰上什么古怪而陌生的东西一样。

她心里在想些什么呢——这样靠在那里？

这一来，他重又开口时，声音就变得严厉了一点，好象剛从一个甜梦中被人喚醒一样。

“你成天干些什么呢？”他說。“你从来不上公园巷来！”

她好象提了些勉强的理由。詹姆士眼睛并沒有朝她望；他不想知道她是眞要回避他們——这太叫人难堪了。

"我想事实是,你抽不出空来。"他說:"你总是跟琼在一起。我想,她跟她男朋友在一起时,你对她是有用的,总得有人带着,其他有些事情上也有用。他們告訴我,她現在从不耽在家里;你的大伯乔里恩他很不痛快,我想,弄得簡直沒有人陪他。他們說她永远吊着那个波辛尼小子;我敢說他每天都上这儿来。你覚得这个人怎么样?你覚得他这人头脑清楚嗎?我看不成。敢說女的比男的强多啦!"

伊琳的臉色紅起来;詹姆士留神看她,有点儿疑心。

"也許你不大了解波辛尼先生的为人,"她說。

"不了解他的为人?"詹姆士冲口而出:"有什么不了解?你可以看出他就是那班艺术家里的一个。人家說他聰明——人家全都当作他們聰明。你知道他比我清楚。"他又接上一句;怀疑的目光又盯她一下。

"他在替索米斯打一所房子的图样,"伊琳輕輕地說,显然想要把事情扯开去。

"这使我想起我正要說的話来,"詹姆士接着說;"我不懂得索米斯要这样一个年輕人有什么用;他为什么不找一个第一流的建筑师呢?"

"也許波辛尼先生就是第一流呢!"

詹姆士站起来,低着头打了个轉身。

"就是这样,"他說,"你們这些年輕人,总是站在一起;你們都自以为比别人懂得多!"

他的瘦长个子横阻在她面前,豎起一个指头指着她胸口,就象对她的美貌提出控訴似的:

"我只有这样一个意見,这些艺术家,或者不管他們自己称呼什么,这些人都是极其靠不住的;还有,我对你的忠告是,这种

人你最好不要理睬!”

伊琳笑了；她嘴唇的綫条显出一种古怪的挑斗。适才的恭謹柔顺好象已經消失了。她胸口起伏着，好象心里很气憤；她从椅子靠手上把两只手抽回来，直到指尖抵着指尖；一双深褐的眼睛用意莫测地望着詹姆士。

詹姆士忧郁地打量着地板。

“我告訴你我的看法，”他說，“你可惜的是沒有一个孩子；否則的話，你的心情就会有所寄托，也有事情做了!”

登时，伊琳的脸色沉了下来，連詹姆士都覚察到在那件柔軟的綢花边和綢衣服下面，整个身体变得坚硬起来。

他覚得話不对头，自己也着慌起来；跟多数缺乏勇气的人一样，他立刻就想用压力說服对方。

“你好象不大喜欢出去跑。为什么不跟我們坐馬車上赫林汉馬球会溜溜呢？隔个些时上上戏館子。你这样的年紀应当事事感覚兴趣。你还是个年輕的女子啊!”

她脸上的神色更加不快了；他覚得不自在。

“哦，我是一点儿不知道，”他說；“人家什么事情都不告訴我。索米斯应当照顧得了自己。他如果照顧不了自己的話，他也休想找上我——就是这样——”

他咬着食指的骨节，用冷淡而严厉的眼光偷看一下媳妇。

他发現她的眼睛也正在注視着自己，充滿了不快和深思；两人的眼光剛好碰上；他住口不說，微微有点出汗。

“哦，我得走了，”他停了一下說；一分鐘后，他站起来，带点诧异，好象指望有人留他似的。他伸手給伊琳握一下，由伊琳領他到門口，把他送到街上。不，他不要叫馬車，他要走走，請伊琳替他向索米斯道晚安，如果她要散心的話，那么，不管哪一天，他

都可以带她坐馬車上里西蒙跑一趟。

他回家上了楼；爱米丽一天一夜沒有能睡，剛睡着就被他叫醒；他告訴爱米丽說他有个感覺，好象索米斯家里事情弄得很糟；在这个題目上，他滔滔不絕談了半个鐘点，最后說自己今晚休想睡得着；說完翻了一个身，立刻打起鼾来。

在蒙特貝里尔方場那边，索米斯已經从画室里出来；他隐在楼梯上端，站在那里望着伊琳整理当天送来的最后一批信件。她轉身走进客厅；可是一分鐘不到又走出来，站在那里象在傾听；后来悄悄上楼，臂上抱了一头小猫。索米斯看見她低头望着那个小动物，那东西正向着她的頸子呼气。为什么她不能这样望着他呢？

忽然間她看見他了，臉上立刻变色。

“有我的信嗎？”

“三封。”

他站在一边，伊琳沒有說第二句話就进了臥室。

第七章

老乔里恩做冒失事

就在同一天下午，老乔里恩从劳德板球场① 出来，原想跟平时一样回家去。汉弥尔登胡同还没有到，他已经改变主意，叫了一部马车，告诉马夫上威斯达里亚大街一个地方去。他下了决心了。

这个星期里，琼简直不耽在家里；她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简直不陪他；事实上，自从和波辛尼订婚之后，就没有陪伴过。老乔里恩从来不跟她说要她陪他。他就不习惯央求人家什么！琼现在一脑门子只有一件事——波辛尼和波辛尼的事业——因此把乔里恩搁浅在自己的大房子里，领着一大堆佣人，从早到晚找不到一个人讲话。他的俱乐部在粉刷内部，暂不开放；他的董事会在休会期中；因此进城也无事可做。琼曾经要他出门走走，她自己却因为波辛尼在伦敦，不肯去。

可是老乔里恩一个人上哪里去呢？一个人上国外去总不成；航海使他的肝脏受不了；他又不喜欢住旅馆。罗杰上了一处温泉疗养地去——他这样年纪的人可不来这一套，这些新里新气的地方全是骗人！

他用这些公式缚上自己，使自己日趋孤寂；他脸上的皱纹加

深了，一張在平日是那样剛强宁靜的臉，現在却被忧郁盘据着，眼睛里的神气也一天天变得忧郁起来。

因此，今天下午他就穿过圣約翰林走这一趟，这里，一幢幢小房子前面，一丛丛青綠的刺球花，剪得圓圓的，上面洒上金黃的阳光；家家小花园里夏天的太阳都象在欢宴。他看得很有意思；向来一个福尔賽家人走进这个地区沒有不公开表示不以为然，然而却暗暗感到好奇的。

馬車在一所小房子面前停下，房子是那种特殊的鈍黃色，表明已經好久沒有粉刷过。房外有个园門，和一条簡陋的小徑。

他下了馬車，神色极端鎮靜；一个大脑袋，下垂的胡子，两鬢白发，身体笔直，戴了一頂无大不大的礼帽；眼神坚定，微含怒意。他是实逼处此啊！

“乔里恩·福尔賽太太在家嗎？”

“哦，在家的，先生！請問您貴姓呀，先生？”

老乔里恩把自己的姓名告訴小女佣，不禁微笑。这个小女佣眞象是个可笑的小动物！

他随着女佣走进黑暗的穿堂，走进一間套間的客厅；室內家具都是印花布的套子；小女佣請他在一張椅子上坐下。

“他們都在花园里，先生；你請坐一下，我去告訴他們。”

老乔里恩在印花布套的椅子上坐下，把周圍看看。在他的眼中，这地方整个儿可以說是寒傖；什么东西都有一种——他也說不出所以然来——簡陋，或者說，拮据的神气。照他看来，沒有一件家具値上一張五鎊鏠的鈔票的。墙壁还是好久以前粉刷过，上面悬了些水彩画；天花板上弯弯曲曲一大条裂縫。

---

① 这座板球場属于馬里尔朋板球会，各大学和两个貴族中学，伊登和哈罗的球賽都在这里举行。

这些小房子全都是老式的二等建筑；想来房租一年总到不了一百镑；沒料到一个福尔賽家人——他的亲儿子——会住在这种地方；他嘴里不說，心里却很难受。

小女佣回来了，問他可不可以到园子里去。

老乔里恩从落地窗昂然走了出去。在走下台阶时，他看出这些落地窗也需要油漆一下了。

小乔里恩和自己的妻子、两个小孩、小狗伯沙撒，全坐在那边一棵梨树下面。

向他們这样走去，在老乔里恩一生中算是最最勇敢的行为了；可是他臉上一根肌肉也不动，举止上也不显得一点局促；一双深陷的眼睛始終注視着敌人。

在这两分鐘間，他十足地表現出他以及他这一阶級許多人的品質来；冷靜、正常、富于生命力，所有这些不自觉的品質使他們成为国家的核心力量。当年的不列顛人由于过着乡野生活，天生的离群索居，血液中也就渗进了个人主义，而他們这样在自己事情上做得那样不夸耀，把其他的事情全不放在眼下，也正是表現这种个人主义的精神和实質！

小狗伯沙撒繞着他的褲脚乱嗅；这条友善而刻薄的杂种犬原是俄国鬈毛犬和狐㹴犬私通的产儿，好象对不寻常的场面很是敏感。

問好的僵局結束之后，老乔里恩坐进一張柳条椅子，一对孙男孙女分两面靠在他的膝边，不做声地望着他；两个小孩都从来沒有見过这样老的老人。

两个孩子的面貌并不相象，就好象各人出生时的环境有所不同，連相貌也表現出来了。乔儿是罪恶的产儿，一張肥短的臉，淡黃色的头发梳向后面，頰上有一个酒渦，和藹中带有頑强

气，一双福尔賽家的眼睛；好儿是婚后所生；肤色微黄，庄重的派头，有她母亲一对深思的灰色眼睛。

小狗伯沙撒把三座小花床走了一圈之后，为了表示它对整个场面的极端鄙視起見，在老乔里恩对面也占上一个座位，一根尾巴被老天紧紧扳在背上，不住的摆动，两只眼睛瞠得多大，一眏也不眏。

便是在园子里，老乔里恩仍不时有那种寒傖的感覚；柳条椅子被他身子压得吱吱响；那些花床望上去很"憔悴可怜"；較远的那一面，煤熏的墙下被猫儿走成一条小路。

老乔里恩和两个孙男孙女就这样相互打量着；这是极端年幼和极端年长之間所特有的事，又奇怪又相互信任；在这同时，小乔里恩留神瞧着妻子。

她有一張消瘦的鵝蛋脸，两道直眉毛，一双灰色的大眼睛，脸色漸漸漲紅了。她的头发梳成許多高起的細波紋，从前額攏向后面，跟小乔里恩的头发一样，已經开始花白；这一来衬得两頰上突然变得鮮明的紅暈更加可怜相，使人看了惻然。

她脸上的表情充满了幽怨、焦急和惧怕；他从来沒有看見过她脸上有这样的表情过，要么就是她一直都隐藏着不讓他看見。在微蹙的眉毛下面，一双眼睛苦苦望着；而且始終不发一言。

只有乔儿不停地呱啦着；这个大胡子的朋友——满手的青筋，坐在那里就象自己父亲那样交叉着腿（这个习惯他自己也打算学）——他并不認識，可是却急于要他知道自己有許多东西；不过他年紀虽則八岁，究竟是个福尔賽，所以并沒有提起他当时最心爱的一件东西——那是店家橱窗里的一套鉛兵，他父亲答应給他买的。在他看来这当然太珍貴了；这种天賜之物，現在还不能說出来。

祖孙三代悠然自得地聚在梨树下面；梨树老早不結实了；阳光从树叶間泻下来，在这一小撮人身上跳跃着。

老乔里恩满是皺紋的脸紅成一块一块，据說老年人的脸被太阳一晒就紅成这个模样。他把乔儿一只手抓在自己手里；乔儿就爬上他的膝盖；好儿看見这光景，也着了魔，就爬在他們两人身上，只有小狗伯沙撒抓痒的声音，在有节奏地响着。

忽然小乔里恩太太站起来，匆匆进屋內去了。一分鐘后，她丈夫咕噜了一句借口，也跟着进去，剩下老乔里恩一个人和孙男孙女在一起。

这时候老天——那个玩世不恭的怪老儿——根据自己的循环律，开始在他的心灵深处做起翻案文章了——这是老天的許多奇案之一。过去他要琼而放弃自己的儿子是由于他对孩子的慈爱，由于他对生命的萌芽有一种热爱，現在也是同样的这种感情使他放弃琼而要这些更小的孩子了。幼年，那些渾圆的小腿，多么沒有忌憚，然而多么需要保护；那些小圆脸，多么說不出地庄严或者明媚；那些唧唧呱呱的小嘴巴，和尖声尖气的咯咯笑声，那些再三再四扯他的小手，和小身体抵着他大腿的感觉，一切幼年而又幼年，十足幼年的东西——幼年象火焰一样燒遍了他的心田，于是他向幼年迎上去；他的眼睛变得柔和了，他的声音，和瘦瘠得满是青筋的手变得溫柔了，他的心也变得溫柔了。这使他在这些小东西眼中立刻成为快乐的泉源；在这儿，他們是有恃无恐的；在这儿，他們可以啦呱、嘻笑、玩耍；終于象阳光一样，从老乔里恩的柳条椅子上，三顆心儿怒放出来了。

可是小乔里恩跟着妻子走进她卧室的情形就完全两样。

他看見她坐在穿衣鏡前面一張椅子上，手蒙着脸。

她的两肩随着嗚咽抽搐着。他对她这种自寻煩惱的脾气，

始終迷惑不解。他曾經經历过上百次这样的神經；他怎样受得了这些，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因为他永远信不了这些是神经，而且認为夫妇之間还沒有到决裂的地步。

晚上，她准会用两只胳臂抱着他的脖子，說："唉！乔，我多么使你痛苦啊！"她过去已經这样說过上百次了。

他乘她不見，伸手把剃胡刀的盒子藏在口袋里。

"我不能耽在这儿，"他心里想，"我得下去！"他一句話沒有說就离开臥室，回到草地上来。

老乔里恩把好儿抱在腿上；她已經把老乔里恩的表拿到手里；乔儿满脸通紅，正在表演他能够竪蜻蜓。小狗伯沙撒竭力挨近吃茶的桌子，眼睛盯着蛋糕。

小乔里恩突然起了恶意，要打断他們的欢乐。

他父亲有什么理由跑来，弄得他妻子这样难堪！事情隔了这么多年，想不到又来这一着！他应当早就了解到；他应当預先打他們一下招呼；可是哪一个福尔賽家人会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使別人难堪呢？他这种想法实在冤枉老乔里恩了。

他厉声对两个孩子說，叫他們进屋子去吃茶点。两个孩子吓了一大跳，他們从沒有看見父亲这样严声厉色过，所以手搀着手走了，好儿还回头望望。

小乔里恩倒茶。

"我妻子今天不舒服，"他說，可是他滿知道自己父亲早明白她突然跑开的原因；看見老头子坐在那里泰然自若，他簡直恨他。

"你这个小房子很不錯，"老乔里恩带着世故的派头說；"我想你长期租下了吧？"

小乔里恩点点头。

"我不喜欢这里的环境，"老乔里恩說；"都是些破落戶。"

"对了,"小乔里恩回答:"我們就是破落戶。"

两个人沉默下来,只听到小狗伯沙撒抓痒的声音。

老乔里恩說得很簡单:"小乔,我想我不应当上这儿来的;不过我近来太寂寞了!"

小乔里恩听到这两句話站起来,把手擱在自己父亲的肩头。

隔壁房子里,有人在一架沒有調音的鋼琴上反复彈奏着"水性楊花"①;小园内暗了下来,阳光現在只齐园子尽处的墙头了;一只猫蜷伏在墙头晒太阳,黃眼睛带着睡意瞧着下面的伯沙撒。远远車馬的声音傳来一片催眠的嗡嗡声;园子四周的藤蘿架把墙外的景色全遮起来,只看見天空、房子和梨树,梨树的高枝仍被日光染成金黃。

父子两个有好半天坐在那里,很少講話。后来老乔里恩起身走了,也沒有提到下次再来的話。

他走时心里很难受。多么糟糕的地方!他想起自己在斯丹奴普門空着的大房子,那才是一个福尔賽家人配住的地方;大彈子房,大客厅,可是一个星期从头到尾就沒有人进去。

那个女人的一張臉他从前也还喜欢,可是瘦得只剩一层皮了;她給小乔的罪可不好受,他知道!还有那些可爱的孩子!唉!这件事做得多蠢啊!

他向爱基威尔路走去,两边都是一排排小房子,全都向他暗示(当然是錯誤的,可是一个福尔賽家人的偏見也是不容侵犯的)某种曖昧的往事。

那个狗社会——这一群嘮叨的丑老太婆和紈袴子弟——当初群起对他的亲骨肉下了裁判!就是一群老太婆!他們竟敢放逐他的儿子,和他儿子的儿子;而他却能够在他們的身上恢复自己的青春!他把伞柄重重在地上搗一下,好象要搗进那一群人

的心里似的。

他使劲地捣着伞柄；然而十五年来，他自己也是追随着社会的一举一动的人——只有在今天才不忠实于它！

他想到琼，和她死去的母亲，和这件事的整个經过，所有的旧恨都引起来。糟糕透了的事情！

他很久才到达斯丹奴普門；天生是那付执拗的脾气，人已經极端疲倦，偏要一路走回家。

他在楼下厕所里洗了手，就走进餐室等开晚飯，这是琼不在家时为他使用的唯一的一間屋子——这儿寂寞得好一点。晚报还沒有送到，早晨的泰晤士报他已經看完，因此无事可做。

这間房面临一条冷僻的街道，所以一点声音也沒有。他不喜欢养狗，可是，便是一条狗也算有个伴。他的目光在墙上到处轉，落在一幅題目叫"落日中的荷兰漁船"上面；这是他藏画中的精品，可是看了也沒有快感。他閉上眼睛。他眞寂寞啊！他知道自己不应当埋怨，可是仍然免不了要埋怨：他是个可怜虫——一直就是个可怜虫——沒有种！他脑子想的就是这些。

老管家进来鋪桌子开晚飯；看見主人显然睡着了，动作便极其小心。这个留了下須的管家还蓄了一簇上須——这在族中許多人心里引起严重的疑問——尤其是象索米斯那样上过公立学校的人，对这类事情往往一点儿也不能訛錯。这个人能眞正算是管家么？調侃的人提起他来都說："乔里恩大伯的那个不从国教者"；乔治，那个公認的滑稽家称他做："山基"②。

他在那口擦得雪亮的碗橱和擦得雪亮的大餐桌之間来回走动着，輕巧得誰也学不会。

---

① 意大利歌剧作家浮尔地作曲。

② 山基是当时的一个美国歌唱家和贊美詩作家（1840—1908）。

老乔里恩偷眼望他，一面假装睡着。这个家伙是个坏蛋——他一直覺得如此——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只想乒乒乓乓把事情赶完出去賭錢，或者找女人，或者天曉得做些什么鬼事！一个懶虫！而且太胖了！哪有絲毫的心思在主人身上！

可是接着不由他分說，他的那一套哲理的看法又来了；老乔里恩不同其他福尔賽家人就在这种地方。

說到底，这个人又为什么要关心到別人呢？你沒有給錢叫他关心，又为什么要指望呢？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不花錢就休想找到感情。也許在死后的世界里情形两样——他不知道，也說不准——他又閉上眼睛。

老管家輕手輕脚但是无情地繼續操作，从碗橱各层把餐具取出来。他好象一直都是背向着老乔里恩；这一来，他当着主人的那些动作就不至于显得不合适了；不时悄悄在銀器上呵口气，用一块麂皮擦擦。他把酒器小心举着，而且举得相当高，讓自己的下須遮在上面，一面仔細察看里面的酒量。做完之后，他有这么一分鐘站在那里望着主人，淡綠的眼珠里含有鄙視的神气：

反正他这个主人是块老廢料，差不多快死了！

他象一头雄猫一样，輕輕走到屋子那边按下鈴。他早已吩咐过"七点鐘开飯"。如果主人睡着怎么办呢；待一会他就会叫醒他；反正晚間有得睡呢！他自己也有事情要做，原来他八点半要上自己的俱乐部去！

按过鈴，一个小男仆就捧了一只盛湯的銀器进来。管家从他手上接过来放在桌上，然后站在門开着的地方，象是預备領客人进来的样子，用庄严的声調說：

"晚飯开好了，老爷！"

老乔里恩緩緩从椅子上站起来，坐下来吃晚飯。

第八章

房子的图样

一般都公認，福尔赛家所有的人都有个壳，就象那个用来做土耳其軟糖的极端有用的小动物一样，換句話說，他們都有个窩；如果沒有个窩，就沒有人認得他們。这个窩包括环境、財产、交游和妻子；他們經过世界上时，这些也跟着他們动着，而这个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的人也象福尔賽家人一样，都有自己的窩。一个福尔賽家人沒有一个窩，就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就象一本沒有布局的小說，这种，人都知道，只能算反常状态。

在福尔賽家人眼中看来，波辛尼摆明就是沒有个窩的；世界上是有这等样人，一生一世就是在不属于自己的环境、財产、交游和妻子中間度过；波辛尼就是这种稀有而不幸的人。

波辛尼在史龙街的两間房——在最高一层——显然够不上福尔賽家的派头——房子外面釘了一块牌子，写着"菲力普·拜因斯·波辛尼，建筑师事务所"。事务所之外并沒有一个起坐間，只用帘子隔开一大块地方来藏起他那些生活必需的东西——一張小床、一張舒适的椅子、烟斗、酒袋、小說、拖鞋等等。事务所这一部分是一般的陈設；一口沒有柜門的格子橱、一張圓橡木桌子、一个可以折起来的洗臉架、几張硬椅子、一張大写字台、上

面满是图画和图样。琼曾經有两次由她姑母陪着上这里来吃过茶。

算来后面还有一間臥房。

据福尔賽家人所能肯定得了的，波辛尼的收入不外两笔常年顧問费，二十鎊一年，再加上一点零零星星的收入；此外比較談得上来的就是他父亲遺留給他的每年一百五十鎊的收入。

他父亲从前是什么情形就不大清楚了。好象在林肯州乡下当过医生，原籍是康渥尔，外表长得很漂亮，拜倫式的脾气——事实上在当地是个有名人物。波辛尼的姑父拜因斯——就是拜因斯—毕尔地建筑公司的那个拜因斯——虽則不姓福尔賽，倒是个福尔賽的性格；他对于自己的舅兄也覺得沒有什么值得一說的。

"一个怪人！"他常說："談起三个大儿子来，总是說'好人，但是无聊'；这三个大儿子在印度担任公职，全都混得很好！他唯一欢喜的就是菲力普。我常听他講些怪透的話，有一次跟我說：'老弟，切不要讓你那个糟糕的老婆知道你肚子里的事！'可是我并不听他說；不是我这样的人！他是个偏激的人！常跟菲力說：'孩子，你活着象不象个上等人，沒有关系，死一定要死得象样！'所以他自己下葬时就穿了一套长外褂，圍了一条緞子圍巾，还插上一根鉆石別針。的确少見，我可以跟你們說！"

談到波辛尼本人时，拜因斯倒还抱有好感，稍微带点怜悯的口气："他有他父亲那一点点拜倫脾气。不相信，你看他脫离我的公司，丢掉多么好的机会；带了一个背包就那样子跑出去六个月，为的什么呢？——为了研究外国建筑——外国的！他指望什么用呢？現在你看——一个聪明的年青小伙子——一年連一百鎊都賺不了！这次訂婚在他是絕无仅有的好事；可以有点約束，

不至再胡来一气；他就是那种整天睡覚、整夜不睡的人，就因为做事沒有条理；可是人并不胡搞——一点点都不胡搞。老福尔賽是个闊人啊！”

在这时期，琼时常上拜因斯住在郎地司街的家里去；他对待琼极端的亲热。

他总跟她說，“索米斯先生眞是个做生意的好手；他这所房子叫菲力普造眞是再好沒有了；”“我的好小姐，目前你可不能指望跟他时常見面呢。为他的好——为他的好啊！年青人总得图个出头。我在他这样年紀的时候，日夜都工作着。我的妻子常跟我說，‘保比，不要工作过度呀，自己身体要紧；’可是我从不姑息自己！”

原来琼曾經埋怨过自己的未婚夫簡直沒有空上斯丹奴普門来。

有一次他又来了。两个人在一起还不到一刻鐘，史木尔太太就到了；她就专門做这种不凑巧的事。波辛尼一听說她到，就站起来躲进小書房里去，約好等她走了再出来。

“亲爱的，”裘丽姑太說，“他多瘦啊！我看見訂婚的人常是这样的；可是你决不能讓它这样下去。有一种巴罗牛肉汁；你斯悦辛爷爷吃了非常之好。”

琼的小身体笔直地站在壁爐旁边，一張臉带着恶意地顫动着，原来她把老姑母不在时候上的拜訪看成对她个人的一种侵害，所以不屑地回答道：

“这是因为他忙；能够做一点象样事情的人从来不胖的！”

裘丽姑太嘟起嘴；她自己一直就瘦，可是她唯一的安慰却是人瘦就可以指望自己胖一点。

“我覚得，”她惋惜地說，“你不应当再讓人家叫他‘海盜’了；

現在他要替索米斯造房子了，頂好不要引起人家誤会。我眞希望他留神一点；这件事对于他太重要了；索米斯很有眼光呢？”

“眼光！”琼高声說，登时火冒起来；“我就不承認他这样算是有眼光，或者家里哪一个有眼光！”

史木尔太太吃了一惊。

“你斯悦辛爷爷，”她說，“眼光就一直不坏！还有索米斯那座小房子的布置不是很雅致嗎？难道說你連这个也不承認？”

“哼！”琼說，“那是因为伊琳住在里面！”

裘丽姑太想要說点中听的話：

“伊琳住到乡下去愿意嗎？”

琼凝神盯着她看，那付神气就象是她自己的天良突然跃进眼睛里来似的；这神气过去了；可是代替了的却是一种更加严厉的神气，好象把自己的天良瞪得局促不安起来。她傲然說：

“当然她愿意；为什么要不愿意呢？”

史木尔太太不安起来。

“我不知道，”她說；“我以为她也許不愿意离开她的朋友呢。你詹姆士爷爷說她对生活不感覚兴趣。我們覚得——我是說悌摩西覚得——她应当多出去走走。我想她走了你要寂寞得多了！”

琼两只手放在頸后紧紧勒着。

“悌摩西爷爷，”她高声說，“頂好不要議論跟他不相干的事情！”

裘丽姑太的高个子站起来，挺得笔直。

“他从来不議論跟他不相干的事情！”她說。

琼立刻变得敷衍起来；跑到裘丽姑太面前吻她一下。

“对不起，姑太；可是他們最好不要管伊琳的事情。”

裘丽姑太关于这件事再想不出什么适当的話来說，只好不开口。她准备走了，把黑綢披肩在胸前系好，拿起她的綠口袋：

“你祖父好嗎?”她在穿堂里說，“你現在全部时間都放在波辛尼先生身上，想来他一定很冷清呢。”她弯腰饞饞地吻了侄女一下，一陣碎脚步走了。

眼泪涌进琼的眼眶里来，一溜烟到了小書房里；波辛尼正靠桌子坐着，在一个信封背面画着鳥儿；她在他旁边坐下，叫道：

“唉，菲力！这些事情眞叫人受不了!”她的心就象她头发的顏色一样热。

接下去到了星期天的早晨，索米斯正在剃胡子，有人上来通报說波辛尼在楼下要見他。他打开妻子的房間說道：

“波辛尼在楼下。你下去招呼一下，讓我剃好胡子。我一会儿就下来。我想，大約是来談房子图样的。”

伊琳望望他，沒有答話，把衣服稍稍整飾一下，就下楼去了。

他弄不清楚她对这房子到底是什么态度。她从来沒有說一句反对的話；至于对波辛尼，她好象还相当客气。

他从自己更衣室的窗子里可以望得見他們在下面小院子里一起談着話。

他急急忙忙剃完，把下巴都割破了两处。他听見他們的笑声，自己心里想，“嗯，两个人总还合得来!”

果然不出他所料，波辛尼过来就是找他去看房子图样的。

他拿起帽子随他过去。

图样就摊在波辛尼室內那張橡木桌子上；索米斯脸色蒼白，神情鎮定，一句話不說，弯着腰仔仔細細看上大半天。

后来他总算开口了，带着茫然的神气說：

“一座很特别的房子!”

是一座长方形两层的楼房，圍着一个有頂篷的内院。环繞院子四周，在二楼上造了一轉回廊，上面是一个玻璃頂篷，用八根柱子从地上撑起。

在一个福尔賽家人的眼中看来，这的确是座特别的房子。

“这里留了許多房間沒有用，”索米斯接着說。

波辛尼开始踱起方步来，臉上的表情使索米斯很不喜欢。

“这个房子的建筑原則，”建筑师說，“是要有地方透空气——象一个上流人士——”

索米斯張开自己的食指和拇指，好象在测量他会取得的上流人士身份，答道：

“哦，对了，我懂得。”

波辛尼臉上显出一种特殊的神情，他的一股热劲儿算是表現在这里。

“我本来打算在这里給你造一所有点气派的房子。你如果不喜欢，頂好說出来。气派两字的确是不値得考虑的事——能够多挤进一間厠所不很好，那个要講究房子的气派呢？”他突然用指头指着中間长方形的左部：“这里多么寬敞。这間是給你挂画的，可以用帘幕和院子隔开；拉开帘幕，你就可以有五十一呎乘二十三呎六吋寬的地方。中間这个两面爐子——在这儿——一面朝着院子，一面朝着画室；这一面墙上全是窗子；东南面的光綫从这边进来，北面的光綫从院子里进来。你余下的画可以挂在楼上回廊四周，或者别的屋子里，在建筑上，”他又說下去——他虽則望着索米斯，眼睛里幷沒有他，这使索米斯甚为不快——“和在生活上一样，沒有条理就沒有气派。有人会告訴你这是老式样子，反正看上去很特别；我們从来沒有想到把生活上的主要原則应用到房子上去；我們在自己的房子里塞满了装飾品、烂

古玩、小角落，一切使眼睛应接不暇的东西。相反地，眼睛应当休息；应当用几根强有力的綫条烘托效果。整个的原则就是条理——沒有条理就沒有气派。”

索米斯，这个不自覚的諷刺家，正盯着波辛尼的領带望，領带打得一点不直；胡子也沒有剃，衣服也說不上怎么整洁。看来建筑学已經把他的条理耗光了。

“看上去会不会象一所营房？”他問。

他沒有立刻得到回答。

“我懂得是什么緣故了，”波辛尼說，“你要的是立都馬斯特的那种房子——又好看又合用的一种，佣人住在頂楼上，前門凹下去，下去再上来。你只管去找立都馬斯特試試，你会发現他很不錯，我認識他多年了！”

索米斯慌起来了。这張图样的确打动他的心，不过出于本性不肯明白表示滿意罢了。要他說句恭維話很不容易。他就看不起那些滿口奉承的人。

他发現自己正碰上一个尷尬局面，要么說一句恭維話，要么就有錯过一件好东西的危險。波辛尼恰恰就是那种会一气之下把图样撕碎、拒絕替他做的人；眞是一个大孩子！

他覚得自己比这种大孩子气高明得多，可是这种大孩子气却在索米斯身上产生一种奇特的、几乎象催眠的效果，因为他自己从来沒有这样感覚过。

“嗯，”他囁嚅說，“这——这的确是独出心裁呢。”

他对“独出心裁”这种說法私下里很不信任，甚至于不喜欢，因此他覚得講这样一句話幷不是眞正屈服。

波辛尼好象高兴起来。这类話正合这种人的口味！索米斯被自己的成功鼓舞起来。

“地方——很大呢，”他說。

“空間、空气、阳光，”他听見波辛尼喃喃自語，“你在立都馬斯特的房子里决不能住得象个上流人士——他是替开厂的造房子的。”

索米斯做了个不屑的姿势；他曾經被人看作上流人士；現在就是送他一大笔錢也不愿列为开厂的一流。不过他一向就不信任原則性。現在这种不信任又抬头了。空講条理和气派有什么用？看上去这个房子一定很冷。

“伊琳可受不了冷啊！”他說。

“啊！”波辛尼譏諷地說。“你的太太？她不喜欢屋子冷嗎？我想想看；她决不会冷的。你瞧！”他指着內院墻上隔开一定距离的四个标記。“我已經給你安置了装鋁架的热水管子；这些会給你做成很漂亮的式样。”

索米斯疑疑惑惑地望着这些标記。

“这些都很不錯。”他說，“可是要多少錢呢？”

建筑师从口袋里掏出一張紙来。

“房子当然应当全用石头砌的，可是我想你不会答应，所以我勉强改用了石面和磚墻。应当是銅屋頂，可是我用了綠石板。就这样，包括金属装备在內，还要你花八千五百鎊。”

“八千五百鎊？”索米斯說。“怎么，我給你的最高限度是八千鎊啊！”

“少一个辨士也造不了，”波辛尼冷靜地回答。“你要么造，要么不造！”

也許这倒是跟索米斯打交道的唯一法門。他弄得进退两难。他的內心告訴自己这件事放弃算了，可是图样很好，这一点他知道——面面都想到了，而且神气；佣人間也很不錯。他住在

这样一所房子里会抬高身份——有这許多独有的特点，然而安排得极其妥貼。

他繼續研究图样，波辛尼进臥室去光臉換衣服。

两人默默地走回蒙特貝里尔方場，索米斯用眼角瞄着他。

这“海盜”好好打扮一下倒相当漂亮——他这样想。

两人进屋子时，伊琳正低着头在插花。

她說派个人穿过公园把琼找来。

“不要，不要，”索米斯說，“我們还有正經事要談呢！”

午飯时，他簡直热誠招待，不絕地劝波辛尼加餐。他很高兴看見波辛尼这样兴高彩烈，所以下午讓伊琳陪他，自己仍旧按照星期日的习慣，溜上楼去看画。吃茶的时候，他又回到起坐間来，看見伊琳和波辛尼——照他自己的說法——滔滔不絕地談着。

他隐在門洞里，私下庆幸这件事情很順手。伊琳和波辛尼合得来是一件幸事；她好象对造新房子这件事在思想上已經默許了。

他在一大堆画中靜靜考慮的結果，使他决定在迫不得已时再筹出五百鎊来；可是他希望波辛尼下午也許会在估价上讓步一点。这件事只要波辛尼肯，是完全可以改过来的；他一定有十来种的办法可以减低造价，然而不影响效果。

所以他就靜等启口的机会，一直等到伊琳把第一杯茶递到建筑师手里的时候。一道阳光从帘幕花边上透进来照得她两頰紅紅的，在她金色的头发和溫柔的眼睛里閃耀着。也許是同一的光綫使波辛尼的臉色也紅潤了一点，在他的臉上添了一种慌張的神情。

索米斯就恨阳光，所以立刻站起来把遮阳帘拉下；然后从妻子手里接过自己的茶杯，用比他原来打算的还要冷淡的口气說：

“八千鎊究竟能不能造得了呢？一定有很多小地方可以更动一下。”

波辛尼一口把茶喝完，放下杯子，答道：

“一处也不能改！”

索米斯看出他这样提法已經触犯了他个人虛荣里某些不可理解的部分。

“哦，”他附和着說，一付廢然而止的神气；“你一定要照你自己的办法，我想是。”

过了几分鐘，波辛尼站起身来要走了，索米斯也站起来，送他出門。建筑师好象高兴得有点莫明其妙。索米斯望着他步履輕快地走去，然后悶悶地回到起坐間来；伊琳正在收拾乐譜；索米斯忽然起了一陣抑制不住的好奇心，問她道：

“你覚得‘海盜’怎么样？”

他眼睛望着地毯等她回答，而且相当等了一会。

“不知道；”她終于說。

“你覚得他漂亮嗎？”

伊琳笑了。索米斯覚得她在嘲笑他。

“是的，”她說：“很漂亮。”

第九章

安姑太逝世

在九月下旬的一个早晨，安姑太再不能从斯密沙儿手里接过那标志她个人尊严的假发了。他們急急忙忙把医生請来，医生看一下那張衰老的脸，就宣布福尔賽小姐已經在睡眠中故去了。

裘丽和海絲特两位姑太簡直震悼得不成样子。她們从来沒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結局。然而結局总是要来的，不过她們有沒有明白到这一点还很难說。私下里她們总覺得安姑太这样沒有留一句話，沒有一点儿痛苦的挣扎就离开她們，有点不近人情。这不象她的为人。

也許使她們深深感触到的倒是：一个福尔賽家的人竟会对生命撒手。如果一个人会，为什么大家不会呢？

她們捱了整整一个鐘点才决定去告訴悌摩西。要是能够不告訴他，或者逐漸透露給他，多好！

她們站在悌摩西房門外面唧噥了好久。事后，两人又在一处唧噥起来。

恐怕日子久了，悌摩西会更加伤心。不过，他总算沒有象意料中的那样伤心。当然，他还是不能下床！

两个人分手，各自悄悄哭泣去了。

裘丽姑太耽在自己房里，这个打击已經使她垮了。眼泪把臉上脂粉完全洗掉；臉上一小块一小块的駝肉，由于悲伤过度，变得肿了起来。沒有了安姊，这个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呢？安姊跟她一起过了七十三年，中間只隔开短短一个时期裘丽姑太的結婚生活，这一段現在想起来簡直不象是眞事。每隔一会儿，她就从抽屜里紫薄荷袋下面掏出一块新手絹来。一想到安姊冷冰冰睡在那里，她的一顆溫暖的心簡直受不了。

客厅里遮阳帘已經拉下来①；海絲特姑太独自坐着；在家里，她是个性情忍耐、沉默寡言、善于保养精神的人；开头她也哭了一会，可是悄悄地哭，而且表面也不大看得出。她的保养精神原则便在伤心时也不放弃。她坐着，身体瘦小，一动不动，打量着爐格子，两只手无所事事地放在黑綢衣的膝盖上。他們准会支配她去做些事情。好象这样有什么用处似的。再做些事情安姊也活不过来了！何必麻煩她呢？

五点鐘来了三位弟兄，乔里恩和詹姆士和斯悅辛；尼古拉在雅毛司，罗杰脚上风湿大发。海曼太太一个人早在白天里来过，瞻望一下遺体之后就走，留下一个条子給悌摩西——她們并沒有給他看——說应当早点通知她。其实，他們全都覺得应当早点通知自己，好象錯过了什么似的；詹姆士还說：

“我早知道不会好了；我跟你們說过她捱不过夏天。”

海絲特姑太沒有回答；这时已經快十月了，可是有什么値得爭辯的地方；有些人是永远不会滿意的。

她派人上去通知裘丽，說几个哥哥到了。史木尔太太立刻

① 西俗，家有丧事要将窗子遮上。

下楼来。她已經洗过脸，不过脸还肿着。斯悦辛得到消息，直接从俱乐部赶来，所以穿了一条淡青褲子；史木尔太太狠狠望了斯悦辛褲子一眼，可是脸色还是比平日高兴得多；她那种闖禍的天性便在这时候也是太强了。

五个人随即一同上楼瞻望遺体。雪白的被单下面加了一条鴨絨被，因为安姑太在这时候比平日更加需要溫暖了；枕头已經拿掉，她的脊背和头部平躺着，正符合她平生那种倔强的派头；一条头巾纏着上額，两边拉下来齐着耳朵；在头巾和白被单之間露出一張几乎和被单一样白的脸，閉着眼朝着自己的弟妹；脸上神态极端靜謐，也显得更加剛强；这張脸現在只剩下皮包骨头，可是一点皺紋也沒有——方腮、方下巴、高顴骨、两額深陷、象雕刻出来一样的鼻子——这个不可征服的灵魂向死神投降之后遺下的堡垒，現在正盲目向上望着，好象竭力想收回那个灵魂，好重新掌握它适才放弃的保护权。

斯悦辛只看了一眼，就离开房間；他后来說，那样子使他很不好受。他急急忙忙下楼，把整个房子都震得搖搖的，一把拿起帽子，爬上馬車，也沒有告訴馬夫上哪儿去。車子把他赶到家；整整一个黃昏，他都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晚飯时，他什么都吃不下，只吃点鷓鴣，和一大杯香檳酒……

老乔里恩立在床下首，两手抄在前面。屋子里的人当中，他是唯一記得自己母亲死去的情景的，所以虽則眼睛望着安姑太，心里想的却是往事。安姑太是个老太婆，可是“死”終于找上了她——死要找上所有的人啊！他脸上一点不动，眼睛好象望出去很远很远。

海絲特姑太站在他旁边。她現在并不哭，眼泪已經枯竭

了——她的性格也不容許她再消耗一次精力，两只手盘动着，眼睛沒有看着安姑太，而是左右張望，在設法避免劳神。

在所有弟妹之中，詹姆士表現得最最有感情。一張瘦臉上眼泪沿着平行的皺紋滚下来；現在他去找哪一个訴苦呢？裘丽不成，海絲特更糟糕！安姊这一死比他往日想象得出的更加使他伤心；总要一連好几个星期心緒不佳。

不久，海絲特姑太悄然走出去，裘丽姑太就忙起来，做些她認为"必要"的事，以至于两次撞上东西。老乔里恩正梦想着悠远的过去，这时从梦中惊醒，严厉地望了裘丽姑太一眼，就走了。只剩下詹姆士一个人站在床前；他偸偸把四面瞧一下，看見沒有人注意到他，弯下自己的长个子在遺体前額上吻了一下，接着也赶快离开。在穿堂里他撞見斯密沙儿，就向她問起出殯的事，看見她毫不知情，大为不滿，說这些人如果再不当心，什么事都要被他們搞糟了。斯密沙儿最好把索米斯先生請过来——这类事情他最在行；老爷想必很难受——要有人照应；两位姑太太全都不行——拿不出办法来！敢說她們全会病倒的。斯密沙儿頂好把医生請过来；趁早吃点葯。他覺得自己的安姊并沒有找到好医生；如果找布兰克医生診治，也許現在还活着呢。斯密沙儿拿不定主意时，随时都可以派人送个信到公园巷来。当然，出殯那天他的馬車可以派用場。他猜想斯密沙儿一点东西都沒有吃呢，連一杯葡萄酒一片餅干都沒有下肚——他自己也沒有吃午飯啊！

出殯的前几天平靜地过去了。当然，大家老早知道安姑太的少許財产是遺留給悌摩西的。因此沒有一点点可以引起議論的地方。索米斯是唯一的遺囑执行人，把一切要办的事都承攬过来，到时就向族中各个男性发出下面的訃告：

——先生

安·福尔赛小姐之遗体将于十月一日午时安葬于高門公墓，敬請莅临。出殯馬車将于十时四十五分在灣水路“巢庐”集合。鮮花謹辞。

請賜复。

出殯的那天早上很冷，就是倫敦常見的那种天气，高曠而阴沉。十点半的时候，第一部馬車駛到，是詹姆士的。車子里面是詹姆士和他的女婿达尔第；他这女婿也算得上一表人物，闊胸脯，一件长外褂扣得紧紧的，淡黃丰滿的臉，留了深黃的弯弯的两撇小胡子，和一片頑强的胡子楂，再使劲刮也刮不干净；这片胡子楂好象标出胡子主人性格上根深蒂固的一面，在做投机交易的人里面尤其显著。

索米斯以遺嘱执行人的身份来招待来人，因为悌摩西仍旧睡在床上；他要等出殯之后才起来；裘丽和海絲特两位姑太要等事情全部完毕之后才下楼，那时候愿意回来的人可以在这里用午飯。第二个到的是罗杰，瘋湿还沒有好，一拐一拐地走着，三个儿子，小罗杰，欧斯代司和湯姆士，环繞着他。余下的一个儿子乔治随后不久也雇了馬車来了；他停留在穿堂里問索米斯办丧事可有油水。

两个人相互都不喜欢。

接着是海曼家的两位——加尔斯和吉賽——来了，穿得很考究，晚礼服的褲子特地燙出两条折印。下面老乔里恩一个人来了。下面是尼古拉，臉色健康，头和身体的每一动作都带有小心掩飾着的輕快。后面跟着一个儿子，样子很恭順。斯悦辛和波辛尼同时到达，立在那里鞠躬如也，讓对方前行，可是在进門的

地方却打算幷排走进去；在穿堂里，两个人又重新告罪，斯悦辛把爭持中弄歪了的領子拉拉好，极其迂緩地走上楼梯。另外一个海曼家的人；尼古拉两个結了婚的儿子，还有狄威第曼，斯賽德，和瓦尔雷，这些都是福尔賽家和海曼家的姑爷，这时人众都已齐集，一共二十一位，除掉悌摩西和小乔里恩，族中的男子都到了。

大众进了那間紅綠客厅，那种色調恰好鮮明地衬出各人和往日异样的裝束；每人都在局促地寻找座位，企图隐藏起自己褲子上触眼的黑色。这种黑色和手套的顏色好象有点不順眼——一种情感的夸張。只有"海盗"沒有戴手套，而且只穿了一条灰褲子；許多人都以駭异的目光向他望望，暗暗称羡。一陣低低談話声傳开来，沒有人談死者，而是在相互問訊，好象这样就是間接向死者祭奠似的；他們的光临本来就是为的这件事啊！

停了一会詹姆士說：

"啊，恐怕我們得动身了。"

大家下了楼，按照預先通知的严格次序一对一对上了馬車。

柩車以步行的速度出动了；馬車緩緩在后面跟着。第一部馬車里坐的老乔里恩和尼古拉；第二部是一对孿生弟兄，斯悦辛和詹姆士；第三部是罗杰和小罗杰；索米斯、乔治、小尼古拉和波辛尼坐的第四部。余下的車子坐了三个人或者四个人不等，一共八部車子；后面是医生的馬車；再后面，隔开适当的距离，是乘載家里的管事和佣人的出租馬車；最后面一部馬車沒有坐人，只是为了把整个行列凑成十三的数目。

出殯的行列在灣水路大街上始終都保持着步行的速度，可是折入不大重要的街巷之后不久，就緩馳起来；就这样趲程前进，中間經过时髦街道时仍旧維持步行速度，直到墓地到达为止。第一部車子里面，老乔里恩和尼古拉談着自己的遺囑。第二

部車子里面，一对孿生弟兄一度勉强交談之后，就完全沉默下来；两个人都有点耳聾，要喊得对方听見太吃力了。詹姆士只有一次打破了沉寂：

“我得往哪儿物色一块坟地去。你有什么安排没有，斯悦辛？”

斯悦辛駭异地盯了他一眼，答道：

“这种事情别跟我提！”

在第四部車子里①，談話断断續續在进行着，不时有人向外面張一下，看走了多少路。乔治說：“安姑老太这时候‘走’倒的确在时候上。”他就不贊成人活过七十岁。小尼古拉温和地回答，說这条規定好象在福尔賽家人身上并不适用。乔治說，他自己六十岁的时候就打算自杀。小尼古拉一面微笑，一面按按自己的长下巴，認为乔治的父亲就未見得贊成这种說法；他六十岁后还賺了不少的錢呢。不过，七十岁是最高限度；到了那时候，乔治說，他們就应当走路，把錢留給儿子。索米斯一直都沒有开口，这时也插进来；乔治剛才問他办丧事可有油水的話他还沒有釋怀，所以微微抬起自己厚眼皮，說这种話在从来不賺錢的人說来都很容易。他自己就預备活得越长久越好。这句話是針对乔治說的，因为他出名的穷。波辛尼心不在焉地咕着“妙，妙！”乔治打了一个呵欠，談話就中止了。

到达之后，棺柩由人抬进小教堂，送殯的人一对对跟着魚貫而进。这一队男卫士，全都和死者有着密切的血統关系；在这座偉大的倫敦城里，这是个稀見而且动人的景象。倫敦，有着它洋溢的形形色色的生活，有着它数不尽的职业、娛乐和責任，有着它

---

① 原文作者錯写了第三部車子，現根据上文改正。

可怕的冷酷，可怕的个人主义号召；福尔赛家族的这个集会正是要征服这一切，要显示他們頑强的团結，要光大他們这棵树所由成长的財产法則；由于这种財产法則，这棵树的树身和枝干长得欣欣向荣，枝叶紛披，全身充满着树汁，在一定时間內达到全盛时代。这个长眠的老妇人的精灵号召他們来一次示威。这是她最后一次的呼吁，呼吁他們团結，因为他們的力量就在于团結——她在这棵树还是安然无恙时逝世，正是她最后的胜利。

她剛好沒有能够看到它的枝干长得失去平衡，这在她总算是幸事。她沒法窺見她的繼承者的心理。她从一个高个子、腰杆笔挺的瘦削女子长成为一个坚强的成年妇人，再从一个成年妇人成为一个老太婆，变得瘦骨嶙峋，体力微弱，几乎象一个女巫那样，性情愈来愈尖峭，过去和世界接触的那种圓滑全都剝落掉；她一生从小到老都受的这个財产法則支配——这同一法則将在她象母亲一样看顧的族中同样支配着，而且正在支配着。

她曾經看見这个家族的青春，看見它的成长；她曾經看見它壮大成熟；而在她的老眼还沒有来得及或者有精力再多看一会的时候，她就死了。她很可以再多看一会儿；她也許会用她老迈的手指，她顫动的嘴唇繼續保持着它的壮大和年青，哪个說得准；可是唉，便是安姑太也沒法和造化抵抗啊！

“盛极必衰！”这是造化最大的一条諷刺。福尔赛一家現在就是按照这一条規律，在他們衰落之前，集合在一起举行最后的一次盛会。他們的臉分向着左右，形成两条单人的行列，大部分都是木然望着地上，从这些臉上你决看不出各人有各人的心思；可是偶尔也会有一个仰面望望，眉心挤成一条直縫，好象在教堂的墙上看見一些使他受不了的启示，好象在留意傾听一些使他害怕的事情一样。而那些低声的附和①，同一的声調，同一的不

可捉摸的那种家族情調，听上去使人毛发悚然，就仿佛是由一个人匆匆模仿着那些启示，在那里喃喃自語。

小教堂里的祈禱做完了，送殯者又排队护送着遺体到坟墓那边。壙穴敞开着，在壙穴四周，有穿黑衣的人站立伺候。

在这片圣洁的高地上，千百个中上层人士都在长眠着；从这里，福尔賽家人的眼睛越过那片累累的冢墓朝下望去，那一边——远远現出倫敦城，上面沒有太阳照着，在哀悼它丧失的女儿，跟这一家人一同哀悼他們失去的这个家族的母亲和保护人。千千万万的鐘楼和第宅，在財产的灰蒙蒙的天气里望去显得模模糊糊，也象那些匍伏在地上祈禱的人們一样，伏在这座坟墓面前，这个最年长的福尔賽的坟墓。

几句禱詞，一撮黃土，棺柩安放下去，安姑太便得到她最后的安息！

在壙穴四周，五个白发蒼然的兄弟垂着头站着；他們都是死者的委托者；他們要亲眼看見安姑太走得舒舒服服的。她的少許財产只能丟下来，可是除此以外，一切能够做到的都应当做到。

接着各人戴上帽子，轉身来視看族人碑上新刻的墓文：

安·福尔賽之墓

乔里恩与安·福尔賽之女

一八八六年九月二十七日逝世

享年八十七岁零四日

也許不久又有别人須要在上面刻字了。这感覺很突兀而且

① 这是指牧师在做祈禱，大家跟着他說。

令人不安；他們始終沒有想到一个福尔賽家人会死。他們全都渴想摆脫掉这种痛苦的想法，摆脫掉这个使他們想起来受不了的殯仪——赶快溜掉去做自己的事情，而且忘得一干二净。

天气也冷；寒风象一股迟緩的摧毁的力量，向山上吹来，吹过墓地，用它冰冷的呼吸襲到他們身上；他們开始分成小組，尽快地鉆进等待着的馬車。

斯悅辛說他想回悌摩西家去吃午飯，哪个要去的，他的馬車可以带他。斯悅辛的馬車并不大，跟他坐一部馬車并不使大家覚得是一种优待；沒有人接受，所以他一个人走了。詹姆士和罗杰紧接着也走了；两个人也要去吃午飯。余下的人慢慢散了，老乔里恩带了三个侄儿把馬車坐得滿滿的；他需要看見这些年輕的臉。

索米斯跟公墓办事处还有点零碎事情要办，所以带着波辛尼走了。他有很多的話要跟波辛尼談；事情办完之后，两人漫步走到汉普斯泰，一同在西班牙人酒店用午膳，花了很长的时間研究跟造房子有关的細节；然后走到电車站，坐电車到馬波門下車，波辛尼从这儿上斯丹奴普門看琼去了。

索米斯到家的时候，心緒非常之好，晚飯时跟伊琳說他跟波辛尼談了很久，这人好象实在是个有心眼的人；他們还走了一大段路，痛快之至，对他的肝脏也好——他好久沒有运动了——整个說来，这一天过得极其滿意。如果不是因为安姑太的緣故，他就会带她上戏院去；現在只好耽在家里消磨这个夜晚了。

"'海盜'屡次問起你，"他忽然說。忽然来了一个莫明其妙的念头，要表明他的主子身份，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在自己妻子肩头上吻了一下。

第 二 卷

第 一 章

房 子 动 工

那年冬天很暖和。市面甚形萧条；正如索米斯在决定之前所想的那样，这一向正是造房子的好机会。所以到了四月底，罗宾山那边房子的外壳已經完成了。

現在他花的錢总算有点东西看得見了，所以一个星期里面他总要有一两次，甚至三次下乡来，总要在石头木屑中間张望上几个鐘点，同时留心不弄脏衣服，或者在沒有完工的門框里默默走动，或者繞着內院里那些大柱子兜圈子。

他时常要在这些东西面前站上好多分鐘，就象是仔細察看这些材料的实质似的。

四月三十日那一天，他跟波辛尼約好看一下賬目；在靠近那棵老橡树的地方，波辛尼替自己竪了一个小帳篷；离約定时間还差五分鐘，索米斯便走进去。

賬目早已准备好放在一張可以折起的桌子上，索米斯点一下头就坐下看賬。有好一会他才抬起头来。

"我弄不懂，"他总算开口了；"这些賬差不多要比原来規定的超出七百鎊来？"

他在波辛尼臉上瞄了一眼，赶快又說：

“你只要跟这些工匠坚决不松口，他們的价錢就会下来。你要是不精明的話，他們就給你来上种种花样。你在各方面都打个九折。多出个一百来鎊我倒还无所謂！”

波辛尼摇摇头：

“我能够省一个銅子的地方都省掉了！”

索米斯忽然一下把桌子推开，震得賬单紛紛落在地上。

“那么老实不客气講，”他怒冲冲說，“你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我跟你講过总有十次以上，”波辛尼厉声回答，“額外的花費总要有的。我屡次三番指給你看过！”

“这我知道，”索米斯咆哮說；“偶尔在哪儿多用上个十鎊我是不反对的。我怎么会知道你說的‘額外花費’会到七百鎊呢？”

这次鬧翻臉跟两个人的性格不无关系。建筑师这方面由于忠实于自己的理想，忠实于自己所創造、所信仰的这所房子的形象，弄得深怕受到障碍，或者逼得因陋就簡；索米斯那方面也同样忠实于自己的理想，而且满心指望这笔錢可以买到最好的东西，要說十三个先令的东西用十二先令买不到，他是坚决不相信的。

“你这房子我眞懊悔接手，”波辛尼忽然說。“你下来把我头都鬧昏了。人家一个錢买一个，你要买两个，現在你造的这所房子就大小来講在乡下就沒有比得上的，然而你不肯出錢。你如果愿意解約的話，我敢說这一点超出的数目我还賠得起，不过要我再替你动一下手，那我就是——蛋！”

索米斯重又鎮定下来。他知道波辛尼沒有本錢，这句話不过是一时气憤說出的。他也看出，这一来他就会无限期地进不了这所他心爱的房子，而且正在紧要关头，这时候建筑师肯不肯

多花点心思跟工程的好坏大有关系。同时，也要顧到伊琳！她最近变得很特别。他深深覚得伊琳所以对造房子还容忍得了全是因为她跟波辛尼还合得来的緣故。跟她再公开鬧翻可不是玩意儿。

"你不用这样发火呀，"他説。"只要我肯認这笔賬，我看就用不着你来叫嚷。我不过是説，既然你告訴我这房子要花这么多錢，我就得——嗯，事实上，我——我就得肚里有点数。"

"你听着！"波辛尼説。索米斯看見他那种狡獪的眼色又是气又是詫异。"我替你做这勾当太便宜你了。我在这所房子上費了那么大的事，花了那么多的时間，要是换上立都馬斯特或者别的渾蛋的話，就要你四倍的价錢。事实上，你指望的是以四等的价錢找一个头等的人才，我恰恰就是你找到的那种人！"

索米斯看出这的确是由衷之言，所以虽則自己很生气，却清楚看出鬧翻之后只有对自己不利；房子完不了工，老婆发脾气，自己成为笑柄。

"我們再看看，"他愠然説，"到底錢用到哪里去了。"

"很好，"波辛尼同意説。"可是得快一点，你如果不見气的話。我得赶回去带琼看戏去。"

索米斯偸眼瞧他一下，説："上我們那儿和她碰头嗎，我想是？"他总是上他們那儿碰头！

昨天夜里下了雨——一場春雨，地上发出一陣陣青草香。和暖的风搖蕩着老橡树的叶子和金黄花朵；山鳥在阳光里面尽情地叫喚。

就是这样一个春天日子在人們心里引起一种莫名的思慕，一种痛苦的甜蜜，一种渴望——使他站着一动不动望着树叶子或者青草，張开两臂去拥抱那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大地发出

一陣迷醉的温暖，透过冬天給她穿上的寒冷服装。这是她修长的爱情的手指向人們发出的邀請，拉人們躺在她的怀抱里，在她身上打滚，用嘴唇去吻吻她的胸脯。

索米斯就是在这样一个明媚的日子里求得伊琳答应他的婚事；他求婚已經有好多次了。当时，他坐在一株倒地的树身上，第二十次答应她，如果婚后不圓满，她仍可以自由行动，就跟从沒有結过婚一样。

“你肯发誓嗎？”她当时說过。还不过几天前头，她曾向索米斯提起那个誓言。他回答：“胡說！我决不可能发过这样的誓！”現在偏偏不凑巧被他想起来了。眞怪，男人为了追求女人竟会发这样的誓！为了得到她，他不論在什么时候都会发这种誓！現在，只要能够打动她的話，他也会发誓——不过沒有人能够打动她，她是个冷心腸的女人！

随着春风清芬的气息涌起一大串回忆——他求爱时期的回忆。

一八八一年春天，他去看望自己的老同学和当事人，乔治·列佛賽基；列佛賽基原籍是布兰克生姆，为了要发展自己在朋茅斯附近的松林，就必須成立公司，这件事他交給索米斯全权去办。列佛賽基太太很識大体，举行了一个音乐茶会来款待他。索米斯原不是音乐家，对这种招待实在膩味透頂；音乐快要完毕时，被他瞧見一个穿孝服的女郎独自一个人站着；穿一件稀薄的、紧貼着身体的黑衣服，衬出一个高高的略嫌瘦削的身材，两只戴了黑手套的手交叉着，嘴唇微启，深褐色的大眼睛把一張張的臉挨次地望过来；她的头发低到頸子，在黑衣領上面象一圈圈亮金属放着光。当索米斯站在那里望着她时，不由得感到一种多数男子时常会感到的那种心情——一种特殊的通过感官的满

足，非常肯定，这在小說家和年老的女人就喚作一見鍾情。索米斯一面偷眼瞧着这女郎，一面即刻向女主人那边走去，必恭必敬地站着等候音乐停下来。

“那个黄头发褐色眼睛的女子是誰？”他問。

“那个——哦！是伊琳·海隆。她父亲海隆教授，今年过世了。現在跟她的后母住。人不坏，長得漂亮，可是沒有錢！”

“請替我介紹一下，”索米斯說。

他找不到什么話可談，便是談的那几句話她也很少答腔。可是临走时，他已經打定主意再要和她碰头。也是机緣湊巧，这目的竟而被他达到；原来伊琳的后母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常要到碼头上去散步，这母女两个就在碼头上被他碰見。索米斯手段敏捷，立刻就和这位后母結識上了，而且不消多久就看出她正是自己所要物色的一个帮手。他对家庭生活的經济方面本来感覺敏銳，不久就看出这位后母在伊琳身上花的錢要超出伊琳繳給她一年五十鎊的津貼；他幷且看出海隆太太年紀幷不大，自己也想重新嫁人。这个繼女長得这样异乎寻常的美，而且正是破瓜年紀，大大妨碍她成其好事。所以索米斯便处心积虑，定下自己的策略。

他一点沒有表示就离开朋茅斯；一个月后回来了，这一次幷沒有問女儿，而是跟繼母談了自己的心事。他說自己已經下了决心，不管等多久都行。而他的确等了很久，眼看着伊琳象一朵鮮花开出的身条由瘦削变得丰腴，剛盛的血液使她的眼神更加深郁，使她的臉色添上一层紅潤。每次去探望，他都向她求一次婚，每次探望完毕，他都遭到她的拒絕，滿心創楚地回到倫敦来，可是象坟墓一样坚定，一样沉寂。他想法子探寻她抗拒的內在根源；只有一次被他发現一点头緒。那是在一次公开舞会上

——在这些海濱水乡，男女之間唯一可以通款曲的便是举行公开舞会；他和伊琳坐在靠窗的密座里，华尔滋舞曲弄得他心蕩神移。她輕摇着手中折扇，半遮着臉，望着他；他情不自禁了，一把抓着她搖动的手腕，吻了她臂上的香肌。她打了一个寒噤——这个寒噤使他一直到今天都沒有能够忘怀，也沒有忘掉她当时对待他的那种万分厌恶的神色。

一年后她屈服了。是什么緣故使她屈服他永远也弄不明白；海隆太太又是个相当世故的女子，所以从她那里也打听不到一点。結婚之后，他有一次問到她，“你是什么原因拒絕我那么多次？”她回答他的只是一种古怪的沉默。从他第一天看見她起，她在他眼中就是个謎，直到今天她仍旧是个謎……

波辛尼在院子門口等着他；瘦瘠而漂亮的臉上現出一种古怪的渴望然而是快乐的神情，好象在春天的天空里，望見了幸福的預兆，在春天的空气里也嗅到幸福的来临似的。索米斯望着他在那里等候。这家伙快活成这个样子是什么道理？看他嘴角上和眼睛里那种笑意，他在盼望着什么呢？索米斯簡直看不出波辛尼站在那里飽吸着充满花香的春风是在等待着什么，重又在这个他在习惯上鄙視的人面前感到困恼了。他赶快走进房子。

“那些瓦的唯一顏色，”他听見波辛尼說，“是紫紅夹上一点灰色，使它产生一种透明的效果。我很想問問伊琳的意見。通往这院子的門我已經定做了紫皮的門帘；你如果把客厅的墻壁糊成乳白色，望上去就会有一种幻境的感覺。你得在全部装修上着眼于托出我所謂的迷人力量！”

索米斯說：“你的意思是說我的妻子迷人。”

波辛尼避而不答。

“在院子中間你应当种一丛鳶尾草之类。”

索米斯傲慢地笑了。

“哪一天我上毕几花店去看看，”他說，“看有什么合适的！”

两个人之間更沒有什么話可說，可是上車站去的路上，索米斯問道：

“你大概覺得我的妻子很有艺术眼光吧？”

“是的。”这句沒头沒脑的回答显然是給他一个釘子碰，那意思等于說：“你如果想談論她的事情，可以找别人去談！”

这一下索米斯整个下午悶在肚子里的怨气又火冒起来。

两人一路上再沒有說什么；快到車站时，索米斯問：

“你指望几时完工？”

“六月底，如果你要我連內部装修也包下来的話。”

索米斯点点头。“可是你总該明白，”他說，“我在这房子上花的錢远远超出原来的預算。不过我一向决心做一件事决不随便放弃，否則的話，老实跟你說，我早就会洗手不干了！”

波辛尼沒有答話。索米斯斜睨了他一眼，显出极端厌恶的神气——原来索米斯虽則态度严峻，而且那样傲慢，那样妄自尊大地沉默，他那紧閉的嘴唇和方下巴望上去和一头英国哈叭狗仍旧不无相似之处……

那天晚上七点鐘，琼到达蒙特貝里尔方場六十二号时，女仆貝儿生告訴她，波辛尼先生在客厅里；太太——她說——在楼上装扮，就下楼来。她上去告訴她琼小姐来了。

琼当时拦着她。

“好的，貝儿生，我进去好了。你不用去催太太。”

她脫下外套来；貝儿生带着会意的神色，連客厅的門也不替她开，就溜下去了。

那張放地毯的橡木橱上有一面老式小鏡子，她在鏡子前面

停了一会，望望自己——一个苗条而倔强的少女身材，一張堅定的小臉，穿一件白衣服，領口开成月牙形，頸子很瘦，好象經不起那一头金紅的鬈发似的。

她輕輕打开客厅的門，打算吓波辛尼一下。客厅充滿杜鵑花的强烈香气。

她深深呼吸一下香气，听到波辛尼講話的声音，不在屋子里，可是很近；他說：

“啊！我有一大堆事情要談，現在我們可沒有时間了！”

伊琳的声音說：“不会吃晚飯的时候談嗎？”

“怎么能够談——”

琼开头想要走开，結果不但沒有走，反而向对面朝着小院子的那扇落地窗走去；窗子开着，杜鵑花的香气就是从这里进来的；院子里站着她的情人和伊琳，背朝着这边，两張臉藏在緋黃的花丛里。

琼默不作声，但也不感到可耻；她两頰飞紅，怒目瞧着。

“星期天你一个人来——我們可以一同把全部房子逛一下——”

琼望見伊琳隔着一片花丛抬头望他。那神气并不是卖弄风情，而是——在琼的眼中看来，还要糟糕得多——深怕把自己內心的感情形之于色。

“我已經答应斯悅辛叔叔星期天跟他出去了。”

“那个胖子嗎！就叫他带你去；不过十哩路——他的馬正好跑得了。”

“可怜的老斯悅辛叔叔！”

迎面送来一陣杜鵑花香，熏得琼头暈欲嘔。

“你一准去！啊！一准去！”

“可是为什么呢？”

“我一定要在那边見到你——我覺得你会帮我——”

回答的声音在琼听来好象很輕；在花間起了一陣顫动：“我是会的！”

琼从窗口走到外面。

“这儿多悶气呀！”她說；“这种香味我簡直受不了！”

她一双眼睛带着怒意正視着，把两張臉都扫一下。

“你們是在談房子嗎？要曉得我还沒有看見呢——我們星期天一起下去好嗎？”

伊琳臉色沉下来。

“那天我要跟斯悅辛叔叔出城去呢，”她答。

“斯悅辛爷爷！他有什么关系？你可以扔掉他！”

“我向来不喜欢扔掉哪一个！”

一串脚步声：琼看見索米斯就站在她身后。

“如果你們都預备吃晚飯的話，”伊琳說，带着异样的微笑把琼和索米斯挨次看一下，“晚飯已經預备好了！”

第 二 章

如 此 良 宵

晚飯在沉默中开始;两个女子对面坐,两个男子亦然。

在沉默中,一道湯吃完了——美得很,不过稍嫌稠一点;魚送上来。在沉默中递給各人。

波辛尼冒昧說了一句:"今天第一天象春天。"

伊琳輕声附和說:"是的——第一天象春天。"

"春天!"琼說:"悶气得連个风絲都沒有!"沒有人答話。

魚撤去了,可惜了一盆杜弗的新鮮板魚。貝儿生送上香檳酒,瓶頸滿是白酒沫。

索米斯說:"你們会覚得这酒很淡。"

肉片上来,每一片腿肉都炸成淡紅色。琼不要吃,座上又沉默下来。

索米斯說:"你还是吃一片肉罢,琼,下面沒有菜了。"

可是琼仍旧不肯吃;肉片撤去了。后来伊琳問:"菲力,你听見过我的山鳥叫么?"

波辛尼答:"总算听到——它唱的一只猎歌。我走过来时,在方場那边听見。"

"它眞是个宝貝!"

"色拉，老爷？"稚鷄撤去了。

可是索米斯正在說話："蘆笋很糟。波辛尼，来一杯雪利酒跟甜食一齐吃？琼，你简直不喝酒！"

琼說："你知道我从来不喝。酒眞是难吃的东西！"

銀盆盛了苹果餅上来。伊琳笑着說："今年的杜鵑花开得太好了！"

波辛尼接着这句話咕了一声："太好了！特别的香！"

琼說："你怎么可以喜欢这种香味？糖，貝儿生。"

糖递了給她，索米斯說："这苹果餅不錯！"

苹果餅撤去了。接着是长长一段沉默。伊琳招招手，說："把这杜鵑花拿出去，貝儿生，琼小姐受不了这香味。"

"不要。放在这里，"琼說。

法国橄欖和俄国魚子酱盛在小碟子里端上来。索米斯說："为什么沒有西班牙橄欖呢？"可是沒有人回答。

橄欖撤去了。琼端起玻璃杯，說："請給我一点水。"水拿了給她。送上来一个銀盆，盛的德国李子。有好半天大家沒有作声，全在不約而同吃李子。

波辛尼把李核数起来："今年——明年——等些时——"

伊琳輕輕替他說完："永远不会。今天的晚霞灿烂极了。天上現在还燒得通紅的——太美了！"

波辛尼答："下面就是黑暗。"

两个人的目光碰上，琼不屑地高声說："倫敦的晚霞！"

埃及烟盛在銀盒子里递了过来。索米斯取了一支說："你們的戏几时开場？"

沒有人回答，景泰藍杯子盛着土耳其咖啡随着上来。

伊琳淺笑着說："要是能够——"

“能够什么？”琼說。

“要是能够永远是春天多好！”

白兰地端上来；颜色又淡又陈。

索米斯說：“波辛尼，来点白兰地。”

波辛尼飲了一杯；大家全站起来。

“你們要叫部馬車嗎？”索米斯問。

琼回說：“不要。請你把我的外套拿来，貝儿生。”外套給她拿来了。

伊琳从窗子口喃喃地說：“这样可爱的晚上！星儿都出来了！”

索米斯接上：“希望你們两个玩得开心。”

琼在門口回答：“多謝。来，菲力。”

波辛尼叫：“我来了。”

索米斯傲慢地笑了一笑說：“祝你好运！”

在門口，伊琳望着他們走了。

波辛尼叫：“晚安！”

“晚安！”她輕輕地說……

琼要她的爱人带自己上公共馬車的上层去坐，說她要透空气；她不作声坐在上面，脸迎着风。

赶車的有一两次回过头来，打算冒昧說句話，可是想想还是沒有說。好一对活潑的情人！春天也鉆进他的血液来了；他觉得需要一吐胸中的浊气，所以舌头咯咯作响，揮着鞭子，兜轉着双馬；連两匹馬，可怜的东西，也聞到春天的气息，有这么短短的半小时在石板路上踏着輕快的蹄子。

全城洋溢着生机；树木的枝条上面点綴一串串幼叶子，向上翘起，在等待春风带給它們什么恩澤。新点上的街灯越来越亮，

强烈的光綫把人群的臉照成灰白；高高在头上，大片的白云迅速地、輕盈地，駛过暗紫色天空。

穿着晚礼服的人們已經敞开大衣，步履輕快地拾上俱乐部的台阶；做工的人在街上徘徊着；女人——那些在晚上这时特别孤单的女人——孤单单一个人成串地向东走去——輕搖慢摆地走着，举止上带着企望，梦想着好酒和一頓好晚飯，或者偶然有这么一分鐘，梦想着出于爱情的亲吻。

这些无穷尽的人，在街灯和移动着的天空下面各自走各的路，全都沒有例外地从春气的动蕩中感到某种幸福的鼓舞；就象那些敞开大衣的俱乐部会員一样，全都沒有例外地摆脫掉一些自己的阶級、信条和习尙，或是歪戴着帽子，或是步履輕快地走着，或是嘻笑，或是沉默，从这些上面表現出他們在蒼天的热情籠罩下都是同类。

波辛尼和琼默默走进戏院，爬上自己后楼座的座位。戏剛才开始，半明半暗的場子里，一排排的人全向一个方向注視着，望去就象一个大花园里許多花开向着太阳。

琼从来沒有坐过楼上后座。从十五岁起，她經常都是陪自己祖父坐的正厅，而且不是普通的正厅，是最好的座位，靠中間的第三排；老乔里恩好几天前，从城中回来，就向葛罗甘—包因票店定下了；他把戏票藏在大衣口袋里，和自己的雪茄烟匣和旧羊皮手套放在一起，到了当天晚上才取出来交在琼手里。祖孙两个就这样坐在前排——一个是腰杆笔挺的老头儿，一头修整的白发，一个是瘦小的身材，精力充足，心痒痒地，金紅色的头发——把什么戏都看个飽；回家的路上，老乔里恩常会講起那个演主角的：“啊，他不行得很！你要是看过小包布生就知道了！”

琼本来滿心欢喜地盼望着今天晚上；这是偸来的，沒有长輩

率領着，斯丹奴普門那边做梦也不会想到，还当作她在索米斯家里呢。她这次扯謊原是为了自己的情人的緣故，所以指望得到报酬；她指望这样一来可以冲破綿密寒冷的云层，使两人之間的关系——近来是那样令人迷惑不解，那样痛苦——重又恢复冬天以前的晴朗和单純。她这次出来有心要談些体己的話；她眼望着戏台，眉心里皺成一条縫，什么也看不見，两只手放在膝上紧紧勒着；心里面疑妒交集，象无数蜜蜂頻頻刺痛着她。

波辛尼有否体貼到她的苦衷，很难說，总之他一点沒有表示。

幕下。第一場戏完了。

"这儿太热！"姑娘說；"我想出去一下。"

她臉色慘白，而且知道——这样神經一刺激，她什么都看出来了——他在感到不安和內疚。

戏院后面有一座临街的凉台；她跑到凉台上去，凭栏不語，等他开口。

終于她再也忍不住了。

"我有句話要跟你說，菲力，"她說。

"是嗎？"

他的声音里那种防范口气引得她两頰飞紅起来，不由得脫口而出："你簡直不給我机会跟你亲热；你有好久好久沒有这样了！"

波辛尼瞠眼望着下面的街道。他沒有回答。

琼激动地說："你知道我要为你尽我的一切——我要成为你的一切——"

街上升起一片嗡嗡声，又被一声尖銳的"叮叮"声刺破：启幕的鈴子响了。琼沒有动。她心里正在絕望地掙扎着。她要不要把話全說出来呢？她要不要直接向那个势力，那个把他从她身边

拉走的誘惑挑战呢？她天性本来好斗，所以她說："菲力，星期天带我去看那个房子！"

她嘴边带着顫抖而間歇的微笑，而且竭力——多么吃力啊——不显出自己在留意看他，搜索着他脸上的表情，看見那張臉躊躇、迟疑，看見他眉心蹙成一条縫，臉漲得通紅。他回答："星期天不行，亲爱的；改一天！"

"为什么星期天不行？星期天我又不会碍事的。"

他显得很是为难，勉强說道："我有个約会。"

"你打算带——"

他眼睛里显出怒意；聳聳肩答道："有个約会，所以沒法子带你去看房子！"

琼把自己的嘴唇咬得血都出来，一句話不說回到位子上，可是又气又憤，不由得眼泪直流。幸亏場子里这时已經熄灯，救过这一关，沒有人瞧見她的狼狈情形。

然而在这个福尔賽的世界里，一个人切莫要以为逃得了旁观者的眼睛。

就在后面第三排，尼古拉最小的女儿尤菲米雅和她出嫁的姊姊第維地曼太太都在留神看着。

她們到了悌摩西家里就告訴大家在戏院里看見琼和她未婚夫的事情。

"坐的正厅嗎？""不是，不是坐——""哦，是楼上包厢，当然了。这在年輕人里面近来好象很时髦呢？"

嗯，也不能算是包厢。是坐的——。总之，这种訂婚不会长久的。她們从来沒有看見一个人的样子象小琼那么气急敗坏的！她們眼睛里噙着快乐的眼泪，詳述琼在一幕戏演了一半时回到座位上来，怎样踢了一下人家的帽子，那个人怎样一付脸孔。尤

非米雅有名会笑不出声，最使人失望的是笑到末尾能发出一陣尖叫；这一天当史木尔太太听了这番話，双手举起来說：“天呀！踢了人家帽子嗎？”尤非米雅竟发出无数若干的尖叫来，使得人家用了嗅盐才使她清醒过来。她临走时，还跟第維地曼太太說：“‘踢了人家帽子！’啊！真把我笑死了。”

拿“小琼”来說，那天晚上本来应該好好乐一下，然而却从来沒有那样的敗兴而回。真亏她竭力压制着心中的憤激、猜疑和妒忌！

她和波辛尼在老乔里恩的門口分手，总算沒有丢臉哭了出来；她一定要收伏自己的爱人，是这种强烈的心情撑持着她，直到听見波辛尼离去的足声才使她真正恍悟到自己苦痛的程度。

那个不声不响的“山基”来給她开門。她本想悄悄溜上楼到臥室去，可是老乔里恩听見她进来的声音，已經站在餐室門口。

“进来吃你的牛奶，”他說。“給你燉着呢。很晚了。你上哪儿去的呢？”

琼靠壁爐站着，一只脚踏在炭栏上，一只胳臂搭着爐板，就象她祖父那天晚上看了歌剧回来那样的做法。她已經快要垮了，所以告訴他絲毫不在乎。

“我們在索米斯家里吃晚飯。”

“哼！那个有产业的人！他妻子在嗎——还有波辛尼？”

“对了。”

老乔里恩眼睛盯着她望，在他尖銳的目光下，你休想掩飾起什么；可是她并沒有望着他；当她回过臉时，老乔里恩立刻停止打量。他已經看出不少，看得太多了。他弯下腰去从爐边給她拿起那杯牛奶，自己回过身去，嘰咕道：“你不应在外面耽这么晚；要把你的身体毁掉。”

他这时把脸藏在报紙后面，故意把报紙弄得多响的；可是当琼上前吻他时，他說：“睡罢，孩子，”声音微顫而且出乎意料地温存，琼几乎忍不住了，赶快出了餐室回到自己房里，哭了一个通宵。

門关上时，老乔里恩丢下报紙，两眼笔直，焦灼地瞪了半天。

“这个混蛋！”他心里說。“我一直就知道她会和他鬧不好！”

他脑子里挤滿了疑虑和不安；更由于感覚到自己对事情的发展无能为力，既不能制止，又不能控制，这种疑虑和不安就越发显得强烈。

这家伙会不会扔掉她呢？他眞想去找到他，跟他說：“你听着，先生！你打算扔掉我的孙女嗎？”可是他怎么能去呢？他知道得太少了，或者簡直不知道什么；然而以他的机智，敢說沒有看错，肯定有事情。他疑惑波辛尼在蒙特貝里尔方場走动得太勤了。

“这个家伙，”他想，“也許不是个坏蛋；一張脸也不是个坏人的样子，可是古怪得很。我就弄不清他是怎样一种人。我永远弄不清他是怎样一种人！人家告訴我，他工作得象一条牛，可是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好处。他不切实际，工作沒有条理。上这儿来，就象一只猴子坐在那里悶声不响。我問他喝什么酒，他总說：‘謝謝，随便什么酒。’我請他抽雪茄，他抽起来就好象抽两个辨士一支的德国雪茄一样，全不領略。我从来沒有看見他看着琼的时候眼睛有那一点点情意；然而，他又不是追她的錢。只要琼有一点点表示，他第二天就会跟她解約。可是琼不肯——琼决不肯！她要釘着他！她就象命运一样执拗——决不肯放手！”

老乔里恩深深叹口气，翻过报紙；也許碰巧在报栏里他能找到些安慰。

楼上，琼站在自己臥室窗子口；春风在公园陶醉一番之后，从窗口进来吹凉她火热的面頰，可是却燃燒着她的胸膛。

第 三 章

跟斯悦辛出游

在一本有名的旧唱歌課本里有一首歌，其中有两行是这样写的：

> 他的藍长褂上的鈕子多亮啊，达啦啦！
> 他歌唱得多么美妙啊，就象只鳥儿……

斯悦辛从海德公园大厦出来，打量着停在門口的两匹馬时，并不完全象一只鳥儿唱着，可是心里眞想哼一只歌。

那天下午天气非常淸和，就和六月里一样；斯悦辛为了完成那只老歌里面的比喻，事先派阿道尔夫下楼看了三次，究竟有沒有一絲寒峭；肯定沒有之后，才穿上一件藍色的大礼服，連大衣都沒有穿；长服紧紧裹着他风度翩翩的身材，就算鈕子不亮，也就敷衍得过去了。他巍然站在人行道上，戴上狗皮手套；头上一頂大喇叭帽子，魁梧的身材，样子非常粗野，簡直不象一个福尔賽家的人。密密一头白发，被阿道尔夫給他搽上一点头油，散发着鎮定剂和雪茄的香味——雪茄是有名的斯悦辛牌子，每一百支花了他一百四十先令，可是老乔里恩忍心害理地說，这种雪

茄送他抽他也不要抽；这种人口味太不行了！……

"阿尔道夫！"

"老爷！"

"新格子呢毯拿来！"

这个家伙你再教他也漂亮不了；敢説索米斯的媳妇眼力很不差呢！

"把車篷放下来；我要請一位——女太太——坐車子呢！"

一个漂亮女子总要漏一漏自己的服装；而且，哼——他要跟一位女子同車啊！这就象已往的好日子又重新开始似的。

他有好久好久沒有和一位女子一同坐馬車出城了。最后一次，据他想得起来的，是同裘丽一起出去；那个老廢料自始至終就象只老鼠一样害怕，气得他簡直冒火，到了灣水路送她下車时，他曾經說过："我再带你出去就是个渾——！"他果真沒有再带她出去，决不来！

他走到馬头跟前，檢查一下銜鉄；这并不是説他在这上面是个內行——他付給馬夫六十鎊一年还要他代替做馬夫的事情，这决不是他的为人。老实説，他虽則以爱馬著名，主要还是因为有一次在大賽馬的日子被几个馬場賭棍騙了錢。可是俱乐部有人看見他駕着自己两匹灰色馬到俱乐部門口——他总是駕灰色馬，有人認为同样花錢，但是神气得多——曾經替他起过一个名字，叫"四馬手福尔賽"。这个綽号是老乔里恩死去的同伙，那个尼古拉·特里夫萊傳到他耳朵里的；特里夫萊是个大騎术家，他駕馬車有名的会闖禍，在国內可算数一数二；从此以后，斯悦辛就覺得总要配得上这个称号才是。这个綽号使他甚为中意，并不是因为他曾經駕过四匹馬的馬車，或者可能有一天这样，而是因为听上去很神气。四馬手福尔賽！不坏！可惜自己出世太早，

沒有选个好的职业。如果晚二十年后来到倫敦，他准会变做个証券經紀人，可是在当时他需要就业时，这个偉大职业还沒有成为中上层阶級的主要荣誉。他事实上是被逼进拍卖行的。

斯悅辛坐上駕駛座位，由人把繮繩递在他手里；阳光整个照上他蒼白衰老的面頰，他眯着眼睛緩緩向周圍顧盼一下。阿道尔夫已經坐在后面；戴了帽章的馬夫靠着馬头立定等待放轡；一切停当，只等号令。斯悅辛当时一声令下，車身向前冲去，轉眼之間，車輪轆轆一声，鞭子一揚，已經停在索米斯家門口了。

伊琳即时出来，上了車——事后斯悅辛在悌摩西家里形容她的动作"就象，呃，达基梨娥妮①一样輕盈，毫不麻煩你，一点不要这个、要那个的；"尤其是，"一点不害怕成那付鬼相！"斯悅辛着力形容这一点，瞪眼望着史木尔太太，弄得她甚为难堪。他向海絲特姑太描写伊琳的帽子。"全不是你那种拍拍拍的东西，張得多大的而且惹上尘土——近来女人就喜欢戴这种东西；她戴的是一頂小巧玲瓏的——"說时用手划一个圓圈，"白面紗——文雅极了。"

"是什么做的呢？"海絲特姑太間；她只要有人提到服装都要显出一种懶洋洋然而始終如一的兴奋。

"什么做的？"斯悅辛回答；"你說我怎么会知道？"

他忽然变得悶声不响，使海絲特都害怕起来，当作他暈过去了。她也沒有打算搖醒他，她不习惯这样做。

"頂好能有个人来，"她肚里說；"他这付模样有点儿难看！"

可是突然間斯悅辛又活过来。"什么做的？"他徐徐喘气說，"应当是什么做的呢？"

---

① 馬丽亚·达基梨娥妮（1804—1884），欧洲有名的芭蕾舞家。

*　　*　　*

他們的馬車駛了还不到四哩远，斯悦辛就有个印象，覺得伊琳喜欢和他出游。一張臉罩着白面紗显得非常柔和，深褐色的眼睛在春天的阳光中发着亮光，不論什么时候斯悦辛跟她說話时，她都抬起眼睛向他微笑。

星期六早上索米斯看見伊琳坐在書桌那儿写一張便条給斯悦辛，回他不去了。为什么要回絕斯悦辛呢？他問。她自己娘家人她高兴回絕就回絕，他家里的人可不容她回絕！

当时她凝神望着他，把便条撕掉，說了一声："好罢！"

随即她另外写了一張。他停了一会，随便張了一眼，看見便条是写給波辛尼的。

"你写信給他做什么？"他問。

伊琳仍旧是那样凝神地望着他，靜靜地說："他托我替他办的一点事情！"

"哼！"索米斯說。"托你办事！你如果担任起这种事情来，你自己的事情都要打断了！"他沒有再說什么。

斯悦辛听說上罗宾山去，惊得眼睛睜了多大；路程太远，他的馬跑不了，而且他总是七点半到俱乐部，在客人开始涌到之前用飯；那个新厨师碰到人吃早晚飯总要多花点功夫在上面——这个懶虫！

可是，他也愿意看看那所房子。談到房子，福尔賽家随便哪一个人都喜欢；对于一个在拍卖行做过的人，尤其喜欢。这段路究竟不能算远。当他年紀較輕的时候，他有好多年都在里希蒙租房子住，馬車和馬都放在那边，天天坐着馬車上来下去，終年如此。他們喊他做四馬手福尔賽！他的T式馬車和他的两匹馬从海德公园三角場到公卿飯店都傳遍了。这两匹馬某公爵曾經

想挖他的，愿意出他双倍的价錢，可是他不讓；有了好东西，自己要懂得宝貴，可不是？他一張剃光了的衰老的方脸上显出一种不可思議的庄严而驕傲的神情来，头在竪領子里扭动着，就象一只火鷄在那里剔羽修翎。

她实在是个可爱的女子！事后他向裘丽姑太把她穿的衣服叙述得淋漓尽致，听得裘丽姑太双手都举了起来。

象皮肤一样裹着她身体——绷得象一面鼓一样；他就是喜欢这样的衣服，一套头，全然不是那种“憔悴可怜”骨瘦如柴的女人！他盯着史木尔太太望，原来史木尔太太跟詹姆士是一个身形——又长又瘦。

“她有一种风度，”他往下說，“足可配得上一个皇帝！而且她又是那样安静！”

“总之，她好象把你完全降伏了似的，”海絲特姑太坐在角落里慢声慢气說。

斯悦辛在有人攻击他时听得特别清楚。

“什么？”他說。“一个美一人，在我眼睛里决計逃不了，可惜的是，我就說不出我們这儿有哪个年輕小伙子配得她的；也許—你—說得出，来嗎，也許—你—說得出！”

“噢？”海絲特姑太咕了一声，“你問裘丽！”

可是远在他們抵达罗宾山之前，他已經瞌睡到了极頂，原因是他并不习惯这样出来透空气；他閉目赶着車子，全亏得他这一生在礼貌上的訓練，使他那肥碩的身軀沒有栽了下来。

波辛尼本来在探望着，这时出来迎接他們；三个人一同走进房子；斯悦辛前行，舞弄着一根粗大的鑲金手杖；他在座位上坐着不动太久了，两只膝盖早吃不消，所以阿道尔夫早就把手杖遞在他手里。他把皮大衣也穿起来，好抵御空房子里的过堂风。

楼梯漂亮，他認为。爵府的气派！楼梯上要摆点雕象才对！走到通往内院門口那些大柱子中間时，他停了下来，带着詢間的样子用手杖指指。

这算是什么呢——这个堂屋，或者——反正不管叫它什么？可是瞠眼望望头上的天窗时，他神悟出来了。

“哦！彈子房！”

待得人告訴他这里将是一处内院，地上铺了砖，中間还要种花草，他轉身向伊琳說：

“种花草太糟蹋了？你听我的話，在这里放一只彈子台！”

伊琳笑了。她已經揭下面紗，把来象女修士的头巾一样纏在前額上，头巾下面一双含笑的深褐色眼睛在斯悦辛看来显得更加可爱。他点点头，看得出她会照他的意思做。

对于客厅和餐厅他都沒有什么意見，只說“很寬敞”；可是走进酒窖时，他却容許自己这样身份的人大为激賞；他由石級走下去，波辛尼点个火在前面带路。

“你这儿足可以放得下，”他說，“六七百打—— 一个很不錯的小酒窖呢！”

波辛尼表示要带他們到坡下小树林那边去看这房子的远景，斯悦辛站下来。

“这儿景致很不錯呢，”他說；“你能不能弄到一張椅子？”

椅子从波辛尼的帳篷里給他取来。

“你們两个人下去！”他和和气气說；“我坐在这儿看看景致。”

他在橡树旁边的阳光里坐下；坐得又正又直，一只手伸出来放在手杖头子上，另一只手按着膝盖；皮大衣敞了开来，帽边遮着那張蒼白的方脸；眼睛空无所瞩地瞪着那片景色。

波辛尼和伊琳下坡穿过稻田时，他向他們点点头。說实在話，扔下他一个人这样静养一会儿，他并不介意。空气眞新鮮，太阳里也不太热；风景望出去很不錯，难得有这样——。他的头微微傾向一边；他竪起头来，心里想：怪！他—啊！他們在下面向他招手！他举起手来，連招了好几下。两个人很起劲——景致很不錯——，他的头倒向左边去，立刻被他竪了起来；头又倒向右边去；在右边停止不动；他睡着了。

虽則睡着了，他坐在坡子上面儼然象一个哨兵統馭着这片——很不錯的——风景，就象人类未开蒙时期那些古远福尔賽人中間一个特殊艺术家所塑的一座偶象，用以記載心灵对物质的控制！

当年他那些数不尽的小农祖先，每逢星期天都要手插着腰站在那里打量着自己的一小块耕地，灰色的凝注的眼睛里暗藏着那种以暴力为本的天性，那种为了自己占有而排挤掉其他一切的天性——这些数不尽的祖先仿佛也跟他一起坐在坡子上面。

可是他虽則这样沉睡着，他那福尔賽的精灵却在暗中监視，并且跑出去很远很远，經历了許多荒唐的幻境；它跟着这一对青年男女，看他們在那片小树林里面做些什么——春色撩人，小树林里面充滿着青草味和花香，鳥声无数，风信子和各种芳草鋪成一片地毯，阳光照在树頂上就象金子；它跟着这一对男女，看見他們在一条小路上紧紧靠着走，路非常之窄，所以他們的身子始終都挨在一起；它留意看伊琳的眼睛，那双眼睛就象小偸似的，把春天的心給掏了出来。他的精灵，就象一个隐身的监护人一样，跟他們一起，駐足看地下一头毛茸茸的死田鼠，死了还不到一小时，銀灰色的外套和偸来的野菌都还沒有被雨水或者夜

露打湿；它望着伊琳伛着头，眼睛里带着怜惜的神情；望着那年輕男子的头，那样死命盯着她看，那样的古怪相。它还跟他們一起穿过那片被人樵采过的林中空地，风信子都被踩坏了，一棵树身被人从根砍断，摇摇晃晃倒了下来。它又跟他們爬过断株，到了林子边緣，从这里伸展出一片未經发見过的乡野，远远傳来“快快布谷”的鳥声。

它不做声跟他們站在那里，看見他們那样默默无言很不好受！眞特别，眞怪！

然后又随他們回来，就象做了亏心事似的，穿过树林——回到那片樵采过的地方，仍旧一声不响，周圍的鳥声不断，野香襲人——哼！这是什么——就象他們藏起的香草似的——回到那段横在小路上的断株跟前。

他的福尔賽精灵繼續朝下望，隐着身形，在他們头上拍着翅膀，竭力想惊动他們一下；它看見她稳坐在断株上，美丽的身体摇晃着，低头微笑望着那个仰望着她的年輕男子，男子的眼光是那样古怪，那样奕奕有神；滑了一下——呀！跌了一下，唉！滑下来了——到了他的怀抱里了；她温柔的身体被他紧紧摟着了，她的头向后仰去，躲开他的嘴唇；他吻了她；她在挣扎；他叫：“你一定知道——我爱你！”一定知道——的确，一个美——？爱！哈！

斯悦辛醒了过来；莫不是碰上鬼了。他嘴里的滋味很不好受。他在哪儿？

他媽的！他原来睡着了！

他梦見一种新做的湯，吃起来带有薄荷味。

那两个年輕人——他們上哪儿去了？他的左腿麻得动都动不了。

"阿道尔夫!"这个混蛋不在;这个混蛋总在哪儿睡着了。

他站起来,一件皮大衣穿得又高又大又臃肿,焦急地望着下面的田野;不久就看見他們来了。

伊琳走在前面;那个年輕小子——他們給他起的什么綽号——"海盗"嗎?——垂头丧气跟在她后面;沒有話說,准是碰了她一鼻灰。这是他活該,带她这么老远去看房子!要看房子在草地上看,这才是眞正合适的地方。

他們望見他了。他伸出胳臂,不时招一下手催他們快走。可是两个人站住了。他們站在那儿做什么,談話——談話做什么?又来了。她一定使他很难堪,这一点他滿有把握,而且毫不奇怪,談这种房子——一个大怪物,跟他往常看惯的那种房子全都不象。

他紧紧盯着两个人的臉望,淡黃眼睛眏都不眏一下。那小子的样子很古怪!

"这个决計不会造得象样!"他尖刻地指指房子;"太出奇出格了!"

波辛尼瞠眼望着他,好象没有听見似的;事后,斯悅辛向海絲特姑太把他形容为"一个很乖僻的人——眼睛看你的神情非常古怪——坏家伙!"

这种突如其来的心理是怎样引起的,他也沒有說出;可能是他看不惯波辛尼的高額头、高顴骨和尖下巴,或者他臉上那付急色相,因为斯悅辛認为一个十足的上流人士必須具有一种安詳的滿足,而波辛尼这付模样却恰好和他的看法格格不入。

一提到喝茶,他臉上立刻高兴起来。他向来看不起茶——他的老兄乔里恩过去就做过茶生意;在这上面賺了不少的錢——可是他現在非常口渴,而且嘴里的滋味很不好受,喝什么他

都来。他渴想告訴伊琳他嘴里难受——她是非常体貼的——可是不大体統;他用舌头在四面一卷,輕輕抵着上顎噘了一下。

帳篷里阿道尔夫在远处角落里正弯着自己两撇鼠須燒开水。他立刻丢下开水去启一个中瓶香檳酒的瓶塞子。斯悦辛笑了,向波辛尼点点头,說道:“怎么回事,你簡直象基度山伯爵①呢!”这本有名的小說——他讀过的半打小說之一——曾經給他极其深刻的印象,所以他記得。

他从桌上拿起酒杯,举得远远的仔細看那顏色;虽說口渴,他还不至于什么烏七八糟的酒都喝!后来他把杯子引到唇边,呷了一口。

“酒很不錯,”他总算說話了,把来放在鼻子下面聞聞,“不能比我的海德席克!”

就在这个时候他有了一个感覺,后来到了悌摩西家里被他概括地說了出来:“我有十足把握說那个建筑师家伙在爱着索米斯太太!”

从这时候起,他的一双淡黃圓眼睛始終都睁得多大地望。

“那个小子,”他告訴史木尔太太說,“在她后面跟来跟去,眼睛饞得就象一条狗——坏家伙!这不足为奇——她是个漂亮女人,而且,我要說,十分的庄重!”他隐隐記得伊琳身上有一种香味,就象一朵花瓣半斂、花心濃郁的花发出的幽香,所以就創造了这个印象。“可是我直到瞧見他拾她的手絹时,”他說,“我才肯定。”

史木尔太太的眼睛里沸騰着兴奋。

“那么他还給她沒有呢?”她問。

---

① 法国大仲馬的小说基度山恩仇記中的主角。

"还給她?"斯悅辛說:"我瞧見他在手絹上大吻特吻,他当作我沒有看見呢!"

史木尔太太倒吸进一口气——兴奋得話都說不出来。

"可是她对他并不亲热,"斯悅辛接着說;他停下来,有这么一两分鐘眼睛瞪得多大的,把海絲特姑太都吓坏了——原来他忽然想起坐上馬車回家的时候,伊琳曾經再次把手伸給波辛尼握,而且讓他握了很久……他用力打了两馬一鞭子,一心要独自占有她。可是她却回过头去望,沒有理会他問的第一句話;連她的臉他都沒法看見——她一直都垂着头。

有个地方有一張图画——这張画斯悅辛并沒有見过——画着一个男子坐在礁石上,在他旁边平靜的綠波中一个美人魚仰面朝天躺着,一只手掩着自己裸露的胸脯。她臉上带着隐約的笑意——又象是无可奈何的屈服,又象是暗喜。当时坐在斯悅辛身边的伊琳可能也在这样微笑。

等到他独自占有了伊琳时,他乘着酒意,把自己肚子里許多委屈全傾吐出来;談他对俱乐部里新来的厨师多么深恶痛絕;談他为了威格摩尔街那所房子多么的煩心;那个混蛋房客为了帮助自己的舅爷弄得破产——为了顧全别人連妻子儿女都不顧了,天下可有这种事情;还談自己的耳朵不灵,談自己右胁下不时疼痛。她傾听着,眼睛在眼皮下面不住地轉。他認为她在为他受的这些痛苦深思,而且十分替他难受。然而当时他穿着皮大衣,胸前扣着飾鈕,歪戴着礼帽,又和这样一个美丽女子同坐着馬車,在他却有生以来沒有感覺这样神气过。

可是一个星期天带了自己的女朋友出游的水果販子,好象也儼然一样神气。这人赶着自己的驴子一路馳来,坐在那部舢板似的驴車上,笔直的身体仿佛一座蜡象,一条大紅手帕圍在下

巴下面，就象斯悦辛圍着頸巾一样夸耀；他的女友圍了一条肮脏的皮圍巾，尾巴拖在頸后，模仿着一个时髦女子的派头。那个男子手里拿了一根棍子，上面扣了一根破破烂烂的繩子，也学着斯悦辛那样揮着馬鞭，一圈一圈舞得非常之象，不时掉头斜睨自己的女伴一眼，和斯悦辛的原始眼神簡直一模无二。

开头斯悦辛并不覺得，可是不久便疑心这个下流的恶棍在嘲弄他。他在那匹牝馬肚子下面打上一鞭子。可是偏偏鬼使神差，馬車和驴車仍旧并排駛着。斯悦辛的黃胖臉漲得通紅；他举起鞭子打算給水果販子一鞭子，可是总算老天有眼，及时阻止了他，沒有讓他做出这种有失体面的事来。一部車子从人家大門里馳了出来，把斯悦辛的馬車和那汉子的驴車挤在一处；輪子和輪子轧上了，小的車子甩了出去，翻了。

斯悦辛并沒有回头。要他停下車子来救这个恶棍，他决計不来。把头頸跌断了也是活該！

可是就算他愿意的話，他也无能为力。那两匹灰色馬惊了起来。馬車一下歪向左边，一下倒向右边，連路人看見他們飞馳而过时，都显出惊慌的神色。斯悦辛的粗胳臂伸得笔直，用力拉着馬繮；两頰鼓着，嘴唇紧閉，胖臉漲成紫紅，又气又急。

伊琳手抓着栏杆，車子歪側一下，她就紧紧抓着。斯悦辛听見她問：

“我們会不会出事情，斯悦辛叔叔？”

他气喘吁吁回答：“不要紧；馬有点怕生！”

“我还从来沒有碰見出事呢。”

“你不要动！”他看她一眼。她在微笑着，神色自若。“坐着不要动，”他又說一句。“不要害怕，我会送你回家的！”

他在竭力挽救之中，听見她回答了这么一句，口气完全不象

她的为人，使他听了詫异之至：

“永远不回家我也不在乎！”

車身大大歪了一下，斯悦辛才要惊叫出来，又咽了下去。两匹馬正馳上山坡，力气已乏，这才慢了下来，終于自己停住。

“当我”——斯悦辛后来在悌摩西家里叙述这件事——“勒住馬时，她坐在那里就跟我一样冷静。老天有眼，她那种派头就象把头頸跌断都不在乎似的！她当时說的什么：‘永远不回家我也不在乎！’”他撑着手杖微傴着身体，喘息地說，听得史木尔太太吓了一跳：“我一点不奇怪，嫁給小索米斯这样难纏的丈夫！”

至于他們走后把波辛尼一个人丢下来，他有些什么举动，斯悦辛脑子里根本沒有想到；是不是如斯悦辛形容的那样，象只狗到处去跑呢？跑到那片春色仍旧撩人、布谷鳥仍在远远叫喚的小树林里；一面向树林走去，一面用她的手絹抵着嘴唇，芬香中夹着薄荷和香草味。一面走着，一面心里感到一种强烈而甜蜜的痛苦，自己在林子里都哭得出来。或者，究竟这家伙有些什么举动？事实上，斯悦辛已經把这个年輕人忘得一干二净，一直等到他到了悌摩西家里才重又想起来。

第四章

詹姆士亲自下乡去看

那些不了解福尔賽交易所內情的人，也許不会料到伊琳下去看房子会引起那么大的騷动。

自从斯悦辛在悌摩西家里叙述了他那次郊游的整个經过之后，他这番話也同样被原原本本拿来告訴了琼；告訴她完全不是出于好奇，也許有那么一絲恶作剧，但是真心还是为好。

“而且这样講多么难听啊，亲爱的！”裘丽姑太結尾說；“說她不想回家。她是什么意思？”

这段經过在琼听来很是突兀。她紅着臉痛苦地听着，忽然，匆匆握一下手，就离开了。

“簡直沒有礼貌！”琼走后，史木尔太太跟海絲特姑太說。

从她听到这消息的神情举止上来推测，大家就得到一个正确的結論。她的心緒很乱。因此这里一定有什么不妙。怪吧！她跟伊琳从前还是頂頂要好呢！

这事跟过去不久人家在背后的議論以及耳朵里刮到的一些話也极其符合。想起尤菲米雅在戏院里見到那一幕——还有波辛尼先生总是在索米斯家里，不都是嗎？唉，真是的！是啊，当然他会去的——談房子啊！話当然講得絕不露骨。在福尔賽交

易所里，一件事情尽管令人着恼，只要不是最了不起，最最重要，都不需要講得那样露骨。这座机器太精密了；一点暗示，口气里微微表示一下惋惜或者怀疑，就足够使这个家族的灵魂——那样富于同情的灵魂——震动起来。誰也不打算这些震动会伤害到哪一个——远不是如此；这些震动的用意整个都是为好，是覺得族中每一个人都和这个家族的灵魂休戚相关啊。

而在这些背后的議論里面，归根結蒂也还是一片好心；时常就因为有这些議論而促成慰問性的拜訪，从而使那些身受痛苦的人眞正得到恩惠，使那些安然无恙的人也会感覺到至少还有人在为一些和自己无关的事情难受，这也是开心的事。事实上，这无非是借此互通声气，跟新聞界精神完全一样，象詹姆士跟史木尔太太通声气，史木尔太太跟尼古拉的两个女儿通声气，尼古拉两个女儿跟哪一个通声气，等等，都是这个道理。他們所爬上的而且目前所属的这个阶級要求一定程度的坦率，和更大程度的緘默。有这两者的結合才保証了他們的阶級地位。

福尔賽家許多年輕人自然会公开声称不愿意有人探听他們的私事；可是这种族中的流言就好比一股目不能見的强有力的电流，所以事事清楚在他們实在是不得已的。因此大家都覺得毫无办法可想。

他們里面有一个（小罗杰）曾經为了解放下一代，把悌摩西罵做“老狐狸”，这实在是个英勇的尝試。可是报应就落到他的身上；这些話轉弯抹角傳到裘丽姑太的耳朵里，裘丽姑太又以震駭的口吻告訴罗杰太太，这样，这句話又回到小罗杰这里来了。

說到底，感到难受的也不过是那些自己做錯事的人；比如乔治，那要怪他打彈子把錢花光了；或者如小罗杰本人，那时候他險些儿跟一个，根据背后的議論，他已經发生了自然关系的女

子結婚；再如伊琳，那是因为大家覺得，而不是說过，她的处境危險啊。

所有这一切背后的議論不但可喜，而且也有益。它使灣水路悌摩西家里許多时光都能輕松愉快地消磨掉；要不是这样的話，这里住的三个人就会覺得时光枯寂沉悶了；而且悌摩西的家在倫敦城里也不过是千百个这样人家里的一个——这些人家的成員都是些生活无忧、无所偏倚的人，自己已經置身斗爭之外，因此为了找寻生存的理由，就不得不关心到别人的斗爭。

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些可喜的族中閑是閑非，这里就会变得非常寂寞。流言和傳聞、报信、猜疑——这些可不是跟家里的小孩子一样嗎？姊弟三人虽則自己的一生中沒有生男育女，可是这些流言和傳聞不都跟些呱呱喋喋的嬰孩一样惹疼、一样宝貝嗎？他們的軟心腸就是渴望孩子，而談这些閑是閑非也就几几乎等于儿女成行、儿孙繞膝了。至于悌摩西是否渴望孩子虽則还不能十分确定，但是每一次福尔賽家有一房添丁进口的时候。他都要不开心一陣，这总是无可爭辯的。

所以尽管小罗杰罵“老狐狸”，尽管尤菲米雅双手举起来叫：“唉！那三个人！”而且先是不出声地大笑，末了发为尖叫，这都沒有用。沒有用，而且也不大忠厚。

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也許有人覺得奇怪，尤其在一个福尔賽的人眼中看来，不但会覺得奇怪，甚至于还会認为“不成話”——然而根据某些事实看来，倒也并不怎样奇怪。

原来有些事情是被忽略了。

首先，在許多被不痛不痒的婚姻所栽培的安适中，人們往往忘記爱情并不是暖房的花朵，而是經过一夜春雨和片刻阳光生长出来的一棵野草；野草的种籽，被野风載着沿路吹过去；如果

碰巧吹进我們花园籬笆里面，我們就称做花；如果吹在籬笆外面，我們就称做野草；但是花也罢，野草也罢，它的香味和颜色却始終是野的！

还有，福尔賽家人一般都沒有見到——他們各人生活的方式和內容就不容他們看見这項眞理——当这株野草长出来时，那些当事的男女都不过是繞着它那淡白火焰的花朵的飞蛾而已。

小乔里恩当初的越軌行为已經事隔多年——現在这个傳統的戒律又受到威胁了；这条戒律是有身家的人从不翻过籬笆去摘的野花；一个人在适当的时期可以染上爱情，就象傳染上麻疹一样，然后也会象麻疹病人一样，靠一貼牛油和蜂蜜的合剂，在婚姻的怀抱里舒舒服服地度过难关，从此不再傳染上。

波辛尼和索米斯太太这段怪話傳到許多人的耳朵里时，最最动心的要算詹姆士了。他老早忘記自已当年求婚时那付嘴脸，人又长又瘦，面色蒼白，留了两撇栗色的腮須，总是不离爱米丽的左右。他老早忘記自己在早期結婚生活中在美非亚近郊住的那所小房子了，或者說，他老早忘記了自己的早期結婚生活，而那所小房子倒沒有忘掉，因为一个福尔賽家人从来不忘記一所房子——虽說这所房子他后来卖掉，净賺了四百鎊。

那些日子他早已忘記了：在那些日子里，他充满了希望和忧虑，同时怀疑这件婚事是否妥当（原来爱米丽虽則美丽，并沒有錢，而他那时一年也不过勉强賺上个一千鎊），可是那个女子，秀发那样齐整地盘向后面，白胳臂那样从紧紧的紧身衣里伸出来，美丽的腰肢那样庄重地套在十足寬大的裙子里，对于他眞有一股奇妙的不可抵御的吸引力，使他愈陷愈深，終于使他感覚到如果不能娶到这个女子，他就非死不可；那些日子他早已忘記了！

詹姆士曾經从火里过来，可是他也經过岁月的河流，把这团火淹沒了；他經历了人生最最悲慘的經驗——完全忘記了自己堕入爱情时的心情。

忘記了！忘記了有这么久，使他甚至忘記自己已經忘記了。

現在这个謠言傳到他耳朵里，这个关于他媳妇的謠言；隐隐約約，象个影子，在事物可触摸和一覽无遺的表面上閃避着，象鬼魂一样縹緲，一样不可理解，然而也象鬼魂一样，带来不可名状的恐怖。

他打算把这件事認真考虑一下，可是沒有用，这就跟把每天在晚报上看到的社会悲剧認真考虑一下同样不可能。他就是做不到。可能沒有一点儿事情。全是那些人胡說一气。她或許跟索米斯过得不如意想的那么好，可是她还是个善良的小女人——善良的小女人啊！

跟不少人一样，詹姆士对一些无伤大雅的风流逸事談起来也是津津有味的，而且常会用一种实事求是的口吻，呷着嘴唇說，“是啊，是啊——她和小戴生；有人告訴我他們現在住在蒙地卡罗呢！”

可是他对这类风流逸事的眞正涵义——它的过去、現在和未来——却从来不曾領会到。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的形成經过些什么痛苦和欢乐，在他眼睛看得見的那些事实里——赤裸裸的事实，有时候不堪入耳，但一般听来都很有味——这些事实里到底潛伏着什么迂緩然而无从抵抗的命运，这些他都沒有想过。对这类事情，他向来就不会埋怨、贊美、推論或者来点发揮；他一向只是相当貪婪地听着，再把人家的話向別人重复一遍，这样做来自己覺得很受用，就好比吃飯之前喝一杯搀了苦剂的雪利酒一样受用。

可是現在这样一件事情——或者說关于这件事的一点謠言，或者风聞——却和他个人发生了密切关系；他覚得如墮入五里霧中，覚得自己嘴里充满一种强烈的恶臭，連气都透不过来了。

一件出丑的事！很可能是一件出丑的事！

把这句話再三重复地說是他使自己思想集中或者使这件事可以想象得了的唯一法門。他已經忘記自己年輕时的心情，使他領会到这类事情的进展、归宿及其意义；他簡直不懂得男女为了爱情竟会做出不檢点的事情来。

据他所知，在他熟識的許多人当中——那些人每天进城去，在城里各自做各的生意，空閑的时間买些股票、房产，吃晚飯，打牌或者运动——这些人里面，要設想哪一个会为了爱情这样縹緲、这样泡幻的东西而做出不檢点的事情来，在他看来那未免太可笑了。

爱情！固然他好象也听到过，他脑子里还紧紧記得有这样一条規則，"年輕男女切不可輕易放在一起"，就象地图上刻划的平行的緯度似的（所有福尔賽家人对于鉄硬的事实都很能象一个写实主义者那样欣賞）；可是除此以外——啊，他就只能通过"出丑"这句俗語来理解了。

啊！可是这里并沒有事实——不可能。他并不害怕；她实在是个善良的小女人。可是你脑子里仍然放不下这类事情。詹姆士又是这样一个神經質的人——一有事情就煩，一有事情就弄得忧虑重重，迟疑莫决。他深怕自己不拿个主意就要遭受損失，因此就煩得老老实实一点主意拿不出来，直到最后，他看准了自己再不拿主意，就絕对要遭受損失，这才有了主意。

可是在他的一生中，有許多事情連拿主意也挨不上他的份儿，这件事也是如此。

他怎么办呢？跟索米斯談一次？这样只会把事情鬧得更糟。而且，归根結蒂，这里并沒有事情，这一点他是有把握的。

全是那个房子。他从一开头就不放心这样做。索米斯住到乡下去为的什么呢？而且，就算他一定要花上一大笔錢給自己造所房子，为什么不找一个第一流的建筑师，为什么要找上小波辛尼这样一个沒有人說得上来的人呢？他曾經告訴过他們这样要搞糟的。他而且听到索米斯在房子上花了不少的錢，远远超出他原来的預算。

这件事实比任何其他事实更使詹姆士感覺到这里的眞正危險。跟这些"艺术"家搞总是这样；一个曉事的人决不应当跟他們多嚕苏。他也曾警告过伊琳。你看，現在弄成什么样子！

詹姆士忽然起了一个念头，覺得应当亲自下去看看。他的心神本来籠罩在徬徨不安的濃霧里，現在想起自己可以下去看看就象撥云見日一样，感到說不出的安慰。其实他覺得心里好过一点也許仅仅由于他能决定做点事情——更可能是可以看見一座房子的緣故。

他覺得亲眼看見那个有嫌疑的人一手造的大房子，看見那些磚泥木石，就等于察見了这項关于伊琳的流言的眞相。

因此，他跟什么人都不說起，叫了一部馬車上了車站，再坐火車到了罗宾山；从下火車起——原来这一带向来就沒有馬車——他只好步行了。

他迂緩地向山上走去，弯着一双瘦腿，傴着肩头，累得几乎要叫出来，眼睛紧紧盯着脚下，然而尽管如此，外表仍然十分整洁，礼帽和大礼服收拾得光洁无尘。爱米丽很周到；当然，这样并不是說她亲自收拾——有身家的人哪有收拾别人衣服的事，而爱米丽就是有身家的人啊——不过她是关照管家收拾罢了。

他不得不問了三次路；每次問路时，他都把人家告訴他的走法重說一遍，讓人家再重說一遍，然后自己再重說一遍，原来他天生就是嚕嚕苏苏的脾气，而且一个人到了一个新地方总得格外当心才是。

他再三告訴人家要他找的是所新房子；可是直到人家指給他看見树丛中露出的房顶时，他才眞正放下心来，覺得人家指給他的走法并沒有错到哪里去。

天色阴沉沉的，就象是涂上白粉的天花板，罩得大地一片灰白。空气既不清新，也沒有香味。在这样的天气，連一个英国工匠除掉做自己应份的工作外，都懶得多做了；他們都不作声地走动着，平日用以排遣劳苦的啦呱也听不見了。

在那所未完工房子的空地中間，許多穿短衫的人緩緩干着活，在他們中間升起各种声响——偶尔来一下的錘击声，銅鉄的磨刮声，鋸木声，独輪小車沿着木板的轆轆声；不时，那只工头养的狗——被人用根繩子拴在橡树枝干上——发出一声无力的哀叫，就象水壶燒着水时发出的那种声音。

新装上的窗子，每一扇窗格子中間涂上一块白灰泥，象瞎眼狗一样瞪着眼睛望着詹姆士。

这片建筑的合唱持續着，在灰白的天空下面听上去又刺耳又抑郁无聊。而那些在新翻起泥土中間拣虫子吃的画眉鳥却闃靜无声。

詹姆士在碑石堆中取路前进——那条车道正在铺设中——一直走到大門前面。他在这里停下来，抬起眼睛望。从这个角度本来望不見多少，所以一目了然；可是他在这个地方站上了好久好久，天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在他两道带有棱角的白眉毛下面，一双磁青色的眼睛一动

也不动；两撇細白胡須中間一張闊嘴，长长的上嘴唇扭动这么一两下；这种焦急而出神的表情——索米斯有时脸上显出的那种吃了亏的神情也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含义很容易看出来。詹姆士这时很可能在跟自己說："我也說不出——人生在世眞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就在这个地方，波辛尼把他吓了一跳。

他两只眼睛本来也許在天上搜寻什么鳥巢，这时候落到波辛尼脸上；那張脸上带有一种幽默的蔑視。

"你好嗎，福尔賽先生？下来亲自看看嗎！"

据我們知道，詹姆士下来恰恰就是为了这个，因此这句話听得他很不舒服。可是他仍然伸出手来說：

"你好嗎？"眼睛并不望着波辛尼。

波辛尼带着諷刺的微笑給他讓路。

詹姆士見他这样有礼貌不由起了疑心。"我想先在外面走一轉，"他說，"看看你是怎么造的！"

房子外面从东南角到西南角上已經用鵝卵石砌好一座边子有两三吋高的走廊，向左斜下来伸到泥地里，这些泥地正准备鋪草地；詹姆士就沿着走廊領前走着。

他看見走廊一直砌到角上又兜了个弯，就問，"我說这个要花多少錢呢？"

"你看要花多少錢？"波辛尼反問他。

"我怎么会知道？"詹姆士答，有点儿窘；"两三百鎊罢，敢情是！"

"一点儿不錯！"

詹姆士狠狠看他一眼，可是建筑师好象全不覺得，詹姆士断定是自己听錯了。

到了花园門口，他站下来看看风景。

“这应当砍掉，”他說，指指那棵橡树。

“你覚得要砍掉嗎？是不是覚得这棵树擋着风景，你的錢花得就不合算嗎？”

詹姆士又疑惑地看他一眼——这小子講話好特别：“哦，”他着重地說，口气里带着迷惑和慌張，“我不懂得你要一棵树有什么用。”

“明天就拿来砍掉，”波辛尼說。

詹姆士慌起来。“呀，”他說，“你可不要說是我說要砍掉的！我是一点不懂的！”

“不懂嗎？”

詹姆士狠狈地說：“怎么，我应当懂得什么？这事跟我毫不相干！你要砍，砍错了你自己負責。”

“你总可以容許我提到你吧！”

詹姆士愈来愈着慌了：“我不懂得你要提我的名字做什么，”他說；“你还是不要碰这棵树的好。又不是你的树！”

他掏出一块手絹来揩揩額头。两人进了房子。跟斯悦辛一样，詹姆士看見那座內院甚为贊賞。

他先瞪眼把那些柱子和回廊望上半天；“你在这儿一定花了好大一笔錢呢，”他說，“你說，这些柱子要多少錢才造得起来？”

“我不能一下就告訴你，”波辛尼沉吟地說，“可是我知道要好大一笔呢！”

“我說如何，”詹姆士說：“我說——”他和建筑师的眼光碰上，話打断了。从这时候起，他碰到什么东西想要知道价錢时，就把自己的好奇心压下去。

波辛尼好象存心要使他把什么都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詹姆

士生来就很精細的話，他准会被他领着把房子又兜了一轉。波辛尼好象也渴望他提出問题，这使他感到非提防着不可。他开始感覚吃力了，因为他是这样一个高个子，虽则身軀頑健，終究是七十五岁的人了。

他变得灰心了；他好象絲毫沒有进展，这趟視察并沒有使他获得他隐隐中希望得到的任何知識。他仅仅对这个小子更加不快，更加不放心；这个家伙表面那样恭敬，暗地里却捉弄得他精疲力竭，而且在态度上他現在肯定說还带有一点嘲笑。

这家伙比他原来想象的还要狡猾，而且長得比他意料的还要漂亮。他有种"满不在乎"的派头；这在詹姆士这样一个把"风險"視为最最不可容忍的人，是无法欣賞的；他笑起来也很特别，在你最最想不到的时候来一下；一双眼睛也古怪。他使詹姆士——他事后說起——联想起一头餓猫来。他跟爱米丽談到波辛尼的态度时——又特别，又气人，又溫和，又阴狠，还夹着嘲笑——就至多只能用这句話来形容。

終于，一切可看的都看过了，他从原来进去的那个門出来；他当时的感覚是白費了許多时間、精力和金錢，毫无所获，所以他鼓起福尔賽的勇气来，勒着双手，狠狠望着波辛尼說道：

"我敢說你跟我的媳妇时常会面罢；你說她对这个房子怎样看法？可是她还沒有見过吧，我想？"

他說了这句話，满知道伊琳下来的一切經过——当然，这并不是那次下来就有什么事情，只不过因为她說了那句"不想回家"的怪話——还有人家告訴他琼听到这消息时的那种情形！

他肚子里跟自己說，这样把問题提出来是因为他决心給这小子一个机会。

波辛尼并沒有立刻回答，而是眼睛盯着他望了好久，望得他

很不好受。

“她見过这房子，可我沒法告訴你她是怎样看法。”

詹姆士弄得心慌意乱，可是偏偏不肯放手；他就是这样的人。

“哦，”他說，“她見过了嗎？想是索米斯带她下来的吧？”

波辛尼微笑回答：“啊，不是的！”

“怎么——她一个人下来的嗎？”

“啊，不是的！”

“那么——誰带她下来的呢？”

“我实在不知道应当不应当告訴你誰带她下来的。”

詹姆士明知道是斯悅辛，所以这句話听得他簡直莫明其妙。

“怎么！”他吶吶地說，“你知道——”可是他忽然看出要上人家的当，所以停止不說。

“好罢，”他說，“你如果不肯告訴我的話，我想我也沒有办法！人家什么事情都不告訴我。”

波辛尼出其不意問了他一个問題。

“請問，”他說，“你这次下来还有什么別的事情嗎？我很想在场恭候！”

“还有什么？”詹姆士茫然問，“哪个还有什么事情？我可不知道还有什么。再見。”

他眼睛望着地，伸手和波辛尼碰了一下手心，就拿起阳伞，抓着伞綢上面那一截，沿着走廊走开了。

在轉过弯之前，他回头望望，看見波辛尼緩步随在后面——“象一只大猫，”如他跟自己說的，“沿着墻脚躡行着。”那小子向他抬一下帽子时，他理都不理。

到了车道上，人望不見时，他就走得更加慢下来。他取路向

車站走去，走得极慢，瘦身軀傴得比来的时候更加厉害，又是餓，又是灰心丧气。

那个"海盜"眼看他这样垂头丧气回家，覺得这样对付一个年紀大的人，心里也許过意不去呢。

第 五 章

索米斯和波辛尼之間的通信

詹姆士跟儿子絕不提起这次下去看房子的事；可是有一天早上，他上悌摩西家里談事情时——关于卫生当局逼着他兄弟解决的排除污水計划——他提起来了。

房子不坏，他說；看得出可以派很大的用場。那个家伙有他的一套鬼聪明，可是房子完工以前到底要索米斯花多少錢，他就不敢說了。

尤菲米雅·福尔賽碰巧也来了；她是过来借施考尔牧师最近出的一本小說情爱和止痛葯的，这本書現在正风行一时；所以这时她就插进来。

“昨天我在公司里看見伊琳；她跟波辛尼先生在食品部里談得很开心呢。”

她只有这样簡簡单单一句話，其实这件事給她的印象很深，而且很复杂。她上的是一家教会百貨公司；由于公司經营得法，只允許靠得住的人先付錢后送貨，这种商店对于福尔賽家的人是再合适不过了；那一天她匆匆忙忙上公司的綢緞部去，替她母亲配一截緞料，她母亲还在外面馬車里等着。

她穿过食品部时，看見一个女子漂亮的后影很是触目，也可

以說很刺眼。苗条的身材，長得那么匀称，穿得那么考究，立刻惊动了尤菲米雅天生的道德观念；这种腰身，她与其說根据經驗，毋宁說靠自己的直覚知道，很少跟妇道发生关系的，肯定說她脑子里就沒有过，因为她自己的背形就不大相称。

她的疑心幸而証实了。从葯品部来了一个年輕男子一把抓下自己帽子，上前招呼这位陌生后影的女子。

这时候她才看出她要对付的是誰；那女子无疑是索米斯太太，年輕男子是波辛尼先生。她赶快借买一盒突尼斯枣子为名把自己藏起来，原因是她不喜欢手里拿着大包小包时撞見熟人，頂不象样子，而且早上大家都忙；就因为这样，她就无意中成为他們这个小約会的旁观者，虽則无意却是滿怀着兴奋。

索米斯太太平日的面色都有点蒼白，今天的双頰却是紅得可爱；波辛尼先生的派头很古怪，可是也很討喜（她覚得他是个相当漂亮的男子，乔治替他起的"海盜"綽号——这个名字就带有浪漫气息——也十分有趣）。他好象在央求什么。他們談得很亲切——毋宁說，他談得很亲切，因为索米斯太太并不大开口——連来往的人都要繞过他們，就象在人群中起了一个漩渦，未免太妨碍人家。一位上雪茄柜台去的老軍官，弄得兜了一个大圈子；那人抬起头来，瞧見了索米斯太太的相貌，当眞的把帽子除下来，一个老渾蛋！男人的确就是这样！

可是尤菲米雅最耽心思的还是索米斯太太的那双眼睛。她始終不望波辛尼先生一下，等到他走开了，才从后面望着他。啊呀，眼睛里那种神情！

尤菲米雅对她这种神情很不放心。說重一点，那种忧郁的、恋恋不舍的柔情使她很为难受，因为看上去活象女的想要把男的拖回来，收回她剛才說的話似的。

啊，她当时可沒有功夫想得这么仔細，她手上还捧了那块緞料呢；可是她“很鬼——鬼得很！”她跟索米斯太太点头招呼一下，就为了讓她曉得自己看見了；事后談起这件事时，她會經私下跟她的好朋友佛兰茜說，“她的神气可眞象被人捉住一样呢！……”

詹姆士对尤菲米雅这种証实他自己满腹怀疑的消息，初上来很不愿意接受，所以接口就說：

“哦，他們准是商量买糊壁紙的。”

尤菲米雅微微一笑。“在食品部买嗎？”她輕輕地說；接着从桌上拿起情爱和止痛葯来，又說：“好姑姑，把这个借給我罢，好嗎？再見！”就走了。

詹姆士紧接着也走了；就这样他已經晚了。

他到了福尔賽·勃斯达·福尔賽律师事务所时，看見索米斯正坐在轉椅里起草一張辯护状。儿子随便向老子說了一声你早，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說：

“这封信你看了也許有点意思。”

詹姆士讀下去：

史龙街三〇九号丁室

五月十五日。

福尔賽先生：

尊屋現已完工，本人所負监工責任到此結束。至于你要我負責的內部装修事情，如果須要进行，必須由我全权作主，这一点愿你明了。

过去你每次下来，总要参加些和我的計划抵触的意見。我手边有你的三封信，每一封信里都来上一条我決計梦想

不到的建議。昨天下午我在下面碰見你父亲，他也提了許多宝贵的意見。

因此，請你决定一下，还是要我替你装修，还是要我退出；我倒是宁愿退出。

可是得声明在先，如果要我装修的話，就得由我全权作主，不得有任何干涉。

一件事情要我做，我一定要做得彻底，可是必须由我全权作主。

菲力普·波辛尼。

这封信究竟怎样引起的，有什么近因，当然沒法子說，不过波辛尼也許对索米斯和自己之間的关系突然有了反感，这也不是不可能的：这种艺术和財产之間的古老矛盾常在許多現代用具背面总括得非常深刻，几乎比得上塔西佗[1]演說里最漂亮的句子：

发明者：苏·T·邵罗。
所有者：布特·M·巴特兰。

"你預备怎样回他呢？"詹姆士問。

索米斯連头也不掉一下。"我还沒有决定，"他說，就繼續写他的辯护状。

他的一个当事人在一块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造了些房子，忽然受到警告，要他把房子拆掉，弄得他极其煩恼。可是，索米

① 古罗馬大演說家。

斯把所有事实細心研究之后，被他发見了一条对策：他的当事人在这块地上原有所謂占有权，所以地尽管不是他的，他还是有权保留，而且最好照做；他現在正根据这条对策拟定具体步驟——就如水手說的——“就这样办”。

他是鼎鼎大名的会出主意，他出的主意全都切实可行；人家提到他时都說：“找小福尔賽去——他是个智囊！”索米斯对自己这种声誉也极其爱惜。

他生性沉默寡言对他很有好处；要使人家，尤其那些有产业的人（索米斯的主顧都是这些人），覺得他的为人可靠，再沒有比这样沉默寡言更加靠得住的了。而且他也的确可靠。傳統、习慣、教育、遺傳的干練、生性的謹愼，这一切都合起来形成一种不折不扣的商业誠实；这种性格天生就是害怕风險，因此决不会弄得利令智昏。他自己从灵魂深处就厌恶那种可以使人跌交的場合，因此他自己絕不会跌交——一个人站在地板上哪会跌交呢！

而那些数不清的福尔賽們，在牵涉到各式各样財产（从妻子到水口权）的无数的交涉中，碰到需要一个可靠的人替他們办理时，都覺得委托索米斯去办是既不煩神而且合算的事情。他那一点点傲慢神气，加上事事要搜求成例，对他也有好处——一个人不是眞正內行决不会傲慢的啊！

事务所里实在是以他为主体；詹姆士虽則还是差不多天天亲来看看，可是很少做事，只不过坐在自己椅子上，盘起大腿，把已經决定了的事情胡扯一下，不久就走了；另外一个同伙布斯达很不中用，事情倒做了不少，可是他那些意見从来沒有被人采納过。

索米斯就这样照常写着他的辯护状。可是如果說他这时的心情很平靜那就錯了。他心里正愁着来日大难，这种感覺近来常常扰乱他的心情。他想要看作这是身体关系——肝脏不好——

但是明知道不是这回事。

他看看表。还有一刻鐘的功夫，他就要赶到新煤业公司去开股东会——这是他伯父乔里恩的企业之一；在那边他将会見到乔里恩伯伯，跟他談談波辛尼的事情——他还沒有决定談什么話，不过总要談談——总之这封信要見过乔里恩伯伯之后再回复。他站起来，把辯护状的草稿順好收起。他走进一間黑暗的小套房，扭上灯，用一块棕色的温莎肥皂洗了手，再在滚轉毛巾上擦干；然后把头发梳梳，走之前仔仔細細打量自己一下，把灯捻小，拿起帽子，說他两点半鐘回来，就踏上鷄鵰街。

新煤业公司的办事处就在打鉄巷，并沒有多远；照別家公司一般鋪張的慣例，股东会都是在坎农街旅館开的，可是新煤业公司的股东一直都是在办事处开。老乔里恩一开始就坚决反对新聞界。他的事业跟外界有什么关系，他說。

索米斯准时到达，就在董事席坐下；董事們坐成一排，每人面前放一只墨水瓶，面向着股东。

老乔里恩坐在一排的正当中，穿一件大礼服，紧紧扣着身体，一部白胡須，十分引人注目；他这时正躺在椅子上，指尖放在一本董事会的营业报告和賬目上。

他的右手坐着董事会的秘書"倒霉鬼"汉明斯，人一直是比原来大一号；一双秀目含着苦凄凄的哀愁；鉄灰色的下須跟他身上其他部分一样象戴着孝，衬出后面那条黑領带簡直黑得不能再黑似的。

这次开股东会的确是件不开心的事；不过在六个星期以前，那位冶矿专家斯考雷尔受私人委托到矿地去考察，打給公司一个电报，說公司的矿长毕平自杀了；两年来他一直就异常沉默；这次自杀之前，总算勉强給董事会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現在放

在桌上；当然要向股东宣讀，使他們了解全部的事实。

过去汉明斯时常跟索米斯談起；他站在壁爐面前，两手把衣服的下半截分抄起来：

“凡是我們股东不知道的事情都是不值得知道的。你記着我这句話，索米斯先生。”

索米斯記得有一次老乔里恩在場，还为了这句話引起小小的不快。他伯父抬头严厉地看了汉明斯一眼，說道：“不要胡扯，汉明斯！你的意思是說，他們眞正知道的事情都是不值得知道的！”老乔里恩就恨虛伪。

汉明斯眼中含怒，象一头訓練有素的鬈毛犬那样带着微笑，回答了一大串勉强敷衍的話：“是的，妙啊，先生——妙得很。令伯专喜欢开玩笑呢！”

下一次見到索米斯时，汉明斯乘机跟他說：“董事长年紀太大了——多少事情沒法跟他說清楚；而且性情是那样执拗——可是长了那样一个下巴，你还能指望他怎样呢？”

索米斯当时点点头。

大家都对老乔里恩的下巴有点戒心。今天他虽则摆出一付股东大会的正經面孔，神情很是焦灼。索米斯心里盘算，今天一定要跟他談談波辛尼。

老乔里恩的左首是矮小的布克先生，也是一付股东大会的正經面孔，就好象在搜索一个什么特别心軟的股东似的。再过去是那位聾董事，眉头皺着；聾董事再过去是老布利但姆先生，外表很温和，而且装出一付道貌岸然的神气——他很可以装得这样，因为他明知道自己經常带到董事室来的那个黄紙包儿①

---

① 黄紙包儿无考，可能包的是一瓶酒。

已經藏在他的帽子后面了(这是一种旧式的平边礼帽,要配上大蝴蝶結,剃光的嘴唇,紅潤的面頰,和一撮修整的小白胡子)。

开股东会索米斯总要到場;大家認为这样比較好,以防临时"出什么事情!"他带着精細而傲慢的神气把周圍的墙壁望望,墙上挂着煤矿和港口的地图,还有一張大照片,照片上是一个通往开采場的矿穴入口,是自从开采以来亏累得最不象話的一个。这張照片,对于工商业的內部管理是一个永久的諷刺,可是仍然保留着它在墙上的地位,它是董事会最心爱的寵儿——的遺象。

这时老乔里恩站起来报告营业情况和賬目。

他安詳地望着那些股东;在他的心灵深处,他一直是站在董事的地位敌視着他們,可是表面上却装得象天尊一样平心静气。索米斯也望着那些股东。他們的臉他大都認識。这里面有老史克卢布索尔,是个柏油商人——照汉明斯說法,他每次来都是为了"叫人家討厌"——一个神色不善的老家伙,紅紅的臉,闊腮,膝上放了一頂无大不大的扁呢帽,里面还有包姆牧师,每次都要提議向主席表示謝意,而且在提議时毫无例外地总希望董事会不要忘記提拔那些雇員;他把雇員两字故意加重了說,認为这样有力量,而且是正确的英文(他有他那牧师职业所特有的强烈帝国主义傾向)。他还有一种在散会后揪着一位董事問話的好习惯,問明年的生意好还是不好;然后根据回答的指示,在往后的半个月內或者拖进,或者抛出三股股票。

这里面还有奥巴莱少校,总是要发言,便是改选查賬員附議一声也好;有时候还在会場上引起严重的恐慌,原来有人事先得到一張小紙条子,請他致謝詞,也可以說建議,当这位老兄正在暗自高兴的时候,却被这位少校搶先提出来了。

除掉这些,另外还有四五个有实力的沉默的股东;对于这几

个人索米斯都抱有好感；他們都是生意人，都喜欢亲自过問一下自己的事情，但是絕不嚕苏——他們都是些忠实可靠的人，天天上城里来，天天晚上回到他們忠实可靠的妻子身边去。

忠实可靠的妻子！一想到这里，索米斯那种无名的苦悶又引起来了。

他該跟他伯父說些什么呢？这封信他該做怎样一个答复呢？

“……如果哪位股东有什么問題提出，我很乐于回答。”輕輕的卜达一声。老乔里恩讓手中的营业报告和賬目落在桌上，站在那里用拇指和食指扭动着自己的玳瑁边眼鏡。

索米斯脸上隐隐露出一点微笑。这些人有問題还是赶快問罢！他满知道自己伯父的那一套（理想的一套），接口就会說：“那么我提議通过营业报告和賬目！”决不讓他們嚕苏，这些股东頂頂浪費时間！

一个高个子白胡須的股东站起来，一付瘦削的不满意的脸：

“董事长先生，我依照議程对賬目上一笔五千鎊的用途提出質問。賬目上写的是‘付給本公司已故矿长的孤孀和子女的’（他忿忿地向四周望望），而这位矿长是在公司最最需要他的服务的时候——呃——很沒有理由地（我說——沒有理由地）自杀了。你剛才說过，他和本公司的聘約是五年为期，这个期限不幸被他亲手割断，因此服务只满一年，我——”

老乔里恩做了一个不耐煩的姿势。

“董事长先生，我相信我是遵照議程提出的，我要問董事会付給或者建議付給——呃——死者的这笔数目算什么？是不是指的如果他不自杀的話就可以为公司做許多事情，因而酬报他呢？”

“这是酬报他的过去；他对公司曾經有过很宝貴的貢献，这一点我們都知道，你也一样知道。”

“那样的話，先生，我只好說，旣然是指过去做的事，数目就太大了。”

那个股东坐下来。

老乔里恩等了一会，又說：“我現在提議通过营业报告和——”

那个股东又站起来：“我請問董事会可知道这幷不是他們的錢——我毫不躊躇地說，如果是他們自己的錢的話——”

另一个股东，长了一付圓圓的执拗的臉，站了起来；索米斯認識他是死者的舅爷；他激动地說：“在我看来，先生，这个数目还不够！”

包姆牧师这时站了起来。“我想发表一点鄙見，”他說，“我要說，对于这位——呃——死者自杀的事件我們的貴董事长应当愼重考虑一下——愼重考虑一下。我有把握說，他已經考虑过了，因为——我这句話代表我自己說，而且我認为也代表全体到会的人說（对啊，对啊）——他是高度得到我們的信任的。我想，我們大家都愿意仁爱为怀。不过我肯定覺得，”他狠狠地把那位已故矿长的舅爷望了一眼，“他可以想法子，或者用書面形式，或者也許更好些把撫恤金削减一点，来表示我們对死者的高度不滿；因为他这样一个有前途、有价値的生命，不管从他自己的利益出发或者从——恕我这样說——我們的利益出发，都迫切需要他延續下去，不应当这样違反神意从我們里面剝夺掉。这样严重的溺职行为，放弃一切人类責任和神圣責任的行为，我們是不应当——哎，我們是不宜于——表揚的。”

牧师老爷坐了下去。那位已故矿长的舅爷又站起来：“我仍

旧坚持我剛才講的話，”他說，“这个数目还不够！”

头一个股东这时插了进来：“我对这笔开支是否合法提出质問。我的意見認为这笔賬是不合法的。公司的法律顧問在座：我根据会議程序向他提出这个問題。”

全場的眼光都落到索米斯身上。果然出事情了！

他站起来，嘴唇紧閉，冷冰冰地；他的心情振奋起来，本来一心貫注在自己脑海边緣上那片隐現的疑云，这时总算扭轉过来了。

“这里的論点，”他低着声音淡淡地說，“一点不明确。由于对方今后不可能再履行他的責任，这一笔支出是否完全合法很难說。如果必要的話，可以申請法院解决。”

那位已故矿长的舅爷眉头一皺，用諷刺的口吻說道：“我們誰都知道可以請求法院解决。我請問这位先生貴姓大名，給我們提供这样高明的意見？索米斯·福尔賽先生嗎？真是！”他尖刻地望望索米斯，又望望老乔里恩。

索米斯蒼白的面頰一陣飞紅，可是仍然維持着自己那种傲慢的神情。老乔里恩眼睛盯着那位发言人。

“如果这位已故矿长的舅爷沒有别的話要說，我就提議把营业报告和賬目——”

可是，就在这时，那五个索米斯抱有好感的、有实力的沉默的股东里面站了一个起来。他說：

“我完全不贊成这里的提議。你跟我們說，这个人的妻子儿女靠死者生活，因此要我們賙济。他們也許是这样情形；这我都不管。我在原則上整个反对这件事。这种温情的人道主义早就应当反对了。国内到处都泛濫着这种人道主义。我就反对把我的錢付給这些我認都不認識的人，他們做了什么事情配拿我的

錢呢？我根本反对这样做；这不是生意經。我現在提議把营业报告和賬目暫时保留，把这笔恤金完全划掉。”

这个有实力的沉默的股东說話时，老乔里恩始終站着。这人的一大段演說在大家心里引起了共鳴；当时社会上一些清醒的人士里面已經开始了一种崇拜坚强的人、反对善举的运动，这段演說实际上也是这种主張。

那句“不是生意經”的話把所有的董事都打动了；私下里大家都覺得的确不是生意經。可是他們也知道董事长的脾气就是那样专断，那样执拗。董事长心里也未始不感覚到不是生意經；可是他定要通过他的提議。他会不会撤回呢？都認为不大象。

全都兴奋地等待着，老乔里恩举起手来；拇指和食指捏着的玳瑁眼鏡微微发抖，含有威胁的意味。

他向那个坚强沉默的股东說。

“先生，象你这样滿知道我們已故矿长在那次煤矿爆炸事件上出的大力，你难道当眞要我提出修正么？”

“我要。”

老乔里恩把修正案提出来。

“可有哪个附議？”他問，安詳的神气把四周望一下。

就在这时候，索米斯望着他的伯父，感覚到这老头子的魄力。沒有一个人动。老乔里恩的眼睛正視着那个坚强沉默的股东，說道：

“我現在提議，‘大会接受并通过一八八六年的营业报告和賬目。’你附議嗎？贊成的人請依常例举手。反对的——沒有。通过。第二項議程，各位先生——”

索米斯笑了。乔里恩伯伯的确有他的一套！

可是这时候他的心思又回到波辛尼身上来了。奇怪，这个家伙怎么时常使他想起来，便是在办事的时間里也摆脱不掉。

伊琳下去看那个房子——可是这件事并沒有道理，只是应該告訴他一下；可是，話又說回来了，她又有什么事情告訴过他呢？她一天天变得更加沉默，更加煩躁。他巴不得房子立刻就造好，夫妇搬进去住，离开倫敦。城市于她不相宜；她的神經受不起刺激。那件分房的荒唐事情又兜上心来了！

这时会已經散了。就在那張亏本矿穴的照片下面，汉明斯被包姆牧师揪住了。矮小的布克先生皺着两道粗眉毛，含怒微笑；他已經快走了，还跟老史克卢布索尔爭論不休。两个人相互仇視得就象冤家。他們之間为了一件柏油合同的事情鬧得很不痛快，本来是老史克卢布索尔的生意，可是布克先生跟董事会說好讓他的一个侄儿接了。这話索米斯是从汉明斯嘴里听来的；汉明斯就喜欢搬弄是非，尤其是关于那些董事的事情；只有老乔里恩的事情他不敢搬，因为他害怕他。

索米斯等待着时机；一直等到最后一个股东走出門时，他才走到自己的伯父跟前；老乔里恩这时正戴上帽子。

"我能不能跟你談一分鐘話，大伯？"

究竟索米斯指望在这次談話中得到什么結果，誰也不清楚。

福尔賽家的人一般都对老乔里恩带有某种神秘的敬畏，也許是由于他那种哲学的見解，也許是——象汉明斯准会說的——由于他长了那样一个下巴；可是除了这一点之外，在这两个长辈和晚輩之間却一直暗藏着敌意。他們碰見时只淡淡地招呼一声，談話中带到对方时大都不置可否，这些上面也隐隐看得出；拿老乔里恩說，这种敌意可能是由于他看出自己侄儿的那种沉默的坚强性格（在他說起来当然就是"固执"），使他暗地里很怀

疑这个侄儿会不会买他的賬。

这两个福尔賽，虽則在許多方面就象南北极一样距离得那样远，都各自具有那种坚强而謹愼的明察事理的能力——比起族中其余的人来都要高明；这在他們这个偉大的阶級里应当是最高的造詣。两个人里面无論哪一个，如果运气好一点，机会多一点，都可以做出一番大事业来；两个人里面无論哪一个都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理財家，大經紀人，或者政治家，不过老乔里恩处在某种心情之下——碰到他抽一根雪茄或者受自然感染时——却会对自己的高位，虽然不加鄙視，但肯定会加以怀疑，而索米斯，由于从来不抽雪茄，就不会了。

再者，老乔里恩一直还怀有一种隐痛，覚得詹姆士的这个儿子——詹姆士他一向就看不起的——竟会一帆风顺，而他自己的儿子——！

最后也还有提一下的必要，就是老乔里恩在福尔賽家人中間也不是隔絕的，族中的閑是閑非照样傳到他耳朵里；他已經听到关于波辛尼的那些怪誕的，虽則不够具体，但是同样令人煩神的謠言，使他深深覚得丢臉。

就和老乔里恩平日的作风一样，他不气伊琳，反而气上索米斯。想到自己的侄媳妇（为什么那个家伙不能把她約束得好些——唉，眞要叫冤枉！好象索米斯能够約束得了她似的）会勾上琼的未婚夫，簡直是丢尽了臉。不过虽則覚察事情不妙，他并不象詹姆士那样悶在肚里干着急，而是无动于衷地抱着达观的态度，承認这并不是不可能；伊琳有种地方的确叫人着迷！

他和索米斯一同离开董事室，走上嘈杂而扰攘的齐普賽大街；索米斯要談什么，他已經有些預感。两人并排走了好一刻沒有說話，索米斯眼睛东张西望地，踏着碎步子；老乔里恩身体笔

直，懒洋洋地拿着阳伞当作手杖。

不一会，两人轉进一条相当清静的街上；老乔里恩本来是上第二家董事会去，所以他的方向是向摩尔門街走去。

这时，索米斯眼睛也不抬，开口了："我收到波辛尼一封信。你看他講的什么話；我覺得还是告訴你一下。我在这个房子上花的錢比原来打算的多得多，所以事情要弄弄清楚。"

老乔里恩勉强把这封信看了一下："他信上講得很清楚，"他說。

"他講要由他'全权作主'，"索米斯回答。

老乔里恩望望他。这个小子的私事开始找到他头上来了：他对这个年輕人长期压制着的忿怒和敌意发作出来。

"你既然不信任他，又为什么要用他呢？"

索米斯偷偷斜瞥他一眼："事情已經老早过去了，还有什么說的，"他說，"我只是要把話說清楚，如果我讓他全权作主，他可不要坑我。我覺得如果你跟他說一声，就要有力量得多！"

"不行，"老乔里恩毅然說；"这个事情我不管！"

两个人的講話都意义深长；他們相互看了一眼，就好象是說双方都明白了。

"好罢，"索米斯說；"我本来想，看在琼的面上，还是告訴你一下，沒有別的；胡搞我可不答应，这一点我想还是告訴你一下的好！"

"跟我有什么关系？"老乔里恩和他頂起来。

"哦！我不知道，"索米斯說；老乔里恩的严声厉色使他着慌了，一时說不出話来。"你不要怪我事先沒有告訴你，"他悻悻然又加上一句，重又神色自若起来。

"告訴我！"老乔里恩說；"我不懂得你是什么意思。你拿

这样一件事情来找我噜苏。你的事情我絲毫不想間；你自己去管！”

“很好，”索米斯神色不动地說，“我管好了！”

“那么，再見，”老乔里恩說；两个人分手了。

索米斯一步步走回去，走进了一家有名的食堂，叫了一盆熏鮭魚和一杯夏白利酒；他中午一向吃得很少，而且大都站在那儿吃，認为这个姿势对他的肝脏有好处；其实他的肝脏很健康，可是他却指望把自己所有的煩恼都装了进去。

吃完之后，他慢慢走回事务所，低着头，对人行道上拥挤的人群全然不理会，而那些行人也全然不理会他。

傍晚的时分，邮差給波辛尼送来下面的复信：

福尔賽·勃斯达·福尔賽律师事务所，
中东区，鷄鳴街，布兰奇巷二〇〇一号，
一八八七年五月十七日。

波辛尼先生：

来信奉悉，提的条件很使我詫然。我覺得本来，而且一直是由你“全权做主”的；据我的記忆所及，我不幸提的那些建議就沒有一条得到你的同意。現在根据你的要求由你“全权做主”，但要跟你說明在先，就是房子完全装修好，交割的时候，全部費用，包括你的酬金在內（这是我們談好的），不能超过壹万貳千鎊——12000 鎊。这个数目已經足够你支配，而且你要知道远远超出我原来的預算了。

索米斯·福尔賽。

第二天，索米斯收到波辛尼一封短柬：

菲力普·拜因斯·波辛尼，
建筑师事务所，
史龙街三〇九号丁室，西南区，
五月十八日。

福尔赛先生：

如果你以为我在屋內装修这种精細工作上会受到你錢数的約束，恐怕你想錯了。我可以看得出你已經对这件事情，对我，都弄得乏味了，所以我还是退出的好。

菲力普·拜因斯·波辛尼。

索米斯对于怎样回信苦心盘算了好久；等到夜深，伊琳去睡覺以后，他在餐室里写了下面一封信：

蒙特貝里尔方場六十二号，西南区，
一八八七年五月十九日。

波辛尼先生：

我認为半途而廢对于双方都极端不利。我的意思并不是說，我信中說的数目你超出十鎊二十鎊甚至于五十鎊的話，会在我們之間成为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有鉴于此，我希望你能重新考虑你的答复。你可以根据这封信的条件"全权作主"，我并且希望你能勉力完成屋內的装修；这种事情我知道是很难絕对准确的。

索米斯·福尔赛。

波辛尼的回信在第二天来了：

五月二十日

福尔赛先生：

行。

菲·波辛尼。

第六章

老乔里恩逛动物园

老乔里恩草草把第二个董事会——普通的例会——对付掉。他簡直不容别人分說，所以在他走后，其余的董事都窃窃私議，認为老福尔賽愈来愈专横了；决計不能再容忍下去，他們說。

老乔里恩坐地道車到宝兰路車站，出站就雇了一部馬車上动物园去。

他在动物园里有个約会；近来他这种約会愈来愈多了；琼的事情愈来愈使他焦心，照他的說法，琼"完全变了"，因此逼得他不得不如此。

她老是躲着不見人，而且一天天瘦起来。跟她說話她也不回答，不然就被她搶白一頓，再不然就是一付哭都哭得出来的神气。她变得簡直完全不是她的为人，都是这个波辛尼引起的。至于她自己的事情，她是一个字也不肯告訴你！

他时常坐着发呆，发上大半天，手里的报紙也不看，嘴里銜的雪茄熄掉。她从三岁孩子起就跟他形影不离！他是多么疼爱她呀！

什么家族观念、阶級观念、傳統观念，这些他全顧不得了；来日的大难象阴影一样罩在他头上，他毫无办法可想；他一向是随

心所欲惯了的，現在弄成这样使他很气恼，然而沒处发作。

他正在抱怨馬車走得太慢，車子已經到了动物园門口；他天生是个乐观性格，专会及时寻乐，所以当他向約会地点走去的时候，方才的怨气已經忘記了。

他的儿子和两个孙男孙女本来站在熊池上面的石台上，这时望見老乔里恩走来，赶快跑下来引着他一同向獅栏走去。乔儿和好儿一边一个搀着他，每人搀着一只手；乔儿就跟他父亲小时候一样会捣乱，把祖父的阳伞倒拿着，想要用伞柄鉤人家的腿。

小乔里恩跟在后面。

看他父亲跟两个孩子在一起就仿佛在看一出戏，可是这出戏虽則逗人笑乐，里面却夹有辛酸。你在白天里随便哪个时候都会看到一个老人带两个小孩一起走；可是看着老乔里恩带着乔儿和好儿在小乔里恩就象看一种特制的画片鏡箱，使人窺見了我們內心深处的那些事情。那个腰杆笔直的老头儿完全听从他两边的两个小东西使喚，一种慈爱的派头簡直叫人看了心痛；小乔里恩原是个凡事无动于衷的人，看得他嘴里輕輕地詈罵。福尔賽家人都是喜怒不形于色，而这幕戏却深深地感动了他，使他非常之不自在。

祖孙四人到了獅栏。

今天早上植物园本来有个园游会，其中有一大堆福尔賽——就是一班衣冠楚楚、备有私人馬車的人——事后又涌到动物园来，这样，他們花的錢，在回到罗特兰門或者白里昂斯登方場之前，就可以多撈回一点。

“我們上动物园去，”他們里面說；“一定很好玩！”这一天的門票是一先令；所以不会碰到那些討厌的下等人。

那些人在一大串籠子面前一排排站着，留意看鉄栏后面那

些黄褐色的猛兽等待它們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唯一的享受。那些畜生越餓，大家看了越有趣。可是究竟由于羡慕这些畜生的胃口好，还是更合乎人道一点，由于看見它們很快就吃到嘴，小乔里恩也弄不清楚。他耳朵里不絕地听到："这个家伙多难看相，这只老虎！""呀，多美啊！你看他那只小嘴！""是啊，这个还不坏！不要靠得太近，媽。"

在那些人里面，时常有一两个在自己褲子后面口袋上拍这么两下，四下望望，就好象指望小乔里恩或者什么神色自若的人把口袋里的东西替他們取出来似的。

一个吃得很胖的穿白背心的人緩緩咕嚕着："全都貪嘴；它們不会餓的。怎么，它們又沒有运动。"正說时，一只老虎搶了一块血淋淋的牛肝去吃，胖子哈哈大笑。他的老婆穿了一件巴黎式样的长衣，戴一付金絲夹鼻眼鏡，罵他道："你怎么笑得了呢，哈雷？太难看了！"

小乔里恩眉头皺起来。

他的一生遭遇，虽則現在想起来时已經能够无动于衷，使他对某些事情不时生出鄙視；尤其是他自己所属的阶級，馬車阶級，常使他啼笑皆非。

把一只獅子或者老虎关在籠子里肯定是可怕的野蛮行为。可是沒有一个有教养的人会承認这一点的。

比如說，他的父亲罢，他脑子里大概決計不会想到把野兽关起来是野蛮的事情；他是属于老派的人，認为把狒狒或者豹子关起来是旣富有教育意义，又是人道的行为；这些东西虽則眼前悲哀，而且困頓于鉄栏之下，日子久了毫无疑問就会习慣下去，而不至于那么不講道理就死掉，給社会增加一笔补充的費用！他的看法跟所有福尔賽之流的看法一样，这些被上蒼随便放任其

自由走动的美丽动物，把它們关起来固然使它們不便，但是和看見它們囚禁起来的快乐一比，那就差得太远了！把这些动物一下从露天和自由行动的无数危險中移走，使它們在有保障的幽禁中行使机能，对于它們只有好处！老实說，天生野兽就是为了給人关在籠子里的啊！

可是由于小乔里恩的秉賦里有种不偏不倚的地方，所以他認为这样把缺乏想象力汚蔑为野蛮一定是不对的；由于那些抱有这种見解的人誰也沒有亲身經历过那些被囚禁的动物的处境，因此就不能指望他們了解这些动物的心情！

一直到他們离开动物园——乔儿和好儿快活得忘其所以的时候，老乔里恩才找到机会跟儿子談自己的貼心話。“我簡直弄不懂，”他說；“她如果照現在这样下去，往后眞要不堪設想。我要她去看医生，可是她不肯。她跟我一点儿不象。完全象你的母亲。一个牛性子！她不肯做就不肯做，沒有第二句話說！”

小乔里恩笑了；眼睛把他父亲的下巴望望。“你們两个是一对，”他心里想，可是沒有說什么。

“还有，”老乔里恩又說，“这个波辛尼。我眞想捶这个家伙的脑袋，可是我做不到，不过，我覺得——你未始不可以，”他沒有把握地加上一句。

“他犯了什么错呢？如果他們两个合不来，这样完結頂好！”

老乔里恩把儿子看看。現在認眞談到两性关系的問題上来，他对儿子覺得不放心了。小乔的看法多少总是不严格的。

“我不知道你是怎样看法，”他說；“敢說你反会同情他——这也不足为奇；可是我認为他的行为十分下流，哪一天跟他頂了面，我一定这样駡他。”他把話头撇开了。

跟他的儿子眞沒法子談波辛尼的眞正毛病，和这些毛病的

涵义。他的儿子在十五年前不是犯过同样的毛病（只有更糟）？好象这种愚蠢行为的后果永远沒有完似的！

小乔里恩也沒有开口；他很快就看出他父亲脑子里想些什么；照他原来的地位，他对事物的看法应当很肤淺、单純，可是自从他从原来的高地位上跌下来之后，他的看法就变得又通达又細致了。

可是十五年前他对两性关系所采取的看法跟他父亲的看法就大不相同。这条鴻沟是沒法貫通的。

他淡淡地說："我想他是爱上别的女人了，是不是？"

老乔里恩疑惑地望他一眼："我也不知道，"他說；"他們这样說！"

"那么，大概是眞的了，"小乔里恩出其不意地說；"而且我想他們已經告訴你是哪个女人了吧？"

"对的，"老乔里恩說——"是索米斯的老婆！"

小乔里恩听到并不惊訝。他自己一生的遭遇使他对这种事情无法表示惊訝，可是他看看自己的父亲，脸上浮現着微笑。

老乔里恩是否看見不得而知，总之他装做沒有看見。

"她跟琼是頂頂要好的！"他說。

"可怜的小琼！"小乔里恩低低地說。他把自己的女儿还当作三岁的孩子呢。

老乔里恩忽然站住。

"我半个字也不相信，"他說，"完全是无稽之談。小乔，給我叫部馬車，把我累死了！"

他們站在街角上看有什么馬車赶过来，就在同一时候，一部接一部的私人馬車从动物园里載着形形色色的福尔賽之流掠过他們駛去。轡具、号衣、和馬衣上的金字在五月的阳光中照耀

着，閃爍着；这里有活頂車，敞篷对座車，半活頂車，輕便的两人車和单馬轎車，每一部車子的車輪好象驕傲地唱了出来：

我和我的馬和我的佣人，你知道，
整个的排場眞的花了不少。
可是每一个辨士都花的值得。
穷鬼們，現在来看看你老爷和太太
多怡然自得！哈，这才叫时髦！

这种歌，人人都知道，正是一个出巡的福尔賽最适合的伴奏啊！

在这些馬車当中，有一部由两匹鮮明枣騮馬拖着的对座敞篷車比別的馬車馳得特別快。車身在装得高高的彈簧上搖擺着，把挤在車子里面的四个人晃得象在搖籃里。

这部車子引起了小乔里恩的注意；忽然間，他認出那个坐在对座上的是他二叔詹姆士，虽則胡子白了許多，但是決沒有錯；在他对面坐着萊西尔·福尔賽和她已婚的姊姊維妮佛梨德·达尔第，用小阳伞遮着后影；两个人都打扮得无懈可击，傲然昂着头，仿佛就是他們适才在动物园里看見的两只鳥儿；和詹姆士幷排斜靠着达尔第，穿了一件簇新的大礼服，紧扣在身上，十分挺刮，每只袖口都露出一大截閃光綢的衬衣。

这部車子的特点是——因为額外又加上一道最上等油漆的緣故——色采特別光澤，虽則幷不触眼。就象一張图画多潤色上几笔，就成为一幅名作，和普通的图画迥然有别似的，这部車子看上去也和别的馬車有所不同，它是作为一部典型的馬車，是福尔賽王国的宝座。

老乔里恩并沒有看見他們过去；好儿累了，他正在逗她玩，可是馬車里的人却注意到祖孙四个；两个女子的头突然側了过来，两只小阳伞迅速地一遮一掩；詹姆士的脸天眞地伸了出来，就象一只长頸鳥的头一样，嘴慢慢張开。那两只小阳伞盾牌似的动作愈来愈小，終于望不見了。

小乔里恩看見已經有人認出是他，連維妮佛梨德也認出是他；当年他放弃做一个福尔賽家人的資格的时候，她頂多不过十五岁罢了。

这些人并沒有变到哪里去！他还記得多年前他們全家出来的那种派头，一点儿沒有变：馬、馬夫、車子——这些現在当然全不同了——可是派头跟十五年前完全一样；同样整齐的排場，同样恰如其份的气焰——怡然自得！招搖过市的派头完全一样，小阳伞的拿法完全一样，整个的气派也完全一样。

阳光中，由許多象盾牌一样的小阳伞傲慢地卫护着，一部部馬車飞馳过去。

“詹姆士二叔剛才过去，带着女眷，”小乔里恩說。

他父亲脸上变了色。“你二叔看見我們嗎？看見了？哼！他上这些地方来做什么？”

这时一部空馬車赶过来，老乔里恩叫住車子。

“过几天再見，孩子！”他說。“我講的小波辛尼的事你可别擱在心上——我一个字也不相信！”

两个孩子还想拉着他；他吻了两个孩子，上車走了。

小乔里恩已經把好儿抱在手里，站在街角上一动不动，望着馬車的后影。

第七章

悌摩西家里一个下午

如果老乔里恩上馬車的时候說："我一个字也不愿意相信！"他就会更忠实地表达了他的心情。

一想到詹姆士和他的女眷看見自己跟儿子在一起，不但在他心里喚起了那种失意时經常感到的憤懣，也喚起了弟兄之間天生的敌意；这种敌意虽則是在孩提时种下的根，有时却会随着生活长得愈坚强愈深入，而且，尽管表面上不露出来，却能在适当的季节使它的植物結出最毒辣的果子。

以前，在这六弟兄之間也不过仅仅是暗地里我疑心你，你疑心我——其实也是自然的——深怕哪一个比哪一个闊，說不上什么恶感；等到大家死日子快到的时候——什么哪一个不如哪一个，一死还不完結——这种疑心就变本加厉，簡直成了好奇心；那位替他們經管財产的人偏偏守口如瓶，决不透露一点；这人相当的精明，跟尼古拉总是說不知道詹姆士有多少，跟詹姆士总是說不知道老乔里恩有多少，跟老乔里恩总是說不知道罗杰有多少，跟罗杰总是說不知道斯悦辛有多少，只有跟斯悦辛談起时，說尼古拉一定很有錢，眞是气人。悌摩西是唯一不算在里面的人，因为他手里全是稳扎稳打的公債。

可是現在，至少在两个弟兄之間又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怀恨。从詹姆士那样无礼地刺探他的私事起——照他老兄的說法——老乔里恩就咬定不相信关于波辛尼的这些傳聞。他的孙女儿被“这个家伙”家里的一个人来欺負！他打定主意認为波辛尼是被人糟蹋。他背弃琼一定另有原因。

琼大約跟他吵了架，或者别的什么；她的性子从来沒有这样坏过。

可是，他要給悌摩西一点厉害尝尝，看他还照样散布謠言不散布！他而且要說做就做，立刻上悌摩西家去，好好收拾他一下，免得再为这件事跑上第二趟。

他看見詹姆士的馬車横在“巢廬”門前的人行道上。原来他們赶在他前面到了——肯定說，已經在呱啦呱啦講看見他的事情了！再过去，斯悦辛的灰色馬正跟詹姆士的两匹枣騮馬交头接耳，好象在窃窃私議他家的事情，同时两家的馬夫也坐在上面窃窃私議着。

老乔里恩把帽子放在狹窄穿堂内的椅子上，过去波辛尼的帽子也就是放在这張椅子上被人誤認做猫儿的；他用一只枯瘠的手在自己留了大白上須的脸上狠狠抹了一下，象是要抹掉脸上一切表情的痕迹，就走上楼梯。

他看見前客厅里坐滿了人。这間客厅便是在最理想的时候——沒有客人的时候——沒有一个人的时候——也是相当滿的，原来悌摩西和他两个老姊遵照他們这一輩人的傳統，認为一間屋子除非“好好”陈設一下，就算不上“漂亮”。因此这屋子里有十一張椅子，一張长沙发，三張桌子，两口橱，还有无数的小摆件和小玩意儿，和一架大鋼琴的半边。这时候屋子里坐着史木尔太太、海絲特姑太、斯悦辛、詹姆士、莱西尔、維妮佛梨德、尤非米

雅(她是又跑来还那本她在午飯时讀完的情爱与止痛葯的)、尤菲米雅的好朋友佛兰茜絲(她是罗杰的女儿,是福尔賽家的音乐家,会作曲子),所以只有一張椅子沒有人坐——当然,还有两張椅子是从来沒有人坐的①——而这唯一可以插足的地方却被那只猫儿占着,所以被老乔里恩一脚踏个正着。

这些时,悌摩西家里这样多的客人倒是常有的事。这一家人全都对安姑太十分敬畏,沒有一个例外,現在她去世了,大家上巢廬都来得勤些,而且耽的时間也长些了。

斯悦辛是头一个到的,呆呆坐在一張金背紅緞椅子上,那样子比誰都要活得长久。他的确不愧波辛尼給他起的"胖子"称号,身材又高又大,滿滿一头白发,一張剃光的刻板的胖臉,被这間陈設考究的屋子一衬,就更加显得富于原始气息。

他的談話,跟他近来許多談話一样,一上来就轉到伊琳身上去,而且急切地向裘丽姑太和海絲特姑太表示他对于这項謠言的意見,因为他听見这話已經傳开了。不会的——这是他的話——伊琳也許要跟人家打打趣——一个漂亮女人总得縱情一下;可是他不相信会比这个更进一步。沒有一点見不得人的事;她极其知道檢点,也极其知道她这样地位和这样世家人家的人应当怎样办!沒有——他本来想要說沒有"丑事",可是这种想法太不堪了,所以他只揮一下手,那意思就是說——"算了罢!"

就算斯悦辛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一种独身汉的理想看法——然而,老实說来,这家人家有这么多人混得这样好,而且都有相当的地位,还不是因为是世家的緣故嗎?就算他过去在談起自己祖上的时候,曾經听見人一时悲观抑郁起来用"小农"

① 这两張椅子一張当是安姑太生前坐的,一張是悌摩西坐的,但是他从不下楼,所以等于沒有人坐。

和"毫不足道"的字眼来形容，他果眞相信嗎？

不！他私下里总是抱另一种見解，而且苦苦地把来摟在怀里；他認为在自己的世系上总有什么地方是显耀的。

"一准是的，"他有一次跟小乔里恩說，那时候这孩子还沒有出事情。"你看看我們，全都混得很好！我們里面一定有什么高貴的血液。"

他从前很喜欢小乔里恩：这孩子上大学时交的一些同学都不錯，那个老渾蛋查理·費斯特爵士的几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也变了个大坏蛋——他都認識；这孩子而且有一种气派——他竟会跟那个外国女子私奔，眞是太可惜了——而且是个家庭教师！他一定要私奔的話，为什么不挑个象样的女子，大家也有点面子！他現在算什么呢！在劳愛輪船公司当一名保險員；他們說他还画些画——画画！他媽的！他很可以混到乔里恩·福尔賽从男爵那样的地位，在议会里当一名議員，在乡下有一个庄子！

大戶人家有些人迟早总会受到某种冲动的驅使，上紋章局去打听；斯悦辛也是由于这种驅使有一次跑到紋章局去；局里的人告訴他，他跟那有名的福尔席肯定是同宗，而这个家族的族徽是"黑底紅綫上面三顆带鈎的右一半"；这样說当然是希望他能采用。

可是斯悦辛并沒有采用；不过問清楚族徽上首的徽飾是一只"正式雉鷄"和一句箴言"賜福尔席"之后，他就把雉鷄用在自己的馬車上和馬夫的鈕扣上，在自备的信紙上印上雉鷄和那句箴言。至于那个族徽他只是藏在肚子里，一半是因为自己并沒有付錢，把来画在馬車上未免浮而不实，而他就恨浮而不实，一半也因为他跟国内任何实事求是的人一样，对于自己不懂得的东西私心里都不喜欢而且瞧不起——他覺得这个"黑底紅綫上

面三顆带鉤的右一半”令人太难捉摸了，誰也会如此。

可是局子里人当时告訴他，只要他付費，他就有資格采用，这句話他永远記得，而且使他更加肯定自己是个紳士。不知不覺之間，族中其他的人也采用这个雉鷄起来，有几个比較認眞的还采用了那句箴言；可是老乔里恩不肯用那句箴言，說是胡鬧——在他看来，毫无一点意义。

这个徽飾究竟是起源于哪一个偉大的历史事件，那些老一輩子的人也許心里明白；可是碰到人追問起来时，他們却慌慌張張說是斯悅辛不知怎样找来的，撒謊誰都不肯，他們都有个感覺，好象只有法国人和俄国人才撒謊。

在小一輩子中間，这件事情都諱莫如深，誰也不肯提；他們不想伤长輩的心，同时也不想和自己开玩笑；他們只是采用了这个徽飾……

“不，”斯悅辛說，“他有一次亲眼看見过；肯定說，伊琳对待那个小‘海盗’或者波辛尼——不管他叫什么——的态度和伊琳对待他自己的态度絲毫沒有两样；事实上，他要說……”可是不幸，这时候佛兰茜絲和尤菲米雅走了进来，談話只好中止，因为这类事情当着年輕人是不宜于談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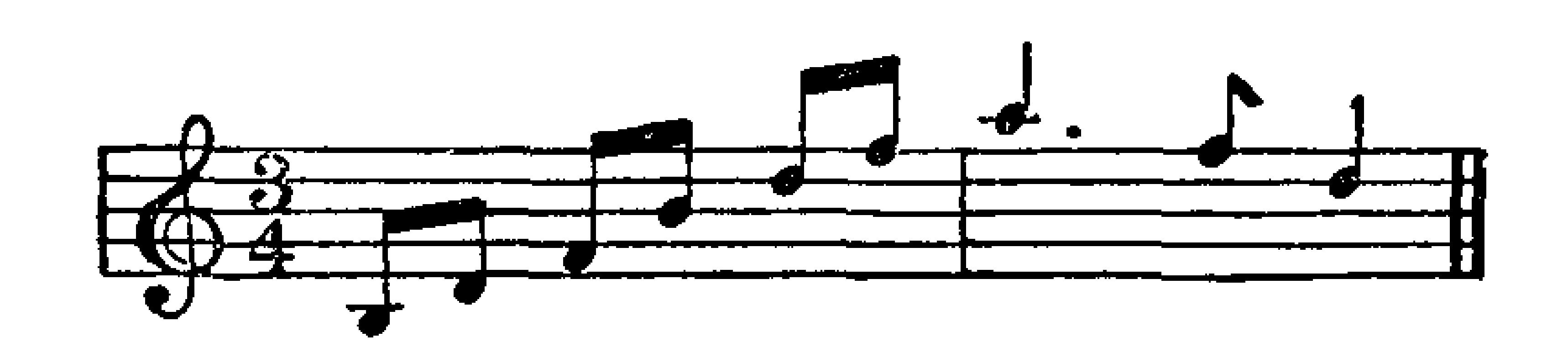
不过斯悅辛虽則在自己剛要講到要紧关头时被人打断，心里微微感覺不快，不久又变得和气起来。他相当喜欢佛兰茜絲——族中人都叫她佛兰茜。她很神气，他們告訴他，說她靠自己那些曲子还賺了不少的花粉錢呢；他說这就是她聪明的地方。

他对自己对于女子采取一种开明态度相当得意，認为女子为什么不可以画点画，或者作作曲子，甚至于写本書，尤其是还能靠这上面賺点錢用用的話；完全可以——免得她們胡鬧。她們又不是跟男子一样的！

“小佛兰茜，”人家通常都这样带玩带笑地挖苦她，是一个重要人物；单拿她就可以說明福尔賽家人一向对艺术的看法。她其实并不“小”，个子相当的高，福尔賽家的深色头发，再加上灰色的眼睛，使她看上去頗具有所謂“凯尔特人的面孔”。她写的歌曲都是这类的名目，象喟然的叹息，或者母亲，在我死之前吻我罢，母亲，里面的叠唱就象贊美詩似的：

在我死之前吻我罢，母亲；
吻我罢——吻我罢，啊，母亲！
吻啊！吻我罢——在——我——
在我死之前吻我罢，母——母——亲！

歌詞都是她自己写的，此外还写些詩。高兴的时候，她还写些华尔滋舞曲，其中有一首叫坎辛登旋舞的在坎辛登区差不多到处都唱，里面有一个地方的頓挫很好听，是这样子：



很別致的。还有她那些給小朋友之歌，既有教育意义，又风趣，尤其是祖母的鯛魚那一首，还有那只短歌叫做一拳把他的小眼睛打青了的，簡直象預言一样充满了当时新兴的帝国精神。

这些歌曲哪一家出版社不要，有些杂志象高尚生活和那本閨秀指南都大为捧場：“又是一支佛兰茜·福尔賽小姐的輕快歌曲，珠圓玉潤，蕩气回腸。我們自己都感动得又是啼又是笑。福尔賽小姐肯定是有前途的。”

佛兰茜天生就是一个眞正的福尔賽性格，所以打定主意只交象样的人士——那些写文章捧她的人，口头上宣傳她的人，和交际場中的人——心里永远記着要在什么場合才卖弄一下风情，眼睛一直留意她歌曲的价格稳步上升的情况；这在她心目中就是代表前途。她就是这样使自己普遍受到尊重。

有一次，那时候她的情感受了一点創伤——原因是罗杰一生中全力从事收集房地产的結果使自己唯一的女儿也染上收集爱情的嗜好了——她改写起偉大眞实的作品来，选擇了給小提琴演奏的长曲形式。这是她許多創作中唯一使福尔賽家人感到不安的一首。他們立刻就想到恐怕卖不掉。

罗杰对自己有这样一个伶俐的女儿心里很喜欢，而且时常跟人提起她替自己賺了不少私房錢，可是听見这只提琴长曲大不高兴。

"这样糟糕的东西！"他称这只曲子。原来佛兰茜向尤非米雅借了小佛拉几阿莱第来，在王子园的客厅中演奏了一次。

事实上，罗杰的話是对的。是糟糕，但是——气人的是，这种东西还卖不出去。凡是福尔賽之流都懂得，糟糕的东西只要卖得出去就一点不糟糕——談不上是糟糕。

然而，尽管这些人头脑清醒，要看卖多少价錢来定一件艺术品的价值，福尔賽家有些人却不禁替佛兰茜惋惜，覺得她写的都不是古典音乐；比如說，海絲特姑太就是一个，她一直都是喜欢音乐的。她而且覺得佛兰茜写的詩也不行；不过，誠如海絲特姑太說的，近来簡直看不見有人写詩了；所有的詩都只是些"輕松的小調"。沒有人能够写出象失乐园或者却尔德·哈洛尔德①

① 拜倫的长詩。

之类的东西；这两首詩随便哪一首都使你感覺到眞正是在讀詩。不过，佛兰茜有点事情做做也是好的；别的女孩子花錢买这个买那个，她却在賺錢！所以海絲特姑太和裘丽姑太一直都欢喜听她談自己最近作的曲子又漲价了。

这时候她們也跟斯悅辛一同听她談，斯悅辛坐着假装沒有在听，因为这些年輕人講話講得非常之快，而且咕嚕咕嚕地，他簡直听不出談些什么！

“我眞不懂得，”史木尔太太說，“你怎么做得出来。我永远沒有这样老的臉！”

佛兰西淡然一笑，“我宁可跟一个男子来往，不跟一个女人。女人都是这样精明！”

“亲爱的，”史木尔太太叫出来，“我敢說我們并不精明啊。”

尤菲米雅又那样不出声地狂笑起来，最后发出那种尖叫；她象被人扼着脖子說道：“噢，你总有一天笑死我的，二姑。”

斯悅辛看不出有什么好笑；他最不喜欢在自己看不出好笑的时候人家要笑。老实說，他根本就不喜欢尤菲米雅，每逢提到她时，总是說“尼古拉的女儿，她叫什么名字——那个白臉？”他險些儿做了她的教父——說实在話，如果不是因为他坚决反对她那个外国气的名字，他早就做了。他就恨做人家的教父。有这些原因，所以斯悅辛装出正經样子向佛兰茜說：“天气很好——呃——在这种时候。”可是他过去不肯做她教父的事情尤菲米雅肚子里完全清楚，所以轉向海絲特姑太，并开始告訴她，自己在教会百貨公司撞見伊琳——索米斯的妻子——的經过。

“那么索米斯跟她在一起嗎？”海絲特姑太問，原来史木尔太太还沒有机会把这件事情告訴她。

“索米斯跟她在一起？当然沒有！”

"可是她难道在倫敦一个人找不到嗎?"

"哦,不是的; 有波辛尼先生跟她在一起呢。她的衣服穿得眞漂亮啊。"

可是斯悅辛一听見提到伊琳的名字,就恶狠狠望着尤菲米雅;的确,尤菲米雅不管她在别方面怎样不錯,穿衣服可从来穿不好看,所以他說:

"穿得象个貴妇,我敢說。看見她眞叫人高兴。"

这时候有人通报詹姆士跟他的两个女儿到了。达尔第酒瘾上来,推說跟牙医生約好了,叫他們在馬波門把他放下来,雇了一部馬車,这时候已經坐在毕卡第里大街自己俱乐部的窗口了。

他告訴他那些好友,說他妻子要带他去拜会亲友。这不是他干的——不大象。呵呵!

他招呼侍役过来,叫他到外面穿堂里看看四点三十分一次賽馬是哪匹馬贏的。他累得不能动了,他說,这也是实情;整个下午跟他妻子坐着馬車到处去"参观"。后来他坚决不干了。生活不能听人家支配。

这时候,他正向那面拱窗望出去——他最喜欢这个座位,因为过路的人从这里全可以望見——不幸,也許可以說是幸而——被他瞧見索米斯从靠綠公园的那一边踏着碎步子穿过来,显然打算上俱乐部来,因为他也是伊昔姆俱乐部的会員。

达尔第跳了起来;他一把抓起酒杯,嘴里嘰咕了一句关于四点三十分賽馬的話,就匆匆溜进打牌室去了;这間屋子索米斯是从不进来的,在这間打牌室里,孤独地一个人,在昏暗的灯光下面,他支配自己的生活到七点半鐘;算来索米斯这时候准已經走了。

要不得!只要他覺得心痒难熬,想到拱窗那边去找人啦呱

的时候，他就这样再三告訴自己；他的經济是这样窘，“老头子”（詹姆士）自从那次煤油股票出事之后——其实不能怪他——又是那样不好說話，这时候随随便便跟維妮佛梨德吵起来，是絕对要不得的。

索米斯要是看見他在俱乐部里，那么他沒有去看牙医生的事就准会傳到她耳朵里。沒有一个人家事情会傳得这样快的。他不自在地坐在那些綠呢牌桌之間，皺着一付欖黃臉，架着格子褲的腿，漆皮鞋在昏暗中閃耀着，坐在那里啃指头，盘算要是那匹色鬼赢不了兰卡州銀杯賽的話，这笔錢又向哪儿去找。

他的心思抑郁地轉到福尔賽家人身上去。这班人眞是少見！一点油水都榨不到他們的——即使榨到，也是极端困难的事；这么多的人里面沒有一个說得上义气，要末除非是乔治。比如，那个索米斯家伙，你如果想跟他借个十鎊錢，就可以使他暈倒，或者，如果不暈倒的話，就会带着他那該杀的傲慢的微笑望着你，好象你是一个孤鬼亡魂，全由于你沒有錢。

还有他那个老婆（达尔第不由得嘴里生水了），他总想跟她亲近亲近，就如同人有个漂亮的小姨子自然而然想亲近一下似的，可是倒霉的是这个——（他心里用了一个粗鄙字眼）——連理也不理他——她望着他那付样子就好象他是牛屎似的——然而她在这方面很有一手，他敢打賭。女人他是懂得的；这样柔媚的眼睛和身腰不是白白生的，这点滋味索米斯那个家伙不久就会尝到；他风聞的那个“海盗”老兄的事情总不是沒有影子的。

达尔第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室內打一个轉，最后走到大理石爐板上头那面鏡子跟前；他在鏡子前面站上好半天，望着自己的影子沉吟。那付尊容——这是某些人特有的——就象在蔴油里浸过似的，上了蜡的黑胡子，短短两撮出色的腮須；一只微微弯

曲而肥大的鼻子旁边象要起一个瘰癧，这使他看了很着急。

就在这时候，老乔里恩在悌摩西寬大的客厅里找到那張剩余的椅子坐下。他的到来显然打断了大家的談話，場面弄得很僵。裘丽姑太的好心腸是出了名的，赶快設法使大家自在一点。

“是啊，乔里恩，”她說，“我們剛才还談到你有好久不来了；不过我們也不必奇怪。当然，你是忙，是不是？詹姆士剛才还說一年中这个时候多么忙——”

“他說的嗎？”老乔里恩說，狠狠望詹姆士一眼。“只要各人管各人的事情，就决不会这样忙。”

詹姆士本来坐在一張矮椅子上，膝盖豎得多高在那里呆想，这时候不自在地挪动一下自己的脚，不小心踩到那只猫；原来那猫从老乔里恩那里逃到他身边来躲难的，这叫做不智。

詹姆士覺得踏上一只柔軟的毛茸茸的身体，駭然把脚抽回来，带着苦痛的声音說，“你看，这儿有只猫呢。”

“好几只呢，”老乔里恩說，挨次地把那些人看看；“我剛才就踩到一只①。”

接着是一片沉默。

后来史木尔太太屈动着手指头，带着可怜相的安詳向四面張一下，問道：“亲爱的琼好嗎？”

老乔里恩严厉的眼睛睒了一睒，夹有好笑的神情。这个老太婆眞是妙极了，裘丽！誰也比不上她說話那样不識相！

“不好，”他說；“倫敦对她不相宜——人太多，閑話也太多！”他把这些字着重地說出来，又盯着詹姆士的臉望。

沒有一个人說話。

---

① 英語里的猫和中文的狐狸有同样的涵义。

大家全感覚处境太危險，切不可以乱說乱动。在这間陈設考究的客厅里，全都有看希腊悲剧时那种大禍临头的感覚；屋內挤滿了白发蒼蒼、穿大礼服的老头子和衣着时髦的女子；他們全屬于同一血統，在他們中間有一种說不出来的相似的地方。

并不是說他們就意識到那些司命运的恶神已經光临——他們只是隐隐覚得而已。

后来斯悅辛站起来。坐在这里这样受罪，他决不来——他可不吃哪个的言語！所以他做出特别神气在屋子里兜了一轉，跟每一个人握了手。

"你告訴悌摩西說是我說的，"他說，"他保养得太过分了！"接着轉身向佛兰茜——他看中佛兰茜"神气"——又接上一句："你哪一天上我家里来，我带你坐馬車出城去玩。"可是話一出口，他就想起带伊琳出城去玩的那一次，后来引出那么多的閑話来，所以有这么半晌站着一动不动，瞪着两只眼睛望着，仿佛等着看他这句話会招致什么后果似的；后来忽然想起这反正不关他的事，就轉身向老乔里恩說："再見，乔里恩！你不应当不穿大衣在外面跑；你会吹出风湿痛来的！"說完，他用漆皮靴的尖子輕輕踢一下那只猫，扛着自己的大块头走了。

他走了之后，大家悄悄地相互望望，看剛才那句"出城"的話給大家什么感想——这句話已經出了名，而且意义极端重大，因为在族中議論紛紛的那項隐約而怪誕的流言里面，这是唯一的一条所謂正式公报。

尤菲米雅按捺不住了，发出一声短笑，說道："幸亏斯悅辛三伯沒有約我出城去。"

史木尔太太一面想安慰她，一面害怕这个話題会引起什么难堪，想要斡旋一下，就答道："亲爱的，他喜欢带穿得漂亮的人

出去，使他面子上好看。我一直記得他带我出城的那一次。眞是长見識！”說完，她那張胖胖的老臉暫时显出一种古怪的滿足；接着嘴噘起来，眼泪涌进眼眶子里。原来她想起多年前那一次跟席普第末斯·史木尔坐馬車游历的事情来了。

詹姆士坐在矮椅子上，早已恢复原来那种紧張的沉思状态，这时忽然清醒过来：“斯悅辛眞是个可笑的家伙，”他說，可是心不在焉。

老乔里恩的沉默，和严厉的眼光，吓得大家噤不做声。他对剛才講的那两句話自己也感到徬徨起来——他原是来攻破这項謠言的，而他这两句話反而使謠言显得更重要了；可是他还在生气。

他跟他們还沒有完；沒有，沒有，他还要刮他們一两句。

这些侄女們他不想刮，他跟她們沒有难过——老乔里恩对待稍微看得过去的年輕女子总是温和的——可是詹姆士这个家伙，还有余下的这几个，也許比詹姆士好些，但是一个都不能饒过。所以他也問起悌摩西来。

裘丽姑太好象感到自己的小兄弟处境危险似的，忽然問他喝不喝茶：“茶在后客厅里等着你呢，”她說，“又冷又难吃，不过叫斯密沙儿給你重泡一壶。”

老乔里恩站起来：“謝謝，”他說，眼睛正視着詹姆士，“不过我沒有功夫喝茶，也沒有功夫听什么——閑是閑非，和其他的鬼話！已經是回去的时候了。再見，裘丽雅；再見，海絲特；再見，維妮佛梨德。”

他跟其余的人連招呼也不招呼一声，就昂然走了出去。

一上了馬車，他的怒气消失了，他气起来时就是这样——发作一頓之后，气就平了。他的兴头忽然下去。这些人的嘴也許

被他堵着了，可是換来什么呢！他本来打定主意不相信这些謠言，現在他知道肯定是眞的了，这就是他換得来的。琼是被人遺弃了，丢掉她，找上了那个家伙的媳妇！他覺得这是眞事，但是硬着头皮假装不相信；在这种决心之下，他蘊藏在心里的痛苦逐漸地然而坚决地发为一种对詹姆士父子的盲目忿恨。

那間小客厅里剩下的六个女子一个男子开始談論起来，不过經过适才一段不快之后，談得都不怎样自如；他們里面每一个人虽則肯定自己沒有搬弄是非，但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其余的六个人是有份的；因此全都心里很生气，而且弄得糊里糊涂。只有詹姆士一声不响，心里激动得厉害。

过一会，佛兰茜說："我覺得乔里恩大伯这一年来老得厉害。你說怎样，三姑？"

海絲特姑太微微縮一下头："哦，你問問二姑呢！"她說；"我是一点不知道。"

其他的人并不害怕同意她的看法，所以詹姆士抑然望着地板說："他比从前差远了。"

"我老早就看出来，"佛兰茜接下去說；"他老得不象样子了。"

裘丽姑太搖搖头；一張臉忽然整个嘬了起来。

"可怜的乔里恩，"她說，"他应当有人照应才是！"

大家又沉默下来；后来，就象深怕被人丢下来溜单似的，五位客人不約而同站起来，告辞走了。

客厅里又只剩史木尔太太，海絲特姑太和那只猫，远远关門的声音通知她們悌摩西出来了。

那天晚上，海絲特姑太在她那間后臥房里——这原是裘丽姑太的，后来裘丽姑太住了安姑太的房間——剛才睡着，史木尔太太就开了房門进来，戴一頂粉紅睡帽，手里拿一支蜡烛："海絲

特!”她說。“海絲特!”

海絲特姑太在被里微微哆嗦一下。

“海絲特,”裘丽姑太重复說,非要把她叫醒不可,“我眞替可怜的亲爱的乔里恩发愁。你看应当給他想点什么办法呢?”她把最后两个字重重說一下。

海絲特姑太在被里又哆嗦一下,她的声音听上去微微带有討饒的口气:“办法?我怎么知道呢?”

裘丽姑太滿意地轉身走了,为了不惊动亲爱的海絲特,关門关得格外輕,讓那扇門从手指間滑出来,“克达”一声关上。

回到自己房里,她站在窗口从紗布窗帘的一条縫隙里窺望公园树木上面的月亮;窗帘拉了起来,免得被外面人看見。就这样子,一張渾圓的臉,戴着粉紅色睡帽,噘着嘴,眼中含泪,她想着“亲爱的乔里恩”,这样老又这样孤零,想着自己怎样来替他想点办法;这样他就会喜欢她起来——使她自从席普第末斯·史木尔去世之后,第一次有了一个人喜欢她。

第 八 章

罗杰家中的舞会

罗杰在王子园的房子里灯火通明。他們找来一大堆蜡烛，插在雕花玻璃的架灯上，星星点点的灯光在那間长套間客厅的嵌木地板上反映出来。所有的家具全搬到楼上楼梯口去，屋子四周放了許多輕便的长凳，那些人类文明的奇异附属品，因此屋内看去十分宽敞。

远远的角落里放了一架小鋼琴，拿許多棕櫚树圍繞着，乐譜架上摊开一份坎辛登旋舞。

罗杰反对要有乐队。他認为要乐队毫无道理；这笔費用他决計不出，所以完事大吉。佛兰茜(她母亲多年前就被罗杰气出了老胃病，碰到这种事情早就睡了)沒有别的法子可想，只好找一个吹喇叭的小伙子来和鋼琴搭配；她把棕櫚树布置得很巧妙，一个人粗心一点就会当作棕櫚树里藏了有好几个乐师呢。她下了决心要叫他們奏得多响的——一只喇叭只要狠命的吹，也还是很悦耳的。

用一句比較文雅的美国話来說，她总算是“捱过”了——为要鋪排得时髦，同时顧到福尔賽家的高度节約原则，她不得不东拼西凑，現在嘔心挖胆总算捱过这一关了。她穿了一件金黄色

的衣服，肩头堆上許多紗，人虽則瘦削但是很神气。她把一处一处都轉到，一面戴上手套，一面四下顧盼。

她向雇来的男仆(罗杰家里是只用女佣的)吩咐酒。福尔賽先生只預备把从惠特萊酒店买来的香檳酒拿出一打来，他可懂得嗎？可是如果酒喝完了(按說是不会的，女客多数当然只是喝水)，可是如果酒喝完了，剩了空香檳酒杯，那么他一定要想方法把杯子拿开。

她眞不高兴跟一个男仆講这类事情，太失身份；可是你把爹有什么办法呢？其实，罗杰虽則对于开跳舞会百般为难，可是，过一会就会下楼来，臉色紅紅的，額头鼓出来，就好象他是舞会的发起人似的；他会笑着臉，而且很可能把最美丽的女客带进餐室用夜餐；到了两点鐘，当大家舞兴正濃的时候，他就会悄悄走到乐师面前，叫他們奏国歌①，自己走掉。

佛兰茜衷心希望他玩一会就倦了，一个人溜去睡覺。

有三四个知心女友，留下来預备参加舞会的，跟她在楼上一間平时不用的小屋子里吃了一点茶和冷鷄腿，都是匆匆开出来的；那几个男子都被送到欧斯代司的俱乐部里去开晚飯，这些人总得請他們飽啖一頓。

不迟不早剛好是九点鐘的时候，史木尔太太一个人到了。她满口替悌摩西道歉，說他不能来，却絕不提起海絲特姑太，原来海絲特姑太是在最后一分鐘才推說她懶得来的。佛兰茜招待得非常殷勤，請她坐在一張輕便凳子上，就走开了，剩下史木尔太太孤零零一个人穿着淡紫色緞子衣服——自从安姑太逝世之后，她还是第一次穿顏色衣服——噘着嘴坐在那里。

那些知心的女友这时从各人房間里出来，碰巧是各人衣服

① 英国一切娛乐終了时都要奏国歌。

的颜色都穿得不同，可是肩头和胸部全都镶上許多紗边——因为她們全都是瘦骨一把。她們全被带到史木尔太太跟前見过礼。每一个只跟她耽上分把鐘就跑开，都挤在一起談話，盘弄着手中的程序单，偸眼瞄着門口等待第一个男子出現。

接着来了尼古拉家的一群人，他們一向就是准时而到——据說在他們住的拉布罗克林那边就时行这个；紧跟在后面是欧斯代司和他的男朋友，沒精打采的样子，而且有一股烟草气味。

这时佛兰茜的情人陆續来了三四个；是她事先逼着每一个人答应早到的。这些人全都胡子剃得很光，举止活潑，一种很特别的活潑派头，是新近才侵入坎辛登把青年人过上的；他們相互之間毫不在乎，领结都打得两头鼓了出来，一律的白背心和两边綉花的袜子。全都在袖口里藏一块手絹。他們愉快地走动着，每人都披上一套快乐的鎧甲，象是特地跑来做一番大事业似的。他們跳舞时脸上的表情远不是英国人跳舞时那付傳統的庄严神气，而是满不在乎、风趣、和藹；他們跳跃着，抱着各人的舞伴大轉特轉，对于音乐的拍子全不注意，認为不必那样迂闊。

他們看着其他跳舞的人时，脸上带一种輕快的蔑視表情——他們是“輕騎兵”，是坎辛登舞場中身經百战的壮士——要指望看到正确的风度、言笑和舞步，只能在他們身上找到。

这下面涌到大批的客人；年长的监护人全被挤到迎着进門地方的墙边坐着，年輕活潑的在大房間里加进了那股跳舞的漩流。

男子很少，坐冷板凳的女子都显出一种特殊的可怜相，一付耐心而酸溜溜的微笑，那意思好象說：“唷，不！不要弄错我，我知道你不是来找我的。这个我是簡直不指望的！”佛兰茜时常会央求她的情人之一，或者一个初出茅廬的小伙子：“現在，你帮个

忙，讓我給你介紹平克小姐；人眞是不錯！”这样就把他带过去說；“平克小姐—这位是加薩柯尔先生。你能跟他跳个舞嗎？”接着平克小姐勉强一笑，臉色微赧，回答說：“哦！我想可以的！”便遮着自己的空白紙片，在上面写上加薩柯尔的名字，就在他請求的第二次額外舞的地位热情地拼出他的名字。

可是当那小伙子嘰咕一声太热了，走开去以后，她就又恢复原来的絕望的企盼，带着忍耐而酸溜溜的微笑。

那些做母亲的緩緩用扇子搧着脸，留神看着各人的女儿，而这些女儿的种种遭遇都可以在她們眼睛里望得出来。至于这些母亲本人接連几个小时坐了下去，坐得腰痠背痛，悶不作声，或者偶尔談两句話——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这些女孩子玩得开心就行了！可是看見女儿受到冷淡，被人丢下来！啊！她們臉上笑了，可是眼睛里射出凶光，就象触怒了的天鵝眼睛一样；她們眞想一把抓着小加薩柯尔的花褲管，拖到她們女儿跟前——这些小畜生！

舞場譬如战場，就在这坎辛登舞会上，人生的一切殘酷、辛酸和不平的遭遇，人性的妄自尊大、忘我精神、和忍耐也可以看得見。

也有些零零星星的情人們——不是佛兰茜的那些特殊一类的情人，只是普通情人——顫抖着，紅着脸，默默无言，相互瞟上一眼，企图在紛扰的跳舞中亲近一下，也有时候在一起跳舞，他們眼中的情意使旁观者都对他們注目。

十点正来了詹姆士的一家——爱米丽，萊西尔，維妮佛梨德（达尔第由于上一次在罗杰家里香檳酒喝得太多了，所以这一次没有带他），和最小的茜席丽，她这还是第一次出来应酬；他們后面是索米斯和伊琳，两人先是在老家里吃的晚飯，現在坐了馬車

跟了来。

这几位女客都只用肩带，上面不綴細紗——这样更大胆地裸露着肩头，使人一望而知这些人是从更时髦的公园那一边来的。

索米斯側着身子后退几步，避免和跳舞的人碰上，找个地方把身子抵着墙站着。他脸上装出淡淡的笑容，在那里作壁上观。华尔滋舞一次又一次地舞起，舞落；一对对舞伴掠过去，唇边挂着微笑，或者笑出声来，片断地談着話；或者板着一付脸，眼睛在人群中搜索着；又或者嘴唇微启，眼光相对，默默无言。宴会的气息、花香和头发的气味，和女子喜用的香水味，在夏夜的炎热中升起来，窒人呼吸。

索米斯一声不响，微笑中带着譏刺，眼睛里仿佛什么都沒有看見似的；可是有时眼光落在他要找寻的对象身上，就会盯着那个对象随着流动的人群轉，同时嘴角上的笑意也消失了。

他跟誰都不跳舞。有些人也跟自己的妻子跳舞；可是他自从結婚之后就从来不允許自己跟伊琳跳舞，認为不“得体”，至于这样做他心里是否释然，那就只有福尔賽家的家神知道了。

她舞过去了，跟别的男子跳着，她的虹彩衣服从脚下飄起来。她的舞跳得很好；他时常听見女人带着酸意的笑跟他說：“你太太跳舞跳得多美啊，索米斯先生——看她跳舞眞是舒服！”而他就会斜瞥一眼，回答說：“你認为这样嗎！”这些話他都听厌了，也回答厌了。

附近一对年輕男女輪流揮动着一把扇子，引起一陣不好受的串风。佛兰茜跟她的一个情人在近处站着。两个人在談情。

他听見身后罗杰的声音，向一个仆人吩咐夜餐。一切都是第二流！他眞懊悔来的！他先問过伊琳要不要他来；她当时带

着那气得死人的微笑回答說："哦，不要呀！"

他为什么偏要来呢？剛才的一刻鐘里面，連她的人都看不見了。那边乔治又走过来了，永远是那付刁猾的臉；現在已經来不及躲开他了。

"你看見'海盗'沒有？"这位老牌滑稽問；"他在开仗呢——剪过头，漂亮极了！"

索米斯回說沒有看見；屋內跳舞歇了一下，人比較空，所以他就穿过舞池到了外面凉台上，眺望下面街道。

一部馬車載来些迟到的客人駛过来，大門口圍着一些看热鬧的人，耐心耐气地站着不肯走；倫敦街上常看見有这种被灯光或者音乐招引来的閑杂人，黑黝黝的身形，衣衫破旧，仰着一付蒼白的臉；那种呆望的神气使索米斯看了很生气：为什么讓这些人留在这里；警察为什么不叫他們走开呢？

可是警察并不理会他們；他分开两只脚站在横貫人行道的那条大紅地毯上；鉄盔下面的一張臉也是跟他們一样的呆望的神气。

在街道对面那些栏杆里面，索米斯可以望得見树木的枝条在街灯的照耀下掩映着，在风中微微动蕩；再过去是公园那边高楼上的灯火，就象許多眼睛在眺望园内一片闃靜的漆黑；在这一切上面是天空，偉大的倫敦天空，被千万盞灯火鋪上一层閃映的尘土；这是一座在星斗間用人类欲望和幻想曲曲折折織成的穹頂——是一面无边无际、人世豪华和穷困的鏡子，夜夜带着仁慈的嘲笑高照着多少哩的房屋和花园、广厦和貧民窟，高照着福尔賽家的人、警察和街上看热鬧的人。

索米斯轉过身去，人隐在窗口，向着灯火通明的屋子里面望。外面凉快一点。他看見适才新到的客人走进来，原来是琼

和她祖父。他們是什么緣故来得这样晚呢？两个人站在門口；神气很是疲倦。乔里恩大伯想得起来这么老晚跑出来！琼为什么不先上伊琳那儿跟她一起来呢，她平时不都是找伊琳带她出来的嗎？这时他才猛然想起他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和琼見面了。

索米斯带着无聊的恶意察看着琼的脸色，看見她脸色变了，变得非常蒼白，索米斯簡直当做她要栽下去似的，接着又漲得通紅。他轉过头来向琼看的方向看去，就看見自己的妻子搭在波辛尼的胳臂上，正从屋子那一头花房里出来；她眼睛抬起，和波辛尼的眼睛对視，象在回答他問的什么問題；波辛尼那边則是全神貫注地望着她。

索米斯又把琼望望；她一只手擱在老乔里恩的胳臂上，象在懇求什么。他看見自己伯父脸上显出惊异的神情；两人轉过身去，在門口消失了。

乐声又起，是一支华尔滋曲；索米斯隐在窗口，靜悄悄就象一座石象，在那里等待着；他脸上毫无表情，可是唇边一点微笑也沒有。不一会，在离黑暗凉台一碼远的地方，他妻子和波辛尼跳过去了。他聞得出她戴的梔子花的香味，看見她胸口起伏着，眼睛里含着柔情，嘴唇微启，脸上的那种神情是他从来沒有見到过的。两个人随着悠揚的乐声跳过去，在他眼中好象紧紧貼在一起；他看見伊琳抬起自己又大又烏的眼睛和波辛尼的眼睛相視着，接着又垂下来。

他脸色雪白，轉过身来向着外面，靠在凉台上看下面的方場；那些人仍旧全神貫注地仰头望着灯光，簡直无聊；那个警察也仰着脸，眼睛睜得多大；可是这些他都看不見。一部馬車駛了过来，两个人爬上車，又駛走了……

那天晚上琼和老乔里恩在平日一样的时間坐下来吃晚飯。

琼穿的一件經常穿的高領子衣服，老乔里恩沒有換礼服。

早飯的时候她就談起罗杰爷爷家里的跳舞会，她想去；她說自己眞蠢，就沒有想到找一个人带她去。現在可来不及了。

老乔里恩一双銳利的眼睛抬了起来。琼照例是跟伊琳一起去的！所以他故意把眼光盯着她望，問她："为什么不去找伊琳呢？"

不！琼不想找伊琳；她要去的話除非她祖父肯破例去走一下——一会儿就行了！

老乔里恩看見她的神情那样急切又那样憔悴，就勉强答应了。这种舞会敢說絲毫沒有道理，他不懂得她是什么意思，他說；而且她这种鬼身体根本就不应当去！她需要的是海空气，等他开完寰球金矿租采公司股东大会之后，他一准带她上海边去。她不想出門嗎？唉！她要把自己糟死了！老乔里恩怜惜地偸偸瞄她一眼，就繼續吃自己的早飯。

琼一早就跑出去，在大热天下面忙着东跑西跑。这一向她那瘦弱的身材碰到什么事情都是那样懶洋洋的，今天却象着了邪火。她要把自己打扮得极其漂亮——她打定主意要这样做。他准会来的！他有他自己的打算，这一点她滿知道。她要給他看看她并不在乎。可是在她私心里她却决心在这个晚上把他夺回来。她回到家里时滿臉紅光，午飯从头到尾都談得很起劲；这些老乔里恩亲眼看見，竟然被她騙过了。

那天下午她忽然伤心得号啕大哭起来。她抵着床上的枕头把声音压下去，可是最后哭泣中止时，她在鏡子里一看，一張臉肿了起来，眼睛紅紅的，四周都是黑圈圈。她耽在房間里一直等到天黑，到晚飯时才跑出来。

她不做声地吃着晚飯，心里一直都在掙扎着。老乔里恩看

見她的神气那样沒精打采，一点劲儿都沒有，就告訴“山基”把馬車卸掉，今天晚上决不讓她出去了。她应当去睡覚！她也不違抗，上楼进了自己的屋子，黑漆漆地坐着。十点鐘的时候，她打鈴叫女仆进来。

“拿点热水来，下去告訴福尔賽先生，說我覚得人已經完全养息好了。說如果他太疲倦了，我可以一个人上舞会去。”

女仆很不放心的样子，琼就暴躁起来。“走，”她說，“把热水立刻拿来！”

她赴舞会穿的衣服还摊在长沙发上；她鼓着一股猛劲，小心地穿上衣服，把花拿在手里，就下楼来，又厚又重的头发下面一張小臉仰得高高的。經过老乔里恩的臥室时，她能听見他在里面走动。

老乔里恩被她弄得又气又莫明其妙，正在換衣服。这时已过十点，他們总要十一点鐘才到得了；这孩子簡直是发瘋。可是他不敢惹她——晚飯时候她臉上那种表情使他一直不能去怀。

他用一把烏木刷刷头发，在灯光下面头发亮得象灿銀；接着他也从阴暗的楼梯上下来。

琼在楼下迎上他，两个人一句話不說，就上了馬車。

这段路簡直象走不完似的；到达之后，两个人走进罗杰的客厅时，琼的心里又是慌張又是激动，可是臉上故意装出一付坚决的神气，来掩飾她內心的痛苦。她深怕他也許不在場，深怕見不到他，同时下了决心要把他夺回来——想法子夺回来，至于怎样夺法，她也不知道；有这些緣故，所以縱使有人說她“追他”，她也不覚得有什么难为情。

一看見舞厅，和油光刷亮的地板，琼又是高兴又是得意；她就爱跳舞，跳起舞来，由于她身子非常之輕，飄飄然就象一个兴

高彩烈的小仙灵。他准会来請她跳舞，只要他跟她一跳舞，两个人就会和好如初了。她急切地向四周圍看。

这时波辛尼跟伊琳正从花房里走出来，他脸上那种古怪的失魂落魄的神气被琼望見，一下給了她很大的打击。她的窘态这两个人并沒有看見——誰也不能看見——連她祖父都沒有看見。

她把手放在老乔里恩的胳臂上，很低的声音說：

“我非回家不可，爷爷；我不舒服。”

她祖父赶快带她走了，一面自己抱怨着他早知道会弄成这样的。

可是他跟琼一句話都沒有說。总算万幸那部馬車还靠在門口，两个人重又上了馬車；直到这时候，老乔里恩才問她：“乖乖，是什么事情？”

琼痛哭起来，連整个的小身材都抽搐着，这情形使老乔里恩着实慌了起来。明天非給她請白兰克来看不可。不看也要她看。决不能讓她这样……好了，好了！

琼勉强抑着抽噎；她倒在車角落里，狂热地勒着他的手，用一条披肩裹着脸。

她祖父只看見她一双眼睛，在黑暗中瞠目望着，一动不动；可是他一直都用自己瘦瘠的手指輕拍着她的手。

第九章

里希蒙之夜

除掉琼和索米斯之外，还有别的人亲眼看見“那两个”（尤非米雅已經开始这样叫他們了）从花房里走出来；波辛尼脸上的那种神情也被别人看在眼里了。

平时，自然的外表总是那样恬静閑适，可是有时候它蘊藏着的热力也会突然暴露出来——春天怒照的阳光从紫云中落在雪白的杏花上；雪覆的山峰，浴着月光，綴上一顆孤独的星，聳入火热的青穹；或者在落霞的光焰中，一棵老杉木阴森森地竪在那里，象是守卫着某些熾热的秘密；这些都是的。

也有些时候，在一家画廊里，一幅作品被一位午餐吃得也許比他同类更講究的福尔賽之流撞見；这幅作品是被粗心的鉴賞家注为“〇〇〇齐珊——至精品”的，偏偏冲破了这位福尔賽先生的一切藩篱，使他象着了魔似地沉浸在一种狂悦之中。这張画，他覚得，有种地方，嗯，眞正算得上画。一种不可推究的，不講理的东西找上了他；他企图用一个凡事只求实际的人那种准确性来肯定这东西是什么，可是这东西却躲躲閃閃的，捉摸不到，就跟他中午逐漸消失的酒意一样，剩下他一个人在生气，覚得肝脏很不好受。他覚得自己剛才太揮霍了，簡直是浪費；眞是

碰見鬼了。这本目录上面的三个圈子标明的什么，他本来并不想看見。造化的神力，天哪，他頂好一点儿不懂得！这种东西他頂好根本不承認它的存在！一承認，你就会无法自拔？你付一个先令买張門票，接着又要付一个先令买节目单。

琼看到的——以及其他福尔賽家人看到的——波辛尼臉上那种神情就象画布上面有一个洞，后面一支蜡烛动着，突然从洞里閃射出来一样——一点模糊的、搖晃不定的紅光，黯淡而迷人，一下子冒出火焰。它使旁观的人恍悟到这里面包含着危險的因素。有这么一会儿，他們带着喜悅，带着兴味望着，但随即覺得自己根本不应該望。

可是这却解释了琼为什么来得这样晚，然而沒有跳舞就跑掉了，跟自己的未婚夫連手都不握就跑掉了。据說，她人不舒服，无怪如此。

可是講到这里，他們都怀着鬼胎相互望望。他們并不想使家丑外揚，不想恶意待人。哪个愿意如此呢？对于族外的人，他們是一个字也不吐露，无形的戒律使他們全都保持着緘默。

随后就听見說，琼跟老乔里恩上海边去了。

老乔里恩带琼去白劳德司代尔，因为这地方近来很吃香；至于雅茅司，尽管有尼古拉捧場，它的声誉已經日趋下降，而一个福尔賽家人上海边去，如果呼吸不到一点在一个星期之內使他的性情变得乖戾的空气的話，他花的錢就不值得。当初那个福尔賽始祖喝馬第拉酒的貴族习慣不幸也带有这个动机，所以后代子孙当然也容易犯这个毛病。

琼就这样上海边去了。族中人只好等着看事情进一步的变化；除此沒有别法。

可是"那两个"究竟——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呢？他們究竟打

算閙到什么程度呢？他們难道当真要閙下去嗎？肯定說，不会閙出什么事情来，因为两个人都沒有錢。至多是調情調情，到了适当的时候就会完結，所有这类爱情都是这样結束的。

索米斯的妹妹維妮佛梨德·达尔第却嘲笑他們，認为根本沒有什么事情，她住在格林街，因此染上了美非亚区的风气，对于已結婚的人应当如何如何有着更时髦的主張，比一般流行的，例如在拉布罗克林流行的主張时髦得多。那个“小女人”——伊琳其实比她还高，她这样一直被喚作“小女人”十足地証明了一个福尔賽家人的高貴身份——那个“小女人”过得厌煩了。为什么不能寻点开心呢？索米斯这人相当膩味；至于波辛尼先生，她始終認为他很风趣——只有乔治那样的小丑会赶着他叫“海盜”。

这句評語——說波辛尼风趣——引得輿論嘩然。大家都不服。說波辛尼“还算漂亮”，这一点大家可以承認，可是以他那样的高顴骨、賊眼睛、軟呢帽，要說够得上风趣的話，那恰恰証明維妮佛梨德又来她的老一套，她总要别出心裁地夸夸其談一下。

那年夏天最时行夸耀，这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連大地也都夸耀起来——栗树盛开着花，发散出濃郁的花香，在过去从来沒有見过；家家花园里都开放着玫瑰；夜里滿天的繁星，簡直挤都挤不下；太阳全身披挂，天天从早到晚在公园上面揮舞着它的銅盾，人們的行为也变得古怪了，在露天底下吃午飯，吃晚飯。出租馬車和私人馬車川流不息地通过明媚的泰晤士河上的桥，把成千成万的中上层人士載往布西，載往里希蒙，載往开游，載往汉普登行宫，去領略一下郊外风光；那种盛况据說簡直空前。差不多凡是够得上馬車阶級的人家，这一年都要出城走一趟，或者上布西去看馬栗花，或者上里希蒙公园在西班牙栗树林里兜风；

虽则灰尘很大，他們却在自己揚起的云霧中車声轆轆一路馳来，一付时髦派头，睁着大眼睛望着大片的鳳尾草长得老高，草里大馴鹿抬起它們分歧的鹿角，而这些鳳尾草还得要給秋天的情人們以从未有过的蔭蔽。不时，当那些栗树花和鳳尾草纏綿的香气飄得太靠近时，他們里面的一个就会跟另一个說，“心肝！这味道多古怪啊！”

那一年的菩提花开得也是特别盛，几乎开成蜜黄的顏色。在倫敦許多方場的角子上，太阳一下去，这些菩提花就发出一种連蜜蜂身上都沒有的甜香——那些福尔賽家的人和福尔賽之流，用完晚飯，在那些只有他們持有鑰匙的花园附近納凉时，聞到这种香味，就会在心里引起一种不可言述的思慕。

就是这种思慕使他們滞留在那些隐約的花台中間，天色虽则逐漸暗了下来，也仍旧留連不舍；也就是这种香味使他們兜来兜去，兜去兜来，好象有情人等待着似的——等待最后的光綫在綠蔭下消逝掉。

不知道是不是菩提花的香味在維妮佛梨德心里喚起一种模糊的同情，还是受一种同性的好奇心的驅使，使她想要亲眼看一下，或者証明一下她那句“根本沒有什么事情”的評語的正确；还是她仅仅由于抵制不了那一年夏天的誘惑，渴想上里希蒙跑一趟；总之，这位四个小达尔第（小蒲白里斯，伊摩根，毛第，班尼狄特）的母亲給她嫂子写了这样一張便条：

亲爱的伊琳：

听說索米斯明天要上汉萊，在那边过夜。我想如果約几个人一同上里希蒙去玩，一定很有意思，你約波辛尼先生，我去找小佛列巴，好不好？

馬車，爱米丽会借給我們（她們称呼母亲的名字——这样很风趣）。我七点鐘来接你和你的年輕朋友。

維妮佛梨德·达尔第。

六月三十日。

蒙达古認为皇家飯店的晚飯很吃得。

蒙达古是达尔第第二个名字，也是大家比較熟悉的名字——他的第一个名字是摩西；达尔第恰恰就是这样一个見多識广的名流，别的都說不上。

維妮佛梨德这样仁慈的打算竟然无端碰到許多阻撓，老天眞是太不应該了。首先小佛列巴回信說：

亲爱的达尔第太太：

非常之对不起。简直抽不出空。

奥古司特司·佛列巴。

这眞是倒霉的事，可是已經来不及設法补救了。一个做母亲的脑子动得眞快，也眞会应付，她立刻就想到自己的丈夫身上。她有决断，也有度量；一个瘦长臉儿、淡黃头发、淡綠眼珠的人往往具有这种气质。她少有弄得沒有办法的时候，也可以說从来沒有过；便是弄得沒有办法，也能够轉敗为胜，她一向就是这样。

达尔第的兴致也很高。那匹色鬼沒有跑贏兰卡州銀杯賽。这匹名馬尽管是跑馬場的一位巨头养的，在这次比賽中老老实实就沒有起脚，而那位巨头早巳暗地里下了好几千鎊的賭注，賭自己的馬失敗了。色鬼落选之后的四十八小时內，在达尔第的

一生中真不是人受的。

他日夜害怕詹姆士要找上他。一想到索米斯他就忿恨，同时又夹有一綫的希望。星期五晚上他喝得大醉，人实在吃不消了。可是到了星期六早上，他那做交易所的天性在他心里又占了上风。他借了几百鎊的債，这在他是决計还不了的，就进了城，把几百鎊錢全賭在盐埠市障碍賽的那匹八音琴上。

他跟斯克劳敦少校在伊昔姆飯店吃午飯时，說道：这点风声是那个小犹太孩子納生透給他的。他什么都不在乎。反正他——过不下去啦。这一着如果不成的話——那么，他媽的，老头子只好付賬！

一瓶波尔罗杰酒被他一个人灌下去，使他对詹姆士又有了新的鄙視。

果然得手了。八音琴以一頸之差勉强跑上——真是險极了。不过，照达尔第說来，这种玩意儿全靠有胆子。

上里希蒙去跑一趟倒也不錯。由他来做一次东道！他对伊琳一向就傾倒，很想跟她亲近一下。

五点半鐘公园巷的佣人跑来說：福尔賽太太很抱歉，一匹馬患了咳嗽，大車子沒法来了！

这又是一記打击，可是維妮佛梨德一点不丧气，立刻派小蒲白里斯（这时不过七岁）跟随着保姆上蒙特貝里尔方場去。

他們都雇两人馬車去，七点三刻在皇家飯店碰头。

达尔第听到这个办法倒也高兴。比坐着倒座好得多啦！跟伊琳坐一部車子他倒无所謂。在他想来，他們大約是先到蒙特貝里尔方場去接那两个人，再在那边雇車子。

后来曉得約好在皇家飯店碰头，而他得跟自己妻子坐一部車子下去，他就悻悻起来，說这样慢死人了！

两个人七点鐘动身，达尔第跟馬車夫賭半个克郎，三刻鐘內决計赶不到。

一路上夫妇两个只交談了两次。

达尔第說："索米斯大爷听見自己的妻子跟波辛尼先生坐一部馬車，可要把鼻子都气靑了！"

維妮佛梨德回答："不要胡說八道，蒙地！"

"胡說八道嗎！"达尔第跟着說了一句。"你不懂女人的心理，我的好太太！"

另外一次他只是問一下："我的样子怎么样？下巴两边有点肿嗎？乔治老兄就是喜欢喝这种烈酒！"

他中午是跟乔治·福尔賽在海佛斯奈克飯店吃的飯。

波辛尼和伊琳在他們前面到了。两个人正站在临河的一面落地窗跟前。

那年夏天到处都开着窗子，整天开着，整夜也开着，日夜飘进来花香和树香，和青草晒出来的热气味，和濃露发出来的凉气味。

达尔第眼睛很尖，在他眼中看来，这两位客人好象并不怎样热火，只是紧貼着站在那里，一句話不說。波辛尼一付急色相——这家伙沒有什么出息！

可是他讓維妮佛梨德去招呼他們，自己忙着去張罗晚飯去了。

一个福尔賽家人縱使不要吃得特別考究，总要吃得很好，但是一个达尔第可要皇家飯店把最拿手的本領使出来才行。象他这样賺一天吃一天的人，有什么好菜不配他吃的；所以他偏要吃。他喝的酒也須要愼重挑选一下；这个国家里有不少的酒都是"不配"他达尔第喝的；他一定要喝最好的酒。旣然这些东西

都是由别人付錢，他就沒有理由刻苦自己。刻苦自己是傻子做的事，不是他达尔第。

什么都要是第一流的！一个人活在世上再没有比这一条原則更正确的了；反正他的岳父进項很不少，对自己的外孙外孙女又很鍾爱。

从小蒲白里斯出世（这原是一个錯誤）的第一年起，达尔第那双精細的眼睛就看出詹姆士这个弱点；就由于看事情很清楚，所以自己很受益。現在已經有四个小达尔第了，这簡直是終身的保險。

这頓盛饌的特色毫无問題是那道紅鰡魚。这种鮮美的魚是从相当远的地区运来的，由于保存得好，簡直和新鮮的一样；魚先是用油煎过，然后去骨，吃的时候用冰冰着，什么卤汁都不用，只用馬第拉酒和的五味酒做澆头；这种燒法只有少数几个見多識广的名流知道。

此外除掉要由达尔第付賬，其他也沒有要交代的了。

这頓飯从头到尾他都竭力和客人周旋；一双大胆而傾慕的眼光老是盯在伊琳的臉上和身上望。他不得不向自己供認，他这样看她并沒有使她感到有什么异样——无論她的态度，或者她罩在乳黄色紗巾下面的双肩，看上去都沒有一絲热意。他指望捉到她跟波辛尼玩什么小花样；可是一点儿沒有捉到，她始終都是应付裕如。至于那位建筑师老兄，簡直象只大熊害头痛病那样地沮丧——維妮佛梨德連他的一句話都引不出来；他菜一点儿不吃，可是酒倒的确肯喝，而且臉色变得愈来愈白，眼睛里的神情也变得愈来愈古怪了。

这一切都很有意思。

达尔第自己兴致非常之好，簡直談笑风生，話里面也含着

刺，他本来不是傻子啊。他講了两三个不大得体的故事，在他这是迁就客人，因为他平日講的故事并不涉及到这方面。他举杯祝伊琳的健康，先来上一篇滑稽演說。沒有人跟他干杯，維妮佛梨德說："不要这样神头鬼脸的，蒙第！"

她提議吃过晚飯上临河的公共走廊上去逛逛，大家就去了。

"我想看看那些普通人談恋爱，"她說，"有趣得很！"

一天熱了下来，有不少的人都出来乘凉散步，空气里人声嘈嘈，有的声音又高又粗，有的声音温柔得就象喁喁私語。

还是亏得維妮佛梨德有心眼儿——她是这行人中唯一的一个福尔賽——所以不久便被她搶到一条长凳。四个人坐成一排。一棵茂密的树在他們头上張开厚厚的伞盖，河上的暮靄逐漸暗了下来。

达尔第坐在凳子的一头，在他旁边是伊琳，再过去是波辛尼，再过去是維妮佛梨德。四个人硬挤在一起，所以这位名流能够感觉到伊琳的胳臂抵着自己的胳臂；他知道伊琳不好意思把胳臂抽开，这使他覺得很有趣；他不时想法子来一个动作，跟伊琳挨得更紧一点。他心里想："这位'海盗'老兄一个人可霸占不了呢！挤得可眞紧，的确！"

远远从下面黑暗的河上傳来曼多鈴淸脆的琴声，几个声音在唱着一支輪唱的老調子：

小小一条船，向着碼头开，
我們过河去，寻乐开心怀，
飲酒与欢笑，一杯复一杯。

忽然月亮出来了，她平躺着身体从树后升起，又年輕又温

柔；空气好象經她呼吸过，变得更加凉爽了，可是菩提花的温香仍旧不断从凉爽的空气中傳来。

达尔第一面抽着雪茄，一面掉头窥看一下波辛尼；波辛尼叉着胳臂坐着，眼睛瞪得笔直，臉上神情就象一个男子内心在痛苦着。

达尔第又把坐在中間的那張臉迅速瞄上一眼，由于头上的影子很濃，那臉看上去就象是黑暗的更黑的一部分，做成形状，加上生命，温柔、神秘、逗人。

嘈杂的走廊上一下变得闃然，就好象所有散步的人都在想着什么极其珍貴的秘密，不肯輕易說出口似的。

于是达尔第心里想："女人啊！"

河上的夕照消逝了，歌声也停止了；新月躲向一棵树的后面去，眼前变成一片黑暗。达尔第把身体更向伊琳挨紧些。

他覺得一陣顫栗通过了他接触到的肢体，同时那双眼睛里也显出一种厌煩而鄙夷的神情，可是他并不着急。他覺得她企图把身体挪开，自己笑了。

这里得交代一下，这位見多識广的人酒已經喝得足够又足够了。

在他捻得很好的上須下面，两片厚嘴唇張开，一双色眼斜睨着她，臉上那种促狹的神情就象个山羊神。

沿着两排树篱的頂上一条狹長的天空里，星儿涌現出来；这些星儿就象下方的人群一样，好象在移动、攢集、私語。接着走廊上的人声重又升起来，达尔第心里想："啊！这个波辛尼是个无用的急色鬼呢！"于是他又跟伊琳挨紧点。

这一动作沒有达到它应有的結果。她站了起来，大家也跟着站起来。

这时这位名流更加下决心，要看看伊琳是怎样一个人。沿着走廊走来，他一直紧紧挨在她身边。他肚子里已經装满不少好酒。坐馬車回去有很长的一段路，很长的一段路，加上馬車里温暖的黑暗和愉快的亲近——同时和世界隔絕起来——是一个偉大而善良的人所設計的世界啊。这个建筑师家伙跟自己的妻子坐一部車子——但愿他跟她也乐一下。他心里明白自己的舌头已經不大听使喚，所以小心着不开口說話；可是厚嘴角却一直浮着微笑。

四个人漫步向走廊尽头伺候着的馬車走去。他的計划跟一切偉大的計划一样，簡单得几乎近于粗暴——他只要紧紧跟在她身边，一等她上了馬車，自己就赶快跟了进去。

可是等到伊琳走到馬車跟前时，她并沒有上車，反而一溜烟到了馬头那儿。当时达尔第的两条腿并不怎样听他作主，所以沒有赶上去。她站在那里拍拍馬鼻子，可气的是，波辛尼已經搶前到了她身边。她轉身很快跟波辛尼講了几句話，声音很低；达尔第只听到“那个人”几个字。他顽强地站在馬車踏板旁边，等她回来。这叫做以逸待劳！

在这儿灯光下面，他身上（他不过是中人身材）穿着晚上穿的白背心，显得很結实，一件夹大衣搭在手臂上，鈕扣孔里插一朵粉紅花，黝黑的脸上带着怡然自得的傲慢，这样子眞神气极了——一个十足的名流。

維妮佛梨德已經上了馬車。达尔第心里正在想，波辛尼要是不赶紧一点，在車子里面的罪可不好受呢！突然間他被人猛的一推，几乎把他摔在路上。波辛尼的声音在他耳朵里輕輕地說：“我送伊琳回去；你明白嗎？”他看見波辛尼一張脸气得雪白，目光閃閃望着他，就象只野猫。

“呃?”他嗫嚅地說。“什么?不行!你跟我妻子坐!”

“滚开!”波辛尼低声說——“不然的話,我就把你扔在路上!”

达尔第身子一縮;他看得十分清楚这个家伙說得到做得到。在他讓出的空当里,伊琳溜了过去,衣服还扫了一下他的腿。波辛尼也接着上了馬車。

“走!”他听見“海盗”叫。車夫把馬打上一鞭。馬向前冲去。

达尔第有这么一会儿站在那儿說不出話来;随即向自己妻子坐的那部車子赶去,爬进車子。

“赶上去!”他向車夫喊,“不讓前面那个家伙溜掉!”

他坐在自己妻子身旁,破口大罵起来。后来好容易总算使自己平静下来,又接着說:“你眞是做的好事,讓‘海盗’跟她坐一部馬車回去;为什么你不能把‘海盗’抓着呢?他爱得都要发瘋了;哪个傻瓜都看得出来!”

維妮佛梨德才一回答,他又重新呼天搶地起来,把她的声音完全盖掉,一路上他把維妮佛梨德、她的父亲、她的哥哥、伊琳、波辛尼、福尔賽的一家、他自己的儿女,全都罵了过来,并且詛咒那一天他怎么会結婚的;一直到車子駛达巴恩斯鎮时,他的一段伤心史才告一段落。

維妮佛梨德本来是个性格坚强的女子,所以由他說去,最后他总算不响了,在那儿生悶气。一双怒目永远盯着那部馬車的后影;这車子就象失去的良机一样,一直在他前面那片黑暗里鬧鬼。

所幸的是他并沒有能听見波辛尼热情的央求——經这位名流一鬧,波辛尼的热情就象洪水似的冲了出来;他沒有能看見伊琳起一陣震栗,就好象衣服被人撕开似的,也沒有能看見她凄戚悲痛的眼睛,就跟被人打过的小孩子的眼睛一样;他沒有

能听見波辛尼再三央求，一直都央求着；沒有能听見伊琳忽然輕輕啜泣起来，也沒有能看見那个狼狽的情急的坏蛋又是怕又是抖，战兢兢地碰一下她的手。

到了蒙特貝里尔方場时，那个車夫严格遵照他的指示，忠实地跟着前面的馬車停了下来。达尔第夫妇先看見波辛尼跳下車子，伊琳跟着出来，垂着头三脚两步走上石阶。她显然手里持有鑰匙，所以一轉眼就不見了。她有沒有轉身跟波辛尼講話，也沒法說。

波辛尼走过他們的車子；这夫妇两个借着街上的灯光把他的脸色看得淸淸楚楚；脸上的神情极其激动。

"再見，波辛尼先生！"維妮佛梨德叫。

波辛尼一惊，一把抓下帽子，就匆匆走了。摆明的他已經忘記有他們在場了。

"啾！"达尔第說，"你看見那个畜生的脸色嗎？我怎么說的？做的好事！"他又找到机会大放厥辞了。

摆明的馬車里面出了事情，連維妮佛梨德也沒法自圓其說了。

她說："这事还是一点不要提起罢。我看鬧出去沒有好处！"

达尔第立刻表示同意；他把詹姆士認作他私有的园地，除掉他自己的事情，拿别人的事情去麻煩他，他都是不贊成的。

"很对，"他說；"讓索米斯自己照应自己去。他在这上面很行呢！"

說了这話，夫妇两人就回到他們在格林街的寓所（寓所的房租是詹姆士付的），从事他們辛苦掙得来的安息。时間已是夜半，所以已經沒有福尔賽家人留在外面窺察波辛尼在街上徘徊；看見他回来，靠着方場小花园的栏杆，身子隐在街灯照不到

的暗处；也看不見他站在树影子里，望着那所房子；在这房子里的黑暗中藏着一个女子，他不惜一切想能和她見上一面——对于他，这个女子就是菩提花的香气，就是光明和黑暗的眞諦，就是他自己心儿的跳动。

第十章

一个福尔賽的診断

一个福尔賽家人天生就不感覺到自己是个福尔賽；可是小乔里恩却有自知之明。他以前也不知道，但是自从采取那次坚决行动，使他成为众所唾弃的人之后，他知道了；从那次以后，他一直都有这种感覺。由于他的第二个妻子肯定不是个福尔賽，所以在和她的結合中，以及和她打的一切交道中，从头到尾他都感到自己是个福尔賽。

他知道，如果不是由于自己具有高度的福尔賽性格，清楚看到自己要的什么，而且有一股死劲抓住不放；如果不是自己具有那种財产的意識，認識到自己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得来的东西再拿来糟蹋掉，乃是愚蠢的行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話，他就决計不会跟她过上十五年之久（恐怕就不会想到要留她），捱过这十五年的一切經济困难、耻笑和誤解；决計不会在他前妻去世之后要求跟她結婚；决計不会把这些磨折全熬了过来，而且熬了过来之后，虽則人好象瘦了，但仍旧笑嘻嘻的。

有一种中国小偶象，盘膝坐在用自己的心做的神龕里，总是带着一付怀疑的笑容在暗笑自己；小乔里恩也就是这样一种人。不过这种微笑，虽說这样亲切，这样始終如一，却并不干涉到他

的行动；他的行动和他的下巴和脾气一样，是一种特殊的，温柔与决心的合制品。

在作品上，他也意識到自己是个福尔賽；他在水彩画上虽說化了那么多的精力，却一直着眼在自己身上，好象对这样不切实际的嗜好总不能过于認真，同时也一直对自己不能在上面多賺点錢感到某种无名的不安。

正由于他能意識到一个福尔賽家人是什么样子，所以当他接到下面老乔里恩的来信时，一方面抱有同感，一方面又厌恶：

西尔德莱克旅館，
白劳德司代尔，
七月一日。

亲爱的小乔：

（老父的笔迹在这三十多年来跟他記得的簡直沒有什么改变。）

我們来此已有两星期，整个說来天气都很好。空气很使人精神振作，可是我的肝脏却不好，巴不到能够回城里来。琼我眞是說不上来，她的健康和心情都沒有什么改变，以后怎么样很难說：她一句話不說，可是看得出她心心念念忘不了这件婚事，又象是訂婚，又不象是訂婚——眞是沒法說。按照目前的情形，究竟应当不应当放她回倫敦来，我眞决定不了，可是她就是那样任性，可能随时心血来潮就跑了回来。說实在話，是应当有个人找波辛尼談談，弄清楚他是什么意思。这事我恐怕做不来，要我来做，那一准会打断他的狗腿，可是我觉得你旣然在俱乐部里和他相識，不妨用一两句話試探一下，看这个家伙究竟是什么意图。当然，千万

不能提到琼，不論打听到一点虛实与否，希望在几天之內得到你的回信。这情形很使我为难，晚上都煩得睡不着。

你的爱父，

乔里恩·福尔賽。

小乔里恩拿着这封信沉吟上大半天，态度很是严肃，連他的妻子都看出他有心事，就問他是什么緣故。他回答："沒有什么。"

他在妻子面前决不提起琼的事情，一貫都是如此。他妻子可能会慌張起来，这底下就說不出产生怎样的怪想法；因此，他赶快脸上装出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是在这上面他跟他父亲做起来差不多一样不成功；他遺傳了老乔里恩的坦率，在家庭之間要点小手腕总是被家人看穿；因此小乔里恩太太一面忙着家里的杂事，嘟着嘴走动着，一面带着茫然的神情不时偷眼看他。

下午他把信揣在口袋里，就动身上俱乐部去，可是自己并沒有拿定主意。

刺探一个人的"意图何在"在他做来特别感覺不快；虽說自己的地位和一般福尔賽家人有所不同，这种不快也并不因而减少。象这样在一个人的身上硬行施用所謂自己的权利，要把他摆布得合乎自己的意旨，眞象他这一家人，以及所有他們認識的和交往的人做的事；这完全就是他們的作风，把做生意的那一套也用到亲戚关系上来！

就拿信上那句"当然，千万不能提到琼"的話来說，整个的事情还不难明白嗎？

然而那封信上表現的私怨，对琼的关切，以及"打断他狗腿"一类的話，这些也完全是人情之常。无怪他父亲要知道波辛尼是什么意思，也无怪他要生气。

这件事很难推托掉！可是为什么要把这事交給他去做呢？肯定的这种做法很失身份；可是一个福尔賽家人只要能达到自己的愿望，采用什么手段倒无所謂，只要面子顧到就行了。

他該怎样着手呢，或者該怎样推托呢？两者好象都沒有可能。小乔里恩为人就是这样啊！

他三点鐘到了俱乐部，碰見的第一个人就是波辛尼本人，坐在屋角落里，瞠眼望着窗外。

小乔里恩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坐下，心慌意乱地重又考虑起自己的处境来。他悄悄望見波辛尼坐在那里一点不覺得。他跟他并不熟悉，这样有心打量他恐怕还是第一次；他样子很是特别，无論在衣服上，在相貌上，在态度上，和俱乐部别的会員都不象；小乔里恩自己，虽則心情和气质已經改变了許多，表面上总还一直保持着福尔賽家人的那种沉默寡言的派头。在福尔賽家人中，他是唯一不知道波辛尼那个綽号的人。他覺得这个人很特别，并不是古怪，而是特别；他样子而且很憔悴，很瘦，寬闊的高顴骨下面两頰深陷，可是看上去絲毫不是身体不好，他长得很結实，从他鬈曲的头发也可以看出他的身体是强健的，而且生命力十分充沛。

他的臉色和神情有一种地方使小乔里恩看了很动怜。他深知道痛苦的滋味，而这个人望上去就象在痛苦着。

他站起来碰一下波辛尼的胳臂。

波辛尼吃了一惊，可是看見是哪一个时，并不显出任何窘态。

小乔里恩坐下来。

“好久沒有看見你了，”他說。“我老弟的那所房子进行得怎么样了？”

“再有一个星期就完工了。”

“恭喜你！”

“謝謝——我覺得这种事情談不上恭喜。”

“談不上嗎？”小乔里恩問；“我总以为这件事情纏在你手上好久，巴不得一旦能够脱手呢；不过我想你的心情大概跟我让掉一張画时的心情差不多——就象是自己的孩子，是嗎？”

他温和地望着波辛尼。

“对了，”波辛尼更加和藹地說，“它脫离你，从此完結。我还不知道你作画呢。”

“只画些水彩画；还講不到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

“沒有信心？那么你怎么能够画呢？你一定要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否则的話，你画的就沒有用处！”

“妙呀，”小乔里恩說；“这的确就是我一直說的。还有，你可注意到过，碰到一个人說‘妙呀’的时候，他总要接上一句‘这的确就是我一直說的’！可是如果你問我怎样画得下去的話，我的回答是，因为我是个福尔賽。”

“福尔賽！我从沒有把你当作福尔賽家人看待过！”

“福尔賽并不是什么稀罕的动物，”小乔里恩回答。“在这个俱乐部里就有几百个福尔賽。外面街上也有无数的福尔賽；不管你走到哪儿，你都碰得到他們！”

“我請問你是怎样辨别他們的呢？”波辛尼說。

“看他們的財产意識。一个福尔賽对事物的看法都是根据实际，也可以說根据常識，而这种实际观点的主要根据就是財产意識。一个福尔賽，你将来会看出来，是絕对不肯放手的。”

“你是說笑話吧？”

小乔里恩眼睛眨了一下。

"并不是什么笑話。由于我自己也是个福尔賽,本来輪不到我来說。可是我是一种純杂种犬;現在,你总是錯不了吧? 你我之間的差別就跟我和我二叔詹姆士之間的差别一样; 而他就是福尔賽的一个十足典型。他的財产意識极其强烈, 而你簡直等于沒有。沒有我夹在中間,你們就会显得是两种不同的族类。我是衔接的一环。当然,我們全体都是財产的奴隶,我也承認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别, 可是我講的'福尔賽'却肯定地更加是一个財产的奴隶。哪样东西好,哪样东西靠得住,他全知道;而他的标志就是紧抓住財产不放,不管是老婆,还是房子,还是金錢,还是名誉。"

"啊!"波辛尼咕噜着。"你該把这个名字来一个注册。"

"我很想,"小乔里恩說,"来一次講演:'福尔賽的性情和气質。这种小动物被自己同类一嘲笑,它就感覚不安,可是异类(如你和我)笑他,却独行其是,毫不在乎。他們遺傳都是短視,因此只認識自己的同类和同类的巢穴,也只有在他們中間能够你爭我夺地安安靜靜过日子。'"

"你講起他們时," 波辛尼說,"就好象他們占了英国人口的半数似的。"

"他們是英国的半壁江山,"小乔里恩重复一句,"而且也是优秀的半数,可靠的半数,三厘錢的半数,有出息的半数。沒有他們的財富和安全,什么事都行不通;你的艺术就行不通,文学、科学、甚至于宗教都行不通。这些福尔賽本身可不相信这些东西,他們只利用这些东西,可是沒有他們,我們就站不住脚。我亲爱的先生,这些福尔賽是經紀人,是商业家,是社会的砥柱,是习俗的基石;是一切可欽佩的东西啊!"

"我不知道究竟弄清楚你的意思沒有," 波辛尼說,"不过我

想我这个行业里也有不少你所謂的福尔賽呢。”

“当然不少，”小乔里恩回答。“許許多多的建筑师，画家或者作家都是随波逐流的，就跟其余的福尔賽之流一样。艺术、文学、宗教所以能存在下去，全靠少数眞正相信这些东西的傻瓜和許多利用这些做生意的福尔賽。往少里估計一下，我們的皇家美术学会会員里面总有四分之三的福尔賽，小說家里面总有八分之七，新聞界占有极大部分。科学界我說不出；宗教界簡直是济济皆是；下議院里多得恐怕哪儿都比不上；貴族里面更是不言而喻。可是我并不好笑。和这种多数做对是危險的——而且是怎样的一个多数啊！”他眼睛盯着波辛尼：“不論你迷上什么都是危險的——不管是房子，是画，还是——女人！”

两个人相互望望。小乔里恩說了眞心話，好象覚得自己做了一件福尔賽从来不肯做的事情，立刻头縮了起来。波辛尼打破沉寂。

“为什么你拿自己家里人做典型呢？”他說。

“我家里的人，”小乔里恩回答，“也并不怎样突出；他們跟其他的人家一样，也有自己特殊的地方，可是有两种气质他們却达到惊人的程度，而一个人是否眞正的福尔賽恰恰就看这上面：这两种气质，一个是决不为什么事情而不顧一切，另一个就是‘財产意識。’”

波辛尼笑了：“那个胖子怎么样，譬如說？”

“你是指斯悦辛嗎？”小乔里恩問。“啊！斯悦辛身上还有点原始气息。城市和中等阶級的生活还沒有消化掉他。我們家多少世紀以来种田和使用暴力的影响都集中在他身上，而且永远盘据在那里；他那样与众不同就因为这个。”

波辛尼好象在沉吟。“哎，你把你的堂弟索米斯可形容得活

灵活現了，"他忽然說。"他这人决不会撞得头破血流的。"

小乔里恩尖銳地盯他一眼。

"不会，"他說；"他决不会。所以对他可不能大意。要当心他們的毒手！嘲笑嘲笑是便当的，可是你不要以为我的用意仅是这样。看不起一个福尔賽是很不妥当的；不管他們也是不妥当的！"

"然而你自己就这样子过！"

小乔里恩被他这一駁，脸上笑容消失了。

"你忘了，"他带着莫名其妙的得意說，"我也能够坚持下去——我自己也是个福尔賽啊。我們全都是螳臂擋車。那个单枪匹馬突圍的兵士——嗯——你懂得我的意思。我并不，"他結束时声音很低，就好象恫吓似的，"劝大家都走我的路。要看情形。"

波辛尼脸漲得通紅，可是一会儿就褪掉，仍旧是原先的那付蒼黃脸。他发出一声短促的笑，笑完唇边还留下一种古怪的狰獰的笑意；他的眼睛嘲笑地看着小乔里恩。

"多謝，"他說。"你的盛意很可感。不过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能够坚持下去。"他站起来。

他走开时，小乔里恩眼睛望着他的后影，手托着头，叹了一口气。

在这間沉悶的、几乎是沒有人的屋子里，唯一听得見的是报紙的沙沙声和擦火柴的声音。他坐上好久好久都沒有动，回忆着往事；那时候他也是一坐就是几个鐘点，眼睛望着鐘，等待时間消逝——在这段冗长的时間里面，他心里是充滿着动蕩不安，和一种强烈而甜蜜的痛苦；那个时期里迟緩的、愉快的掙扎心情和往日一样鮮明地回到他脑子里来了。他看見波辛尼那付消瘦

的脸，和徬徨不安的眼睛永远朝鐘上面望，在他心里引起一陣怜悯，怜悯之中还夹有一种莫名的不可抑制的羡慕。

这种光景他太熟悉了。他往哪儿去呢——要碰上什么样的命运呢？是怎样的一种女人有那股磁力把他向她身边拉呢？这种磁力是什么都阻擋不了的，毁誉、是非、利害全都阻擋不了；只有一条生路，那就是溜掉。

溜掉！可是波辛尼为什么要溜呢？一个人总是在害怕破坏家庭骨肉的时候，在碰到有小孩子的时候，在感覺到自己毁灭了自己的理想，破坏了什么的时候，才想到要溜。可是这儿，据他耳聞，一切不等他动手早已經破坏无余了。

他自己也沒有溜，即使一切重新来过，他也不会溜。可是他比波辛尼更进一步，他沒有破坏别人的家庭，却破坏了自己的不幸家庭。这使他想起“命由心造。”那句古話来：人都是自食其果啊！

命由心造！可是果子酸甜要吃起来看——波辛尼还得吃下他的果子。

他的心思轉到那个女子上面；这女子他并不相識，可是却听到她身世的一个大概。

一个不幸的結合！沒有虐待行为——只是那种无法形容的不好受，一种可怕的病害，把世界上一切的生趣都摧毁了；就这样，日日夜夜、年复一年下去，到死方休！

可是小乔里恩的旧恨已經被岁月冲淡了許多，因此也能体会到索米斯这方面的問題。象他堂弟这样充滿了他本身阶級的偏見和信念的，試問怎样会具有那种眞知灼見或者灵感来打开这种局面呢？这要有超脫的見解，要能将自己投入未来，跳出随着这类离异而来的不愉快的流言、耻笑和議論，跳出那种眼前沒

有了她所引起的暂时痛苦，跳出那些正人君子的严厉譴責。可是很少有人，尤其是索米斯这个阶級的人，能够見得这样远的。这个世界上的人虽則很多，可是見解超脫的总嫌太少！而且，天哪，在空言和实际之間是有着多大的差别啊；有多少男人，恐怕連索米斯也在內，談起这种事情来对女子都是极其尊重，可是等到自己的鞋子夹脚的时候，便会想出什么特殊的理由来，把自己除外。

还有，他的見解是否正确，連他自己也信不了。这种事情他曾經亲身經历过，他尝尽了一个不幸婚姻的痛苦，而那些态度寬容、不关痛痒的人，却是連战陣的厮杀声都沒有听見过的，試問他可能够跟这些人一样見解呢？他有的是第一手經驗——就跟久历疆場的兵士对于軍事的經驗一样，吃亏就在于把事情看得太清楚，而在一般平民看来，幷不需要如此。象索米斯和伊琳这样一对夫妇，在許多人看来都会認为相当美滿的；男的有錢，女的有貌；这不就扯平了嗎？就算两个人感情恶劣，也不能成为混不下去的理由。各人稍稍放縱自己一点也沒有关系，只要面子顧得下去就行——只要尊重婚姻的神圣和双方共有的家庭就行。上层阶級的婚姻大半都是按照这些原則办事的：不要去惹上社会，不要去惹上教会。要避免惹上这些，牺牲自己的私人情感是值得的。一个安全的家庭有許多好处，是看得見、摸得到的，单是財产不就有那許多嗎？保持現状是最沒有危險的。破坏一个家庭至少是危險的試驗，而且也是自私自利。

这就是辯护状，小乔里恩叹了口气。

"一切問題都系在財产上面，"他心里想，"可是有很多人不肯这样說。在他們看来，这是因为婚姻神圣不可侵犯；可是婚姻所以神圣不可侵犯是由于家族神圣不可侵犯，而家族所以神圣

不可侵犯是由于財产神圣不可侵犯。想来这許多人都是基督徒，而基督却是从来沒有財产的。怪啊！”

于是小乔里恩又叹了口气。

“如果在我回家的路上，我随便碰上一个穷鬼就邀他同我一起吃晚飯；那样我的晚飯就会不够我吃的，或者至少不够我妻子吃的，而我的妻子却需要照顧我的健康和幸福；試想我会不会邀他呢？所以說来說去，索米斯那样行使他的权利，以他的所作所为来支持这个于我們大家有利的神圣財产法則，也許还是做的好事，当然这对于有些人是例外，那些人——反会因此吃苦。”

想到这里，他离开椅子，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座位中間穿了出去，拿了帽子，懶洋洋地穿过車馬紛集、尘气熏人的酷热的街道，回家去了。

在到达威斯达里亚大街之前，他从口袋里掏出老乔里恩的来信，小心撕成碎片，把来洒在路上尘土上面。

他用鑰匙开門进了屋子，就叫自己妻子的名字。可是他妻子已經带好儿和乔儿出去了，屋內沒有人；小狗伯沙撒独个儿在花园里，躺在树阴下面捉蒼蝇。

小乔里恩也在树下坐下来，就在那棵不結梨子的梨树下面。

第十一章

波辛尼的假保釋

在伊琳上里希蒙那天晚上的第二天，索米斯就从汉莱乘早車回来。他生性本就不喜欢水上运动，这次上汉莱去与其說是游覽，还不如說是为了生意經，这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当事人邀他去的。

他一下車就进了城，可是事务所里很淸閑，所以三点鐘就离开了，很乐于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悄悄地回家。伊琳并不知道他要回来。他也沒有意思要窺伺她的行动，可是这样出其不意地来观看一下风色，也没有害处。

他換上公园里穿的便服，走进客厅。伊琳懶洋洋地坐在长沙发角上，这是她頂喜欢坐的座位；眼睛下面有一道黑圈，好象夜里沒有睡好似的。

他問："你怎么沒有出去呢？等人嗎？"

"对了——也不是特别在等。"

"誰？"

"波辛尼先生說他也許会来。"

"波辛尼。他应当有他的工作。"

她沒有理他这句話。

"哦,"索米斯說,"我要你跟我上街到公司里去一趟,之后我們上公园去。"

"我不想出去;我头痛。"

索米斯回答:"一碰到我要你做什么事情,你总是推头痛。出去在树底下坐坐对你有好处的。"

她不回答。

索米斯有这么几分鐘沒有說話;后来終于說:"我不懂得你对一个妻子的責任是怎样看法。我从来就不懂得!"

他沒有指望她会答腔,可是她回答說:

"我总是尽力想順着你的意思行事;可是做起来沒有能那样高高兴兴的,这不能怪我。"

"那么怪誰呢?"他眼睛瞄着他。

"在我們結婚之前,你曾經許下我,如果我們的婚姻不圓滿,你就放我走。現在是不是圓滿呢?"

索米斯眉头皺起来。

"圓滿,"他訥訥地說——"只要你規規矩矩的,它就会圓滿!"

"我已經試过了,"伊琳說。"你肯放我走嗎?"

索米斯背过身去。他心里很着慌,只好用蛮吵来对付。

"放你走?你不曉得講的什么話。放你走? 我怎么能放你走?我們不是已經結了婚了嗎? 那么, 你这是講的什么話呢? 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再来这套无聊的玩意了。把你的帽子戴上,到公园里去坐坐。"

"那么,你是不放我走了?"

他覺得她的眼睛里带着异样而动人的神情瞧着他。

"放你走!"他說;"就算我放你走,你自己怎么办? 你又沒有錢!"

“我总有法子对付。”

他在屋子里迅速地来回走着；后来又走到她面前站住。

“从現在起，”他說，“你替我永远記着，我不許你說这种話。去把你的帽子戴上！”

她沒有动。

“我想，”索米斯說，“你是怕波辛尼来了，碰不到他！”

她緩緩站起来，离开屋子；下楼来把帽子戴上。

两个人出去了。

公园里面，下午三四点鐘的时候，本来人色最杂，外国人和其他不象样的人都坐馬車游逛，可是这个时間已經过去了；当索米斯和伊琳在阿昔里斯石象下面坐下来时，公园里最好、最合适的游覽时間不但早已来到，而且快要过去了。

他已經有好久沒有享受跟她一起上公园的乐趣了。过去，在他結婚后的头半年里面，这是他的許多享受之一，那时候在全倫敦的人前面感到自己是这个尤物的占有者簡直是他最大的、不过是秘而不宣的、得意事情。有多少下午他可不是都这样坐在她的身边，服装极端整洁，拿着淺灰色手套，带着淡淡的傲慢的微笑，跟熟人点头，不时抬一下帽子嗎！

他的淺灰色手套仍旧拿在手里，他的嘴角仍挂着諷刺的微笑，可是往日他的那些心情哪里去了？

公园里的椅子很快地空了出来，可是他仍旧不起身；她默然坐在那里，臉色蒼白，就好象他暗地里对她施行懲罰似的。有一两次他发表了一点意見，她低头不語，或者带着疲倦的笑容答声“是啊”。

一个男子沿着栏杆急急走来，經过人家面前，人都睁大眼睛望着他的后影。

“你看那个蠢貨！”索米斯說；“这人准是瘋了，在大熱天走得这样急！”

那人轉过身来；伊琳起了一陣急剧的动作。

“呀！”他說；“原来是我們的朋友‘海盗’嗎！”

他靜靜坐着，臉上带着鄙薄的笑容，覺得伊琳也靜靜坐着，带着笑容。

“她会不会向他点头招呼呢？”他想。

可是她沒有任何表示。

波辛尼走到栏杆尽头，又折回来在那些椅子中間走着，象只猎狗一样在地上东張西望。当他看見索米斯和伊琳时，他一时楞住了，接着把帽子抬一下。

索米斯臉上始終微笑着；他也把帽子抬一下。

波辛尼走过来，筋疲力尽的样子，就好象一个人做过剧烈运动似的；額上滿是汗珠；索米斯的微笑好象說：“朋友，你吃了苦头了吧！”……“你上公园来做什么？”他問。“我們当作你看不起这种鬼地方呢！”

波辛尼好象沒有听見似的；他的回答是向伊琳說的：“我上你那儿去了；我还指望你在家呢。”

有人在索米斯背上拍一下，跟他講話；当他回过头去跟那人交換些无味的問候时，伊琳的回答被他漏掉了；当时他下了一个决策。

“我們正要回家，”他跟波辛尼說；“你还是跟我們回去吃晚飯罢。”他把这句邀請的話故意說得滿不在乎，同时又非常可怜，听上去很是特别：那种神情和声調好象說，“你騙不了我，可是你看——我对你很坦然——我并不怕你！”

三个人一同起身回蒙特貝里尔方場去，伊琳走在两个人中

間。碰到街上人多的地方，索米斯就走在前面。他并不傾听他們的談話；他定下的这个坦然无忌的怪决策好象連他私下的一举一动都添了生气。象一个賭徒一样，他肚子里說："这張牌我可不能随便打——一定要充分利用它。我的把握并不大啊！"

他換衣服換得很慢，听見伊琳离开臥室下楼去，自己却在更衣室內耽擱了足足有五分鐘之久；后来下楼时，故意把門关得很响，表示他要下来了。他看見他們站在壁爐旁边，象在談話，又象沒有；他也說不出。

夜晚很长；在这出諷刺剧里，他自始至終都扮演得很好——对待客人比从前更加亲热；波辛尼临走时，他說："你要常来；伊琳很喜欢听你談談房子呢！"他的声音仍旧显得非常特别，又象滿不在乎，又非常可怜；可是手却冰冰冷。

为了忠守自己的决策，在他們分手时，他把身子轉了过去；他背轉身不去看妻子站在挂灯下面道晚安——不去看她金黃色头发在灯光下閃映着，不去看她微笑的嘴唇；也不去看波辛尼眼睛望着她的那付神情，就象只狗望着自己的主人一样。

当他去睡覚时，他肯定地跟自己說波辛尼爱上他妻子了。

夏天夜里很热，又热又靜，尽管开着窗戶，吹进来的风仍旧是热的。索米斯躺在床上很久很久，听着自己妻子的呼吸。

她睡得着，可是自己却只能醒在床上。他在床上一面醒着，一面更加下定决心扮演一个平和而信任的丈夫角色。

在下半夜，他从床上溜起来，走到自己更衣室里，靠着开着的窗子望。

他連气都透不过来。

他想起四年前的一个晚上——就在他結婚之前两天；天气就跟今天夜里一样热，一样悶人。

他还記得当时的情景，自已坐在一張长柳条椅子上，就在自己住的維多利亚街那間起坐室里，靠着窗口。下面一条旁街上，一个男子把門砰的关上，一个女子叫了出来；他記得先是一陣扭打的声音，后来是关門的声音，接着是阒靜无声，这些都仿佛如在目前。随后是冲洗街道上污秽的清晨水車，在近似奇幻的、消失的灯光中走过来；这时他好象又听見它那轆轆声愈来愈近，最后走了过去，逐漸消逝。

他把大半个身体伸出更衣室的窗外，下面就是那个小院子，看晨曦初吐。有这么一会儿那些黑漆漆的墙壁和屋頂的輪廓好象很模糊，随即就变得比較清晰了。

他記得四年前那个夜里自己望見整个一条維多利亚街的街灯变成淡白；自己匆匆忙忙穿上衣服，下楼到了街上，走过許多房屋和方場，到了她住的那条街上，站在那座小房子前面眺望着；小房子象死人的脸一样沉寂、一样蒼白。

忽然間，他脑子里起了一个念头，就象病人的幻觉一样：他在干什么呢？——这个象鬼魂附在我身上、今天晚上上这儿来的、爱上我妻子的家伙——也許潛匿在哪儿找她，就如我知道今天下午那样找她；也許这时候就在窺望着我的房子呢。

他蹑手蹑脚走过楼梯口到了临街的那一边，悄悄拉开一面窗帘，推上一扇窗戶。

曚曨的光綫罩着方場上的树木，好象被夜晚的大毛蛾用它的大翅膀扫过似的。街灯仍旧点着，光綫很黯淡，可是街上沒有一个行人——一个人都望不見！

然而在这死一样的沉寂中，远远忽然傳来一声慘叫，很低

微，就象什么被逐出天堂的游魂的呼唤，哀啼着幸福。现在又叫了——又叫了！索米斯一面震栗，一面把窗户关上。

接着他心里想："啊，那不过是湖对面的孔雀叫唤罢。"

第十二章

琼出来拜客

老乔里恩站在白劳德司代尔旅館狹窄的穿堂里，呼吸着油布和鯡魚的气息；所有高等海濱旅館都充满这种气息。一張磨得雪亮的皮椅子，在椅背左上角一个洞里露出馬鬃来；椅子放着他的黑公事皮包。皮包里被他塞满了文件、泰晤士报，还有一瓶花露水。今天他在寰球金矿租采公司和新煤业公司都有董事会；这些董事会他从沒有缺席过，他現在就是預备去开会的；只要缺一次席就会替他的衰老更添一項明証，这是他的多疑善防的福尔賽性格断断受不了的。

当他把东西装进黑皮包时，他眼睛里的神气好象随时都可以发作似的。一个小学生被一群同学圍困着的时候，眼睛里也是这样冒着怒火；可是慑于众寡不敌，他却按着性子不发作。老乔里恩也在按着自己的性子；他一向有涵养，現在虽則漸漸不济了，却仍旧能对自己境遇所引起的煩恼勉强克制着。

他接到儿子一封不着边际的信，信里来了一大套空理論，好象借此避免回答一个簡单的問題。"我碰見过波辛尼，"他在信上說；"他并不是坏蛋。我閱历的人愈多，就愈加相信人无所謂好坏——只有可笑和可怜的分別。你大概不同意我的看法！"

老乔里恩的确不同意；認为这样說話近于玩世不恭；他还沒有老到那个样子；等到他眞正老了，他平日那些为了实际利益而小心拥护的，但是絕不相信的假象和道理就会丧失掉，一切物质的誘惑也都会丧失掉，心灰意懶到什么希望都不存在——到了那时候，即使他是一个福尔賽，他也会冲破保守的藩籬，講些从来沒有想到敢說的話。

也許他跟儿子一样不相信有所謂好坏；可是要他来說，只能是：他不知道——說不出来；这里面或許有点道理；可能对你有好处，又何必无緣无故来一个否認，給自己造成不便呢？

他一直酷爱游山，过去的假日常是在瑞士度过的，不过（象一个眞正的福尔賽那样）登山从来不肯涉险，或者儍干。当一番跋涉之后，一片奇景（在游覽指南里也提到过——虽則辛苦，可是値得）在他眼底展开时，他无疑地也曾感覚到天地間有一种偉大庄严的眞理超出人生那些渾渾噩噩的追求、那些无聊和可怜可笑的事情，就象山岳高临着下面的丘陵和溪谷一样。拿他这样一个实际性格来說，也許这点体会在他就是最最接近宗教的地方了。

可是他已經有好多年不去瑞士了。自从他妻子故去之后，他曾經带着琼連續去过两季；这两次使他痛心地認識到自己过去那些爬山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当年那种山岳似的信念，認为宇宙間万物都由一个至高无上的眞理統馭着，在他是早已生疏了。

他知道自己老了，然而仍旧感覚年輕；这使他很不开心。他处世本来一直就謹愼小心，然而自己生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孙女都好象天生就是要遭受苦难似的，这使他想起来也不开心，而且迷惑不解。对于小乔他也没有什么責备——这样一个和善的孩

子，哪一个能責备他！——可是他自己弄到这种地步，实在可恨，琼的这件婚事也差不多同样的糟糕。这好象是命里注定的，而凡是这类命里注定的事都是他这样性格的人所不能了解或者受得了的。

他給儿子写这封信，并不眞正指望有什么結果。自从罗杰家里开了那次跳舞会之后，他已經清清楚楚看出是怎么一回事了——他的結論下得比多数的人都快——他自己儿子的前例就在面前，所以在所有这些福尔賽家人当中，他比誰都知道得清楚，爱情的淡淡火焰总是要把人燒伤的，不管人愿意不愿意。

琼在訂婚前一个时期，时常跟索米斯的妻子在一起，所以他跟伊琳也是常見的；那时候他就感覚到她能使男人着迷。她并不是个妖冶女子，連风騷也够不上——这些字眼都是他这一輩的人爱用的，当时那些人就喜欢用些好听然而肤泛不切的名詞来說明事情——可是她却是个害人精。他也說不出什么緣故。人告訴他有些女子天生有一种本領——一种連她們自己都控制不了的誘惑力！他就会回答："胡說一气！"她是个害人精，就是如此。这种事情他眼睛看不見最好。事情旣然这样，那就这样罢；下面的事情他也不知道——他只想不要使琼出丑，精神上能够平靜下来。他仍旧希望有一天她又能够成为一个給他安慰的人。

因此他就写了那封信。回信簡直說不上有什么交代。小乔里恩从那番談話里所打听到的实际上只有一句古怪的話："我猜他是卷在里面。"卷在里面！卷在什么里面呢？这种时髦說法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叹口气，把最后一叠文件卷起来放在皮包夹层里；他明知道是什么意思。

琼从餐室里走出来，帮他穿上夏服的上装。从她的服装和

那張坚决的小臉的表情，他已經知道下面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跟你去，”她說。

“胡說，亲爱的；我是直接进城去的。讓你到处乱闖可不行！”

“我得看看史米奇老太去。”

“啊，你那些宝貴的‘可怜虫’！”老乔里恩咕嚕了一声。他并不相信她这种借口，可是也不再阻擋她。对她这种牛性子你有什么办法。

下了維多利亚車站时，他把她送上預先替自己备好的馬車——这就是他的做派，决不那样小家子气。

“你听我說，乖乖，切不要把自己累坏了，”他說，說完就雇了一部馬車进城去了。

琼先到巴丁登一条偏僻的街，她那个“可怜虫”史米奇老太就住在这里——一位上了年紀的人，平日只是做些帮工为生；琼跟她坐了半小时，听了她經常性的那些顛来倒去的訴苦，心里勉强寬慰了一点，就起身上斯丹奴普門去。那座大房子門窗紧閉，阴沉沉的。

她下了决心无論怎样要打听出一点情况。坏就由它坏去，坏了就算了，宁可如此。她的計划是这样：先去看菲力的姑母拜因斯太太；如果打听不到什么的話，就去看伊琳本人。至于看望这些人自己究竟想打听些什么她也弄不清楚。

三点鐘的时候，琼到了郎地司方場。她具有女子那种天性，在即将遭遇苦难的时候，反而故作鎮定，穿上她最好的衣服上陣，那付勇敢的气概就跟老乔里恩一模一样；原来的战栗現在已变为急切了。

当佣人替琼通禀时，波辛尼的姑母拜因斯太太（她的名字叫露伊莎）正在厨房里指揮厨师；她本是个賢妻良母，拜因斯一直

都說"一頓好晚飯最最受用。" 他总是在晚飯之后把事情办得最好。在坎辛登区有一排非常神气的大紅高房子，足可以跟許多别的房子竞賽"倫敦最丑陋房屋"的头銜，这些就是拜因斯先生造的。

拜因斯太太听說是琼，赶快就进了自己的臥房，打开一只鎖好的抽屜，从一只紅摩洛哥皮盒子里拿出两只大手鐲来，戴在自己白白的手腕上——原来拜因斯太太也是个具有高度"財产意識"的人，而"財产意識"，我們都知道，就是福尔賽主义的試金石和好德行的基础啊。

她是中人身材，长得很寬，而且近于丰腴；那口白木衣橱的穿衣鏡里正照出她穿了一件自己裁制的长服，顏色不深不淺，使人联想起大旅館过道里那些粉刷过的墻壁。她举手摸摸自己的头发——头发梳的是高尔公主式——东碰一下，西碰一下，使发髻竪得更挺括点；她眼睛望着自己，完全是一种不自覺的現实主义派头，就好象面向着人生的一件丑恶事实，并且在竭力加以粉飾一样。她的两頰在年輕的时候原是乳白和淡紅的顏色，可是現在一到中年却变得斑斑点点了，所以当她拿一只粉扑在自己額上扑粉时，眼睛里又閃出那种冷酷丑恶的凶焰来了。放下粉扑，她一动不动站在鏡子前面，在自己高高的神气的鼻梁、小下巴（她下巴本来不大，現在脖子粗了起来，就更显得小了）和下垂的薄嘴唇之間安排了一个微笑。随即，为了不使效果丧失，赶快两只手一把撈起裙角下楼来了。

这次拜訪她已經指望好久了。她侄儿和他未婚妻的关系搞得不好她早有风聞。这两个都有好几个星期不上她这儿来。她多次約菲力来吃晚飯；菲力总是回答"太忙"。

在这种事情上，这位出色的女人的感覺是敏銳的，所以一听

見琼来，立刻就感觉到事情不妙。她实在应当是一个福尔賽；按照小乔里恩的說法，她肯定够得上資格，而且是名副其实。

她把三个女儿嫁得都很不錯，照人家說来，簡直是高攀，因为这些女儿都是姿色平庸，这种情形往往只有在比較合法的职业界的妇女中才見得到。多少和教会有关的善举——慈善舞会、义演、义卖——她都列名在委員会里，而且她非要事先弄清楚各事都已完全組織就緒，方才同意放上自己的名字。

誠如她时常說的，她贊成事情要有个商业基础；教会、慈善事业的正确作用都是加强“社会”的組織。个人行动因此都是不道德的。最最要紧的就是有个团体，有了个团体你才能放心自己的錢不是白花的。說来說去，团体是总是最重要！毫无疑問，她就是老乔里恩称她的“此中能手”——不但如此，他甚至于称她是个“騙子”。

那些有她列上名字的事业都組織得非常之好，所以等到把收益分配給那些人时，这些已經象提炼过的牛奶一样，一点人类温情的乳油都不剩了。可是她平时的話也說得很对，感情用事是要不得的。她实在是有点学究气。

这位在宗教界被推崇备至的偉大而善良的女人是福尔賽神庙里的女住持之一，朝夕在财产之神的坛前燃着一盞神圣的油灯，坛上写了这些灵感的字句：“沒有白得，六辨士有眞正那么一点儿。”

她走进屋子时，人們的感覺就好象是什么闊人进来似的；她主持的慈善会所以受人欢迎大約就是这个緣故。人家花了錢来，总喜欢看見什么闊人；所以大家都朝她望——她穿了一件制服，上面滿挂些叮叮当当的徽章，高高的鼻子，碩大的身材，被慈善跳舞会里她那些下属圍成一圈——好象她是个大将似的。

她的唯一缺点是沒有个双重姓氏。她在中上层社会里是一个势力，这个社会里有它上百个的宗派和集团，全都在慈善事业的战場上縱横交織着，而且很快乐地跟那些社会团体在这片战場上結識起来。她在这个中上层社会里是一个势力，而这正是一个更广大、更重要、更有力量的社会团体；在这里，拜因斯太太所代表的那些商业化的基督教的制度、教义、和“立身之道”都在暢通无阻，这些是它的眞正血液，眞正的商业通貨，不象在那些較小的社会团体脉管里流通着那些奄无生气的贋品。認識她的人都覺得她很正常，一个决不会把自己的心掏給人的正常女子，而且，只要有法子可想的話，也决不会把任何东西掏給人。

波辛尼的父亲在世时跟她最合不来，时常拿她作为譏笑的对象，簡直到了不可饒恕的程度。現在波辛尼的父亲虽已去世，她提起他来时，还是称他为“可怜的、亲爱的、沒有礼貌的哥哥。”

她以一种小心的亲热向琼問好，这在她原是拿手好戏；同时对琼带有一点畏惧，不过以她这样一个在商界和宗教界的女名流，就是畏惧也是有限的——因为琼虽则瘦小，却具有莫大的威严，是她的一双无畏的眼睛給予她这种威严。拜因斯太太还看出琼的态度虽則絕端坦白，仍旧有很多地方是个福尔賽。如果她仅仅是坦白直率的話，拜因斯太太就会覺得她有“神經病”，而看不起她；如果她仅仅是一个福尔賽，比如說，象佛兰茜一样，拜因斯太太就会純粹看在銀子的重量上来奉承她；可是琼尽管个子很小——而拜因斯太太一向是重量不重质的——却給她一种不自在的感覚；所以她請琼在一張迎着光的椅子上坐下来。

她敬重琼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不过拜因斯太太这样一个善良的虔誠女子，絕对不会那样世故，因此她也决計不会承認——那就是她听見自己丈夫談到老乔里恩非常富有，而且有

十足的理由对这个孙女极端鍾爱。因此拜因斯太太今天的心情就跟我們讀一本描写男主角有一笔遺产可得的小說时的心情相仿佛，又急又怕，深怕作者笔下一不当心，害得那位年輕人最后遺产沒有到手。

她的态度很亲热；她从来沒有象今天这样清楚看出这个女孩子多么出众，又多么可爱。她問候老乔里恩的身体可好。这样大的年紀眞是了不起；这样硬朗，而且样子一点不老，他多大年紀了？八十一！她决計想不到！他們上海濱消夏！好得很；菲力想来天天都有信給琼，是不是？当她問起这个問題时，她的淺灰色眼珠显得更加愉快了，可是琼却毫不动容。

“沒有，”她說，“他从沒有写过信！”

拜因斯太太眼睛垂下来；她的眼睛本来沒有打算垂，可是不由而然就垂了下来。但是立刻又抬起眼睛。

“当然不会。这完全是菲力的为人——他总是这个样子！”

“是嗎？”琼說。

这句簡短的反問使拜因斯太太明媚的微笑僵了一下；她赶快来一个掩飾的动作，把裙子重新拉拉平，又說：“怎么，亲爱的——他是个頂頂放蕩不羈的人啊；他的一切行为人家从来不放在心上的！”

琼忽然悟出自己是在糟蹋时間；她便是把問題直接提出来，也不会从这个女人嘴里得到任何解答。

“你見到他嗎？”她問，臉紅了起来。

拜因斯太太前額上的汗从粉里渗出来。

“对呀！我記不得他上次几时来过的了——眞的，我們近来簡直不大看見他。他为了你令叔的那座房子弄得簡直沒有空；听說就要好了。我們一定要聚聚，为这件事庆祝一下；你非来不

可，就在我們家里住！”

“謝謝，”琼說。她心里又想：“我徒然糟蹋时間。这个女人是什么話都不会告訴我的。”

她起身要走。拜因斯太太脸上变了色。她也站起来；嘴唇动着，两只手有点没处放是好。事情显然很不对头，而她又不敢問这个女孩子——这样一个身材瘦小而挺括的女孩子，一張坚决的脸，坚定的下巴，含有敌意的眼睛，站在那儿。拜因斯太太很少因为要提問題而害怕的——一切組織都是根据提問題来的啊！

可是事情好象非常严重，連她平日坚强的神經都大大的震动了；而她的丈夫就在那天早上还跟她說过：“老乔里恩的家財一定好好在十万鎊以上呢！”

然而这个女孩子却站在这里，要走——要走！

机会可能就此失去——她也說不准——这个女孩子可能从此不会成为她家的人，然而她仍旧不敢开口。

她的眼睛望着琼到了門口。

門关上了。

接着拜因斯太太尖呼一声，赶上前去，肥碩的身軀搖搖晃晃地，重又把門打开。

已經太迟了！她听見前門的搭一声关上，自己一动不动站着，脸上的神情又是气又是羞愧。

琼以她敏捷的步伐急急沿方場走去。过去在那些比較幸福的日子里，她一向把这个女人当做心腸很好，可是現在只覚得她卑鄙了。难道她永远要这样碰人家的釘子嗎，难道她逼得要永远受这种心神不宁的罪嗎！

她要去找波辛尼本人，問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她有权利知

道。她急急向史龙街走去，最后找到了波辛尼的号数。从楼下的轉門进去，她一溜烟上了楼梯，一顆心痛苦地跳动着。

上了最后的一层时，她的脸色变得雪白。她看見門上釘着的門牌，写着他的名字。原先使她跑了这么多路的决心这时忽然蒸发掉了。

現在她明白过来这样做法太不成話。她覚得渾身发燒；她戴了手套的手心在薄綢下面有点湿濡濡的。

她退到楼梯口，可是并不下去。她身子倚着栏杆，想竭力克服一种透不过气来的窒息威覚；眼睛望着門，带着可怕的勇气。不！她偏不下楼。别人对她怎样想法有什么关系？他們决不会知道！如果她自己不管，就更沒有人管她的事情了！她决不半途而廢。

这样想过，她就勉强撑起身子，拉一下門鈴。沒有人开門，忽然間一切羞耻和恐惧心都被她置之度外；她把鈴子拉了又拉，仿佛自己能够从空屋子里拉出什么，給她这一次拜訪所遭受的羞耻和畏惧找点什么补偿似的。門仍旧沒有开；她停止拉鈴，在楼梯上面坐下来，两手蒙着脸。

不久，她悄悄下楼，走到外面。自己覚得好象生了一場大病似的，現在再沒有什么心思可想，只有赶快回去了。路上碰見的人好象知道她从哪儿去了来，做过些什么事情似的；忽然，在对面街上，她望見了波辛尼，显然从蒙特貝里尔方場那边向自己的屋子走去。

她轉动一下身子，預备穿过街去。两人的目光碰上，波辛尼抬一下帽子。一部公共馬車开过来，擋着她的視綫；接着从人行道的边緣上，在車馬的空隙中，她望見波辛尼向前走去。

瓊站立着不动，望着他的后影。

第十三章

房子装修完成

"一客充脚魚清湯①，一客牛尾湯，两杯波得酒②。"

詹姆士跟自己儿子正在佛兰奇飯店的楼上餐厅里坐下来同用午飯；在这儿一个福尔賽总算还可吃到实惠的英国菜。

在所有的飯館子里，詹姆士最喜欢上这儿来；这地方的特点是不耍花样，菜燒得够味道，而且吃得飽；近年来由于逼得要学学时髦，同时生活的习惯和自己日益增加的收入要配得上的緣故，口味多少不免有点变质，可是当城里生意清閑的时候，他仍旧酷爱吃一下早年吃的那些有滋有味的肉盆子。这里侍应生是穿白圍裙的头发长长的英国侍役；地板上鋪的木屑，墻上比硯綫稍微高出的地方挂有三面金边的圓鏡子。原先这里还有些小房間，你可以在里面吃你的煎羊肉，头等的排骨肉，外加山芋泥，吃的时候可以不被邻座看見，象一个上流人士那样；可是新近这些小房間也取消了。

詹姆士把食巾的上角塞在背心的第三顆鈕扣里面，这个习惯由于住在西区的緣故，他已經不得已在多年前就放弃了。他觉得这盆湯自己非好好享受一下不可——为了計算一个老朋友的地产，他整整忙了一个上午。

他把嘴里塞满了自制的面包，有点酸味，立刻說道："你怎样上罗宾山去？带伊琳去嗎？你还是带她去好。我覺得有不少事情需要你亲自照应一下。"

索米斯眼睛也不抬，就答："她不肯去。"

"不肯去？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房子她住不住呢？"

索米斯沒有回答。

"我眞不懂得現在的女子究竟是怎么回事，"詹姆士咕嚕着；"我跟女人从来就沒有鬧过什么别扭。她太沒有約束了。太嬌慣——"

索米斯眼睛抬了起来："我不愿意人說她的坏話，"他出其不意地說。

两人之間現在只有詹姆士喝湯的声音听得見了。

侍役送上两杯波得酒来，可是索米斯止着他。

"波得酒不是这种吃法，"他說；"把这个拿开，把瓶子拿来。"

詹姆士喝湯正喝得出神，这时如梦方醒，象他习惯的那样迅速把周圍事物扫視一下。

"你母亲病了，"他說；"你可以坐馬車下去。我想伊琳这样出城跑一趟一定喜欢。那个小波辛尼想来也会在那边，領你看房子，是不是？"

索米斯点点头。

"我很想亲自下去，看看他装修得怎么样，"他接下去說。"我坐了馬車来接你們两个罢。"

"我預备坐火車去，"索米斯回答。"你如果愿意坐馬車下

① 即小牛头肉湯，用来充脚魚湯的。

② 一种比較普通的紅葡萄酒。

去看看，伊琳也許跟你去，我可說不准。”

他招呼侍役把賬单拿来，由詹姆士付掉。

两人走到圣保罗教堂那儿分手，索米斯由另一条路上車站，詹姆士乘公共馬車上西城去。

他找到卖票員旁边角落上一个座位坐下，伸出一双长腿擋得乘客很不容易通过；哪一个經过他面前的都被他恶狠狠盯上一眼，就好象这些人沒来由要占用他的空气似的。

他本来打算今天下午找个机会和伊琳談談。在时候上的一句話要省却以后的无数唇舌。現在她既然要住到乡下去了，她正好趁此改过自新！索米斯，他看得出来，对她的那一套已經到了忍无可忍了！

至于他說的她的“那一套”究竟指什么，他脑子里也沒有想到；这話的含义很广，很含糊，正配一个福尔賽的胃口。而且，詹姆士一頓午飯之后，比平日的勇气更加来得大了。

到了家，他就叫人把馬車駕好，特别关照小馬夫也要随着去。他要对她好，給她一切的机会。

六十二号的門开了时，他能清楚听見她唱着歌，立刻就把这話說了，以防万一不放他进門。

是的，索米斯太太在家，可是女仆不知道她見不見客。

可是詹姆士动作向来敏捷，人家看見他那样高高的个子，神情恍惚，往往弄得詫异之至；他不等待女仆去問清楚，三脚两步就走进客厅。他看見伊琳坐在鋼琴面前，两只手停留在鍵子上，显然在傾听穿堂里的談話。她招呼他一下，臉上幷沒有笑。

“你婆婆病了，”他开始說，指望一上来爭得她的同情。“我把馬車預备好了。你做做好事，把帽子戴上，跟我出去兜一下。对你有好处！”

伊琳把他望了望，象要拒絕似的，可是仿佛又改变了主意，上了楼，戴了帽子下来。

“你带我上哪儿去呢？”她問。

“我們就上罗宾山去，”詹姆士說，把話說得非常之快；“这两匹馬須要溜一下，我也想看看他們在那边做得怎样。”

伊琳犹豫了一下，可是仍旧改变了主意，出門上了馬車，詹姆士密切留意着她，看談話是不是有把握。

一直到路程走了一半时，他才开口：“索米斯很喜欢你——他不愿意人家对你有任何議論；为什么你不能对他亲热一点呢？”

伊琳脸紅了，低声說：“我不能硬装出来。”

詹姆士严厉地望她一眼；他覺得現在伊琳既已坐上自己的馬車，又是自己的馬，自己的佣人，老实說她就跳不出他的手掌。她既沒法不理会他，也沒法把事情鬧开。

“我不懂得你是什么心思，”他說。“他是个很好的丈夫！”

伊琳回答的声音很低很低，在馬車轆轆行駛声中，几乎不大听得出来。他只听出一句話：“你沒有嫁給他！”

“跟这个怎么說得上？他什么事都做得使你称心。你要上哪儿他就带你上哪儿，現在又替你在乡下盖这所房子。如果你有什么妆奩的話，那又不同了。”

“是沒有。”

詹姆士又望望她；他弄不懂她脸上的那种表情；那样子簡直象要哭出来似的，然而——

“我敢說，”他赶快又說，“我們全都竭力想待你好。”

伊琳的嘴唇顫动了一下；詹姆士看見她頰上流下一滴眼泪来，弄得他不知所措。他覺得自己的喉嚨里好象有块东西堵着。

“我們都喜欢你，”他說，“只要你”——他本来打算說“学好，”可是改口說——“只要你对待他更加象个妻子一点。”

伊琳沒有回答，詹姆士也就不再說話。她的沉默有点使他很感覚不安；要他来形容，他只能說这种沉默与其表示抗拒，毋宁說表示默認。然而他仍旧覺得話还沒有說完；这一点連他自己都弄不明白。

可是，他沒法长久沉默下去。

“我想那个小波辛尼，”他說，“不久就要跟琼結婚了吧？”

伊琳的脸色一变。“不知道，”她說：“你应当問琼去。”

“她給你写信嗎？”

“沒有。”

“怎么会的呢？”詹姆士說。“我以为你跟她頂要好呢。”

伊琳轉身向着他。“你也应当問問她！”她說。

“好吧，”詹姆士慌忙說，被她的脸色吓住了，“我眞不懂为什么我得到的都是答非所問，可是的确就是这样。”

他坐着盘算自己受到的奚落，終于忍不住說道：“我是劝誡过你了。你不肯回头。索米斯他是不大說話，可是看得出他对这种事情未見得能容忍多久。那时候你只好怪自己，不好怪別人，而且，誰也不会同情你。”

伊琳低下头微笑地弯了弯腰：“我很感謝你的盛意。”

詹姆士弄得不知怎样回答是好。

上午天气晴热，下午逐漸变得阴晦悶人；从南方升起一陣烏云，那种黑里带黄的顏色暗示着要有雷雨，而且升得愈来愈高了。路旁树上的枝条全都垂了下来，連叶子都一点不动。跑热了的馬，身上发出一种輕微的胶粘的气味，在重浊的空气里久久不散；車夫和馬夫僵直着身体，在前面車厢里悄悄相互低語，連

头都不回一下。

房子总算到了，詹姆士大大松了一口气；这个女子，他一向認为十分温柔和顺的，現在坐在他身边却变得沉默寡言，而且莫测高深，使他感到駭然。

馬車駛到房子門口停下，两人走进房子。

穿堂里很凉快，而且闃靜无声，就象走进一所坟墓似的；詹姆士一个寒噤一直通过脊梁。他赶快掀开柱子間厚重的皮門帘，走进內院。

他禁不住喝一声采。

院子里的布置和装修的确十分雅致。埋在地下是一座大理石的圓盆，盆里貯滿了清水，盆子四周种了許多高高的鳶尾草，圍成一圈，从这里起一直到墙脚根都是暗玫瑰紅的磚地，一望而知是最上等的磚料。院子一面的墙装了一座大白磁磚的爐子，用紫皮帘子整个遮起来；这些皮帘子最使他贊賞不置。中間的天窗推开了，外面的暖空气从天窗里面一直透到屋子的中心来。

他站着，手抄在后面，头在高削肩膀上面昂了起来，仔細察看那些柱子上面的花飾和楼上回廊下面牙白色墙上那些盘繞的花紋。显然的，这些都做得十分精細。完全配得上一个上流人士的住宅。他走到那些帘子面前，待发現这些帘子是怎样一回事之后，就把来拉开，这样帘子后面的画廊就露了出来，画廊的尽头是一面大窗子，把整个的墙壁都占滿了。黑橡木的地板，墙壁仍旧是牙白色。他陆續把些門打开窺望。一切都布置得井井有条，立刻就可以搬进来住。

他轉过身来找伊琳說話，这才看見她在花园进口的地方，跟她丈夫和波辛尼站在一起。

詹姆士虽說在感覚上并不特别敏銳，也立刻覚出事情不大

妙。他走到三个人跟前来；心里隐隐有点着急，但是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就設法来斡旋一下。

“你好，波辛尼先生？”他說，伸出手来。“你在这些上面花的錢可着实不少啦，我要說！”

索米斯背过身去走开了。詹姆士把波辛尼的一付苦臉望望，又望望伊琳，一气之下，就把心里的話說了出来：“哼，我眞說不出是什么緣故。什么事情都不告訴我！”当他随在儿子后面走开的时候，他听見波辛尼发出一声短笑，并且說，“謝謝老天爷！你的样子——”可惜得很，下面的話沒有听到。

到底是什么事情呢？他回头望一下。伊琳紧挨在建筑师身边，那付臉色跟他平日熟悉的伊琳完全不象。他赶快走到儿子面前。

索米斯正在画廊上踱步子。

“什么緣故？”詹姆士問。“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索米斯向他望望，仍然是平日那种傲慢的安詳神态，可是詹姆士清楚看出他心里极端憤怒。

“我們的朋友，”索米斯說，“又超出了給他規定的款項，就是这样。这一次可对他不客气了。”

他轉身向門口方向走去。詹姆士連忙跟上去，搶在头里走。他看見伊琳把放在唇上的一只指头放下来，听見伊琳用通常的口气說了句話，自己不等走到他們面前就开始說：

“要有暴雨来了。我們还是回家罢。我們恐怕带不了你啦，波辛尼先生？嗯，恐怕不行了。那么，再見！”他伸出手来。波辛尼沒有跟他握手，可是轉过身哈哈一笑，說：

“再見，福尔賽先生。不要被暴雨打上！”就走掉了。

“哼，”詹姆士說，“不知道——”

可是这时他看見伊琳的臉色不好看，就停止不說下去。他一把抓着媳妇的肘弯，护送她向馬車走去。他有把握說，絕对有把握說，这两个人剛才在約定时間会面，或者类似的事情……

一个福尔賽原来計議好在一件事情上花多少錢，后来发现要花得比这个多时，在这个世界上更沒有比这更使他冒火的了。这也是人情之常，因为他生活上的一切安排都是靠精密計算来的。如果他不能倚靠財产的固定价値来計算，他就失去一切准繩；他就等于在苦痛的大海上飄流，沒有一个舵。

上面說过，索米斯跟波辛尼在通信里講定了什么条件，这事之后，脑子里就全然不想到房子的費用上去。他認为最后費用問題已經写得十分清楚，所以費用还会超出，他是根本沒有想到有这种可能的。因此，当他听到波辛尼說到原来限定的一万二千鎊的数目将要超出四百鎊的光景时，他簡直气得渾身冰冷。他原来估計在全部房子上只花一万鎊，后来逼得屡次超出預算，就时常深深責备自己不应当如此。可是，在这笔最后的費用上，波辛尼是完完全全講不过去的。一个人怎么会蠢到使自己做出这种事情来，索米斯眞不懂得；然而他偏偏做了，这一来索米斯长久以来对他怀着的仇恨和潜在的妒忌全都集中发泄在这笔最后的浪費上。过去他装扮的信任而友善的丈夫全完了。为了保全他的財产——他的妻子时，他装扮成那种样子，現在为了保全另一种財产，他的眞面目就露出来了。

"嗯！"他等到自己能够开口时跟波辛尼說，"我想你自己一定很引为得意呢。可是我不妨告訴你，你完全看錯了人！"

当时他說这两句話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意思，他自己也不大有把握，所以吃了晚飯之后，他就把自己和波辛尼之間的通信找出来弄弄清楚。毫无疑間——这个家伙应当对这笔額外的四百

鎊負責，无論如何，其中的三百五十鎊要由他負責償还，他一定要做到使这个家伙照付。

当他得到这个結論时，他望望自己妻子的臉。她正坐在长沙发上平时坐的地方，摸着衣服領子上的花边。整整一晚上，她都沒有跟他講过一次話。

他走到壁爐板跟前，一面向鏡子里端詳自己的臉，一面說："你的朋友波辛尼硬要跟自己过不去；他只好吃苦头了！"

她鄙夷地望着他，答道："我不懂得你講的什么話！"

"你就会懂得。一点小数目，不值得你一笑——四百鎊。"

"难道說，你預备要他在这个可恨的房子上賠出四百鎊来嗎？"

"就是这样。"

"你知道他一个錢沒有嗎？"

"知道。"

"那么你比我平日想象的你更加卑鄙。"

索米斯从鏡子前面轉过身来，不知不覺地从壁爐板上拿一只瓷杯子，两只手滿滿握着，就象在做祈禱。他看見伊琳胸口起伏着，眼睛里充滿憤怒；他不理会她罵的話，靜靜地說道：

"你是不是跟波辛尼吊膀子？"

"不，我沒有！"

她的眼光跟他碰上，他眼睛望开去。她这話他也不相信，也相信，可是他知道自己这話是問錯了；她的心思他从来就不知道，而且永远不会知道。看她这付心意莫測的臉，同时想起有无数的晚上都是这样柔順的样子坐在这里，然而是那样的无法窺測、无法知曉，使他怒不可遏。

"我想你是石头做的，"他說，手指使劲那么一勒，把那只脆

弱的杯子竟然勒碎，碎瓷片紛紛落在爐栏里。伊琳微笑了。

“你好象忘記，”她說，“这杯子并不是石头做的！”

索米斯一把抓着她的胳臂。“要你明白，”他說，“只有死打一頓，”可是說完就轉身离开屋子走了。

第 十 四 章

索米斯坐在楼梯上

那天晚上，索米斯上楼时心里有个感覚，覺得做得太过分了。他准备向她解释一下自己刚才說的話。

他把他們臥室外面过道里燃着的煤气灯拈熄掉；人停在門外，一只手放在門鈕上，盘算着賠小心要怎样一个措辞，原因是他不打算讓她看出自己心虛。

可是门开不开，便是他用力地拉，把門鈕紧紧地轉，也还是开不了。她一定是有了什么緣故把門鎖上，忘記开了。

他走进更衣室——更衣室里的煤气灯也仍旧点着，火头很暗——就赶快去开另一扇門。这扇門也鎖着了。接着他看見自己平时偶尔用的行軍床已經鋪好被褥，自己的睡衣就放在床上。他用手摸摸額头，拿下时手上已經汗湿了。他这才悟出自己已經被她关在外面。

他又走到外面門口，悄悄地轉动門鈕，叫道："开門，你听見嗎？开門！"

里面一陣輕微的窸窸声，可是沒有回答。

"你听見嗎？赶快讓我进来——我非进来不可！"

他能听得出近門处她呼吸的声音，就象一个动物受到生命

威胁时的呼吸一样。

在这种不啾不睬的沉默中，这种无法捉到她的形势下，有种地方使人心惊胆战。他回到里面那扇門那儿，用整个身体的重量来顶門，想要把門撞开。这門原是新做的——是他亲自叫人換过，預备度过蜜月之后进宅时使用的。他一怒之下，举起脚来踢門板；接着想到这样会把佣人惊醒，便又約束住自己，这才突然感覺到自己失敗了。

他在更衣室里頹然坐下，拿起一本書。

可是他眼睛里看見的并不是書上的字，而是他妻子的臉——金黃的头发披着裸肩，一双又大又烏的眼睛——站在那里就象困兽一样。他恍悟出她这一反抗举动的全部涵义来。她是預备永远决裂了。

他簡直坐不住，就又跑到門口；里面仍旧听得出她的声息，他就叫："伊琳！伊琳！"

他沒有想到自己声音叫得那样可怜。里面的欷歔声停止了，就象是預示凶兆似的。他紧勒着双手站着，心里在盘算。

过了一会他踮起脚尖偸偸繞到外面，突然跑到另一扇門面前，用尽力气想把門撞开。門撞得吱吱响，可是仍旧不开。他在楼梯上坐下来，两手蒙着臉。

他在黑暗里坐了好久好久，月光从头上天窗里照进来，形成一条淡白的痕子，沿着楼梯逐漸向身边延长过来。他企图来一套哲学的看法。

她旣然把門鎖上，就沒有权利再做他的妻子，他就可以找别的女人来安慰自己！

过去他在这些女色上的涉猎都只是些不快的回忆——这些声色的追逐他毫无兴趣。过去也不过偶尔来一下，現在連这种

嗜好都丧失了。他覺得自己在这方面的兴趣决不可能恢复。他的欲望只有他的妻子能够滿足，而她这时却是不瞅不睬，战战兢兢地躲在两扇紧閉的門后面。任何別的女子都解决不了他的問题。

这个結論被他在黑暗中捉摸出来，覺得特别有力。

他的那套哲学完蛋了；代替了的是憤怒。她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不可原諒的，有十足的理由受到他权力范圍以內的任何懲罰。他什么女人都不要，只要她，而她却拒絕他！

这样看来，她一定是眞正恨他！他始終都相信不了。他現在还相信不了。这好象簡直荒唐，他覺得自己完全丧失了判断力似的。他一直都認为她溫柔和順，然而这样溫柔和順的女子却会采取这种断然的措置——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

后来他重新問自己，她是不是跟波辛尼有勾搭。他不相信是这样；他就不敢相信这就是她拒絕他的理由——这种想法太叫人吃不消了。

要不要把他們夫妇之間的这种关系声張出去，使它成为公共的財产呢？这种想法也是令人受不了的。目前还缺乏最最令人信服的証据，所以他仍旧坚决不相信，要他相信就等于懲罰自己，誰又愿意这样？然而自始至終在他心里面——他确实相信就是这么一回事。

他拱着腰靠着楼梯的墙壁，月光在他身上照上一层灰白。

波辛尼爱上了她！他眞恨这个家伙，現在决不饒过他。除掉一万二千零五十鎊之外——这是他們通信里講定的最高数目——要他多付一个銅子他都不来，决計不来；或者付掉也可以，付掉之后再控訴他，叫他賠償損失。他要委托乔布林—波尔特律师事务所替他办这件案子。叫这个穷光蛋冲家！忽然——

不知道怎么被他联系得起来的——他想起伊琳也沒有錢。两个人都是穷鬼。这事使他得到一种古怪的满足。

眼前的沉寂被墙壁那边傳来輕微的吱吱声冲破了。她終于上床了。唉！快乐和美梦！現在就是她把門大开四敞，他也不肯进去了！

可是他的嘴唇，本来形成一种苦笑，这时却抽动了一下；他两只手蒙上眼睛……

第二天下午，时間已經很晏，索米斯站在餐室的窗子口，忧郁地凝望着外面的方場。

太阳仍旧怒照在那些篠悬树上面，树上快乐的大叶子在风中照耀，而且随着街角上一架手搖风琴的声調搖曳着。风琴正奏着华尔滋舞曲，是一首过了时的老調子，所以音調里的那种抑揚頓挫听上去都象是命定了似的；它奏了又奏，可是除掉那些树叶子之外，幷看不見什么东西跟着它跳舞。

那个女子的样子幷不十分高兴，她已經累了；那些高大的楼房上面幷沒有人扔銅子給她。她把风琴推走了，可是过不了三家，又开始搖起来。

这首华尔滋舞曲就是那次伊琳和波辛尼在罗杰家里跳舞时他們奏的那一只；伊琳当时戴的梔子花的香味又使索米斯想了起来；当时她扯着波辛尼一直不停地跳下去，就好象繞着无完无尽的舞池似的；她經过他面前时，发光閃閃，眼睛里含着柔情，一股梔子花的香味就飄了过来，就象現在随着这促狭的音乐飄过来一样。

那个女人緩緩搖着风琴的柄子；她这样象推磨一样已經推了一天——在附近的史龙街推过，也許就当着波辛尼本人推过。

索米斯轉过身去，在雕花的盒子里取一支香烟，又回到窗口。这只曲子把他听得如醉如痴，就在这时候，他望見伊琳携着折攏的小阳伞，沿着方場赶回家来，穿了一件他沒有見过的柔軟的桃色短外褂，两只袖子垂了下来。她在风琴面前停下，拿出手皮包，掏錢給那个女人。

索米斯把身子縮了回去，在可以望得見外面穿堂的地方站着。

她拿大門鑰匙开了門进来，放下阳伞，站在那里照鏡子。她的两頰飞紅，就象在太阳下面晒过一样；笑唇微启。她把两只胳臂伸了出来，象要拥抱自己似的，同时发出一声狂笑，听上去簡直就象嗚咽。

索米斯走出来。

“美——得很呀！”他說。

她象中了枪彈一样急剧轉过身来，意思就想掠过他跑上楼。他拦着她。

“这样急做什么？”他說，眼睛紧盯着她耳朵旁边拖下来的一縷头发。

他簡直不認識她了。她就象燒起来一样，两頰、眼睛、嘴唇、以及那件不常穿的上褂，望上去顏色都是那样的濃郁。

她抬起手来，把那一縷头发掠上去。她呼吸很急促，就仿佛跑了路一样，每呼吸一下，从她的发間和身上都发出一种香味，就象一朵盛开的花发出来的香味一样。

“我不喜欢这件上褂，”他緩緩地說，“这东西太軟，一点样式沒有！”

他抬起一只指头指向她胸口，可是被她揮开了。

“不要碰我！”她叫。

他抓着她的手腕；她挣开了。

“你上哪儿去的？”他問。

“上天堂去的——在这个屋子外面！”說了这話，她就一溜烟上了楼。

外面，就在大門口，那个搖风琴的女人正在奏着华尔滋舞曲——象在感謝上蒼。

索米斯僵立在那里。他为什么沒有跟她上楼呢？

是不是因为在他的虔誠的眼睛里，被他瞧見了波辛尼从史龙街的高窗子里望下来，竭力想再能瞧一眼伊琳快要望不見的身形，一面使自己燒紅的臉凉下来，一面冥想方才伊琳投入他怀抱中的情景——她身上的香味和那一声仿佛嗚咽似的狂笑仍旧縈繞在周圍的空气里。

第 三 卷

第 一 章

馬坎德太太的見証

当然，很多的人，包括当时正在初露头角的"活体解剖激烈派"杂志的編輯在內，都会認为索米斯沒有丈夫气，应当把他妻子門上的鎖敲掉，把妻子痛打一頓，跟她仍旧快快活活过着結婚的生活。

当时的风气虽則已有所改变，人类的殘忍行为已經不象往常那样可恨地被仁慈的意味冲淡許多，可是国內一部分感情用事的人尽管可以放心，因为索米斯这类事情是全然不来的。原来在福尔賽家人中間，主动的殘忍并不受欢迎；他們太小心謹愼了，而且，整个說来，心腸也太軟。拿索米斯来說，他的性格里总还带有一般的自尊心，这点自尊心虽不足以使他眞正做出什么慷慨的事情出来，却足以阻止他放任自己做出极端卑鄙的行为，除非是在他极度气憤之下才做得出来。最大的理由是这个十足的福尔賽坚决不肯覚得自己有什么可笑的地方。他就差把妻子老老实实打一頓了，此外別无办法可想，因此他也就不声不响安于現状了。

从夏天起，一直到秋天，他照样上他的事务所，理他的藏画，并且請朋友到家里来吃晚飯。

他暑天也沒有出門，因为伊琳不肯离开。罗宾山那边的房子虽則造好了，始終还是空着，沒有主儿。索米斯对“海盗”提出控告，要求他賠偿三百五十鎊的损失。

一家叫佛里克一艾布的律师事务所代表波辛尼提出辯护。他們一方面承認事实，但是对索米斯的通信提出意見；这封信如果去掉一些法律名詞的話，就等于这样：那句“根据这封信的条件全权作主”完全是自相抵触的。

也是机会凑巧——这种机会在法律界那些掌握机要的人士中虽則难得碰到，但也不是不可能的——有不少关于这項对策的消息傳到索米斯耳朵里来。原来他的事务所里那位同伙勃斯达有一次往法院訟費檢察官华米斯莱家中赴宴，碰巧就坐在普通法院的年青辯护士① 姜克利的旁边。

凡是法律界聚会，碰到妇女不在座时，总逼得要談些所謂“本行”；就因为这个緣故，那位年輕有为的姜克利辯护士就跟他的邻座提出一个不涉及他个人利害的难題来；这位邻座的姓名他并不知道，因为勃斯达一直都是在幕后活动，外面很少人曉得他的名字。

姜克利說他碰到一件案子，里面有一点“很微妙”。接着他就把索米斯这件案子里的难題講給他听，同时小心保持着一切职业上应守的秘密。他說他跟人家談过，那些人都認为“很微妙”。不幸的是，引起爭执的数目很小，“不过对于他的当事人来說却他媽的关系很大”——华米斯莱家里的香檳酒虽則不好，可是很多——他担心法官可能会敷衍了事。他打算大大的干一下——这一点很微妙。他的邻座怎么一个看法？

① 英国的律师分出庭与不出庭两种，为了分别起見，在本書中把出庭律师都譯作辯护士。

勃斯达为人本来极端深沉，所以什么話都沒有說。可是事后他把这事告訴了索米斯，有点近于恶意开玩笑，原来他这人虽则不大說話，一个普通人的爱恶还是有的；最后他还說出自己的意見，認为这一点的确“很微妙”。

我們这位福尔賽根据原来的决定，已經把这件案子委托乔布林—波尔特律师事务所办理了；委托之后，立刻就懊悔沒有亲自办理这件事。当他收到波辛尼方面送来的辯护書副本之后，他就上这家律师事务所来。

这时乔布林律师已經故世了好几年，經手这件案子的是波尔特；波尔特告訴索米斯，在他看来，这一点相当微妙；他很想請教一下专家的意見。

索米斯叫他去請教一位能手，两个人就去找到皇家法律顧問华特布克，認为他是数一数二的；华特布克把文件留在手里六个星期，然后写了下面的意見：

“在我看来，这封信的眞正解释跟双方的原来动机有很大关系，要看审判时双方的口供才能决定。我認为应当設法从建筑师这方面弄到一点材料，表示他承認自己知道用錢不能超出一万二千五十镑。至于要我研究的那一句‘根据这封信的条件全权作主’的話，这一点很微妙；不过我覺得大体說来‘波瓦卢控訴白拉斯地德水泥公司’一案的判例是可以援用的。”

他們就根据这个意見着手起来，向对方提出些質問，但是可恨的是佛里克—艾布的回信非常之高明，信里什么都沒有承認，而且也不侵犯到对方的利益。

索米斯到十月一号才看到华特布克的意見書，就在餐室里等候用晚飯的时候。这使他心緒很是不宁；倒不完全是因为看見“波瓦卢控訴白拉斯地德水泥公司”案件的判例可以援用的緣

故，而是因为这一点最近由他自己看来也显得微妙了；这里有一种非常可喜的引起爭执的地方，正合法律界的口胃，好借此大显身手。他自己如此看法，現在皇家法律顧問华特布克也是如此看法，一个人怎么会不着急呢？

他坐着盘算着这件事，瞪着眼睛望着空壁爐的爐栏；原来时間虽則已經是秋天，今年的天气却始終晴和，就好象仍旧是八月下旬似的。急的滋味眞不好受；他恨不得一脚踩断波辛尼的脖子才痛快。

自从罗宾山那天下午之后，他就沒有見过波辛尼；虽說如此，他始終覺得波辛尼就在他的眼前——那張瘦削的臉上的两个高顴骨和一双热情的眼睛，他脑子里一直記得。可以說他始終沒有摆脫掉那天夜里天亮时听見孔雀叫的感覺，覺得波辛尼的阴魂一直都在纏繞着这座房子，这并不是过甚其辞。每到天晚时，他看見有什么人在門口走过，那个身形都象是"海盜"——乔治給他起的这个綽号眞是再确切沒有了。

伊琳仍旧跟波辛尼会面，这一点他是肯定的；至于在哪里会面，或者怎样一个会面法，他不知道，也不想問；他私心里隐隐有一种顧忌，覺得事情知道多了反而不好办。这些时，好象一切都是地下活动。

有时候他問起妻子上哪儿去的——这句話是所有的福尔賽都免不了要問的，因此他也照样不放过——她的样子显得很古怪。她那种鎮靜的派头眞是了不起，可是偶然間在她那張毫无表情的面具上——尽管一直在他眼中是那样莫測高深——也会隐隐看出一种他一向不大看到的神情来。

她有时連午飯也出去吃；当他問起貝儿生，太太是不是在家里吃午飯时，貝儿生的回答时常是："沒有吃，老爷。"

他极端不贊成她一个人在外面閑蕩，而且跟她当面說过。可是她并不理会。她不听他劝告的那种若无其事的派头有些地方使他又駭又气，然而又不禁好笑。的确，她好象心里在自鳴得意，認为把他压下去了。

他站起来，把皇家法律顧問华特布克的意見書放下不看，上楼进了她的臥室，原来她白天并不鎖門——他看出她总算識得体面，不讓佣人瞧見笑話。她正在刷头发，这时轉过身来向着他，凶狠得有点莫名其妙。

“你有什么事情？”她說。“請你离开我的房間！”

他答：“我要知道我們两个中間这种情形还要繼續多久？我已經容忍了好久，再不能忍下去了。”

“你能不能离开我的房間？”

“你能不能把我当作你的丈夫？”

“不能。”

“那么，我就要逼你非叫你把我当作你丈夫不可。”

“来嗎！”

他眼睛睁得多大的，对她回答得这样若无其事，甚为駭异。她嘴唇閉成一条綫；一大堆蓬松的头发复着裸露的肩头，异样地金光灿烂，越发衬托出那双深褐的眼睛——眼睛里面燃燒着畏惧、仇恨、鄙視和那种他习見的异样的胜利感。

“現在，你可以不可以离开我的房間？”

他轉身气哼哼地走了出去。

他明知道自己不打算逼她，而且看出她也知道——知道他有所忌憚。

他有个习慣，經常跟她談一天里做些什么事情：有些什么当事人上事务所来找他；怎样替巴克斯办妥一件房产押款的；那件

多年不决的佛里尔对福尔賽的訟案最近的情形；这件案子的起因全由于他的叔祖尼古拉把自己的財产处置得过于愼重了，愼重得入了魔。把財产捆得牢牢的，誰也得不到手，这件案子看上去将要永远成为几个律师代办的衣食飯碗，直到世界末日为止。

他还談自己上乔布生行看过，談在倍尔买尔大街达莱倫父子画廊里看見一張布齐尔的画，自己还沒有来得及就被人买去了。

他对布齐尔、瓦涂和这一派的所有画家都很看得上。他有个习慣，經常拿这些事情跟她談，甚至現在还照常跟她談，在吃晚飯的时候一談就談上半天，好象这样滔滔不絕談着时，他可以不感到內心的痛苦似的。

时常，碰到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她跟他道晚安时，他总設法吻她一下。也許他暗怀一种希企，能够哪天夜里她会放他进房；或者仅仅由于他覚得做丈夫的应当吻一下自己的妻子。就算她恨他，这个古礼无論如何总不应忽略，那样就是自己理亏了。

而且她为什么要恨他呢？便是到現在他还是信不了。被人家恨的滋味眞是說不上来——这种情緒太偏激了；然而他也恨波辛尼，那个"海盗"，那个窺伺的流浪汉，那个夜游神。在索米斯的心目中，他好象永远潜匿在哪里等着——永远在游蕩。啊，可是他一定过得很潦倒呢！那个年青的建筑师伯吉特曾經看見他从一家三等飯館里出来，神气非常之頹丧！

往往在他躺在床上睡不着，自己盘算着这种看上去永远沒有个完結的局面时——除非她会忽然明白过来——他的脑子里从来沒有認眞想到要和自己的妻子离异过……

还有福尔賽家其他的那些人！他們在索米斯这出幕后的悲剧里担任了什么角色呢？

說实在話，都簡直沒有担任什么，因为他們都往海边去了。

他們都住在旅館里，疗养院里，或者自己租賃的房子里，天天出来洗海水浴；給自己儲存起一大堆臭氧准备过冬。

每一房都在自己挑选的葡萄园里，把自己最喜爱的海空气当作葡萄一样来培植，选剔，榨汁，装瓶。

到了九月底才开始看見他們各自归来。

他們一个个身强体壮，臉上的气色紅紅的，坐着小載客馬車，每天从各个車站到达家中。第二天早上就看見他們各回各的行业去了。

这底下一个星期天，悌摩西家里从午飯起直到吃晚飯的时候都挤滿了人。

这里面談的閑話实在太多，而且太有趣了，来不及一一細講；在这些談話当中，史木尔太太提到索米斯和伊琳并沒有出門。

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却有待于一位比較和这件事情无关的人来补述了。

有位馬坎德太太是維妮佛梨德·达尔第頂要好的朋友；在九月里一个下午将近四五点鐘的时候，这位馬坎德太太跟小奥古斯特·菲力巴在里希蒙公园騎脚踏車鍛炼身体，碰巧被她撞見伊琳和波辛尼正从鳳尾草丛那边向幸恩門走去。

这个可怜的小女人可能是口渴了；她在一条又干又硬的公路上騎了好长一段路，一面騎着脚踏車，一面和菲力巴講着話，这一点滋味——倫敦人全知道——便是最强壮的身体也是吃不消的；也可能是因为她看見“那两个”从清凉的鳳尾草丛里走出来，引得她艳羡起来。原来山頂上那片清凉的鳳尾草丛上面的橡树长得亭亭如盖，許多鴿子就在树上唱着連綿不断的合欢曲；当

那些馴鹿悄悄走过时，秋天就向草里那些情人們的耳朵里喁喁低語着。鳳尾草丛啊！你是一去不返的欢乐，是天地交泰的漫漫长夜里那些金黄的时刻，是牡鹿的乐园，是矮树精的神庙——那些在夏日薄暮圍着樺木女仙白銀身体跳跃的矮树精！

这位太太和福尔賽家所有的人都認識，上次琼訂婚举行的茶会她也到場，因为一看見眼面前她要对付的是这两个人时，自己幷不覚得茫然无措。她自己的婚姻可怜幷不圓滿，可是她心地明白，手段又高明，結果她丈夫被她逼得犯了一件大錯，而她自己却从容完成了必要的离婚手續，同时幷不引起輿論的譴責。

由于有这些緣故，她在男女的事情上眼睛最毒；她住的那座分成許多小公寓的大厦里就聚集了有不計其数的福尔賽，这些人做了一天生意下来主要的消遣就是談論各人之間的私事。

可怜的小女人，她可能是口渴，但肯定是談得膩味，因为菲力巴的口才太风趣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場合碰上了“那两个”在她簡直是如获至宝。

談到这位馬坎德，就象全倫敦的人談到她一样，时間老人只好暫时駐足一下。

这个身材渺小然而人才出众的女人的确值得注意；她有一双无所不窺的眼睛，和一付伶牙利齿；这些，說来也許令人难以索解，都是被她用来替天行道的。

摆着一种曾經滄海的神气，她能够不顧别人难堪地表現自己决不会上人的当。在摧毁那阻碍文明車輪的武士精神这件事情上，拿她那种做法来說，她恐怕比倫敦任何一个女人的貢献都大。她做人行事都漂亮之极，所以人家談起她时都亲亲热热称呼她“小馬坎德！”

她穿的衣服又紧貼又合身，而且是一个女子俱乐部的会員，

不过又不是那种一心只想着妇女权利的神經不宁、神色凄惨的会員。她的那些权利都是不知不覚地享受到的，自然而然就到了她手里；她而且十分懂得一方面尽量利用这些权利，同时并不引起她所依附的那个偉大阶級的反感，不但沒有反感，反而欽佩她；所以如此，倒不完全由于她对人态度和藹，而是由于她的家世、教养和掌握了那个秘密的、可靠的尺度——財产意識。

她是貝德福州一个律师的女儿，外祖父是牧师；她嫁了一个好好脾气的画家，爱好自然簡直爱得入魔，終于遺弃了她去搭上一个女戏子；在她这一段痛苦的結婚过程中，她始終都顧念着上流社会里的那些戒律、信念和观感；及至获得自由之后，她毫不为难就全心全意奉行起福尔賽主义来了。

她經常总是那样兴高采烈的，而且"消息特别灵通"，所以到处受人欢迎。大家都覚得她完全照应得了自己，决不会上人家的当，所以当有人在萊茵河或者賽瑪特山碰見她一个人，或者跟一个女子、两位男子一同旅行时，他們并不覚得詫异或者不以为然；正由于她有这种了不起的不上人当的本領，所以所有福尔賽家的人都从心里喜欢她，这就使她能够一毛不拔而尽量享受别人的一切。大家都認为，如果要保存和增加我們里面最好的女性典型的話，希望就应当寄托在象馬坎德太太这样的女人身上。她从来沒有生过儿女。

如果說世界上有什么人使她特别不能容忍的話，那就是男人喚做的那种"嬌媚"的柔順女子；尤其是索米斯太太，她一直就不喜欢。

无疑的，她私心的感受是，如果"嬌媚"一旦被人承認为女子的标准的話，那么精明强干就要垮台；伊琳具有的那种微妙的誘惑力偏偏使她不能熟視无睹，所以她就恨她——尤其是碰到这

种所謂"嬌媚"使她沒法子对付时，她就更加恨得厉害。

不过她說，她看不出这个女人有什么动人之处——她不行——她决計不会把持得住自己——誰都可以叫她上当，这是一望而知的——老实說，她就看不出她有什么地方使男人傾倒。

馬坎德太太并不眞正是个坏人，不过經过那一段結婚生活的艰难困苦之后，为要維持她当前的地位，她觉得表示"消息灵通"非常之有必要，所以对于公园里面"那两个"的事情是否应当保持緘默，她根本沒有想到。

她有时候上悌摩西家里来，照她平时的說法，"去給那些老骨董解解悶"；那天晚上，她剛巧在悌摩西家吃晚飯。請来的陪客永远是那几个：維妮佛梨德·达尔第和她的丈夫；还有佛兰茜——她算艺术界，因为大家知道馬坎德太太常在妇女乐园杂志上写些妇女服装的文章；另外，如果找得到的話，还有海曼家的两个男孩子給她卖弄一下风情；这两个孩子虽則从来不說什么，但大家都相信他們对时髦社会里一切最时新的玩意儿都十分熟悉。

在七点二十五分的时候，馬坎德太太关上她小小穿堂里的电灯，穿上她赴歌剧場的兎鼠領大衣，到了外面走道里，停一下看看带上大門鑰匙沒有。这些自成格局的小公寓甚为方便；光綫和空气誠然沒有，可是自己要关上就可以关上，要出去就出去。沒有佣人麻煩你，无拘无束，不象从前可怜亲爱的佛莱德一天到晚阻在你眼前，失魂落魄的样子，捆得人动都不能动。可怜的亲爱的佛莱德，她跟他也沒有什么深仇大恨，他是个十足的傻瓜；可是一想起那个女戏子，便是在現在，还使她嘴边露出一絲敌对的鄙薄的微笑来。

她使劲带上門，在走道里一路过来，走道两边是阴沉的赭黃

墙壁，一眼望去是数不尽的編了号数的棕色門。电梯正开下来；馬坎德太太把大衣的高領子裹到耳朵，头上紅褐色的头发一絲不乱，站着一动不动等候电梯开到自己这一层楼停下。鉄栅門格郎一声开了；她走进电梯。里面已經有了三位乘客，一个穿大白背心的男子，一張光滑滑的大脸就象个吃奶的孩子，两位老太太，手上都戴着无指手套。

馬坎德太太向他們笑笑；她个个人都認得；这三个人本来全都不講話，派头很大，当时立刻交談起来。这就是馬坎德太太成功的秘訣。她会逗人談話。

从五层楼一直开到底，談話就沒有断过；开电梯的背过身去，从鉄栅栏里面露出一張諷刺的脸。

四个人在楼下分手，穿白背心的男子欣欣然上彈子房去，两位老太太去吃晚飯，并且相互地說："有意思的小女人！""眞是个話匣子！"馬坎德太太上她的馬車。

当馬坎德太太在悌摩西家里用晚飯的时候，她的談話（虽則悌摩西本人永远沒有人能劝他出来吃飯）就带上一般福尔賽中間所流行的那种比較广泛的社会名流的口吻；她在悌摩西家里所以这样受欢迎无疑的就是这个緣故。

史木尔太太和海絲特姑太都覺得她的談話很別致，听得非常开心；都說"要是悌摩西能跟她会会多好！"她們覺得馬坎德太太对他有益处。比如說，她会告訴你查理·費斯特的儿子最近在蒙地卡罗做些什么事情；告訴你丁毛斯·艾第那本风行一时、众口皆碑的小說里的女主角究竟是誰；还告訴你巴黎那边妇女穿大脚管褲子的一些事情。她而且很体貼；象尼古拉大儿子的那个叫人煩神的就业問題，她就全部清楚。事情是这样的，尼古拉的老婆要儿子进海軍，尼古拉本人要儿子学会計，認为这样安

全些。馬坎德太太坚决不贊成小尼古拉进海軍。在海軍里面，你非得特别聪明或者关系特别多不可，否則的話，他們就会毫无理由抹杀你的一切；再說，一个人进海軍究竟指望些什么呢？就算你做到海軍大将——还不是那一点点薪俸！一个会計师机会多得多，不过要給他找一个好厂家，开头不会出岔子的。

有时候，她也会告訴她們一点証券交易所的內幕消息；不过这并不是說史木尔太太跟海絲特姑太听了就会照做。她們也沒有錢投資；可是这些話却使她們接触到生活的实况，因此听得她們非常起劲。这是一件大事。要去問問悌摩西，她們說。可是她們并沒有去問他，因为沒有問，她們就知道这种消息悌摩西听了反而煩心。不过事后有好几个星期她們都会悄悄翻閱馬坎德太太說的那家报紙——这家报紙很受她們重視，認为它眞正代表当时的时髦风气——看看"布拉特紅宝石"或者"羊毛雨衣公司"的股票究竟是上漲还是下跌。有时候她們連公司的名字都找不到；那样她們就等到詹姆士或者罗杰，甚至于斯悅辛来到时，带着兴奋好奇的心情，連声音都显得抖了，問他們波立維亚石灰亚鉛公司的股票怎样——她們在报紙上連名字都找不到。

罗杰就会回答："你們問这个做什么？廢紙！你們准要跌得头青眼肿——把錢投在石灰和那些你們不懂的东西上面！哪个告訴你們的？"及至問清楚馬坎德太太跟她們怎样說的，罗杰就走了，到了城里向人家打听一下，說不定在这些股票上自己也投点資。

当时晚飯正吃到一半，事实上剛巧是斯密沙儿端上羊胛肉的时候，馬坎德太太神气活現地把四下望望，就說："哦！你們曉得今天我在里希蒙公园碰上哪一个？你們决計猜想不到——索米斯太太跟——波辛尼先生。他們一定是下乡看房子回来的！"

維妮佛梨德咳了一声，沒有一个人說話。这个見証是他們每一个人潛意識里都等待着的。

說句公道話，这实在不能怪馬坎德太太；她跟三个朋友結伴去游瑞士和意大利湖沼区剛回来，所以沒有听到索米斯跟他的建筑师鬧翻了。因此，她根本沒有想到自己这句話会給听的人那样深刻的印象。

她身子坐得笔直，臉色微赪，轉动着两只尖銳的小眼睛把一張張臉望过来，估計她这句話产生的效果。海曼家的两个男孩子一边一个坐在她旁边，同样一張瘦削、緘默的餓臉向着盆子，繼續吃羊胛肉。

这两个，加尔斯和吉賽，长得非常之象，而且形影不离，所以人家都把他們叫作“德罗米欧哥儿俩”①。他們从来不談話，而且好象成天无所事事。人家通常都当作他們在准备一个重要的考試；总是看見他們在附属他們房子的公用花园里散步，帽子不戴，手里拿着書，牵着一头猎狐的短毛狠犬，相互間一句話不說，永远抽着烟，这样成几个鐘点下去。每天早上，两个人各自騎一匹出租的瘠馬，馬腿就跟他們自己的脚一样瘦，在相隔五十碼的光景，緩轡向坎普登山馳去；每天早上，約摸过了一个鐘点之后，仍旧相隔五十碼的光景，又看見他們緩緩馳回来。每天晚上，不管他們在哪里吃晚飯，在十点半左右总可以看見他們在阿兰布拉方場那边倚着栏杆。

这哥儿两人我从来沒有看見他們不在一起过；他們就这样安度着岁月，显然十分滿足。

在这不好受的当儿，他們心里忽然被那种上流人士的情緒

① 莎士比亚喜剧錯中錯中的两个相貌相似的弟兄。

隐隐激动起来，所以都轉身望着馬坎德太太用着差不多同样的口吻問道："你見到那个——？"

馬坎德太太沒想到会这样問她，詫异得把叉子放了下来；斯密沙儿正走过她跟前，当时就把盆子撤去。可是馬坎德太太非常鎮定，立刻說："这羊肉真好，我还得再吃一点。"

可是事后回到客厅里面，在史木尔太太旁边坐下来之后，她决心把这件事情弄个明白。她开口說：

"好一个美人儿，索米斯太太；那样的多情！索米斯眞是好运气！"

她一心想要打听一点消息，就忘掉适当照顧福尔賽家人那种碍面子的感覺；这家人再有什么苦衷是决計不肯讓外人分担的；史木尔太太整个身体呼嚕一声挺起来，一付庄严的面孔，带一点抖說：

"亲爱的，这件事情是我們从来不談的！"

第二章

公园之夜

虽則史木尔太太凭着自己屢試不爽的本能，說了一句話，使得她的客人"只有更加迷惑"，可是要找一句比她形容得更加确切的話，倒也不容易。

这件事情便是在福尔賽家自己人中間也是不能談起的——用索米斯自己发明的一句話来形容，这是"地下活动"。

可是自从馬坎德太太在里希蒙公园碰見他們之后，一个星期不到，福尔賽家的人全知道"那两个"做得太过分了；詹姆士——他每天那样安安份份从鷄鵡街回到公园巷来——知道了；終日閑蕩的乔治——他每天从海佛斯奈克俱乐部的大弧窗口逛到紅籃子酒店的彈子房里——也知道了；只有悌摩西，大家都小心瞞着不讓他知道。

福尔賽家人听到时的感想以乔治的一句話比任何人都形容得确切：他跟他兄弟欧斯代司說："'海盜'眞的'干了'"；想来索米斯快要"吃不消"了。乔治专門会发明这类別腔別調的話，在时髦社会里到現在还流行着。

人都覚得索米斯当然吃不消，可是他有什么办法呢？也許他应当鬧了出来；可是鬧出来又多么的不体面。

除非把这件丑事公开揎出去，这个他們无論如何沒法贊同，此外就很难有什么办法可想。处在这种僵局下面，唯一的方法还是一点不跟索米斯說起，而且相互之間也不要談；事实上不聞不問。

摆出一付严峻而冷冰冰的面孔給伊琳看，或者会使她有点顧忌；可是現在很少看見她的人，要想故意找上她給她冷面孔看，好象也有点困难。詹姆士为了儿子这件不幸的遭遇着实感到痛苦，所以有时候关在自己臥房里的时候，就把心事向爱米丽傾吐了出来：

“我眞不懂，”他总是說；“把我可急死了。这非出丑不可，那就对他很不利。我不預备跟他講什么。也許一点事情都沒有。你怎么看法？人家告訴我，她很有艺术眼光。什么？唉，你眞是个‘十足的裘丽’①！嗯，我不曉得；我看事情要鬧得不可收拾。这都是由于沒有孩子的緣故。我一开头就看出不对了。他們从来不告訴我不打算有孩子的事情——什么話都不告訴我！”

他跪在床面前，煩得瞪着一双眼睛，向着被呼气。他穿了一身睡衣，脖子向前伸出来，傴着背，那样子活象一只长身白鳥。

“我們的主——”他把这几个字說了又說，心里反复想着的仍旧是这件丑事恐怕要鬧了出去。

他也跟老乔里恩一样，私心里总怪自己的族人平空要干涉到自己的家庭生活，悲剧的起因就在这里。那班人——他脑子里开始把斯丹奴普門那一房連同小乔里恩和他女儿都看作“那班人”了——做什么要跟波辛尼这种人攀亲呢？（他已經听到乔治起的那个“海盜”的綽号，可是弄不懂是什么意思——这个小

① 这句話是回答爱米丽的。大約爱米丽說了和史木尔太太說的类似的話，叫他不要談。

伙子是个建筑师啊。)

他本来一直敬重自己的哥哥乔里恩而且信赖他的那些見解,現在开始覚得自己把乔里恩有点看錯了。

他沒有老哥的那种倔强性格,所以气得还好,倒是愁得厉害。他最大的快乐是上維妮佛梨德家里去,带她的几个孩子坐馬車上坎辛登公园;在公园里那座圓池子旁边,常看見他踱着方步,眼睛焦灼地盯着小蒲白里斯·达尔第的小帆船,好象肯定这只船攏不了岸似的;就在这时候,小蒲白里斯——可喜的是,詹姆士覚得,这孩子一点不象他的父亲——在他脚前脚后跳跳蹦蹦地,总要騙他再賭一个辨士,看它攏不攏岸;他自己发現这船是迟早总要攏岸的。詹姆士就打賭;而且总是他付錢——有时候一个下午要付上三四个辨士,小蒲白里斯好象对这項游戏永远玩不厌似的——在付錢的时候,詹姆士总要說:"啊,这是給你放在扑滿里的。咦,你很算得上一个闊人啦!"一想到自己的外孙錢愈来愈多时,在他眞是开心。可是小蒲白里斯曉得有一家糖果店,他早有妙算了。

他們时常穿过公园①步行回家;詹姆士高肩膀,一張沉思而焦虑的臉,望着伊摩根和小蒲白里斯两个肥壮的小身体,执行着他那又瘦又长的保护人的职务,可怜的是他这付模样毫不引起旁人的注意。

可是这些公园幷不仅仅属于詹姆士。这里有福尔賽,也有流浪者,有儿童,也有情侣;他們日日夜夜在这里休息游蕩,全都想摆脫掉一点工作的疲劳和街道的尘囂。

树叶子慢慢变黄了,依恋着太阳和温暖如夏的那些夜晚。

---

① 坎辛登公园和海德公园接連。

十月五日是星期六，天色从早到晚都是那样的蔚藍，日落之后，又变成紫葡萄那样的深紅。晚上沒有月亮，清徹的夜晚象件黑絲絨的衣服一样裹着公园里的树木；树枝上叶子已經稀了，望上去就象羽毛，在靜止的温暖空气中一点也不动。全倫敦的人都拥到公园里来，从夏天的酒杯里喝掉那殘剩的酒脚。

一对对情侶陆陆續續从公园各个門里流进来，或者沿着小徑走，或者在烤热了的草地上漫步，一个个不声不响从亮处踽进那些疏树蔭里面：那儿，裹在温柔的黑暗里，或者倚着一棵树身，或者躲在一丛灌木的阴影里，他們除掉自身以外，其余的一切全都忘怀了。

小徑上又来了些人，在他們眼中，这些先驅者看上去只是那片热情黑暗的一部分，从黑暗里面傳来一陣奇异的喁喁声，就象是心房的忐忑跳动。可是当那陣喁喁声傳到灯光下的那些情侶耳中时，他們的談話动搖了，停止了；他們的胳臂勾搭起来，眼睛开始向黑地里找寻、窺探、搜索起来。忽然間，就象被一只无形的手掌拖住一样，他們也跨过栏杆，于是象影子一样在灯光下消失了。

远远的、冷酷的隆隆市声包圍着这片寂靜；这里面，洋溢着千百个掙扎着的渺小人类的各种情感、希望和爱慕；尽管那个大福尔賽集团——市政府——对这类事情不以为然，一直認为爱神是社会的严重威胁，仅次于阴沟的排泄問題；尽管如此，这天晚上在海德公园里，而且在千百个其他公园里，爱情仍旧在进行着；如果不是这样的話，那些千千万万的工厂、教会、商店、税局和沟渠——因为他們是这些的监护者——就要变得象沒有血液的脉管，沒有心脏的人一样。

当这些置身度外、談情說爱的人类天性藏身在树底下，远离

开他們无情的敌人——“財产意識”——的监督，悄悄举行着欢会的时候，索米斯正从灣水路悌摩西家里一个人吃了晚飯回来；他沿着湖水走着，脑子里盘算着未来的那件訟案，这时他听見一声低笑和接吻的声音，不由得使他的血液从心里涌起来。他想第二天写封信給泰晤士报，請編者注意我們公园里的情形太有伤风化了。可是他后来并沒有写，因为害怕看見报紙上登出自己的名字。

他在爱情上虽則是个快要餓死的人，从那片寂靜中傳来的喁喁私語，和黑暗中半隐半現的人影，对于他的作用就象是一种病态的刺激。他离开水边的小路，悄悄走到树底下，沿着一丛丛树木的濃阴走着；在这里，栗树枝上的大叶子低垂下来，形成更加黑暗的隐秘巢穴；索米斯故意繞着圈子走，想把那些抵着树身的并排椅子，那些摟抱的情侶——人家在他走近时都轉动一下——偷偷窺看一下。

現在他站在小丘上眺望着下面的蛇盘湖了；湖上灯光明亮，一对情侶坐在湖边一动不动，被銀色的湖水衬上去就象一片黑影子，女的把臉埋在男的頸子上——望去就象一块雕刻出来的整体，象征着爱情，静靜的，毫不害羞。

象胸口打了一拳，索米斯赶快溜进树阴的深处。

他这样搜索，究竟是什么心思呢？究竟找寻什么呢？是找疗飢的粮食——还是黑暗中的光明？誰知道他在指望发現什么——是与己无关的对于男女爱悅的認識——还是他私人这出“地下”悲剧的結局——因为，話說回来，这里每一对无名的，叫不出名字的黑漆漆的情侶安見得不会是他跟她呢？

可是以一个索米斯·福尔賽的妻子会象一个普通下流女子坐在公园里——他找的不可能是这种事情！这太想入非非了；

然而，索米斯仍旧踏着无声的脚步，一棵棵树走过去。

有一次他賭咒是了；有一次那声"但愿能永久这样"的低語又使他的血液涌了上来，于是他耐着性子，坚决地站在那里，等着这两个起身。可是在他面前走过的只是一个瘦骨伶仃的女店員，穿着一件肮脏的上褂，吊着她情人的胳臂去了。

在树下那片寂静里面，无数其他的情人也在低声說着这个希望，无数其他的情人相互摟抱着。

索米斯忽然感到一陣厌恶；他抖擻一下身子，回到小路上，自己也莫明其妙地放弃寻找了。

第三章

植物园中的幽会

小乔里恩的境遇并不象一个福尔赛家人那样寛裕；水彩画家总要到乡下去走走，寻幽訪胜，不这样經历一下的話，就不能下笔；可是这笔錢他却出不起。

事实上，他时常弄得沒有办法时，只好携着画盒子上植物园去；在植物园里，一張小凳子放在智利松的树陰下面，或者橡胶树背风的一面，他常会画上大半天。

一位新近看过他作品的画家曾經发表过下列的意見：

“你的画也可以說是很好；有几張的色調确乎表現出对自然的感受。可是，你看，这些画的題材太分散了；决不会引起人家的注意的。比如說，如果你选擇一个固定的題材，象‘倫敦夜景’，或者‘水晶宫①的春天’之类，一連画上許多幅，人家一看就会知道这些画是怎么一回事。这一点非常重要，也不是几句話說得完的。所有在艺术上享盛名的，象克倫姆·斯东或者白里德，他們之所以享名都是靠避免那些人家不熟悉的題材；都是把自己作品限制在一个同样狹窄的范圍里，讓人家一望而知是他要买的画家。这完全是講得通的，因为一个收藏家买一張画，总不愿意人把鼻子湊在画布上半天才看出是哪个画的；他要人家一

看就能够說出，'一張福尔賽的精品啊！' 拿你来說，小心选擇一个人家能够当时就能看上的題材就更加重要，因为你并沒有什么特殊独創的风格。"

小乔里恩站在那架小鋼琴旁边听着，微带笑容；鋼琴上面一只花瓶插了些干玫瑰叶子——这是园子里唯一的出产——放在褪了色的花緞上。

他的妻子瘦削的臉上正在怒容滿面望着这位說話的人；小乔里恩轉身向妻子說：

"你懂吧，亲爱的？"

"我不懂得，"她用她若断若續的声音說，里面还夹着一点外国口音；"你有你的独創风格。"

那位批評家望望她，謙逊地一笑，就沒有再說什么。他跟別人一样，知道他們过去有一段恩爱史。

这番話对于小乔里恩的影响倒是很深；这种說法和他原来相信的一切都相反，和一切他認为艺术上講得通的道理都相反，可是有种古怪的內在傾向推动着他違反自己的意志，要他把这些話利用一下。

由于这个緣故，所以有一天早上小乔里恩忽然起了念头，想要画一批倫敦景色的水彩画。这个念头因何而起連他自己也弄不懂；一直到第二年他把这批水彩画画完，而且卖了一笔好价錢之后，某一天碰到他丢开个人得失而随意涉想的时候，这才被他想起那位艺术批評家的話来，并且从自己的艺术造詣中又一次証明了自己是个福尔賽。

他决定先从植物园开始，因为他在这里已經画过不少的画

---

① 一八五一年海德公园大展覽会的会場，一八五四年向游人开放。整个建筑是鋼骨和玻璃造的。

了；他选中那个小人造池的地点，池上这时正飄滿象秋雨一样紛紛落下的紅叶和黃叶；原来那些园丁虽則想把叶子扫掉，可是他們的扫帚却勾不着。园內其他的部分都扫得相当干淨，天天早上扫；大自然下的那些落叶全被他們扫了起来，扫成一堆堆，点上火徐徐燒着，升起芬芳而辛辣的烟气；春天是布谷鳥的叫喚，夏天是菩提花的香气，而秋天眞正的征兆便是这些烟了。园丁們的清洁习慣容不了草地上那片金黃色、綠色、紅褐色織成的图案。那些小石子路必須是洁淨无瑕，井井有条，旣不反映生命的眞相，也不显示自然界那种緩慢而美丽的衰謝；然而把王冠踏在脚下，在大地上星星点点鋪上沒落的繁华，这底下，經过季节的变迁，再从这些里面涌現出撩乱春光的，也就是这种衰謝啊！

因此每一片叶子，从它振翅和树枝道別，緩緩翻飞落下时，就已經被人看上了。

可是在小池子上面，那些叶子却安靜地浮着，用它們的各种色采歌頌着上蒼，同时日光在上面盘桓不去。

所以小乔里恩找上它們。

在十月中旬的一个早上，他来到园中，发現离他画架二十步光景的长椅上有人坐着，使他心里很不舒服，因为他作画时，跟一般人一样，最怕被人看見。

椅子上坐的是一位穿絲絨外褂的女子，眼睛盯在地上。可是在他們中間隔着有一丛正在开花的月桂树，所以小乔里恩就用月桂树做掩蔽，着手装置画架。

他从容不迫地装着；正象一切眞正的艺术家那样，任何事物只要可以耽擱一下自己工作的，他都要注意一下；他发覺自己在偸眼瞧那位不識面的女子。

跟他父亲从前一样，他很能欣賞一張好看的臉。这張臉长

得很美呢！

他瞧見一个圓圓的下巴安置在乳白色的褶領里，一張嬌嫩的臉，深褐色的大眼睛，溫柔的嘴唇，一頂黑寬边女帽罩着头发；身子輕倚在椅背上，蹺着腿；裙子下面露出一只漆皮鞋的鞋尖。在这个女子身上的确有种說不出来的嬌媚的地方。可是最引小乔里恩注目的还是她臉上的表情，使他联想起自己的妻子来。望上去好象这張臉的主人受到什么巨大的压力，自己抵御不了似的。这使他看了很不好受，心里隐隐引起一陣傾慕和騎士的热肠。她是誰？她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呢？

两个年輕男子，就是我們在摄政公园常看見的那种特别的魯莽而兼靦覥的类型，上园子里来打草地网球；小乔里恩望見他們带着羨慕的眼光偸眼瞧她，心里很不以为然。一个恋恋不舍的园丁耽在那里就一丛潘巴草做些不必要的活計；他也借此来張一眼。一位老先生，从他的帽子看上去大約是园艺学教授，走这里經过三次，悄悄地上上下下打量她，打量了好久，嘴角带着异样的表情。

对所有这些人，小乔里恩都暗暗感到生气。这些人她一个都不望，然而小乔里恩敢保凡是有人走这里經过，都会这样悄悄望她。

有种女人可以使男人看了着魔，她的一顰一笑都給予男人一种快感，然而这个女子长的却不是那样一張臉；她也沒有英国那些福尔賽始祖极端珍視的"妖冶"；也不是那种通常在巧格力糖盒子上見到的美人，按說这一种也不差；她也不是那种热情之中寓有圣洁，或者圣洁之中寓有热情的臉，这是室內装飾画和近代詩歌中所特有的；另外还有一类臉，常被戏剧家用来創造那种有趣的然而神經衰弱的，在最后一幕自杀的女性类型，可是她这

張脸看上去也不大象。

就脸模子和肤色来說，就那种迷人的温柔和順，艳丽然而絕俗的派头来說，这个女子的脸都使他想起齐珊那張"圣洁之爱"来，他有一張复制品就挂在餐室的碗橱上面。而且她引人的地方好象就在这种温柔和順上面，給人以一种感覚，好象只要一施压力她就可以屈服似的。

她在等什么呢，等哪一个呢，这样默默无言坐着；树上不时东一处西一处落下一片叶子，画眉鳥一个挨一个在草地上昂然走着，身上闪铄着秋霜。

后来她一張嬌媚的脸变得着急起来，小乔里恩四面环顧一下，看見波辛尼穿过草地大步走来，在他心里引起几乎象是情人的妒意。

他怀着好奇心留神看两个人会面，会面时眼中的神情，和握手握得那样久。两个人靠在一起坐下，尽管表面上竭力做得庄重，但是身子却紧紧挨着。他听見两人嘰嘰咕咕講得很快；可是听不出他們講些什么。

他自己是过来人！这种等待和半公开的約会，等的时候是那样长，会面的时間又是那样短促；这种偷偷摸摸的，在爱人中間常感到的焦急和伫盼，就象刑罰一样痛苦；这些滋味他都尝到过。

可是一个人只要把这两張脸看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絕不是那种风魔了都市男女的暂时事件；絕不是那种突如其来的食欲，一醒来时狼吞虎咽，六个星期不到就重又吃飽睡覚了。这是眞正的爱情！这就是他自己过去碰到过的！这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波辛尼在那里央求，她坐着看草地，神气是那样安静、那样

温柔和顺，然而絕对打动不了。

这样一个娟娟弱質，这样一个絕不会为她自己采取任何行动的女子！象波辛尼这样的男子能不能把她勾引上呢？她已經把整个的心交給他，而且会为他死，但是可能絕对不会跟他私奔！

小乔里恩好象能听得見她說："可是，心肝，这要毁掉你的一切的！"因为他自己就亲切体驗到，每一个这样女子的內心深处都怀有那种椎心的恐惧，深怕自己成为自己所爱的人的累贅。

他不再窺望他們了；可是他們温柔而急剧的談話傳进他耳朵里来，同时傳进他耳朵里的还有一只鳥儿期期艾艾的歌唱，象在竭力回忆它春天唱的調子：欢乐呢——还是悲剧呢？哪一个——哪一个？

两个人的談話慢慢停下来；接着是长时間的沉默。

"这把索米斯置于何地呢？"小乔里恩想。"人家还当作她耽心欺騙自己丈夫是犯罪的行为！他們簡直不懂得女人的心理！她是餓久了，在吃东西——在她这是报复！愿上蒼保佑她——因为索米斯也要报复的。"

他听見一陣綢衣服的窸窸声，从月桂树后面窺望出去，看見两个人走了，暗地里手搀着手……

老乔里恩在七月底就带了自己孙女儿上瑞士去；这一次上瑞士（这是他們去的最后一次），琼的健康和心情都大大的复原了。在各处旅館里——旅館里住的都是英国的福尔賽人士，原因是老乔里恩就是受不了"那班德国人"，他对一切外国人都这样称呼——在各处旅館里，由于老乔里恩是那样仪表堂堂，而且显然很有錢，而她又是老乔里恩的独养孙女，人們对她都很尊敬，她并不随便跟人家交往——琼一向就不随便跟人交往——

可是却結識了几个朋友，尤其是在龙河谷結識了一个肺病生得快要死的法国女孩子。

琼当时就下决心不讓她死；在策划和死神对抗的运动中，她自己的愁腸不覚忘了大半。

老乔里恩留心看着这个新形成的亲密友誼，一面感覚寬慰，一面又不以为然；从这件事情上又一次証明琼的一生将要花在那些"可怜虫"的身上，这使他很着急。难道她永远不会交些眞正于她有益的朋友，或者做些眞正于她有益的事情嗎？

"跟一批外国人勾搭上"，这就是他的看法，可是从外面回来时，他却时常挾些葡萄或者玫瑰花，笑眯着眼睛，殷勤地把来送給这位"馬姆賽儿"①。

九月快完的时候，尽管琼心里不愿意，馬姆賽儿維高尔在圣路可那家小旅館里——是人家把她送去的——断了气；琼对这場失敗深深感到痛心，所以老乔里恩携她上了巴黎。在巴黎看了"米罗維妮絲"雕刻和"馬黛兰"教堂，琼总算排遣了愁怀，所以到了十月中旬两个人回到倫敦来时，老乔里恩認为这次疗养已經收效了。

可是丧气的是，他們才在斯丹奴普門安頓下来，老乔里恩就看出她又恢复了原来的那种呆呆出神的样子。她时常坐在那里眼睛瞪得笔直，手支着下巴，就象北方神話里的小精怪，样子又是狰獰又是专注，而在她的周圍，新装上的电灯把那座大客厅照得通亮；客厅里的墙壁用錦緞一直糊到画綫，塞滿了从拜波—布尔白里鋪子里买来的家具。一面大金边鏡子，鏡子里面照出那些德莱斯登的瓷人儿，許多胸脯发达的女人，膝上各撫摸着一

① 法文 Mademoiselle，意为"小姐"。

只心爱的綿羊，許多穿着綁腿的年輕男子坐在她們脚下；这些还是老乔里恩做单身汉时买的，在那些艺术趣味低落的日子里，他对这些瓷人儿非常珍視。老乔里恩原是个思想最开通的人，在所有福尔賽家人中間，他比誰都跟得上时代，然而他永远忘記不了这些瓷人儿是他从乔布生行里买来的，而且花了一大笔錢。他时常跟琼談起，带着一种失望之余的輕蔑說：

“你这个人才不会喜欢这些瓷人儿呢！这些都不是你跟你那些朋友喜欢的破烂貨，可是却花了我七十鎊錢！”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他有充足的理由認为自己的爱好是恰当时，决不随俗轉移。

琼回家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上悌摩西家去。她硬跟自己說，她有責任去看看悌摩西，跟他談談这次旅行的見聞，給他解解悶；可是事实上，她所以上悌摩西家去是因为自己明白到只有在悌摩西家里可以在閑聊中，或者用什么轉弯抹角的問題，挤出一点波辛尼的消息，除了这里沒有第二个地方。

她們很亲热地接待她：她祖父可好？自从五月里来过一次，还沒有来看过她們。悌摩西叔祖身体很不好；那个扫烟囱的人在他的臥房里闖了一个大乱子；这个笨貨把煤灰都扫下来了！这事使她叔祖很是生气。

琼坐在那里有大半天，深怕她們要講起波辛尼，然而又热烈地盼望她們講起。

可是史木尔太太却莫明其妙地愼重起来，愼重得人都变得麻木不仁了；她一个字都不透露出来，也不向琼問起波辛尼的事情。琼情急之下，終于問到索米斯和伊琳在不在倫敦——她还沒有去看望他們呢。

回答她的是海絲特姑太：哦，对了，他們在倫敦，根本就沒

有出門。好象房子出了一点小麻煩。琼当然已經听到說了！她还是問問裘丽姑太罢！

琼轉身望着史木尔太太；史木尔太太在椅子上坐得笔直，两只手紧握着，脸上布满无数的小肉球。琼望着她，她却老不答話，保持着一种古怪的沉默；等到她开口时，她問的却是琼住在山上那些旅館里时穿不穿睡袜，想来夜里一定是很冷呢。

琼回答說她晚上不穿，她最恨这种不透气的东西；就站起身来走了。

在琼看来，史木尔太太选擇得当的沉默要比她可能講的任何話还要其兆不祥。

半个鐘点不到，琼已經在郎地司街从拜因斯太太嘴里把事实眞相套了出来，索米斯为了房子装修的事情已經向波辛尼提出訴訟了。

古怪的是，琼听到消息不但不着急，反而心情为之一慰；好象从这場爭端中望見自己的新希望似的。她探悉这件案子大約在一个月內就要开庭，波辛尼好象不大有什么指望胜訴，簡直沒有。

"我就想不出他会有什么办法，"拜因斯太太說；"这事对他非常之糟，你知道——他沒有錢——过得很窘。而且我們也帮不了他，我敢說。听說那些放款的人非要有抵押品才借錢給你，他抵押品又沒有——一点儿都沒有。"

拜因斯太太的身体近来又更加发福了；她的秋季团体活动正忙得热鬧，書桌上慈善会的节目单散得到处都是。她会意地望着琼，睁着两只鸚鵡灰的圓眼睛。

多年后，拜因斯夫人（拜因斯后来因为造了那所公共艺术博物館被封为爵士；这座博物院給了那些官吏很多飯碗，可是給那

些劳动阶級很少的快乐，而这所博物院本来是为了他們办的。）还时常想起这个女孩子一張年輕而专注的臉一时漲得飞紅——她一定是看出眼前的事情大有希望——連笑的样子也忽然变得可爱了。

这种改变，就象一朵花突然开放，或者經过漫长的冬季第一次照出阳光似的，旣生动而且动人；这幕情景，以及这下面发生的一連串事情，时常在拜因斯夫人想着最要紧事情的时候，莫明其妙地而且不在时候上，闖进拜因斯夫人脑子里来。

小乔里恩在植物园里撞見的那次幽会也就是在同一天下午；在同一天，老乔里恩上鷄鴨街的福尔賽·勃斯达·福尔賽律师事务所走了一趟。索米斯不在，上苏摩賽特大楼①去了；勃斯达正关在那間旁人进不去的屋子里，埋头在許多文件中間；把他放在这样一間屋子里是一个很賢明的措施，这样子他就可以指望他竭力多做些工作；可是詹姆士却坐在事务所的外間，一面啃指头，一面忧伤地翻閱着福尔賽控告波辛尼的申訴書。

这位头脑正常的律师对于这里的“微妙”論点仅仅感到一种額外的恐惧，覺得至多引起一些虛惊，使人看了好玩罢了；他的十足的实际头脑告訴自己，如果他本人是法官的話，他就不大会理会这一点。可是他却害怕这个波辛尼会宣告破产，那样的話，索米斯就仍旧得拿出錢来，另外还要付訟費。而在这种有形的恐惧后面，始終还存在着那种无形的煩恼，潜匿在那里，错綜复杂，若隐若現，非常之丑，就象一个噩梦一样，而这件訟案只不过是这个噩梦的一个表面看得見的征象而已。

老乔里恩进来时，他抬起头，說：“好嗎，乔里恩？好久不看

① 苏摩賽特大楼是許多政府机关，包括税局的所在地。

見你了。他們告訴我，你上瑞士跑了一趟。这个小波辛尼，自己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我早知道会是这样的！”他把文件拿出来，惶惑而忧郁的样子望着自己的老哥。

老乔里恩不声不响看着文件；他看着时，詹姆士眼睛望着地板，一面啃着指头。

老乔里恩看到后来把文件一摜，文件拍的一声落在一大堆“有关朋康姆，已故”的供状中間；这堆供状就是那件“佛莱尔控訴福尔赛”訟案的許多附件之一，就象一株有出息的母树分出許多枝椏来一样。

“我不懂得索米斯是什么意思，”他說，“为了几百鎊錢鬧成这个样子。我还以为他是个有产业的人呢。”

詹姆士长长的上嘴唇气得直抽；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子在这种地方受到人攻击。

“并不是为的錢——”他說，可是眼睛正和老哥的直率、尖銳而严正的眼光碰上，就不再开口了。

一陣子沉默。

后来还是老乔里恩开了口，一面拈着胡子，“我来拿我的遺囑的。”

詹姆士的好奇心立刻引起来，在他的一生中，恐怕沒有比一張遺囑更使他兴奋的了；遺囑是对于財产的最高处置；一个人手里有多少貨色，这是最后的一張清单；他究竟值多少身价，除了这个再沒有别的話可說了。他按一下电鈴。

“把乔里恩先生的遺囑拿来，”他向一个神情急切、深暗头发的小职員說。

“你預备修改一下嗎？”同时在他的脑子里掠过一个念头：“哎，我有沒有他一样多呢？”

老乔里恩把遗嘱放在貼胸口袋里，詹姆士懊丧地扭动着两只长腿。

“他們告訴我，你近来置了几处很好的产业呢，”他說。

“你这个消息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老乔里恩毫不客气地回答他。“这个案子几时开庭？下个月？我眞弄不懂你們是什么意思。这是你們自己的事情，当然由你們去管；不过如果要我說一句話的話，还是在外面了結的好。再見！”他冷冷地握一下手，就走了。

詹姆士一双瞪得笔直的青灰眼睛环繞着什么隐秘的焦灼的影子轉，又开始啃起指头来了。

老乔里恩把遗嘱带到新煤业公司，在那間沒有人的董事室里坐下来从头到尾讀了一遍。“倒霉鬼”汉明斯看見董事长坐在那里，就把新矿长的第一个报告送进来；老乔里恩严声厉色地把他頂了回去，弄得这位秘書臉上很下不去，但仍旧庄严地退了出来；随即把那个管股票过戶的小职員叫来臭駡了一頓，駡得那小职員不知怎么办是好。

象他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到这里办事处来自封为王，可不是——他媽的——他（倒霉鬼）看得慣的。他（倒霉鬼）到这儿办事处来的年代也久了，多得恐怕象他这种小伙子数都数不过来，如果他認为自己把事情全部做完了，就可以坐在那里什么事情不做的話，那么他就不姓汉明斯（倒霉鬼），諸如此类的話。

在那扇綠呢門的另一面，老乔里恩坐在那張桃花心木和皮面的长桌子面前，一付粗边的玳瑁眼鏡——眼鏡脚已經松了——架在鼻梁上，手里的金鉛笔沿着遗囑上每一句話移动着。

遗嘱的内容很簡单；有些遗嘱上面常有些小笔的慈善捐款

和遺贈，不但看了叫人討厌，而且使一个人的財产化整为零，連晨报上登載的那一小段关于十万鎊富翁逝世的消息都显得不够神气了；在这張遺嘱上，这些东西全沒有。

內容很簡单。只有两万鎊是贈給他儿子的，“其余任何財产，不論动产或不动产，或兼有动产与不动产性質之財产——設定信托，将属于或出于这些財产的出息，如房租、年产、紅利、利息付給我上述的孙女琼·福尔賽或她的讓受人，終她的生年，由她独自使用、支配等等……而自她死亡或去世之后，应如該琼·福尔賽以她的最后遺嘱和遺言証書或是属于遺嘱、遺言証書或遺言的处分書性質的任何書据，尽管她是处在有在世的丈夫保障之下的地位，悉依这种書据所載的主旨、目的、用处，一般地都尽量按照这种書据所指定的样子、办法、方式，設定信托，将上面最后提到的土地、傳襲的一应产业、宅地、款項、股票、投資和担保品等，或在当时即作为財产，或即代表这些財产的东西，調度、委任、或为轉讓、給与以及处分之，这些書据須是她依法具立、签字和公告的。倘是項書据等……但是經常地必須……”諸如此类，一共是七張对开本大小的簡明扼要的敘述。

这張遺嘱是詹姆士在他事业最发达的那些年头里草拟的。他差不多把一切意外的事情都預料到了。

老乔里恩坐在那里把遺嘱看上大半天；后来从格架上取了半張紙，用鉛笔写下一段长长的附注；然后把遺嘱放在怀里扣上，命人給他叫好一部馬車，坐馬車到了林肯法学院广場的巴拿摩—海林法律事务所。杰克·海林已經去世，可是他的侄儿还在事务所里，所以老乔里恩跟他关起房門来談了半个鐘点。

他把馬車留在外面，出来之后，就告訴車夫上威斯达里亚大街三号去。

他感到一种莫名的悠然自得的满足，好象在跟詹姆士和那个有产业的人作对上打了个大胜仗似的。他們从此再沒有办法刺探他的私事了；他剛才已經取消了他們保管他的遺囑的委托；他自己的事情全部都不交給他們管，全拿来交給小海林，而且他委托他們的他那些公司里的生意也要取消。如果索米斯眞正是那样一个有产业的人，一年少个千把鎊应当在他也算不了什么；想到这里，老乔里恩那部大白胡子下面的嘴狰獰地笑了。他覚得自己的行事正符合公平报复的原則，完全是应該的。

就象逐漸摧毁一棵老树的那种潛在的內部腐蝕作用一样，老乔里恩在自己的幸福上、意志上、个人尊严上所受到的創毒也在迟緩地、稳步地、在剝蝕着那代表他的人生观的华厦。生命把他的一面逐漸磨掉，終于使他象那个他身为家长的家族一样，失掉了平衡。

当他坐在車子里朝北駛向他儿子的家里时，他方才发动的这种新的处理財产办法，在他的脑子里看上去隐隐約約就象是一記責罰，針对着那个在他看来就以詹姆士父子为代表的家族和社会。他已經賠償了小乔里恩的損失，而賠償小乔里恩的損失却給他私心渴望的报复以一种满足——他要报复时間老人，报复苦痛，报复干涉，报复这个世界在十五年中加在他独养儿子身上的一切沒法計算得清的全部讕言。在他看来，这种新处理正是重新貫彻自己坚强意志的一种方式；正可以逼使詹姆士，和索米斯，和自己的族人，和一切潛在的大群福尔賽——这些人是一道巨流，在冲击着他自己孤独頑强的堤壩——不得不承認事情要由他作主，而且永远不再嚕苏。想来自己終于会使这个孩子比詹姆士那个儿子，那个有产业的人，更加有錢得多，心里眞覚得好受。把錢給小乔眞是好受，因为他本来爱自己的儿子啊。

小乔里恩夫妇都不在家（老实說小乔里恩还沒有从植物园动身呢），可是那个小女佣告訴他，說男主人就要回来了。

老乔里恩說他等一下，就在那間褪了色的破落客厅里耐心耐气地坐下来；客厅里那些夏天用的花布椅套已經卸掉，椅子和长沙发的破烂相就全部显露出来。他巴不得把两个孩子找来；叫他們靠在自己身边，柔軟的身体抵着他的膝盖；听乔儿喊："哈罗，爷爷！"并且看他奔上来；感到好儿軟綿綿的小手悄悄摸上来，碰到他的面頰。可是他不肯。他这一次来有一件庄严的事情要做，非要等做完，决不玩耍。他一个人涉想，怎么只要自己的笔头动那么两下就可以使这座小房子里的一切改观，恢复它原来显然缺乏的那种世家气派；他可以把这些房間，或者什么更大的房子里的别些房間，摆满了从拜波—布尔白里店里买来的艺术成果；他可以送乔儿去上哈罗中学和牛津大学（他儿子上的是伊頓中学和劍桥大学，他对这两处学校已經失去信心了）；他可以讓好儿受到最好的音乐教育，这孩子在音乐方面很可以造就得。

这一幕幕情景紛紛呈現在他眼面前，使他的胸怀一暢；就在这时候，他起身站在窗口，望着下面那片狹长的小园子；园内那棵梨树还沒有到深秋已經叶子落尽，在秋天下午逐漸凝聚的暮靄中聳着枯瘦的枝子。小狗伯沙撒在园子的那一头走动着，尾巴翻上来，紧貼着自己黑白相杂的毛松松的脊背，一面用鼻子嗅着花草，每隔这么一会儿就用腿抵着墙壁撑一下身体。

老乔里恩涉想着。

現在除掉給人东西外，还有什么开心事呢？然而一定要能找到一个对象——你自己的一个亲骨肉——对你給的东西懂得感激，那样子給起来才舒服！把东西給那些跟你沒有关系的人，

給那些你不負任何撫养責任的人，就得不到这种滿足！这样的施与是違反自己一生的信念和行事的，是辜負自己一切創业的艰难，辛勤的劳动，和平日那样省吃儉用的；是否定那个一直被他，被过去千千万万的福尔賽，被現在千千万万的福尔賽，被将来千千万万福尔賽，衷心承認，衷心拥护的世界上最偉大最驕傲的眞理。

而当他站在那里，望着下面月桂树蒙上煤灰的叶子，那片滿是黑斑的草地，和小狗伯沙撒的动作时，这十五年来因为被剝夺掉合法享受而嘗到的痛苦全想了起来；在他的心里，創痛和下面即将到来的甜蜜完全融汇在一起。

小乔里恩总算回来了，对自己的作品甚是得意，而且由于在室外耽了好几个鐘点的緣故，精神很好。一听見自己父亲就在客厅里，他赶快問自己妻子在不在家，等到女佣告訴他不在家时，才松下一口气。他随即把画具等小心放在那張小衣橱里收好，就走进客厅。

老乔里恩的为人就是那样坚决，一上来就談到正題。“我已經把遺囑改过了，小乔，”他說。“你以后可以过得寬裕些了。我即刻撥給你一千鎊一年。我死后，琼可以拿到五万鎊，其余都是你的。你那只狗把花园都弄坏了。我是你的話，决不养狗！”

小狗伯沙撒正坐在草地中間，檢視自己的尾巴。

小乔里恩望望小狗，可是望得迷迷糊糊的，原来自己的眼睛湿了。

“你的一份总不会少过十万鎊，孩子，”老乔里恩說；“我覚得还是讓你知道的好。我这样年紀沒有多久好过了。以后我也不想再提。你妻子好嗎？替我問候她。”

小乔里恩把一只手擱在父亲肩膀上；两个人都沒有說話，这

件小事就算結束。

把父亲送上馬車之后，小乔里恩回到客厅里来，就站在剛才老乔里恩站的地方，望着外面的花园。他竭力想揣摩这件事对于他全部影响，而且，由于他也不免是个福尔賽，一片財产的远景在他脑子里开展出来；他过的这么多年的半节約生活并沒有泯灭掉他的本性。他抱着极端实际的态度，想到旅行，想到給自己妻子买些什么衣服，想到两个孩子的教育，想到給好儿买匹小馬，以及其他种种；可是在这样涉想当中，他仍旧想到波辛尼和他的情妇，和那只画眉鳥期期艾艾的歌唱。欢乐呢——还是悲剧呢？哪一个？哪一个？

已往的那些日子又象在眼前了——那些生动的、痛苦的、热情的、神奇的日子是金錢买不到的，而且那种炙热的甜蜜是什么都换不回来的。

他妻子回来时，他一直走到她跟前，把她抱在怀里；有大半天他站着不做声，眼睛閉上，紧紧摟着她；他妻子望着他，眼睛里是一付詫异、喜悦而疑惑的神情。

第四章

赴地獄之行

有一天夜里，索米斯总算行使了丈夫的权力，而且做了一个男子汉应当做的事；第二天早上，他只好一个人吃早飯。

他点上煤气灯吃着早飯，十一月下旬的濃霧就象一条大厚被把倫敦紧紧裹着，連方場上的树木从餐室窗子里望出去都不大看得見了。

他安然吃着，可是有时候会突如其来有一种感覺，就象咽不下东西似的。昨天夜里他做的对不对呢？这个女人是他法律上的而且是神圣結合的伴侶，她使他痛苦得太久了；現在他压制不了自己的飢渴，粉碎了她的抵抗，这样对不对呢？

眞怪，她那張臉現在还留在他脑子里；当时他看見她那付样子，曾經想要拉她的手，借此安慰她一下；在他脑子里还留下她那可怕的吞声啜泣，他从来沒有听見有这样的啜泣过，而且現在耳朵里仿佛还听得見；还有，当时他凭着一枝烛光站在那里望着，然后不声不响地溜掉，心里愧悔交集，这种古怪而令人受不了的感覺，現在也还是留在心里。

事情是做了，然而他对自己多少感到有点詫异。

两天前，在維妮佛梨德家里，他陪着馬坎德太太一起吃晚

飯。她跟他說，一双尖銳的淡綠眼睛直盯着他的臉望："原来你太太是那位波辛尼先生的好朋友呢，是嗎？"

他不屑問她这話是什么意思，可是肚子里却在盘算。

这句話在他心里引起了强烈的妒忌；这种妒忌的天性具有一种特殊的反常心理，所以又轉变为更强烈的欲望。

沒有馬坎德太太这句話一激，也許他永远不会做出昨天夜里的那种事情来。全是那么一激，再加上碰巧发現自己妻子的房門偏偏有这么一次沒有鎖上，这才使他趁妻子睡熟的时候出其不意地……

一夜的酣睡把他的一些疑虑都解除了，可是早晨又給他带了回来。有一点还可以告慰的是，沒有人会曉得——这种事情她是不会拿来跟人講的。

的确，等到他的日常事务生活的車輪——这种車輪最迫切需要的一种机油就是清醒而实际的头脑——随着閱讀信件而重又轉动起来的时候，这些噩梦似的疑虑就会在他脑后显得并不那样过分的重要了。这件事情实在并沒有什么大不了；小說里面的女人把这种事情說成很严重，可是按照那些思想正确的人，那些見識过世面的人，或者，就他記忆所及，那些在离婚法庭上时常受到法官嘉許的人的冷靜評判，他只不过是在竭力保持婚姻的神圣，防止她放弃自己的职責，而且，如果她仍旧繼續和波辛尼見面的話，防止她万一——。对了，他并不懊悔。

現在和好的第一步旣然已經做了，余下的就会比較的——比較的——

他站起来走到窗口。他的心中还有余悸。耳朵里那片吞声的啜泣又来了，再赶也赶不走。

他穿上皮大衣，出門走进濃霧里；他要到城里去，所以在史

龙方場車站乘地道車。

坐在滿是城中生意人的头等車厢角落里，那片吞声的啜泣还縈繞在他脑子里，所以他把泰晤士报嘩啦一声打开，靠这种响亮的声音把一切微弱的声音淹沒掉，然后拿报紙做挡箭牌，从容不迫地看起新聞来。

他看到一位审判庭长在头一天交給大陪审官一張比往常特别长的犯罪名单。他看到单子上有三起謀杀案，五起凶杀案，七起縱火案，和十一起之多的——这个数字多得惊人——强奸案，另外还有許多比較次要的犯罪，这些都要在下一次庭期中开审；他就这样从一条新聞看到另一条新聞，始終用报紙端端正正擋着自己的脸。

然而，他一面看着报紙，一面脑子里仍旧記得伊琳那張滿是泪痕的脸和伤心的啜泣。

这一天事情很忙，除掉一般的律师事务之外，还包括上他的經紀人葛林—葛林宁股票号去了一趟，吩咐他們把自己的新煤业公司股票卖掉，說他疑心——并不是知道——这家公司的营业近来很呆滞（这个企业后来逐漸不振，最后以很少的一点錢卖給一个美国企业組合了）；另外还在皇家法律顧問华特布克的事务所里商議了很久，与会的有波尔特，年輕的法律顧問費斯克和皇家法律顧問华特布克本人。

福尔賽控訴波辛尼一案明天可望开庭，由边沁法官审判。

边沁法官常識丰富，但是法律知識并沒有什么了不起；大家認为問这件案子大約再找不到比他更适合的人了。他是个"硬"法官。

皇家法律顧問华特布克对索米斯十分殷勤；他从本能上覺得，或者从耳朵里听得来的更可靠的传聞上，覺得他是一个有产

业的人，同时把波尔特和費斯克絲毫不放在眼里，簡直近于沒有礼貌。

他說这个問題大半要看审判时提出的供詞而定，这跟他已經書面表示过的意見完全吻合；另外，他講了几句很中肯的話，劝索米斯在提供証据时不要过分小心。“来一点噱头，福尔賽先生，一点噱头；”說完哈哈大笑，接着閉攏嘴唇，在假发堆向后面露出的一部分脑袋上搔搔，那样子簡直象一个乡下紳士，而他就爱人家把他看做这样一个人。在違約案件上，人都公認他差不多是头块牌子。

索米斯仍旧坐地道車回家。

到了史龙街車站，霧来得更濃了。望去只是靜悄悄密层层的一片模糊，許多男人就在里面摸出摸进；女人很少，都把手中的网袋紧按在胸口，用手絹堵着嘴；馬車淡淡的影子时隐时現，上面高高坐着車夫，就象长的一个怪瘤，在怪瘤的四周是一圈隐約的灯光，仿佛还沒有能射到人行道上就被水气淹沒了；从这些馬車里面放出来的居民就象兎子一样各自鉆进自己的巢穴。

这些幢幢的人影都各自裹在自己一小块霧幔里，各不管各。在这座大兎园里，每一只兎子都只管自己鉆进地道去，尤其是那些穿了較貴重的皮大衣的兎子，在下霧的日子都对馬車有点戒心。

可是，有一个人影子，在离索米斯不远的地方，却站在車站門口。

大約是什么“海盜”或者情人，每一个福尔賽見到都这样想：“可怜的家伙！看上去日子过得很不好呢！”他的仁慈的心腸为这个在霧中等待着、焦急着的可怜情人动了一下；但仍旧匆匆走过，都覺得自己已經够苦了，更沒有多余的时間或者金錢拿来花

在别人身上。

只有一个警察在慢吞吞地巡邏，不时打量一下那个等待的人；那人歪戴着帽子，帽沿遮着半边冻紅的臉瘦得厉害，有时候悄悄拿手抹一抹臉，这样来消除心头的焦急，或者重伸繼續等待下去的决心。这个情人（如果眞是情人的話）对于警察的打量神色不动，原因是他已經习惯了这一套，否则便是心里万分焦急，沒有心思顧到别的。这个人是經过磨練来的，长时間的等待、焦灼的心情、大雾、寒冷，这些他都习惯不以为意，只要他的情妇終于到来就成。愚蠢的情人啊！雾季很长呢，一直要到春天；还有雨雪，哪儿都不好过；你带她出来，心里七上八下的；你叫她耽在家里，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

“活該；他应当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得妥貼些！”

任何一个体面的福尔赛都会这样說。然而，如果这位比較正常的人事前傾听一下这个站在濃雾和寒冷中等待的情人的心里話，他又会說：“是啊，可怜的混蛋！他心里的滋味可不好受呢！”

索米斯上了馬車，放下玻璃窗，沿着史龙街緩緩走着，再沿着布罗姆頓路緩緩走着，这样到了家。到家的时候是五点鐘。

他妻子不在家；一刻鐘前出去的。在这样一个夜里出去，外面这样大的雾，是什么意思？

他在餐室內爐火旁边坐下，門开着，心緒极端不宁，勉强在看着晚报。象他这样的煩恼，一本書是管不了用的，只有当天的报紙还可以痲醉一下。他从报上記載的那些經常性的事件上获得一些安慰：“女演員自杀”——“某政界要人病势严重”（就是那个一直疾病纏綿的）——“軍官离婚案”——“煤矿起火事件”——这些他全看了，心里覺得寬慰了一点——开这張葯方的原是最

偉大的医生——就是我們自己的好恶。

快到七点鐘时他才听見她进来。

剛才看見她莫明其妙地冒了霧出去使他感到十分焦灼；在这种紧張的心情下，昨天夜里的事件早已显得不重要了。可是現在伊琳回家来了，她那派伤心的啜泣重又使他想起；他有点怕和她碰面。

她已經走上楼梯；灰皮大衣拖到膝盖，高高的皮領子几乎把臉部全遮起来，臉上戴了一条厚厚的面紗。

她也沒有掉头望他，也沒有說話。便是一个幽魂或者陌生者走过时也不会这样闃靜无声。

貝儿生进来鋪台子，告訴他太太不下来吃晚飯了；在她房里吃湯呢。

索米斯这一次竟然沒有"換衣服"；这在他有生以来恐怕是破題儿第一遭穿着脏袖子坐下来吃晚飯，而且連覚都不覺得，有好半天都在一面喝酒，一面呆呆出神。他命貝儿生在他放画的房間里升上一个火，过了一会，就亲自上楼去。

他把煤气灯捻亮，深深叹了一口气，就好象置身在房間四周这些宝物中間使他終于获得了心情平靜似的。这些宝物全都一堆堆背朝着他；他徑自走到里面最名貴的一張"开門見山"的竇勒跟前，拿来放在画架上，迎着灯光。市面上这些时竇勒很热門，可是他还决定不了要不要卖掉。他一張顏色蒼白、剃得很光的臉在翻起的硬領上面向前伸出来，站在那里大半天望着这張画，就象在做着計算似的；他的眼睛里显出沉吟的神气；大約他認为不合算吧。他从架子上取下画，預备仍旧把来面朝着墙放着；可是穿过房間时，他站住了，他耳朵里似乎又听見啜泣声。

沒有什么——仍旧是早上那种疑神疑鬼的作用。所以过了

一会，他在燒得很旺的火爐前面放上高隔火屏，就悄悄下楼来。

明天人就恢复了！他心里这样想。他好久好久才能入睡……

要明了那天雾气籠罩的下午还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們的注意力現在就得轉到乔治·福尔賽的身上。

他在福尔賽家原是口才最幽默的一个，人也最够得上朋友；这一天他整天都耽在王子园老家里讀一本小說。自从最近发生了一件个人經济危机之后，他一直就受着罗杰的假保釋，逼着他耽在家里。

快到五点鐘的时候，他出了門，在南坎辛登車站坐上地道車（今天大家都坐地道車）。他的打算是先吃晚飯，然后上紅籃子打彈子来消磨这一晚；紅籃子是一家很别致的小旅店，既不是什么俱乐部，旅館，也不是什么上等的闊飯店。

平时他大都在圣詹姆士公园下車，这一次为了上吉明街一路上有点灯光起見，就选中了在查林十字广場下車。

乔治不但仪表安詳，穿着时髦，而且还有一双尖銳的眼睛，所以經常都在留意着有什么可以供給他譏諷的把柄。当他走下月台时，他的眼睛就注意到一个男子从头等車厢里跳下来，与其說是走路，还不如說是搖搖晃晃向出口走去。

“啃，啃，我的老兄啊！”乔治肚子里說；“怎么，不是‘海盜’嗎！”他就挪动着自己的胖身体尾随在后面。再沒有比一个醉鬼使他更覺得好玩的了。

波辛尼歪戴着帽子，在他前面站住，打了一个轉身，就向他剛才下来的那輛車厢奔回去。他已經太迟了。一个服务員抓着他的大衣；地道車已經开动了。

在車窗里，乔治訓練有素的眼睛瞥見一个穿灰皮大衣女子

的脸。原来是索米斯太太——乔治覺得这件事很有趣！

这时他在波辛尼后面釘得更紧了——跟他上楼梯，經过收票員面前到了街上。可是这样一路跟来，乔治的心情却起了变化；他已經不再感到奇怪和好笑，而是在替他跟着的这个可怜的人儿难受。这“海盗”并沒有喝醉酒，而是看上去好象在心情极端激动之下才变成这副样子的；他正在自言自語，乔治能够听得見的只是“天哪！”两个字。他好象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上哪里去；可是他就象一个神經失常的人一样走着，一下子瞠着眼睛望，一下子犹疑不决；乔治原来只打算寻寻开心，現在覺得这个家伙太可怜了，非要看到底不可。

他是“受了刺激”——“受了刺激！”乔治弄不懂索米斯太太究竟說了些什么，剛才在車厢里跟他究竟說了些什么。她自己的脸色也不大好看！想到她这样滿腹愁腸孤零零坐在火車里面，乔治覺得很难受。

他紧紧釘在波辛尼的后面——一个高大魁梧的身体，一声不响，小心翼翼地左閃右閃——跟着他一直走进大雾里。这里面有事情，决不是什么开玩笑！可佩服的，他虽則很兴奋，却保持着头脑的冷靜，原因是除掉怜憫之外，他的猎奇天性已經被激发了。

波辛尼一直走上大街心——街上是密层层一片漆黑，五六步外就什么都望不見；四面八方傳来人声和口笛声，叫人一点辨不出方向；忽然間有些人影子緩緩地向他們身边冲过来；不时会看見一盞灯光，就象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大海上出現了一座隐約的島屿。

而波辛尼就这样急急忙忙地走进这片黑夜的不测深渊，而乔治也急急忙忙跟在他的后面。如果这个家伙打算把自己的脑袋撞在公共馬車下面，他一定奋力上前止着他！这个被猎逐的

家伙大踏步穿过街道，又大踏步走回来，并不象别人在这片黑暗中那样摸索前进，而是埋头向前直冲，就象他后面的忠心乔治在揮着鞭子赶他似的；乔治开始感覺到这样在一个被釘梢的人后面赶来赶去太别致、太有意思了。

可是这时候事情已經有了进一步发展，甚至于乔治事后想起来时，脑子里的印象仍旧很清晰。他有一次在雾里逼得停了下来，耳朵里听到波辛尼几句話，这才使他恍然大悟。索米斯太太在火車里面跟波辛尼講的什么話現在已經不再是一个謎了。从他那些喃喃自語中，乔治了解到索米斯对于一个变了心的、不愿同房的妻子已經行使了对于財产的最大的——最高权力。

他随意涉想着这是什么一种滋味，得到的印象很深刻；他能多少揣摩出波辛尼心头的剧烈苦痛，以及性欲上的混乱和震駭。他心里想，“对了，的确有点吃不消。难怪这个倒霉鬼要气得半神經了！”

他把他的追逐物一直追踪到特拉法尔加方場一只石獅子下面的長椅上，这只獅子是个丑怪的斯芬克斯，跟他們两个一样迷失在这黑暗的深渊里。波辛尼一声不响，呆若木鷄坐着，乔治耐心耐气站在后面，耐心中还夹有一点古怪的友爱。他这人并不是不懂得分寸——礼貌他是懂得的，所以不容許自己插入这出悲剧；他等待着，跟他头上的獅子一样不做声，皮領子緊包着耳朵，把冻得通紅的两頰完全遮了起来，只露出一双眼睛，带着譏刺而怜憫的神气呆望着。許多做完一天生意回来、上俱乐部去的人不絕地打他們身边走过——他們的身形就象蚕茧一样裹上一层白雾，象鬼魂一样在眼前出現，又象鬼魂一样消失掉，后来連乔治也忍不住了，他的奎尔普式的幽默忽然冲破了自己的怜憫心，渴想拉住那些鬼的袖子說：

“喂，你們这些家伙！这种好戏不是天天看得見的！这儿的一个倒霉鬼，他的情妇剛才告訴他她丈夫做的一件好事；过来，过来！你們看，他受了刺激呢！”

他幻想看見那些鬼張开大嘴圍着这苦痛的情人；想到其中可能有一个体面的新結婚的鬼，由自己的甜蜜心情从而体会到一点波辛尼現在心里的滋味，于是咧开嘴笑了；他覺得自己能看見他的嘴越咧越大，而霧气就一直朝他嘴里灌。原来乔治满心瞧不起的就是这些中等阶級——尤其是結了婚的中等阶級——这是他这个阶級里面那些放浪不羈、講究义气的人最突出的地方。

可是連他也膩味起来了。他原来的打算并不是这样老等下去。

“反正，”他心里想，“这个家伙会对付得了的；这种事情在这个小城市里也并不是破天荒！”可是現在他的追逐物开始罵出些恶毒憤怒的話来。乔治一时冲动，碰了一下他的肩膀。

波辛尼猛的轉过身来。

“你是誰？你要什么？”

如果是在煤气灯的灯光下面，如果是在日常世界的光綫下面——在那个日常世界里，乔治是一个精明强干的行家——他就很可以沉得着气；可是在大霧里面，一切都显得阴森虛幻，而且没有一样东西具有福尔賽平时拿来和人世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实际价值；在这种时候，他不由得有点慌張起来；当他勉强使自己的眼光和这瘋子的眼光触上时，他心里說：

“我要是看見一个警察，就叫警察把他逮着；不能讓他这样到处乱闖。”

可是波辛尼没有等他回答，就大踏步走进霧里；乔治跟在后

面，可能离开得稍微远一点，但是更加下了决心把波辛尼跟到底。

"他不能这样走下去，"乔治想。"如果不是上帝有灵的話，他該早已被車子压死了。"他再不去轉警察的心思了，一个講究义气的人的神圣火焰重又在他心里燃燒起来了。

在一片更加濃密的黑暗里，波辛尼繼續向前赶去；可是他的追踪者看出这人在瘋狂之中还是有他的主意——他摆明是上西城去的。

"他眞的去找索米斯呢！"乔治心里說，这事使他覺得很有趣。有这样一个收获也不枉他这一場辛苦的追逐。他一直就不痛快自己的这位堂兄。

一輛过路馬車的車杠从他身边擦过，吓得他赶快跳开。他并不准备为了"海盗"或者任何人的緣故把性命送掉。大霧这时已經把一切都遮沒了，眼前只望得見那个被猎逐的人的身影和附近蒙矓月色一样的街灯，然而乔治带着自己遺傳的頑强性，仍旧追随上去。

接着，乔治根据一个馬路游蕩者的本能，发覺自己已經到了毕卡第里大街了。这里他閉着眼睛也走得了；現在已經不怕迷失方向，心情就松了下来，他重又想到波辛尼的苦痛。

这条长街給他这个老倫敦积累了无数的經驗；在一片污浊的、似是而非的愛情事件中，他的一个青年时期的記忆突然涌現出来。这个記忆現在还很新鮮，它把干草的香味、蒙矓的月色、夏季的迷人情調給他带进这片恶臭黑暗的倫敦霧气里来——这个記忆敍述着在某一个夜晚，当他正睡在草地上最黑暗的阴影中时，他从一个女子的嘴里偷听到原来他并不是这女子的唯一占有者。有这么一会儿，乔治覺得自己已經不是在毕卡第里大

街上走着，而是重又躺在那里；白楊树遮着月亮射出长长的影子，他就躺在影子里面，脸凑着那些着露的芬芳的青草。

他心里忽然起了一个念头，簡直想一把将“海盗”抱着，說“来吧，老弟。时間治疗一切。我們去喝杯酒解解悶吧！”

可是这时来了一声吆喝，吓得他退后两步。一部馬車从黑暗中卷了出来，又在黑暗中消失掉。突然間，乔治发現他失去了波辛尼的踪迹。他来来回回地跑，心里感到一种絕望的恐惧，这也就是濃霧卵翼下所养育着的那种阴森的恐惧。汗水从他的額上滲出来。他站着一动不动，使劲地在听。

“后来我就找不到他了，”当天晚上在紅籃子打彈子时乔治就这样告訴达尔第。

达尔第泰然自若地拈拈自己的黑胡须。他剛剛一杆子打了二十三点，最后是一記拉球沒有打中。“女的是誰呢？”他問。

乔治不慌不忙把这位名流的胖黃臉望望，两頰上和厚眼皮的四周隐隐浮出恶意的微笑。

“不行，不行，我的好人儿，”他心里想。“你我是不告訴的。”原来乔治和达尔第的踪迹虽然很密，他总覺得达尔第这人有点下流。

“哦，总是什么小情妇吧，”他說，一面在球杆上擦擦粉。

“情妇！”达尔第叫出来——他采用一种更加含蓄的神情。“我断定是我們的朋友索——”

“是嗎？”乔治簡短地說。“那嗎，他媽的，你搞錯了！”

他一杆子沒有击中。这下面他始終小心着不再提起这件事情；一直到将近十一点鐘时，一番“流連酒綠灯紅”之后——这是他自己的詩句——他把窗帘拉开，向街上望出去。昏沉沉的黑霧仅仅被紅籃子的灯光微微照开了一点，任何生人或者东西

都望不見。

“我总放心不下‘海盗’，”他說。“他也許現在还在霧里游蕩呢。除非他已經是死尸了，”他带着古怪的沮丧又添上一句。

“死尸！”达尔第說，那一次在里希蒙的失敗使他不由得火冒起来。“他一定醉了。十对一我跟你打賭！”

乔治轉身朝着他，神态十分可怕，一張大臉上带着一种忿怒的忧郁。

“住嘴！”他說。“我告訴你他是‘受了刺激’的！”

第 五 章

审 判

在开庭的那一天早晨，索米斯——他的案子排在第二——又只好不和伊琳見面就出門了：这样也好，因为他还拿不定主意要对她采取什么态度。

通知上要他十点半到庭，以防第一件案子（一件違約案）垮掉；可是第一件案子并沒有垮掉，双方都振振有辞；皇家法律顧問华特布克在这类涉訟上名气本来就大，这一次又給了他一个揚名的机会。和他对庭的是拉姆辯护士，另一位有名打違約官司的。这眞是一場大斗法。

一直快到中午休息的时間，庭上才宣布判决。所有的陪审員全都离开陪审席走掉，索米斯也出去找点吃的。他碰見詹姆士站在供应午餐的小酒柜那儿，长长的楼厢象一片曠野，詹姆士就象曠野上的一只提壶鳥，傴着身子在吃面前放的一块三明治和一杯雪利酒。父子两个站在一起，对着下面的中心大厅出神——空蕩的大厅里不时看見一些戴假发穿长袍的辯护士急匆匆地穿过去，偶尔看見一个老妇人或是一个穿破旧大衣的男子走过，带着恐惧的神色朝上望，另外还有两个人，看上去要比他們同一輩的人要勇敢些，坐在靠窗的空擋里在那里爭論。他們的

声音和一股象廢井似的气味从下面升上来，再加上楼厢上原有的气息，就形成一种和英国司法界密切結合在一起的气息，簡直就象一块精炼的干酪发出的一样。

沒有多久，詹姆士就向儿子开口了。

“你的案子几时开审？我想紧接着就开了。这个波辛尼如果說些不中听話，也不足为怪；我想他是实逼处此。官司打輸了，他就要破产呢。”他把三明治咬了一大口，又呷了一大口酒。“你母亲叫你和伊琳今天晚上去吃晚飯，”他說。

索米斯嘴边露出一絲冷笑，把自己父亲回看了一眼。一个人看見父子之間互視的眼光这样淡漠而且遮遮掩掩，决不会領会到两个人是那样心心相映，这也是可以原諒的。詹姆士把雪利酒一飲而尽。

“多少錢？”他問。

回到法庭上，索米斯立刻坐上他在前排的法定座位，就在自己的辯护士旁边。他偷偷地斜睨了一眼，看看詹姆士坐下沒有，这一眼誰都沒有覺察到。

詹姆士两手紧握伞柄，身子向后靠起，就坐在法律顧問后面那条长椅上出神；坐在这里，案子一完，他就可以立刻走出去。他認为波辛尼的行为无論从哪一方面說都是荒唐之极，可是他不愿意和波辛尼撞見，觉得这样会面很尴尬。

这座法庭恐怕是仅次于离婚庭的一个最受人欢迎的法律中心了；毁謗案、違約案以及其他商业訴訟案件都是在这里解决。因此，后排坐了有不少和法律无关的人，楼厢上还可以看見一两頂女帽。

詹姆士前面两排的座位逐漸被戴假发的辯护士坐满了；那些人都坐在那里用鉛笔記笔記、談心或者剔牙。可是不久皇家法

律顧問华特布克走了进来，綢袍的两只袖子象翅膀一样呼呼地响，一張紅紅的、干練的臉衬上两撇棕色的短上須；詹姆士的兴趣不久也就从那些司法界小人物移到这位皇家法律顧問身上来。詹姆士毫无保留地承認，这位大名鼎鼎的皇家法律顧問的派头簡直是一个十足的盘問証人的能手。

原来詹姆士虽說有多年的律师业务經驗，他和华特布克以前偏偏沒有会过面，而且和司法界中下层的許多福尔賽之流一样，他对一个盘問的能手非常景仰。看見华特布克以后，他两頰上的那些忧愁的长皺紋稍稍松了下来，尤其是他現在看出只有代表索米斯的辯护士是穿綢袍的。

皇家法律顧問华特布克用肘部支着身体，剛轉过身去和他的帮办律师談話，边沁法官本人就出現了——一个瘦瘦的相当委瑣的人，身体微傴，雪白的假发衬托出一張胡須剃得精光的臉。华特布克和庭上其余的人一样站起来，一直等到法官就座方才坐下。詹姆士只是稍微抬一抬身子；他坐着已經很舒服，而且本来不把边沁当做什么了不起，过去在柏姆莱·湯姆家里有两次吃晚飯，都坐的和他只隔一个座位。柏姆莱·湯姆，尽管那样走运，可是一个膿包。他的第一張状子就是詹姆士本人給他做的。他而且很兴奋，因为他剛才发現波辛尼幷沒有出庭。

"他这是什么意思呢？"詹姆士一直盘算着。

宣布开审了；皇家法律顧問华特布克推开文件，抖一抖肩膀把綢袍套好，然后眼睛扫了一个半圓周把四下的人环顧一下，就象一个走上板球場的击球手一样，站起来向庭上講話了。

所有的事实，他說，都是沒有爭辯的余地的，庭上只需要了解一下他的当事人和被告之間的来往信件就行了；被告是一个建筑师，这些信件都是关于房屋内部装修的。不过，他的私見認

为这封信只能有一个显明的解释。他于是把罗宾山造房子的經过以及实际花掉的建筑费用簡略地叙述一下——在他的口中这房子簡直被形容为一座王府——然后繼續說：

“我的当事人，索米斯·福尔賽先生是一位紳士，一个有产业的人；任何对他提出的要求，只要合法，他是决計不会拒絕的；可是在这座房屋的建筑上，他已經受到他的建筑师不少的累；正如庭上已經听到的，他在房屋上已經花了将近一万二千——一万二千鎊，这笔数目比他原来的預計要超出許多，因此，为了正义起見——这一点我覺得非常重要——为了正义，并且为了維护其他人的利益起見，他覺得有必要提出这次控訴。被告提出的辯护理由是絲毫不值得考慮的，这一点要請庭上注意。”接着他把那封信讀了一遍。

他的当事人，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現在准备出庭作証，宣誓表示他从来沒有給予被告，也从来沒有想到給予被告以超出一万二千零五十鎊一笔最大款項的权限，这是他明白規定了的；为了不再浪費庭上时間起見，他現在就請福尔賽先生出庭作証。

索米斯接着走上审訊厢。他的整个外表都非常之鎮定。蒼白的臉上，胡子剃得精光，眉心一条縫，嘴唇閉攏，神情傲慢得恰如其分；衣服整洁，可是并不显眼，一只手戴了手套，看上去很整齐，另一只手沒有戴。回答陪审官发問时的声音稍微低一点，可是十分清晰。在审訊之下，他提出的証明听上去象有点諱莫如深的味道。

“他不是提到‘全权作主’这个字眼嗎？”

“沒有。”

“这是什么說法！”

他用的字眼是“根据这封信的条件全权作主。”

“他認为这是英国話嗎？”

“是英国話！”

“他这样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意思！”

“他难道不認为这句話是自相矛盾嗎？”

“不矛盾。”

“他是一个愛尔兰人吧？”[①]

“不是。”

“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嗎？”

“是的！”

“然而他坚决認为可以这样說嗎？”

“可以。”

在这一串以及其他許多的訊問当中——問来問去总是回到那个“很微妙”的一点上来——詹姆士自始至終都坐在那里，手放在耳朵边用心听着，眼睛紧盯着自己儿子。

他为他感到驕傲！他不由而然感覚到，在同样的处境，他自己就忍不住要多回答几句，可是他从心里告訴自己这种諱莫如深的派头正是最恰当沒有了。可是，当索米斯緩緩轉过身，神色不改地走下审訊厢时，他却如釋重負地叹了一口气。

現在輪到波辛尼的辯护士向法官申辯了；詹姆士加倍凝神起来；他在法庭里再三搜寻，看看波辛尼是不是在哪儿躲着。

小姜克利开始时相当慌張；波辛尼沒有到庭使他的处境很是尷尬。因此他竭力把波辛尼不出庭这件事說得对于自己有利。

他非常之担心——他說——他的当事人已經出了事情。他

① 謂专講自相抵触的話。

满指望波辛尼先生出庭对質的；今天早上派人到他的事务所和他的家里找他（他明知道事务所就是家，但是覺得还是不說为妙），可是哪儿也找不到；这个征兆他認为非常不妙，因为他知道波辛尼先生急于要出庭对質的。不过，他的当事人并沒有委托他申請延期，既然沒有这种委托，他的职責就只有前来出庭。他有把握說，而且他的当事人，如果不是因为了某些不幸的原因不能出庭，也会支持他的看法，就是象“全权作主”这种名詞是不能用什么附加語加以限制、拘束或者取消的。不但如此，他还要进一步指出，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不管福尔賽先生在供詞中怎样說法，他对自己建筑师指定的或者执行的工程，事实上从来沒有想到加以否認。肯定說，被告就沒有料到福尔賽先生会加以否認，如果料到的話，他就决計不会，如他在信上表示的，从事于这項工程。这是一項极其精細的工程，眞是小心翼翼，慘淡經营，所以如此，全为了迎合和满足福尔賽先生的苛求，因为他是个賞鉴家，同时又富有——一个有产业的人。他，姜克利自己，对这一点非常憤激，而且由于憤激，他的言詞可能过于偏激，就是这件控訴案是最最不合情理，最叫人意想不到，簡直是史无前例的。他为了职务关系，曾經亲自去看过那所漂亮房子，如果庭上也有机会去亲自勘察一下，看看他的当事人設計的那些精致的美丽的屋内装修，敢說庭上决不会容忍这种逃避法律責任的大胆企图，这样說一点不过火。

他拿起索米斯通信的抄件，輕描淡写地提到“波瓦卢控訴白拉斯地德水泥公司”的案子。“很难說，”他說，“这件案子的判决是根据什么；总之，我認为，这对于我和我的对方都同样可以援引得上。”他接着就那个“很微妙”的論点詳詳細細駁了一通。不管怎样曲意解釋，他認为福尔賽先生这句話本身就是无效的。

他的当事人并非富有，这件事情对他的关系非常之大；他是个很有才气的建筑师，他在建筑界的声名，这一来，显然要受到影响。他在結束时并且向法官呼吁——有点近于說情——要他做一个艺术爱好者，保护艺术家們，不讓他們受到資本家有时候的——他說有时候——殘酷的剝削。“如果有产业的人全象这位福尔賽先生，”他說，“可以随便拒絕負担，并且听其拒絕負担他們在契約上应履行的責任，艺术家还有什么保障嗎？”……現在如果他的当事人最后能赶来出庭的話，就請他出来作証。

庭丁把菲力普·拜因斯·波辛尼的名字叫了三遍，那声音带着异样的忧郁在法庭和迴廊上回响着。

这样把波辛尼的名字叫出来，而且不見有人答应，給予詹姆士一种古怪的感觉：就象在街上叫喚自己失踪的小狗似的。这人失踪了，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毛骨悚然，在他的舒适感和安全感——他坐得很舒服——上面划了两下。虽則他說不出所以然，但是覚得很不好受。

这时他看看鐘，两点三刻！再过一刻鐘就完了。这个小子。一直到边沁法官宣布判决的时候，詹姆士紛扰的心情方才平复下来。

那位飽学的法官，站在使他和一班比較平常的人隔絕的木台后面，身子向前傴着。电灯剛巧点在他的头上，灯光照上他的臉，把他雪白假发下面的臉烘上一层深橘黄色；寬大的罩袍看上去显得特别大；他的整个身材，由于法庭上光綫相当黯淡，照耀得就象庄严神圣的神象似的。他清一清嗓子，喝一点水，把一枝鵝毛笔的笔尖在桌上按断了，然后两只骨瘦如柴的手抄在前面，开口了。

在詹姆士的眼睛里，边沁法官忽然变得特别大了，比詹姆士

平日所能想象到的还要大得多。这是法律的尊严；然而在圆白光里，还可以发掘出一个在日常生活中，頂着华尔特·边沁爵士头衔走动的平平常常的福尔賽；如果一个和詹姆士那样实际性格差得很远的人，碰巧看不出这一点来，还可以說得过去些。

边沁法官宣讀下面的判詞：

"本案的事实是无可爭辯的。在本年五月十五日被告給原告去信，要求原告在原告房屋的內部装修上給予'全权作主'，否則即解除合同关系。原告于五月十七日答复如下：'現在根据你的要求，由你"全权作主"，但要跟你說明在先，就是房子完全装修好，交割的时候，全部費用，包括你的酬金在內（这是我們談好的），不能超过一万二千鎊。'被告在五月十八日答复这封信：'如果你以为我在屋內装修这种精細工作上会受到你錢数的約束，恐怕你想錯了。'五月十九日原告去信如下：'我的意思并不是說，我信中說的数目你超出十鎊二十鎊甚至于五十鎊的話，会在我們之間成为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可以根据这封信的条件"全权作主"，我并且希望你能勉力完成屋內的装修。'五月二十日被告簡短答复說：'行'。

"在完成上述装修时，被告拖欠和花費的款項使全部費用达到一万二千四百鎊，此項費用已俱由原告付清。原告此次提起訴訟在于要求被告賠偿其超出一万二千〇五十鎊之外的三百五十鎊；据原告声称，根据双方通信，全部費用以一万二千零五十鎊为最高額，在此数目之外，被告即无权支付。

"目前需要本法官决定的問題是被告应否賠偿原告这笔款項。在本法官看来，是应当賠偿的。

"原告在信中实际上等于說：'在屋內装修上可以由你"全权作主"，如果你在全部費用上不超过一万二千鎊，你至多只能超

过五十鎊，否则你就不是受我的委托，我就要你賠償。'我不大明白，如果原告根据被告的合同，拒絕償付，根据当时的情况，会不会如愿以償；但是他沒有采取上述步驟。他償付了，又根据被告合同上的条件向被告提出賠償。

"在本法官看来，原告是有权要求被告賠償上述款項的。

"有人为被告辯护，企图証明双方通信并未限制或意图限制建筑費用。如果是这样的話，原告就沒有理由在信上提到一万二千鎊，嗣后又提到五十鎊的数字。被告的論点如果成立，这些数字便将毫无意义。在我看来，根据被告五月二十日的去信，他显然已經同意对方一个明显的建議，因此他必須遵守建議中的条件。

"根据以上理由，我判决被告賠償上述款項，并負担訟費。"

詹姆士叹了一口气，弯下腰把伞拾起来，伞是在法官那句"在信上提到"时卜篤一声掉下去的。

他分开两条长腿，迅速走出法庭，也不等待儿子，搶上一部馬車（这天下午天阴，沒有霧），一直就到了悌摩西家里，碰見斯悅辛也在那里；他把全部审判經过講給斯悅辛、史木尔太太和海絲特姑太听，同时吃了两块甜餅，偶尔一面吃，一面講。

"索米斯应付得很好，"他最后說；"头脑非常鎮靜。老乔里恩可不乐意这件事。对于那个小波辛尼这簡直糟糕；敢說他要破产了。"他有这么半天不說話，心神不宁地盯着火爐望，接着又說：

"他不在那里——这是为什么？"

来了一陣脚步声。客厅后面出現一个胖子，一張极端健康的深紅色的臉，他抬起的一只手，被黑色的燕尾服衬出一只食指。

"哎，詹姆士，"他說；"我沒法——沒法停下来。"就轉身走了出去。

这就是悌摩西。

詹姆士从椅子上站起来。"是啊！"他說；"是啊！我早知道事情不——"他把話咽住，不声不响，瞪着眼睛望，就象是剛才看見什么不祥之兆似的。

第六章

索米斯吐露出来

离开法庭之后，索米斯并不直接回家。他从心里不想到城里去；在胜利之余，他感到需要同情，因此不知不觉地也向灣水路的悌摩西家走来，可是走得很慢。

他父亲剛才离开；史木尔太太和海絲特姑太，已經获悉全部事实，都热烈地向他致賀。出庭这么长久，敢說他一定餓了。斯密沙儿得給他烤些甜餅来，他的父亲把甜餅全吃光了。他应当把腿擱在长沙发上；还应当来一杯李子白兰地。最能提神的。

斯悅辛还沒有走，已經比他平时耽擱得久了，原因是他自己需要运动运动。听到这句話时，他“呸”了一声。年輕人眞是越来越嬌慣了！他自己肝脏就不好，一想到除掉他以外还有人有資格喝梅子白兰地，簡直使他受不了。

他立刻起身离开，一面向索米斯說：“你妻子好嗎？你告訴她我說的，如果她覚得悶气，可以上我家里来和我一起安靜地吃頓晚飯，我准給她上好的香檳喝，平时她决計喝不到。”他盯着比他矮的索米斯看，一面勒紧自己又粗又肥又黃的拳头，就象是要把这个藐小的家伙一下勒死似的，随即挺起胸脯，緩步搖了出去。

史木尔太太和海絲特姑太都覚得駭然。斯悅辛这个人太可

笑了！

她們心里都渴想問索米斯，伊琳听到这个判决会是怎样情形，可是她們知道决計不能問；他也許会自动談一点出来，在这个問題上透露一点消息，这問題是眼前她們生活中最最迫切的問題，可是由于必得保持緘默的緣故，簡直使她們比受刑罰还要难受；而且現在連悌摩西也知道了，这对于悌摩西的健康影响很坏，簡直可怕。还有琼，她怎么办呢？这也是一件頂令人兴奋，但是同样不能碰的問題啊！

她們永远忘記不了老乔里恩那一次的拜訪，自从那次之后，他一次也沒有来看望过她們；她們永远忘記不了那次拜訪給所有在座的人那种不約而同的感覚，就是福尔賽家已經今非昔比——福尔賽家已經开始分裂了。

可是索米斯一点不帮忙，他蹺着大腿坐着，談論着那些巴比松派① 的画家，这是他新发現的，这些人都要上来，他說：敢說在他們身上一定可以捞上一大笔錢；他注意到一个叫柯罗② 的人两張画，眞不坏；如果价錢不大的話，他一准买下——他認为有一天这些画一定会卖上很大的价錢。

史木尔太太和海絲特姑太沒法子，只好对他的談話表示兴趣，可是这样被他支开去，实在不大甘心。

有意思——眞有意思——而且索米斯眞是聰明，她們有把握說，这些画如果能够賺錢的話，他一定不会比别人差；可是現在官司贏了，他現在有什么打算呢；还是立刻离开倫敦，住到乡下去，还是打算什么别的？

① 巴比松派——十九世紀法国繪画的一派，巴比松是巴黎郊外的一个村落，风景很好，青年画家多来此写生，遂成一派。

② 柯罗（1796—1875）——法国风景画家巴比松派之一，有抒情詩画家之称。

索米斯回答說，他也不知道，他覺得不久总要搬家了。他站起来，吻了两位姑母。

裘丽姑太一受到这个离开的表示，立刻神色大变，就象被一股可怕的勇气侵襲上一样；她臉上每一撮老肉都象是要从一个无形的拘謹的面具里逃出来似的。

她的中人以上身材現在整个站了起来，說道："亲爱的，这件事在我脑子里好久了，如果別的人沒有跟你說过，我打定主意——"

海絲特姑太打断她："記着，裘丽，你自己做的事——"她透了口气——"你自己負責！"

史木尔太太就象沒有听見似的繼續說下去："我覺得你应当知道，亲爱的，就是馬坎德太太看見伊琳和波辛尼先生在里希蒙公园里一起散步。"

海絲特姑太，本来已經站起来，重又倒进椅子里，把臉背开去。裘丽眞是太——她——海絲特姑太还在房間里的时候，这种話就不应当說；她喘着气，怀着期望，等待看索米斯怎样回答。

他臉紅了，跟他平时一样，紅得非常特別，总是集中在两眼之間；他抬起手，就象是选擇了一个指头一样，細細咬着指甲；后来把指甲从紧閉的嘴唇中間取出来，說道："馬坎德太太是条毒蛇！"

他不等哪一个回答，就走出屋子。

他上悌摩西家去的时候，已經打定主意回到家里时采取什么步驟。他預备上楼找到伊琳，跟她說：

"官司是打胜了，这事就算完結！我幷不打算跟波辛尼过不去；看看能不能跟他之間談好一种付款办法，我不逼他的。現在旧事都別提了！我們把这房子租出去，离开这个烏烟瘴气的倫

敦罢。立刻就上罗宾山去。我——我从来沒有打算懲过你！来，拉拉手——以后——”也許她就会讓他吻她，过去的一切就会忘記了！

当他从悌摩西家里出来的时候，他的心理可不象剛才那样簡单了。几个月来悶在心里的嫉妒和疑忌，現在冒出火焰来了。这类勾当非要斬草除根不可，他决不允許她汚辱他的好名好姓！如果她不能爱他，或者不愿意爱他——这是她的責任，也是他的权利——她总不应該和另外一个人开他的玩笑！他要責备她，威胁和她离婚！这一来，她就会檢点起来；她决不敢接受这个，可是——可是——如果她接受呢，怎么办？他踟躕起来；这一点他可沒有想到。

如果她接受，怎么办？如果她向他說了私心話，怎么办？那样的話，他又怎么处？只得提出离婚！

离婚！这样的逼近，两个字簡直使他渾身都麻了，和以前所有指导他生活的原則都完全不相符合了。这里的不妥协性把他吓坏了；他覺得自己就象个船主，走到船舷边，亲手把他最宝貴的貨色扔到海里去。这种亲手把自己的財产扔在水里的行为在索米斯看来似乎很愚蠢；破坏他的职业。他得把罗宾山的房子卖掉，而他在这房子上却花了那么多的錢，操了那么多的心——而且还得賠本。还有她！她将不再属于他了，連索米斯太太的名字都不用了！她将在他的生活中消失掉——他将永远不能再看見她！

他坐在馬車里，把整整一条街都走完了，可是脑子里沒有想到别的，尽在想将要永远不能再看見她！

可是也許她并沒有什么私心話要說呢，直到現在，很可能并沒有什么私心話。这样把事情搞得这么大，是不是太傻呢？說不

定要逼得自己非說話算話不可，是不是太傻了？这个案子的結果会使波辛尼身敗名裂？一个身敗名裂的人是不顧一切的，可是——他有什么办法呢？他也許上海外去，一个身敗名裂的人，总是到海外去的。沒有錢，他們又有什么办法呢——如果眞是"他們"的話？还是等一下，看看苗头再說。如果必要的話，他可以雇人监視她。他的嫉妒心又使他痛苦起来（簡直象牙痛发作一样）；他几乎要哭出来。可是他非得決定不可，在到家之前，決定一个行动步驟。当馬車在門口停下时，他什么也沒有決定下来。

他进門时，臉色蒼白，两只手湿濡濡的全是汗，心里又怕碰見她，又渴想碰見她，全沒有想到自己应当說什么，或者做什么。

女仆貝儿生正在穿堂里；当他問她"太太哪里去了"时，她告訴他福尔賽太太在将近中午的时候出去了，带了一只箱子和一只皮包。

他从女仆手里把自己皮大衣的袖子夺回来，就气汹汹的問着她：

"什么？"他大声說；"你說的什么？"忽然想起自己不应当叫女仆看見他这样激动，就接下去說："她留下什么話呢？"这时他看見女仆惊异的眼光，心里一吓。

"福尔賽太太沒有留話，老爷。"

"沒有留話；很好，謝謝你，这就行了。我今天出去吃晚飯。"

女仆往楼下去了，剩下他一个人，仍旧穿着皮大衣，沒精打采地翻阅瓷碗里的名片；瓷碗就放在穿堂里放地毯的雕花橡木柜上面。

巴兰姆先生太太　　　　席普第末斯・史木尔太太
拜因斯太太　　　　　　所罗門・桑握西先生
拜里斯勛爵夫人　　　　赫明・拜里斯小姐

维尼佛里德·拜里斯小姐　　　　爱拉·拜里斯小姐

来这么多的人算是什么？他好象把所有熟悉的事情都忘記了。那些話："沒有留話——一只箱子，一只皮包"在他脑子里忽隐忽現。他簡直信不了她沒有留話；虽則皮大衣还穿在身上，他两級一跨上了楼，就象一个新婚的青年人回到家里，赶到楼上妻子的房間去似的。

房內一切都非常整洁，收拾得井井有条。鋪着淡紫色的鴨絨綢被，放着她放睡衣的口袋，是她亲自做的而且綉了花的；床脚下放着她的拖鞋，連被单靠床头的地方都掀了开来，好象在等待她。

妆台上放着鑲銀的刷子和瓶子，是他送給她的禮物。看上去准是搞錯了。她带走了什么皮包呢？他走到撳鈴前面打算把貝儿生叫进来。可是临时想起自己得装作知道伊琳上哪儿去的，把一切都看得很自然，自己去揣摩这事的意义。

他鎖上門，想要动脑筋，可是覺得脑子直打轉；忽然眼泪在他眼眶里流了出来。

他匆匆脫下皮大衣，看看鏡子里的自己。

他的臉色太蒼白了，整个臉上都罩上一层灰色；他倒点水，使劲地洗起臉来。

她的鑲銀刷子微微聞得出她用来搽头发的香水味，被这香味一引，一股妒意又从他心里燃燒起来。

他勉强穿上皮大衣，下了楼到了街上。

不过，他总算神志清醒，当他向史龙街走去的时候，他給自己已經編了一套話，預备在波辛尼家里找不到她的时候說。可是如果找到她时怎么办？他尽管会拿主意，这一来可不行了；走到那幢房子时，他就不知道如果找到她在这里，自己应当怎么办。

現在已經过了办公时間，临街的大門已經关上；那个开門的女人也說不出波辛尼先生在里面还是不在里面；那一天就沒有看見他；有两三天沒有看見他；她現在不管他的事情了，誰也不管他的事情，他——

索米斯打断她，他自己上去看看；上楼的时候，他显出一張坚决而慘白的脸。

頂上面一层沒有灯光，門关着，按鈴沒有人答应，听不見一点声音。他只好下楼来，裹着皮大衣还在打抖，心里冰凉。他叫了一部馬車，告訴赶車的上公园巷。

路上他竭力回忆几时給她最后的一張支票的；她身边頂多只有三四镑錢，可是还有那些首飾，他心里一陣剧烈的难受，想起这些首飾可以变卖很大的一笔錢；足够他們上国外去；足够他們过好几年！他想計算一下；馬車停下来，他沒有計算好就跳下馬車。

管家問他索米斯太太是不是在馬車里，老爷告訴他，他們夫妇要来吃飯的。

索米斯回說："不在，福尔賽太太有点伤风。"

管家表示遺憾。

索米斯覚得管家望着他的样子有点蹊蹺，想起自己沒有穿晚礼服，就問："有人来吃飯嗎，瓦姆生？"

"沒有，只有达尔第先生和太太，少爷。"

这时索米斯又覚得管家稀奇地望着他，他沉不着气了。

"你望的什么？"他說，"我有什么事情，呃？"

管家脸紅了，把皮大衣挂上，嘴里唧噥了几句，听上去好象是："沒有，少爷，沒有，少爷，"就溜之大吉。

索米斯上了楼，經过客厅时，連看也不看一下，一直走进他

父亲和母亲的卧室。

詹姆士侧面站着，穿着衬衫和晚礼服背心，弯弯的瘦长身材显得特别突出；他低着头，白領結的一头斜睨着两撇长白上須的一角，嘟着嘴唇在給他妻子鈎上內衣上部的鈎子。索米斯停下来；覺得一口气咽着，不知道是上楼太快，还是别的緣故。他——他自己从沒有——从来就沒有要他这样——

他听見他父亲的声音，就象嘴里含了一根針似的，說："是哪个？哪个在这里？什么事情？"接着是她母亲說："来，菲丽絲，来把这个鈎上，你老爷再也弄不好的。"

索米斯一只手按着喉嚨，嗄声說：

"是我——索米斯——。"

他听見爱米丽詫异而亲热的声音，心里一陣感激："哦，乖儿子？"和詹姆士放下鈎子說："什么，索米斯！你上来做什么？你不舒服嗎？"

他机械地回答："我好好的，"看看这老俩口儿，好象沒法把事情說了出来。

詹姆士很快就惊慌起来："你脸色不好看，"他說。"恐怕着了凉了——肝脏的毛病，沒有說的，你母亲給你点——"

可是爱米丽安静地插进来："你把伊琳带来沒有？"

索米斯搖搖头。

"沒有，"他吞吞吐吐說："她——她离开我了！"

爱米丽本来站在鏡子前面，这时轉过身子。当她向索米斯跑过来时，她的高大身材失去了原有的庄严，变得非常仁慈了。

"乖儿子！我的乖儿子！"

她用嘴唇貼着他的前額，輕拍着他的手。

詹姆士也轉过身来，正面望着儿子；一張脸显得老些了。

"离开你嗎?"他說,"你是什么意思——离开你?你从来沒有告訴过我她打算离开你?"

索米斯悻悻地回答:"我怎么能說?怎么办呢?"

詹姆士开始来回走起来;因为沒有穿上衣,样子很怪,象只长頸鳥。"怎么办呢!"他咕噜着。"我怎么会知道怎么办?問我有什么用?什么事情都不告訴我,現在又跑来問我怎么办;我眞不知道应当跟他們講些什么!这是你母亲,她就站在这里,她什么話也不說。我要說你現在应当做的就是釘着她。"

索米斯笑了;他那种古怪的傲慢的笑容再沒有比現在看上去更加可怜了。

"我不知道她上哪儿去了,"他說。

"不知道她上哪儿去了!"詹姆士說。"你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她上哪儿去了?你想她会上哪儿去呢?她是去找那个小波辛尼去了,她就是上那儿去的。我早知道会这样的。"

大家都好久不做声;这时索米斯重又觉得他母亲按他的手;一切的經过就象在睡梦中过去一样;他自己的思索或者行动能力已經不灵了。

他父亲一付苦脸,涨得紅紅的,好象要哭出来,說的話就象是从自己抽搐的灵魂里拉了出来一样。

"这非出丑不可;我一直这样說的。"接着,看見他們不答話:"你怎么办,你跟你的母亲?"

爱米丽的声音沉着中含有輕蔑:"好了,詹姆士!索米斯会想办法,总会想的。"

詹姆士眼睛瞪着地板,断断續續地說:"呃,我是帮不了忙了;我老了。不要操之过急,孩子。"

又是他母亲的声音:"索米斯会想尽方法把她找回来。我們

不要談起。事情总会挽回的，我敢說。”

又是詹姆士：“呃，我就看不出怎样能够挽回。如果她还沒有跟小波辛尼私奔的話，你不要理她，釘着她，把她拖回来，这是我的忠告。”

索米斯重又覺得母亲拍拍他的手，表示她也同意；索米斯就象重复什么神圣的宣誓一样，在牙齿縫里咕嚕了一声：“一定！”

三个人一同下楼到了客厅里；三个女孩子和达尔第都在；如果伊琳也来的話，一家人就团圓了。

詹姆士坐进圈椅，除掉和达尔第冷冷寒喧一句之外，在开晚飯之前，一句話都沒有說；达尔第他是又瞧不起又害怕，这个人好象永远都差錢似的。索米斯也不做声；只有爱米丽这个冷静勇敢的女人始終和維妮佛梨德談些瑣碎的事情。她在态度上和談話中从沒有象今天晚上这样鎮定过。

伊琳出走的事既然決定不說出来，詹姆士家其他的人，对于应当采取什么步驟当然无从发表意見；可是后来鬧出了一連串的事情，福尔賽族中的人，除了个别的例外，談起这些事情时的口气，毫无疑問都是贊成詹姆士的忠告的：“你不要理她；釘着她，把她拖回来！”不但在公园巷如此，便是在尼古拉一房，罗杰的一房，和悌摩西家里也是如此。便是那些布滿倫敦的更大的福尔賽阶层，談起时也会一样贊成，不过由于不知道事情經过，沒法参加意見罢了。

因此，尽管爱米丽竭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瓦姆生和其他的仆人侍候的那一頓晚飯差不多是在沉默中吃的。达尔第生着悶气，有酒就喝；女孩子們很少相互談話。詹姆士有一次問到琼現在在哪里，这些时怎么消遣的。沒有人能告訴他什么。他又阴沉下来。只在維妮佛梨德告訴他小蒲柏里斯把自己的一个坏辨

士給一个乞丐的时候，他才高兴起来。

“哈！”他說，“这才是个聪明小东西。这样下去，眞是未可限量呢。我說他是个有头脑的小东西！”可是这样只有一会儿。

在电灯光下面，一样菜庄严地接着一样菜送上来，灯光射在餐桌上，可是只能勉强照到墙上主要的装飾上；一張所謂竇納的海景，画的全是桅索和快要淹死的人。香檳酒送了上来，接着又是一瓶詹姆士的有名陈酒，可是就象一只冰冷的鬼手送上来一样。

索米斯十点鐘的时候离开，两次有人問到伊琳，两次他都推說她身体不好；他覺得已經不大能掩飾自己了。他母亲給了他一个又大又温柔的亲吻，他按一按母亲的手，頰上漲得飞紅。他在冷风中走了，风声在街道轉角上凄凉地呼嘯着，空气清徹，天色灰青，滿天的星；它們冷冷地招呼他，脚下蜷縮的篠悬木叶子簌簌作响，倒垃圾的女人穿着襤褸的皮大衣匆促走过，街角上的流浪汉冻僵着一付臉，这些他全不覺得。冬天到了！可是索米斯在急急忙忙赶到家时，全然不感覺到；他从門背面金絲籠里取出最后一批从門縫里塞进来的信件，两只手顫抖着。

沒有伊琳的来信。

他进了餐室，火燒得很旺，他常坐的椅子靠近火，拖鞋好好放着，酒瓶和雕花的香烟盒放在桌上；可是他向这些东西凝視了一两分鐘之后，就熄灯上楼。在他的更衣室里，火也点着，可是伊琳的房間却又黑又冷。索米斯走进伊琳的房間。

他拿些蜡烛把屋子点得通亮，有好久好久都在床和房門之間来回不停走着。他簡直不能使自己相信她已經眞的离开他了，他开始把衣柜和抽屜一个一个打开来，就象到今天还不能理解他結婚生活的这个謎，想在里面找到什么綫索，什么理由，什么

眞相似的。

她的衣服都在——他一直都喜欢而且坚持要她穿得講究——只带走了几件衣服；至多两三件，一个个抽屜翻过来，满是些麻紗和絲綢的內衣，一点沒有动。

也許她只是一时的冲动，上海边去过几天，換換空气。如果是那样的話，她眞正能够回来，他决不再做象前天短命的夜里那样的事，决不再冒那个險——虽則这是她的責任，她做妻子的責任；尽管她是属于他的——他决不再冒这个險；她显然神經还不太正常。

他弯下腰去开她藏首飾的抽屜，抽屜并沒有鎖着，一拉就开；首飾盒的鑰匙就在上面。这使他很詫异，接着想到一定是个空盒子。他把盒子打开。

完全不是空盒子。所有他給她的首飾，連她用的那只表在內，都在盒子里，分放在絲絲絨的小格子中間；在放表的格子里塞了一个叠成三角形的小紙条，写着“索米斯·福尔賽，”是伊琳的笔迹。

“你和你家里人給我的东西我都沒有拿。”就这一句話。

他望望那些鉆石和珍珠的别針和鐲子，望望那只用藍宝石鑲了一顆大鉆石的薄金表，望望那些項圈和戒指，每一样都安放在一个小窩里；他的眼泪涌了出来，滴在那些首飾上面。

她所能做的，她过去所做的一切，沒有比这件事更使他領会到她这次行动的眞正意义了。至少，在当时，他几乎已經了解到一切所能了解到的——了解到她鄙視他，多年来都鄙視他，事实上他們就象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人一样，他絕对沒有希望，而且从来就沒有过；甚至于了解到她也很痛苦——应当可怜她。

在这一剎那的情感流露間，他背叛了自己的福尔賽性格——

忘記了自己，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財产——几乎什么事都敢做；已經上升到无私和脱离实际的純洁高度了。

这一刹那的情感很快就过去。

那些眼泪就好象把他的懦弱洗去一样，他直起身子，把首飾盒鎖上，緩慢地，几乎有点抖，把首飾盒带到自己房間里去。

第七章

琼的胜利

琼一直都在等待她的机会，从早到晚都查着議会大事录那些枯燥无味的专栏，那种孜孜不倦的精神使老乔里恩开头覺得甚为詫异；等到她机会到时，她非常之果敢而且坚决地采取了行动。

那天早晨，她終于在可靠的泰晤士报开审案件栏里十三庭边沁法官下面，看到福尔賽控訴波辛尼案的字样；这是她永远忘記不了的一天。

就象一个賭徒一样，她早已准备好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放在这次的孤注一擲上；在她的性格里，失敗是断断受不了的。她怎么会知道波辛尼在这場官司上招架不住，誰也沒法說，要么是一个在恋爱中的女子有一种本能会知道——可是她就依靠这种假設安排下自己的步驟，就象是絕对有把握一样。

十一点半的时候，我們看見她在十三法庭的楼厢上探望着，一直到福尔賽控訴波辛尼案件审訊完毕。波辛尼沒有出場并不使她焦心；她本能地覺得波辛尼不会为自己辯护。判决終了时，她急忙下楼，叫了一部馬車就上他的寓所来。

她走进敞开的大門和下面三层的写字間时，一直沒有引起

外人的注意；一直到达頂层的时候，她的困难方才开始。

拉鈴沒有人答应；这时候她得决定，还是下楼叫底层看房子的人上来开門放她进去，等波辛尼先生回来，还是耐心地在房門外面守候着，那就要当心不要被别人上来瞧見。她决定采取后面一个步驟。

一刻鐘过去，她始終站在楼梯口挨着冻守望着，后来她忽然想起波辛尼习惯把房門的鑰匙放在門毯下面的。她翻开一看，果然就在下面。有这么一会儿，她决定不了要不要就拿鑰匙开門；終于她开了門进去，把門敞开着，这时候如果有人走来的話，就会看出她是有事情来的。

琼和五个月前来拜訪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了；那时候她发着抖；几个月来的痛苦和克制使她变得已經不是从前那样的敏感了；这次拜訪她已經考虑了好久，而且計划得那样周密，所有的威胁事前老早置之度外了。这一次跑来，她决計不能失敗，如果失敗的話，任何人都无能为力了。

就象母兽守护自己的幼儿一样，琼的弱小而活潑的身体在屋子里从来就沒有靜止过；她从这边墙壁望到那边墙壁，从窗口望到門口，一会儿碰碰这个，一会儿碰碰那个。到处都是灰，屋内总有几个月沒有打扫过了。任何足以鼓动她的希望的事情，她都很快就能看出来，这种情形說明波辛尼为了节省开支，已經逼得把佣人辞退了。

她看看他的臥室，床上草草理了一下，就象是一个男人鋪的。她竪着耳朵听，一下子冲进臥室，把衣橱打开。几件衬衫，几条領带，一双污垢的皮鞋——室内連衣服都少得可怜。

她悄悄回到起坐間里，这时她才注意到他平日珍爱的那些小物件全不見了。一架原来是他母亲用的鐘，长沙发上挂的望

远鏡；两張眞正宝貴的早期印的哈罗风景，是他父亲当年上学的地方，末了还有她自己送給他的那件日本陶器，也是他欢喜的。这些全不見了；沒想到这个世界会对他这样殘忍，她的正义感不由得怒燃起来，可是虽則如此，这些东西不見了却快乐地預示她的計划的成功。

就在望着那件日本陶器原来放着的地方时，她有了一种古怪的感覺，肯定有人在望着她；她轉过身来，看見伊琳站在門口。

两个人默默相覰了一会儿；后来琼向伊琳走去，伸出手来伊琳沒有握。

琼看見她拒絕握手，就把手放在自己背后；眼睛里漸漸露出憤怒；她等待伊琳先开口；在这样等着的时候，她带着莫名的怒气，包括妒忌、疑虑和好奇心，把她朋友的面貌、衣服和身材全都仔細看在眼里。

伊琳穿的那件长灰皮大衣；头上的旅行帽在前額上留出一片金黃的鬈发。寬大而柔軟的皮大衣把她一張臉衬得就象个孩儿臉一样。

伊琳的臉頰和琼的臉頰不同，一点不紅，而是慘白，并且好象冻得很厉害。眼睛四周一道道黑圈子。一只手里拿着一束紫罗兰。

她眼睛回看着琼，唇边不露一点笑意，琼被这双深褐的大眼睛盯着她看，尽管又惊又怒，重又感到一点她往日的魅力来。

終于琼开口了。

“你来做什么？”可是这一間也象在問自己，接着又說：“这場糟糕的官司。我来告訴他的——他打輸了。”

伊琳沒有說話，眼睛始終盯着琼的臉看，琼叫了出来：

“你站在那儿就象石头做的呢！”

伊琳大笑："我但愿如此！"

可是琼轉过身去："住嘴！"她叫，"不要告訴我！我不要听見！我不要听你来做什么。我不要听見！"接着象一个不安的灵魂一样，迅疾地来回走起来。突然又說：

"我先来的。我們两个人不能在一起！"

伊琳脸上浮出一点微笑，象一刹的火花就熄灭了。她并沒有移动一步。琼这时才看出；这个温柔的石头人已經一切置之度外，而且是抱了极大的决心来的；这种决心什么也阻擋不了，而且很可怕。她把帽子除掉，双手按着額头，把額前一大片头发朝后掠开。

"你沒有資格在这里！"琼狠狠地說。

伊琳回答："我在哪儿也沒有資格——"

"你是什么意思？"

"我已經离开索米斯。你一直都劝我的！"

琼两只手把耳朵堵起。

"不要講！我什么話都不要听——什么事都不要知道。跟你是沒法子抵抗的！你这样站着不动做什么！你为什么不走？"

伊琳嘴唇动了一动，好象是說："我能上哪儿去呢？"

琼轉身向着窗外。她可以望見街上的鐘。已經快四点了。他随时都会回来！她回头看着伊琳，一脸的怒容。

可是伊琳并沒有移动，两只戴了手套的手不停地盘弄着那一小束紫罗兰。

憤怒和失望的眼泪滚下琼的双頰。

"你怎么可以来呢？"她說。"你对我太不够朋友了！"

伊琳又大笑起来。琼看見这一着是錯了，自己簡直控制不住了。

“你为什么来呢，”她鳴咽着說。“你毁掉我的一生，現在你又要毁掉他的！”

伊琳的嘴战栗了一下；她的眼睛和琼的眼睛碰上，眼睛里的神情非常之凄惨；琼看見这样时一面鳴咽，一面叫：“不要，不要！”

可是伊琳的头垂了下来，一直垂到胸口。她轉过身，迅速走了出去，用那一小束紫罗兰掩着嘴。

琼跑到門口。她听見一陣足声朝下走去。她喊：“回来，伊琳！回来！”

足声消逝了……

琼站在楼梯口，弄得六神无主起来。伊琳为什么要走掉，丢下她独霸着战場呢？这是什么意思？她难道眞的把他还給她么？还是她——？在她的心里就是这样七上八下地痛苦着……波辛尼还沒有回来……

那天下午老乔里恩在六点鐘左右的时候从威斯达里亚大街回来；現在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去消磨几个鐘点了，他一进門就問自己的孙女在不在楼上。佣人告訴他琼剛回家来，他就派人上去叫她下来，跟她有話說。

他已經打定主意告訴她自己跟她的父亲已經和好了。将来，过去的事情都不提了。他不預备再这样一个人，或者几几乎是一个人，住在这幢大房子里；他預备把房子卖掉，給儿子在乡間买一幢房子，大家可以全搬了去住在一起。如果琼不愿意这样做，她可以每月拿一部分津貼，自己单住。在她也不会有什么难过，因为她已經好久对他沒有表示任何情感了。

可是琼下楼时，她脸上象受了冻，而且一付可怜相；眼睛里的神情紧張而凄惻。她照老样子在他的圈椅臂上偎靠着他；老

乔里恩本来煞费苦心想了一大套又清楚、又尊严、又伤心的話要講，可是实际講出来的和原来准备的一套相差得很远。他的心里很痛苦，就象母鳥看見幼雛飞起来伤了翅膀时那顆偉大的心里一样痛苦。他的話时常說不下去，就象是道歉似的，因为他終于离开了正义的道路，不顧一切正常的道理向自己的天性屈服了。

他感覺心神不宁，唯恐說出自己的打算之后，会給孙女树立下一个坏榜样，这时他已經談到主題，暗示如果她不愿意的話，可以一个人单住，随便她；談到这上面时，他的措詞极端委婉。

“而且如果你万一，乖乖，”他說，“发現跟他們过不来的話，沒有关系，我也有办法。你愿意怎样就怎样。我們可以在倫敦租一个小小的公寓，你就住起来，我也可以經常跑上来。可是那些孩子，”他接上一句，“眞是惹疼的小家伙！”

这一段改变政策的解釋，說得相当严肃，也相当露骨；就在这时候，他的眼睛里显出笑意。“以悌摩西那样衰弱的神經，这件事准会吓坏了他。那个嬌生慣养的小家伙，对这件事情一定有意見，否則就叫我傻瓜！”

琼还沒有开口。她原来蹲在椅子靠臂上，头比他的高，所以看不見她的臉。可是不久他感覺到她溫暖的臉頰和他的臉頰貼上，心里知道她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还好，至少还沒有什么叫人着慌的地方。他的胆子大了起来。

“你会喜欢你的父亲的，”他說——“一个頂和气的人。从来沒有什么雄心，可是很容易相处。你会发現他很懂艺术，以及其他等等。”

老乔里恩想起自己一打上下的水彩画来，一直都小心謹愼地鎖在自己的臥室里；从前他把这些画都看作无聊的东西，現在他儿子要成为有产业的人了，他覺得这些画也并不怎么坏呢。

“至于你的——你的繼母，”他說，这个字在他說来相当勉强，“我認为是个文雅的女子——有点象耿梅基太太，我要說——可是很喜欢小乔。至于那两个孩子，”他重复了一句——的确，这句話在他这一連串的庄严的自我辯护里，听上去就象音乐一样——“眞是可爱的小东西！”

如果琼懂得的話，他这些話只是表达了那种对小孩子，对年輕的和弱小者的爱；过去就是这种爱使他为了弱小的琼放弃了自己的儿子，現在，反轉过来又把老乔里恩从她身边拉走了。

可是看見她默不做声，他开始慌起来，忍不住問她：“呃，你怎么說？”

琼从椅子靠臂上滑下来，偎在他的膝盖上；她也有一篇話，現在輪到她說了。她覺得一切都安排得很好；她看不出有什么困难，而且她覺得用不着管人家怎样一个看法。

老乔里恩不安地扭动一下身子。哼，那么人家还是会有看法的！他起先还以为經过这么多年，那些人也許不会有了！好吧，他也沒有办法！不过他很不贊成自己孙女这样的口吻——她应当重視人家的看法！

可是他沒有說什么。他的心情太复杂，太矛盾了，沒法表达出来。

对了——琼繼續說下去——用不着介意；不关他們的事情，可不是？只有一件事情——这时她拿臉頰抵着老乔里恩的膝盖，老乔里恩立刻知道这事非同小可；既然他打算在乡間买房子，能不能——为了宝貝她的緣故——买下索米斯在罗宾山的那所漂亮房子呢？房子已經完工了，华丽到极頂，而且現在沒有人住进去了；在那个房子里，大家一定住得很快乐！

老乔里恩立刻警覺起来。这样說，难道那个“有产业的人”

不預备住进自己的新房子嗎？他現在提起索米斯时从不称他名字，总是用这个称号。

“不住了”——琼說——“他不去住了，我知道他不去住了！”

她怎么会知道的呢？

她沒法告訴他，可是她知道。她差不多有十足的把握！决不可能去住；情况变了！伊琳的話还在她耳朵里：“我已經离开了索米斯！我能上哪儿去呢？”

可是这一点她瞒起不講。

只要她祖父肯买下那幢房子，并且把那笔毫无理由套在菲力头上的該死的債务还掉！这对大家是再好沒有了，眞是万事大吉。

說到这里，琼把嘴唇貼上他的額头，使勁地抵着它。

可是老乔里恩掙开她的爱撫，摆出一付正經面孔，这是他办事时候的表情。他問她是什么意思？她的話里有話——难道她看过波辛尼嗎？

琼回答：“沒有；可是我到过他的寓所。”

“到过他的寓所？誰带你去的？”

琼泰然望着他。“我一个人去的。他的官司打輸了。我也不管誰是誰非。我要帮助他；我一定要！”

老乔里恩又問：“你看見他嗎？”他的目光好象从孙女儿的眼睛里一直看进她的灵魂！

琼又回答：“沒有；他不在家，我等了一陣子，可是他沒有回来。”

老乔里恩身子动了一下，放心了。琼已經站起来，低头望着他；这样瘦弱、輕盈、而且年輕，然而又这样坚决；老乔里恩虽則心緒很乱，而且着恼，眉头皺得多深的，可沒法消灭她臉上那种

坚决的神情。他深刻地感覺到自己打了敗仗，覺得繮繩从手里滑掉，覺得自己衰老了。

"啊！"他終于說，"我看你总有一天自己弄得沒法开交。你什么事都是随心所欲。"

他那种古怪的人生哲学又突然发作起来，又加上一句："你生下来就是如此；一直到老到死也是如此！"

然而他自己过去和那些生意人，和那些董事会，和各式各样的福尔賽之流，以及那些非福尔賽之流打交道的时候，还不是一直都随心所欲嗎？想到这里，他忧郁地望望自己执拗的孙女——覺得她也有这种質地，而他却不自覺地把这种質地看得高于一切。

"你知道他們說些什么閑話嗎？"他緩緩地說。

琼漲紅了臉。

"我知道——也不知道——也不在乎！"她跺一下脚。

"我想，"老乔里恩說，眼睛垂了下来，"他就是死了你还是要他的！"

长久的沉默，接着他又說：

"可是，談到买这幢房子——你知道哪有那么容易！"

琼說她知道。她知道，只要他愿意买，他就可以买下来。他只消照造价給好了。

"照造价！你一点不懂得。我可不愿意去找索米斯——我决不跟那个小子再打任何交道。"

"可是你用不着找他；你可以去找詹姆士爷爷。如果你买不下这幢房子，能不能付掉这笔賠償費呢？我知道他非常之窘——我剛才看見的。你可以从我的一份錢里扣去！"

老乔里恩睞了一睞眼睛。

“从你的錢里扣去！眞是好办法！那么，請間，你沒有了錢怎么办呢？”

可是从詹姆士和他儿子手里把这房子拿过来，这个主意却暗暗打动了他。他过去在福尔賽交易所常听到不少关于这房子的意見，有許多贊美是相当可疑的。“太艺术化了”，可是房子的确好。从那个“有产业的人”手里把他心心念念喜爱的东西拿走，将是他对于詹姆士取得的最大胜利，事实上等于表明他預备把小乔抬举做一个有产业的人，使他恢复原来的正常地位，而且永远不再动搖。对于那些胆敢把他儿子看做一个穷小子，看做一个一錢莫名的癟三，这一下总算是彻底的报复了！

他要想个法子，想个法子！也許根本不須要考虑；要他出一笔很大的价錢，他可不来，可是如果价錢还合式的話，怎么，說不定就买下来！

而且在他内心的内心里，他知道自己是沒法拒絕琼的。

可是他一点不露痕迹。这事还要想过——他告訴琼。

第八章

波辛尼之死

老乔里恩素来不喜欢仓促从事；就象买罗宾山房子这件事，如果不是琼的脸色使他感觉到一天不进行，就休想有一天安静的日子过，很可能他会一直考虑下去。

第二天早上吃早飯的时候，琼就問他什么时候替他預备馬車。

“馬車！”他說，有点莫名其妙的样子；“做什么？我是不打算出去的！”

她的回答：“你如果不早出去的話，你就不会在詹姆士爷爷进城之前捉住他。”

“詹姆士！你詹姆士爷爷有什么事情？”

“那个房子呀，”她回答，声音有点生气，使他沒法再装佯了。

“我还沒有决定呢，”他說。

“你一定要决定！一定要决定！啊！爷爷——你替我想想！”

老乔里恩叫起屈来：“替你想想——我总是替你着想，可是你不替自己着想，你不想想你把自己牵进去算是什么。好吧，叫馬車十点鐘来！”

十点一刻的时候，他正在把自己的雨伞放进公园巷的伞架

里——帽子和大衣他都不愿意脱掉；他告訴瓦姆生要見他的老爷，也不等瓦姆生通报，就进了書房，坐下来。

詹姆士还在餐室里和索米斯談話，索米斯是在早飯之前又跑过来的。听到是这样一个客人，他慌忙地說："咦！他来做什么，我不懂？"

接着他站起来。

"我說，"他向索米斯說，"你不要仓促做任何事情。头一件事就是探出她在哪里——我就上斯太莫納①那儿去委托他們；这一家最行，他們如果找不到的話，誰也找不到了。"忽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温情，他自言自語地說："可怜的小女人！我可不懂得她是什么心思！"就擤着鼻子走了出去。

老乔里恩看見兄弟时并不起身，只伸出手来，相互照福尔賽的派头握一握手。

詹姆士靠着桌子在另一張椅子上坐下，手托着头。

"你好嗎？"他說。"这些时不大看見你！"

老乔里恩不理会他这一句話。

"爱米丽好嗎？"他問；也不等詹姆士回答，就接下去說："我来找你談小波辛尼的事情。听說他造的那个房子是个禍根儿。"

"什么禍根儿不禍根儿我可不懂，"詹姆士說，"我知道他的官司打輸了，敢說他要弄得身敗名裂。"

老乔里恩可不放过这个送上来的机会。

"毫无疑問！"他跟着說；"而且如果他破产，那个'有产业的人'——就是索米斯——就要破钞了。哦，我想到一件事情：他如果不預备住进去的話——"

① 是一家私家偵探。

这时他看見詹姆士眼睛里露出詫异和疑惑，就迅速說下去：“我不想打听什么；我想伊琳是坚决不去住的——跟我沒关系。不过我自己正在考慮在乡下买幢房子，不要离开倫敦太远；如果这房子合适的話，我倒不妨看看，如果有价錢可談的話。”

詹姆士带着古怪而复杂的心情傾听着这段談話；他半信不信，心里又是疑慮，又是寬慰，逐漸轉为惧怕，深怕这里面还藏有什么阴謀詭計，然而往日他对于自己这位长兄的誠实不欺和卓越眼力却一直是信賴的，現在也还存在这么一点信賴。老乔里恩究竟听到些什么話呢，他又是怎样听来的呢，这些他也急于想知道；同时又想到，如果琼和波辛尼的关系完全断絕的話，他祖父决不会显得这样急于要帮助这个小子，想到这里，心里又引起一点希望。总之，他弄得迷迷惑惑；可是他旣不愿意暴露出来，也不想表示任何态度，所以就說：

“他們告訴我，你把遺囑改过，把遺产給你儿子了。”

其实并沒有人告訴过他。他只是看見老乔里恩跟儿子和孙男孙女在一起，看見他把遺囑从福尔賽·勃斯达·福尔賽律师事务所里拿走，把两件事情一凑这样得到的。这一猜可猜中了。

“誰告訴你的？”老乔里恩問。

“我可不知道，”詹姆士說；“我不大記得人名字——总是哪一个告訴我的。索米斯在这房子上花了不少的錢，他沒有好价錢，恐怕不大会讓掉的。”

“哦，”老乔里恩說，“他如果以为我会出一笔很大的价錢来买，那他就想錯了。他好象有这么多的錢擱着，我可沒有那么多的錢乱花。讓他去卖卖看，弄到公开拍卖时，看他能卖到多少。我听說，那房子并不是什么人都住得起的！”

詹姆士私下里也是这样意見，就回答：“那是一个上流人士

的住宅。索米斯現在这儿，你要跟他談談嗎？”

“不要，”老乔里恩說，“現在还談不到，而且可能根本不想談，看此情形肯定也談不起来！”

詹姆士有点被吓着了；碰到一件商业交易，談实际数目字，他是有把握的，因为那是对事，不是对人；可是象这类事前的談判总使他紧張——他总弄不清掌握多少尺寸。

“好吧，”他說，“事情我一点不清楚。索米斯从来不跟我談；我想他是愿意卖的——就是价錢上下一点。”

“哦！”老乔里恩說，“跟他說可不要碍着面子！”他怒冲冲戴上帽子。

門开了，索米斯走进来。

“有个警察在外面，”他半笑不笑地說，“要見乔里恩大伯。”

老乔里恩怒望着他。詹姆士說：“警察？我可不知道什么警察的事情。可是我想你該知道一点，”又怀着鬼胎望着老乔里恩說：“我看你还是去見見他！”

在穿堂里，一位警长呆呆站在那里，一双厚眼皮的淡藍眼睛，正在注視着那套古英国式家具，是詹姆士在那次保特門方場举行的有名的馬甫罗加諾拍卖中拍来的。“請进，我的哥哥就在里面。”詹姆士說。

警长恭敬地抬起几个指头碰一下尖帽子，进了書房。

詹姆士带着莫名的激动望着他进去。

“好了，”他向索米斯說，“恐怕我們只好等待着看有什么事情。你大伯来談你那个房子的！”

他和索米斯回到餐室里，可是靜不下来。

“他来做什么？”他又自言自語起来。

“哪个？”索米斯回答：“警长嗎？我只知道他們从斯丹奴普

門那边送他来的。总是乔里恩伯伯的那个'叛逆'扒了人家东西了，我想！"

可是虽則他这样泰然，心里也感到不宁。

十分鐘过去，老乔里恩走进来。

他一直走到桌子面前，站在那里一声不响，扯着自己的白胡須。詹姆士張着嘴仰望着他；他从来没有看見自己老兄这样的神情。

老乔里恩抬起手，緩緩地說：

"小波辛尼在雾里被車子撞死了。"

然后低下头来，深陷的眼睛望着兄弟和侄儿："有——人——說是——自杀，"他說。

詹姆士嘴張了开来："自杀！自杀做什么？"

老乔里恩厉声說："哪个知道，除掉你跟你的儿子！"

可是詹姆士没有答話。

对于一切高年的人，甚至一切的福尔賽，人生是有其苦痛的經历的。一个过路人看見他們紧紧裹在习俗、財富和舒适的大氅里，决不会疑心到这种黑暗的阴影也曾罩上他們人生的道路。对于每一个高年的人——即如华尔特·边沁爵士本人——自杀的念头至少也曾光临过他的灵魂的接待室；就站在門口，等待着进来，只是被內房里一个什么偶然的現实，什么隐約的恐惧，什么痛苦的希望抗拒着。对于福尔賽之流来說，这种最后对財产的否定是殘酷的，啊！眞是殘酷啊！他們很难——也許永远不能——做到；然而，某些时候，他們不也是几乎做了嗎！

連詹姆士也这样想！接着从紛乱的思緒中，他冲口而出："对了，我昨天还在报上看見的：'大雾中馬車撞毙行人！'死者連名字都不知道！他心神恍惚地望望老乔里恩，又望望儿子；可是自

始至終他本能地都在否定这个自杀的傳說。他不敢接受这种想法，这对他自己，他的儿子，对于每一个福尔賽，都太不利了。他頑抗着；由于他的本性总是不自覚地拒絕一切他所不能放心大胆接受的东西，他逐漸地克服了这种恐惧。只是碰巧撞上的！一定是如此！

老乔里恩打断了他的梦想。

“是当时就毙命的。昨天整天停在医院里。他們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証明他的身份。我現在就上医院去；你和你儿子頂好也来。”

沒有人反对这个命令，他領头出了餐室。

这一天风日晴和，老乔里恩从斯丹奴普門坐馬車上公园巷时，把車篷都敞开了。那时候，他坐在軟垫上，向后靠起，抽着手里的雪茄，看見这样天高气爽，街上馬車和行人来来往往，覚得非常高兴——在倫敦經过一个时期的大霧或者阴雨之后，第一天放晴时，街道上往往出現这种异常活跃的、簡直象是巴黎的风光。他的心情而且感覚非常舒暢；几个月来，都沒有这样过。他把琼的那一段自白早已忘得干干淨淨；眼前他就要和儿子，尤其是他的孙男孙女聚首了——（他事先已經約好小乔今天早上在什錦俱乐部再談这件事）；而且下面在房子問題上跟詹姆士和他的儿子还有一場交鋒，一个胜仗等待着他。

現在他把馬車篷撑了起来；无心去看外面的欢乐景象；而且福尔賽家人携带着一位警长同車，也不雅观。

在馬車里，警长又談起死者的情况：

那儿的霧剛巧并不太大。車夫說那位先生一定来得及看見車子开来，他好象是看准了做的。他的經济情况好象很窘，我們在房間里找到几張当票，他的存款折子已經透支了，今天报上又

登了这件案子的消息；他的冷静的藍眼睛把車中三个福尔賽一一看了一下。

老乔里恩用眼角瞄了一下，看見兄弟脸上变了色，原来深思的、焦虑的神情变得更深刻了。的确，听了警长这番話之后，詹姆士所有的疑惧都重新引起来。窘——当票——透支！这些字眼过去在他一生中只是遙远的噩梦，現在好象使这个无論如何不能接受的自杀假設变得令人神魂不定地眞实了。他望望儿子的眼睛；儿子虽則目光炯炯，神色不动，一声不响，却并不回顧他一下。老乔里恩冷眼旁观，看出这两个父子之間的攻守同盟，不由得想起自己的儿子来，就象沒有儿子站在自己身边，他在这次看望死者的搏斗中就要双拳难敌四手似的。还有琼，这件事情决不能牵涉到她，这件事一直在他脑子里轉。詹姆士有儿子照顧他！为什么他不叫小乔来呢？

他把名片袋掏出来，用鉛笔写了下面几个字。

“即来，派馬車来接你。”

下車时，他把名片交給馬夫，叫他飞快赶到什錦俱乐部去，如果乔里恩·福尔賽先生在俱乐部里的話，就把名片交給他，立刻把他接来。如果不在，就一直等到他来。

他跟着其余三个人慢慢走上石阶，用伞柄撑着自己，有时停一下歇歇气。警长說：“这儿就是太平間，先生。可是你不要急。”

在那間墙堵蕭然的屋子里，除掉一綫阳光照在洁无纖尘的地板上，什么都沒有，一个人躺在那里，身上盖了一条被单。警长的一只坚定的大手拿起被单的边子掀了开来。一張失去視覚的脸望着他們，三个福尔賽从这張含有敌意的失去視覚的脸的两侧低头看去；他們里面每一个人私下的感情、恐惧和各人本性发出来的怜憫升起来，又落下去，就象生命浪潮的起伏一样，可是

对于波辛尼，这种生命浪潮的冲击被四壁白墙給他永远隔断了。在他們每一个人的心里，各个人的性情，那种使他們各自在細微的地方和别人截然不同的奇特的生命源泉，决定了他們每一个人的思想状态。他們每一个人这样站着，离开别的人很远，然而又不可理喻地接近，孤独地和死亡站在一起，沉默地垂下眼睛。

警长輕声問：

“你認識嗎，先生？”

老乔里恩抬起头来，点一下。他看看对面自己的兄弟，一个长瘦的身材望着死者发呆，一張紅得发暗的脸，紧張的灰眼睛；又看看蒼白而沉默的索米斯站在他父亲旁边，当着这长卧的蒼白死神面前，他对这两个人的敌意一时变得烟消云散了。死——它从哪里来的，怎样来的呢？过去一切忽然倒轉过来，盲目地向另一个征途出发，出发到——哪儿呢？生命的火焰忽然变得无声无息！所有的人都得捱过的一次重重的殘酷的輾压，眼睛清晰而勇敢地一直保持到最后的終局！尽管他們是虫蟻一样的渺小，而且无足輕重啊！这时老乔里恩的脸色亮了一下，因为索米斯低声跟警长嘰咕了一句，就輕脚溜了出去。

詹姆士忽然抬起头来。他脸上疑惧而苦恼的神情带有一种特殊的表情，那意思好象說，“我知道我是敌不过你的。”他找了一块手絹，揩揩額头；他傴着身子丧气而委瑣地望着死者一会儿，轉过身来也赶快走了出去。

老乔里恩站在那儿象死一样地安靜，眼睛注視着尸体。哪个能說出他心里想些什么呢？是想自己的过去嗎，当他的头发还象他面前这个年輕死者一样黄的时候？还是想到当年自己剛开始人生战斗的时候，那个一直为他所喜爱的长期战斗，而对于这个年輕人，它几乎还沒有开始就結束了？还是想着他的孙女，現

在一切希望都破灭了？还是另外那个女子？事情这样离奇，又这样可叹！而結局又是这样沉痛，令人哭笑不得，百思不得其解。公道啊！对于人是沒有公道的，因为他們永远是处在愚昧的黑暗里！

或者他也許又在那儿玄想：頂好把这些全摆脫掉！頂好一了百了，就象这个可怜的年輕人……

有人碰碰他的肩膀。

眼泪涌上来，他的睫毛湿了。“我这个事情办不了。还是走吧，小乔，你事情一完就赶快上我那儿来，”說完就低着头走了。

現在輪到小乔里恩守在死者的身边了；在这个倒下去的尸体四周，他好象看見所有的福尔賽匍伏在地上喘息着。这一击未免来得太快了。

那些潜藏在每一出悲剧里的各种动力——这些动力不顧任何的阻撓，通过錯綜复杂的变化推向那个諷刺性的結局——終于集合在一起，溶汇在一起，一声霹靂，扔出那个受害者，而且将他周圍所有的人全都打倒在地上。

至少小乔里恩是这样覚得，他好象看見他們躺在尸体的四周。

他請警长把出事的經过告訴他，警长就象是抓着这个千載一时的机会，重又把获悉的事实叙述了一遍。

“不过，先生，”他又說，“这是表面，事实远不止这么多。我自己并不認为是自杀，也不相信完全出于偶然。我覚得很可能由于心事重重，沒有能注意后面来的車子。也許你可以說明一点眞相呢。”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放在桌上。他小心把包子打开，里面是一个女子用的手帕，折起来，再用一根褪色的鍍金別針別

上，别針上面原来鑲的宝石已經落掉。一陣干紫罗兰的香气透进小乔里恩的鼻孔。

“在他貼胸的口袋里找到的，”警长說；“手帕上的名字已經剪掉了！”

小乔里恩很勉强地回答：“恐怕我沒法帮助你！”可是在他的眼前，一張过去他看見过的臉又清晰地浮現出来；那时候她看見波辛尼到来，臉上一亮，多么的震栗而且高兴！他現在对她比对自己的女儿还要关切，比对任何福尔賽都要关切——想到她带着忧郁而温柔的眼光，一張嬌弱柔順的臉，等待着死者，也許便在这时候还在日光中靜靜地耐心地等待着。

他戚然离开医院，向自己父亲的房子走去，一面盘算着这次死亡将会在福尔賽族中造成分裂。这一击的确已經穿过他們的防綫，鉆进他們这棵大树的木头里面去了。他們也許会象从前一样繁荣着，在全倫敦的眼中保持着一个美好的外表，可是树干已經死了，被那击毙波辛尼的同一的一刹电光摧毁了。現在那些小树苗将要代替它，每一个小树苗成为新的財产保卫者。

好一片树林啊，这家福尔賽人！小乔里恩想着——我們国土上最优秀的木材！

关于致死的原因——他的族人无疑会力图否定自杀的揣測，这样未免太妥协了！他們会認为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故，是命运的打击。在他們內心里，他們甚至会感到这是天意，天降的懲罰——波辛尼不是危害到他們两个最宝貴的財产，錢袋和家庭嗎？于是他們将会談論“小波辛尼那次不幸的事件”，不过他們可能不愿意談——还是不談的好！

至于他自己，他認为那个車夫叙述的經过毫无价值。因为一个这样瘋狂恋爱着的人，决不会因为沒有錢而自杀的；而且波辛

尼这样性格的人也不会把經济的困难放在心上。这样一想，他也否定了自杀的假設，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死者的一張臉他看得太清楚了。在青春的頂尖夭折掉，热情的狂潮被一个意外事件割断了——在小乔里恩看来，这样設想只有更使人为波辛尼慨叹。

在斯丹奴普門的餐室里，老乔里恩正一个人坐着。当他的儿子进来时，他坐在大圈椅里，形容甚为憔悴。他一双眼睛把墙上挂的那些静物画和那張"落日中的荷兰漁船"的名画一一看过来，就象把自己的一生，以及一生中那些希望、收获、成就一一凝視过来一样。

"啊！小乔！"他說，"是你嗎？我已經告訴过可怜的琼了。可是事情还沒有完。你上索米斯家去嗎？她是自己找的，我要說；不过我总想起来不好受——关在家里——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他举起一只瘦瘠的露出青筋的手，用力勒着。

第九章

伊琳返家

丢下詹姆士和老乔里恩在医院太平間里，索米斯漫无目的地匆匆沿着街道走去。

波辛尼死亡的悲剧把一切的面目都改变了。他現在已經不再感覺到浪费一分鐘就会弄得不可收拾；在驗尸手續完毕之前，他也不敢再把自己妻子逃走的事告訴任何人。

那天早上他起得很早，在邮差送信之前就起来，他亲手从信箱里把第一批信件取出来。虽則里面沒有伊琳的来信，他却借这个机会告訴貝儿生，說主妇上海边去了；而且說他自己大約也要下去从星期六住到星期一。这就給了他喘息的时間，在这个时間里，他总来得及到处把她找遍。

可是現在波辛尼的死亡事件——眞是一件稀奇的死亡事件，一想到这个就象把一块烙鉄放在心口一样，就象从心上把一块重鉄拿走一样——使他暫时沒法采取任何步驟，他覺得这一天沒有办法混过；所以他在街上东逛西逛，看看迎面来的每一張为千百种焦虑蚕食着的臉。

当他游蕩时，他想起那个已經結束了自己的游蕩和窺伺的人；他再不会騷扰他的家庭了。

时間已是下午，他看見报紙大字招貼上宣布死者姓名已經发現，就买下那些报紙看看报上怎样說的。如果能够的話，他眞想把他們的嘴堵起来。他上城里去，和布尔德商量了好久。

回家的途中，大約在四点半鐘时候經过乔布生行門口的阶台时，他碰見了乔治·福尔賽。乔治递了一份晚报給索米斯，說：

“你看！你看見那个倒霉的‘海盗’的消息嗎？”

索米斯冷酷地回答：“看到。”

乔治看了他一眼。他从来就不喜欢索米斯；現在認为波辛尼是他逼死的。索米斯把他毁了——用他那关于财产的訴訟，逼得“海盗”在那天不幸的下午走投无路。“那个倒霉鬼，”他在想；“心里对索米斯又是妒忌，又是恨，以至于在那个可恨的大雾里一点听不見后面公共馬車駛来。”

索米斯毁了他！乔治的眼睛下了这个判决。

“报上說是自杀，”他終于說出来。“这样說站不住。”

索米斯搖搖头。“偶然撞上的，”他說。

乔治的拳头紧勒着报紙，把来塞在口袋里。临走之前，他忍不住放了一炮。

“哼！家里都过得好嗎？小索米斯有了沒有？”

索米斯的臉色变得和乔布生行阶台一样白，嘴唇張开就象要咬人似的，匆匆掠过乔治走了。

索米斯到了家，用鑰匙开了大門走进那个光綫黯淡的穿堂，一眼就看見自己妻子的鑲金阳伞放在地毯框上。他扔下皮大衣，赶快走进客厅。

天晚了，窗帘已經拉上，爐架上一堆杉柴燒得很旺，他靠着火光看見伊琳坐在她平日坐的长沙发角上。他輕輕关上門，向她走去。她动也不动，而且好象沒有看見他似的。

“你回来了?”他說。“为什么黑地里这样坐着?”

接着他看見她的臉,臉上是那样蒼白,那样毫无表情,仿佛是血液已經停止了流动似的;眼睛睁得多大,就象猫头鷹受了惊吓时一双又大又圓的黄眼睛。

她裹着灰皮大衣靠着沙发的軟垫,非常之象一只被捕获的猫头鷹,裹紧自己柔軟的羽毛抵着籠子的銅絲;原来剛健婀娜的身条已經看不見了,就象經过殘酷的劳动之后人垮了似的;就象自己再不須要美丽,再不須要剛健婀娜了。

“你回来了?”他又說了一句。

她永远不抬起头来,永远不开口,火光戏弄着她木然不动的身影。

忽然她打算站起来,可是被他拦着;这时候他才明白过来。

她就象一头受了重伤的野兽一样,不知道上哪儿去,也不知道自己在做着什么,这样才回来的。只要看見她的外表,蜷縮在皮大衣里,就够了。

他这时才眞正明白波辛尼是她的情人;明白她是看到他丧命的新聞——也許就象他自己一样,在一个风紧的街角上买了一份报紙看了才知道的。

所以她是自动回来的,自动回到她一直要摆脱的籠子里来——他把这件事的重大涵意盘算过之后,眞想叫出来:“把你可恨的身体——我爱的身体——带出我的屋子!把你的可怜的蒼白的臉龐,那样殘忍又那样温柔的臉龐带走——不要等我把它打烂。滚开去,不要讓我再看見你!”

这些話他虽則沒有說出来,可是好象看見她起身走了,就象一个做着噩梦的女子似的,竭力掙扎着想清醒过来——起身走到外面的寒冷黑暗中去,一点不想到他,連他的存在都一点不

觉得。

接着他叫出来，和他沒有說出来的話恰巧是抵触的："不要动，坐在那里！"他轉过身去，在火爐另一头自己常坐的那張椅子上坐下来。

两个人不做声坐着。

索米斯心里想："这一切算什么来呢？为什么我要这样痛苦呢？我犯了什么罪呢？这不是我的过失啊！"

他又看看她，象中了枪的奄奄一息的鳥儿一样蜷縮着；你望着它可怜的胸口喘息着，只見出气不見入气；它的可怜的眼睛也看着你这击中她的人，神情緩滞、溫和、就象沒有瞧見你似的，同时向一切美好的东西——太阳、空气和它的伴侶告别。

两个人就这样靠着火坐着，不声不响，各自坐在火爐的两头。

燃燒着的杉柴冒出烟气，他本来很喜欢这香味，現在好象扼着他的喉嚨，使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走到穿堂里，把大門打开，尽量呼吸門外透进来的冷空气，然后帽子不戴，大衣也不穿，就跑到方場上去。

一只半餓着肚子的野猫沿着花园栏杆向他挨过来，索米斯心里想："痛苦啊！我这痛苦几时才能停止呢？"

在对面街上一家門口，一个他熟識的名叫路德的人正在擦着皮靴，那神气儼然說："我是这儿的主人，"索米斯向前走去。

远远从澄徹的空气里傳来他和伊琳結婚的那个教堂的鐘声，为了迎接基督的降生操練着，那片声音把車輪的声音全淹沒了。他觉得自己急需要喝一杯烈酒，或者使自己平息下去，什么事都无动于衷，或者把自己激怒起来。只要他能够掙脫自己——从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纏繞着他的愁緒中掙脫出来。只要他

能够順从这种念头："跟她离婚——赶她出去！她已經忘記你了。忘掉她吧！"

只要他能够順从这种思想："放她走吧——她也痛苦得够了！"

只要他能順从这样的欲望："使她做你的奴隶——她是听你摆布的！"

甚至于只要他能順从这种突如其来的領悟："这一切算得了什么呢？"只要他能有这么一分鐘忘掉自己，忘掉自己的行动有什么关系，忘掉不管他怎样做他都得有所犧牲。

只要他能凭着自己的冲动去做就好了！

可是他什么都忘記不了；什么思想、領悟或者欲望他都不能順从；这事情太严重了；和他太密切了，就象一个冲不破的藩籠。

远在方場的那一边，卖报的童子正在叫卖着晚报，那声音和教堂的鐘声合成一片，然而又是那么刺耳，听得人毛发悚然。

索米斯掩起耳朵；脑子里忽然掠过一种念头，覺得如果压死的不是波辛尼，而是他自己，而她，不但不会蜷縮在那里眼神呆滞象只中枪的鳥儿一样——

一个軟綿綿的东西碰到他的腿，原来是那只猫拿身子挨他。索米斯从胸臆間迸出一声嗚咽，使他的人从头抖到脚。接着黑暗中一切又变得沉寂，那些房子好象在凝視着他，每一所房子里有它的主人和它的女主人，和它快乐或者辛酸的秘密。

突然，他望見自己的大門开着，穿堂里的火光映出一个男子的黑暗身形，背立着。他心里起了一陣怀疑，躡着脚走了过去。

他能望見自己的皮大衣扔在雕花的橡木椅上；望見挂在墙上的波斯地毯、銀碗和一排排瓷盆，还有那个站在門口的生人。

他厉声問："你有什么事，先生？"

来人轉过身来。原来是小乔里恩。

“大門本来开着，”他說。“我能不能見你太太談一分鐘話，有个信要带給她？”

索米斯带着陌生的眼光斜看他一眼。

“我妻子什么人都不見，”他执拗地說。

小乔里恩温和地回答：“我不会耽擱她两分鐘的。”

索米斯搶过他，拦着門。

“她什么人都不見，”他又說。

小乔里恩的眼睛向他身后的穿堂里望去，索米斯轉过身来。伊琳就站在客厅的門口，眼睛睁得很大，焦切的神情，嘴唇張开，两只手伸了出来。看見是这两个人时，她臉上的光采消失了；手垂到腰間；站在那里就象石头一样。

索米斯掉轉身子，恰巧和客人的眼光碰上；他看見客人眼睛里的那种神情，不由而然发出一声咆哮。嘴唇合攏时，隐隐带着微笑。

“这是我的房子，”他說；“我的事情不要别人管。我告訴过你——現在再告訴你；我們不見客。”

他迎着小乔里恩的臉砰的一声把大門关上。

插曲

残夏

夏天的淹留总未免太短太短。

——莎士比亚

一

是在九十年代的头几年中。那天是五月里的最后一天，下午六点鐘光景；老乔里恩·福尔賽坐在罗宾山自己房子走廊前面那棵橡树下面。他宁可等蚊蚋来咬他，不肯放过这傍晚的风光。他一只瘦黄的、露出青筋的手捏着一截雪茄烟头，瘦削的手指，指甲留了多长的——有一只涂了油的尖指甲，是从早期維多利亚时代就被他留起来的；那时候的风气就是留指甲，什么都不碰，連指尖都不碰一碰，認为这样最神气。他戴一頂又旧又黄的巴拿瑪草帽，遮着西下的太阳——圓大的前額，大白胡子，瘦削的双頰，长瘦的下巴。他架起大腿；神态极其悠閑，而且文雅——拿一个每天早上都要在自己的綢手絹上洒花露水的老人来說，正該是这样。在他脚下躺着一只毛茸茸的棕白二色的狗，充做朋瑪兰种——这就是小狗伯沙撒，它和老乔里恩之間原始的敌意多年来已轉为亲密了。靠近他的椅子，是一个秋千架，秋千板上坐着好儿的玩偶——名字叫笨蛋·爱丽絲——身子倒在大腿上，一只悲惨的鼻子埋在自己的黑裙子中間。反正它永远是被人欺負的，所以随便它怎样坐都沒有关系。橡树下面的草地逐漸低成一个斜坡，一直連到那片鳳尾草圃，再过去就是田野，地势更低了，直抵那座池塘和小树林，以及那片斯悅辛曾經說过“很不錯，很难得”的景色——五年前，斯悅辛跟伊琳坐馬車下来

看房子时，也就是坐在这棵橡树下面凝望着这片景色的。老乔里恩也听說过他兄弟的这次壮举——在福尔賽交易所里，这次出城是出了名的。斯悦辛啊！想不到这家伙去年十一月就去世了，年紀不过七十九岁；自从安姑太去世之后，大家都有一个想法，究竟福尔賽家的人能不能永远不死呢？現在斯悦辛一死，这种疑虑又重新引了起来。又死了一个，只剩下老乔里恩、詹姆士、罗杰、尼古拉、悌摩西、裘丽、海絲特、苏珊！“我是八十五岁了！”老乔里恩想，“然而我并不覺得老——只是偶然这里有点儿痛罢了。”

他繼續搜索着往事。三年前，自从买下自己侄儿索米斯这所不祥的房子，在罗宾山这儿安居下来之后，他始終沒有覺得老过。跟着儿子和孙男孙女——琼，和小乔后妻生的好儿和乔儿——在乡下过着；远离开倫敦的嘈杂和福尔賽交易所里那些七嘴八舌，不开董事会，成天悠哉游哉，沒有工作，尽是玩，不少的时間都是花来把这所房子和它的二十頃地，布置得更好、更完美，或者順着好儿和乔儿的小性子做些事情，这样把时間消磨掉。已往那一段长时間的悲剧——包括琼、索米斯、索米斯妻子伊琳、和小波辛尼——在他心里积下的郁結早已烟消云散了。連琼也終于摆脫掉抑郁——你看她現在不是随父亲和繼母上西班牙旅行去了。想不到他們走后，日子显得更加安靜了；悠閑，然而冷清，因为他儿子不在身边。近来小乔在他眼中眞是无所不好，和他在一起时总是使人覺得安慰、开心——一个顶溫和的人；可是女子——包括顶好的女子在內——不知道为什么，总有点使你嫌煩，当然只有令你傾倒的女子除外。

远远的一只布谷鳥叫了；一只斑鳩在田野那边第一棵榆树上喚晴，自从上次刈草之后，那些白菀花和黄毛茛长得多快啊！

风也轉为西南风——多鮮美的空气，就象甘露！他把帽子向后推推，讓阳光照在自己的下巴和脸颊上。今天，不知道什么緣故，他很想有个伴——有張美丽的脸儿看看就好了。人都把老年人看做什么都不需要似的。“人的需要总是沒有完的！”他想，那种不时侵入他灵魂的非福尔賽哲学又发作了。“一只脚已經踏进棺材的人还是有需要，这一点我絲毫不覚得奇怪！”在这儿乡下——那些尘俗事的催逼全达不到——他的孙男孙女、花草、树木、他这个小王国里的鳥儿，更不用提照耀在这些上面的日月星辰，都日日夜夜向他說，“芝麻开門”①。而且芝麻的确开花了——开了多少，也許他不知道。对于他們开始叫做的“自然”，他过去一直就是能够感受的，眞正地，几乎象宗教一样虔誠地感受到，不过这些东西不管多么使他感动，他在习惯上仍旧坚持那种現实的看法，夕阳就是夕阳，风景就是风景。可是这些日子里，自然的确使他感到心痛，他就是能这样領略到。在这些安靜明媚的日子里，白天逐漸来得长了，他每天都要和好儿手搀着手閑逛——小狗伯沙撒跑在他們前面，聚精会神在寻找他从来找不到的那些东西——看玫瑰开花，墙头的果子結实纍纍，阳光照耀着橡树叶子和小树林里的幼苗，看睡蓮的叶子舒展开来，映着光，和那唯一的一片麦田里銀色的新麦，傾听着椋鳥和云雀歌唱，看阿尔得尼乳牛吃草，緩緩甩动着它們蓬松的尾巴；在这些晴朗的日子里，他每天都感到那一点点心痛，因为这一切他都爱，同时在他的心灵深处可能感覚到自己沒有多久的时間能享受这些。想到有一天——也許十年不到，也許五年不到——眼前的这一切就会从他手里攫走，而他的精力还沒有耗完，还能够

① 天方夜譚：四十盜故事里叫开宝石洞时用的咒語，此处指揭开自然的神奇。

爱这些；一想到这里，他觉得这簡直是一件极不公平的事，就象烏云停留在他的人生天边上。就算今生之后还有来生，那也不是他喜欢的；总不是罗宾山和花儿烏儿和美丽的臉儿——便是現在，眼前这些东西都太少了！人一年老一年，他对于虚伪的事情却更加厌恶了；在六十年代里他还摆出的一付道学面孔，就象他过去为了炫耀而留蓄的边須一样，現在早已放弃了；現在使他肃然起敬的只有三件事——美、正直的行为和財产的意識；而在目前，这些里面最偉大的还是美。他的兴趣过去一直很广，而且現在的确还能够看泰晤士报，可是不論什么时候只要听見一声山烏叫，他就会把报紙放下来。正直的行为——財产——这些，不知道为什么，都使人厌倦；山烏和夕阳却从不使他厌倦，只給他一种不舒适之感，觉得永远听不够、看不够似的。他凝望着眼前黃昏时的靜謐的光采，和草地上金黃雪白的小花，心头有了一个想法；这种天气啊，就象"奥費俄"①里的音乐一样，那是他最近在古凡园歌剧院听来的。是一出好歌剧，不象买耶比尔，甚至也不全然象莫札特，可是有那么一点味儿，也許还要可爱些；有点古典音乐和黃金时代的色采，質朴而醇厚，还有那个拉福吉里，"簡直抵得上当年"——可以給他最高的評价。奥費俄那样思念他丧失的美人，苦念他淪入阴曹的爱人，就象人世的爱和美的結局一样——那种通过嘹亮的音乐歌唱着、动蕩着的相思，也在今天傍晚这片迟暮的美丽景色里流动着。他脚下穿着軟木后跟的和两边有松紧的长靴，这时不由自主地用靴尖踢踢小狗伯沙撒的肋骨，把小狗踢醒了，又找起狗蝇来；虽則它身上实在沒有狗蝇，它却死不相信沒有。找完之后，它把搔过的地方在主

① 格鲁克(1714—1787)所作的歌剧，故事叙述希腊神話中善于唱歌的青年奥費俄靠自己的歌唱把自己的亡妻从阴曹地府救返阳世。

人的小腿上擦擦，重又把下巴靠在那只扰人的靴面上伏下来。老乔里恩的脑子里忽然回忆起一張臉来——是他三个星期前在歌剧院里見到的——伊琳，他那宝貝侄儿——有产业的人——索米斯的妻子——自从那一次茶会之后——那还是在斯丹奴普門那所老房子里，为了庆祝他的孙女琼和小波辛尼不祥的訂婚礼而举行的——他始終就沒有見过她①；虽說如此，他一看見就認識，因为他一直就欣賞她——眞是个美人儿。她后来成为小波辛尼的情妇，招致了許多物議，小波辛尼死后，听說她立刻就离开了索米斯。此后是什么情形，誰也不知道。那一天看見她——不过是側面——坐在前排，事实上是三年来唯一的消息，証明她还在人間。別人从来不提到她。不过小乔有一次告訴他一件事——使他听了非常不开心。他相信小乔是从乔治·福尔賽那里听来的；原来乔治曾經在大霧里看見波辛尼，就在他被車子撞死的那一天下午；事情是索米斯对自己的妻子做的——駭人听聞的事情；从这件事情上可以想象得出波辛尼的痛苦来。小乔也看見过她——在死訊傳出来的那天下午——只有片刻的时間，那样子"又瘋狂又失神落魄"，小乔这句形容的話始終都印在他脑子里。第二天琼就去看她，硬抑着自己的悲痛去看她；女佣看見她来哭了，告訴她那天夜里女主人偸偸溜了出去，不見了。整个儿是一出悲剧——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索米斯从此就沒有能够染指。現在索米斯搬到白里登去住了，来往的奔波——活該，这个有产业的人！老乔里恩只要厌恶起一个人来——象他厌恶这个侄儿那样——就永远不会消釋。他还記得听到伊琳

① 按：在"有产业的人"第二卷第十二章里，作者曾提到"琼在訂婚前一个时期，常跟索米斯的妻子在一起，所以他"'老乔里恩'跟伊琳也是常見的。"这里說老乔里恩只見过伊琳一次，和第一部里所說不符。

失踪的消息时，心中为之一慰；头一天小乔看見她时，她一定是在街上看見那条“建筑师慘死”的消息，糊里糊涂跑回家来，就象受伤的野兽回到自己的巢穴里一样；可是一想到她象个囚犯一样住在那所房子里，眞使人受不了。那天晚上在歌剧院里看見她的那張脸时使他一惊——比他記得的她还要美，可是漠无表情，就象个面具，什么感想都藏在面具后面。年紀还很輕——大約二十八岁吧。唉，唉！很可能她現在又有个情人了。想到这里，他有点不大好受——因为結了婚的女子本来不应該談恋爱，便是一次已經太多了——他的脚面抬起来，伯沙撒的头也跟着抬起来。这只灵敏的小狗爬起来望着老乔里恩的脸。那意思好象說，“散步嗎？”老乔里恩回答：“来嗎，老东西！”

他們就象平时一样，緩步穿过那片白菀花和黄毛莨的草地，进了鳳尾草圃，这儿的鳳尾草还没有生出多少；不过这片地方选得非常合宜，剛好比草地低一点，这样等草长高之后就和另外一片草地一样齐了，給人以一种参差不齐的印象；在园林的布置上最最講究这个。伯沙撒最喜爱这儿一带的石头和泥土，有时候还被它找到一只田鼠。老乔里恩故意要从这里穿过，因为虽則現在还不好看，他打算它总有一天会长得好看，他而且总是想：“我一定要把法尔找下来看看；他比毕基强。”因为花草也象房屋和疾病一样，需要請教最好的好手。这儿的螺螄最多；如果有他的孙男孙女陪着时，他就会指着一个螺螄，把那个小男孩的故事講給他們听：小男孩說，“媽媽，李子长脚嗎？”“不长，孩子。”“那么，啊呀，我莫不是吞了一只螺螄下去了。”这时候孩子踮着脚跳一下，紧紧抓着他的手，想着那只螺螄沿着小男孩的“紅食管”爬下去，他的眼睛就会睞睞笑了。从鳳尾草圃出来，他拉开那扇柴門，恰好通往第一块田野；一片广闊得象公园的面积，划出一处

菜园，用紅磚墻砌起来。老乔里恩避开这里，因为情調不对头，下了小山向池子走去，伯沙撒知道这儿有只把水老鼠，跳跳蹦蹦在前面跑，从动作上看出已經是一只半老的狗，可是由于天天走，所以是熟路。到了池子边上，老乔里恩立了一会，看見又有一朵睡蓮开了；明天他要指給好儿看，等他的“小心肝”胃病好了——她在午飯时吃了一只蕃茄，就发病了，小腸胃太嬌嫩，現在乔儿上学去——还是第一个学期——好儿几乎成天都跟他在一起，这两天沒有她眞是冷清。他还感覚到这里痛——現在时常找上他——一点点刺痛，就在左边胁下。他回头看看小山。的确，倒霉的小波辛尼把这所房子造得异常成功；如果他还活着的話，一定会混得很好！現在哪里去了呢？也許阴魂不散，仍旧縈繞在这里，他最后建筑的地点，也是他恋爱悲剧发生的地点。再不然，会不会菲力普·波辛尼的精神滲透这一切呢？哪个說得了！那只狗把它的腿弄上烂泥了！老乔里恩向小树林走去。前些日子这儿的风信子开成一片，再好看沒有了，他想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总还会留些下来，开在树木中間就象落下来的一块块藍天。他走过在这里造的一排牛房和鷄房，由一条小徑走进树苗的丛密处，寻找一片风信子的地方。伯沙撒重又跑在他的前面，嗚嗚叫了一声。老乔里恩用脚碰碰它，小狗仍旧不动，剛好拦着路，蓬松脊背上当中的一条茸毛慢慢聳了起来。究竟是听見狗叫和看見狗毛竪起来的样子，还是因为人在树林子里都有那种感覚，老乔里恩也覚得有点毛发悚然。接着小徑拐弯了，一段长滿苔蘚的老断株横在那里，上面坐着一个女子。她的脸掉了过去；老乔里恩正在想：“她擅入人家园地——我得竪起一块木牌子！”那張脸已經轉了过来。天哪！就是他在歌剧院看見的那張脸——就是他剛才想到的那个女子！在这迷惘的一刹

那，他看見的东西全模糊起来，就象看見一个幽灵似的——怪事——也許是阳光斜射在她的淺灰色长衣上的緣故！她随即站起来，立在那里微笑，头微微偏向一边。老乔里恩心里想："眞美啊！"她沒有說話，他也沒有；等到他明白是什么原因时，不由得有点佩服。她无疑是来凭吊往事的，因此也不想拿什么庸俗的解釋替自己开脫。

"不要讓那个狗碰上你的衣服，"他說；"它的腿弄湿了。你过来！"

可是小狗伯沙撒仍旧向客人走去，她伸出手拍拍它的头。老乔里恩赶快說：

"那天晚上我在歌剧院看見你的；你沒有看見我。"

"哦，我看見你的！"

他覺得这句話含有很微妙的奉承，好象下面还有一句："你想一个人还会漏掉你嗎？"

"他們都上西班牙去了，"他猛然說。"我一个人；所以进城去听听歌剧。那个拉福吉里唱得不錯。你看見那些牛房嗎？"

就在这样充滿神秘气氛和有点象情感的場合下，他本能地向那片产业走去，伊琳和他并排走；腰肢微摆，就象最美丽的法国女子的腰肢一样；衣服也是那种法兰西淡紫灰。他注意到她的金黄色头发已經有几根銀絲，跟她那双深褐色眼睛和乳黄色的脸配在一起眞是特别。突然那双絲絨般的褐色眼睛斜瞥了他一眼，使他心里一动。这一瞥就好象是来自一个辽远的地方，几乎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至少是一个不大住在这一个世界里的人。他木然說道：

"你現在住在哪儿？"

"我在采尔西区租了个小公寓。"

他不想知道她怎样生活，不想知道任何事情；可是那句滑边的話仍旧說出来：

“一个人？”

她点点头。这一来，他倒放心了。他忽然恍悟，如果不是那一点阴錯阳差，很可能現在她是这片树林的女主人，引着他这位客人去看牛房。

“全是阿尔德尼种，”他說；“出的牛奶最好。这一只是个美人儿。鳴哇，雁来紅！”

那只赭色的乳牛，眼睛和伊琳的眼睛一样的柔和，一样的褐黄，由于挤过奶不久，站着一动不动，它从两只发亮的、温和而嘲諷的眼睛梢里打量着面前的两个人，灰色的嘴唇流出一条口涎，淌到干草里。凉爽的牛房里光綫很暗，隐隐傳来干草、香草和阿莫尼亚的气味；老乔里恩說：

“你一定要上去跟我吃晚飯。我派馬車送你回去。”

他看出她内心在掙扎着；当然是感触的緣故，这也很自然。可是他想她做伴；美丽的臉龐，苗条的身材，眞是个美人儿！整整一下午他都是一个人。也許他的眼睛显出苦恼的神情，她回答：“謝謝你，乔里恩大伯。我很高兴。”

他搓搓手，說：

“好极了！那就上去罢！”两个人从那片田野走上去，仍旧是伯沙撒領前。这时太阳已經差不多平照到他們臉上，老乔里恩不但能够看出少許的白发，而且看出几道不深不淺的皺紋，恰好在她美丽的容顏上添上一层孤洁——好象是空谷的幽兰。“我要带她从走廊上进去，”他想：“不把她当做普通的客人。”

“你整天做些什么呢？”他說。

“教音乐；我还有一样兴趣。”

“工作！”老乔里恩說，把玩偶从秋千上面拿起来，抹抹它的黑短裙。“什么都比不上，可不是？我現在什么都不做了。上了年紀。那是一个什么兴趣！”

“想法子帮助那些苦命的女人。”老乔里恩弄不大懂。“苦命？”他跟了一句；接着就明白过来，心里这么一撞，原来她的意思和他自己碰巧用这两个字时的意思完全一样。就是帮助倫敦的那些妓女啊！多么不可思議而且駭人的兴趣！可是好奇心克服了天然的畏縮，他問：

“为什么？你給她們什么帮助呢？”

“沒有什么。我沒有錢可花。只能是同情，有时候給一点食物。”

老乔里恩的手不由而然地去摸自己的錢袋。他匆促地說：“你怎样找到她們的？”

“我上医院去。”

“医院！噓！”

“我看了最难受的是这些人过去差不多全有相当的姿色。”

老乔里恩把玩偶拉拉直。“姿色！”他猛然說：“哈！对了！眞是可怜！”就向房子走去。他带領着她掀开还沒有卷起的帘子，从落地窗进去，到了他經常讀泰晤士报的屋子里；在这間屋子里，他还看看农业杂志，杂志里面常有些放大的甜菜插画，剛好給好儿做图画的临本。

“晚飯还有半个鐘点。你要不要洗手！我带你上琼的屋子去。”

他看見她急切地向周圍顧盼；自从她上一次跟她丈夫，或者她情人，或者丈夫和情人，上这里来过，房子改变了多少——他不知道，也沒法說得出——这一切都是隐秘的，他也不愿意知

道。可是变化多大啊！在穿堂里，他說：

“我的孩子小乔是个画家，你知道。很喜欢画。这些都不是我的，当然，可是我讓他挂的。”

她站着一点不动，把穿堂和音乐室一齐看在眼里——穿堂和音乐室这时候在那扇大天窗下面，已經完全打成一片。老乔里恩看着她时有一个奇特的印象。难道她打算从这两間珠灰和銀色屋子的阴影里喚起什么幽灵嗎？他自己很想采用金色；生动而实在。可是小乔却是法国人的眼光，因此把两間屋子装飾成这付虛无縹緲的模样，看上去就象这家伙成天抽香烟噴的烟气一样，偶尔一处点綴一点藍颜色或者紅颜色。这不是他的梦想！在他的脑子里，他原想在这些地方挂上他那些金框的靜物画和更安靜的图画，这些都是他过去視为奇貨的，那时候买画只講究多。这些画現在哪里去了？三文不值二文全卖掉了！在所有福尔賽家人中間，他是唯一能够随着时代轉移的，也因为这个緣故，使他硬抑制着自己不要把这些画留下来。可是他的書房里仍旧挂着那張“落日中的荷兰漁船”。

他开始和她走上楼梯，走得很慢，因为覺得左胁下有点痛。

“这些是浴間，”他說，“和盥洗室。我都鋪上了磁磚。孩子們的房間在那一边。这是小乔的臥室和他妻子的臥房，两間全通。不过，你知道，我指望——。”

伊琳点点头。两人又朝前走，上了回廊，进了一間大房間，房內一張小床，有几面窗子。

“这是我的房間，”他說。墙上到处挂的孩子照片和水彩画，他接着迟疑地說：

“这些都是小乔画的。这里望出去的景致最好。天气清明的时候，可以望得見愛普索姆跑馬場的大看台。”

这时屋子后面，太阳已經下去，那片野景上面起了一层明亮的暮靄，是这个长长的吉利的日子殘留下来的。很少什么房子望得見，可是田野和树木隐約地閃映着，一直連接到一片隐隐的高原。

“乡下也变了，”他突然說，“可是等我們全死掉，乡下还是乡下。你看那些画眉鳥——早上这里的鸟声真好听。我眞高兴跟倫敦断絕了。”

她的臉紧挨着窗格，神色凄惨，使他看見心里一动。“我眞希望能使她看上去快乐些！”他想。“这样美的臉，可是这样悒郁！”他拿起自己房里那罐热水走到回廊上。

“这是琼的房間，”他說，把隔壁房間打开，放下罐子；“我想你什么都看見了。”他給她关上門，回到自己房里；用那柄大烏木刷子刷刷头发，額上搽点花露水，就沉思起来。她来得这样突兀——簡直是一种天賜，很神秘，也可以說很浪漫，就好象是他想望有人陪伴，盼望美，被哪个滿足了，究竟是哪个滿足这类事情且不去管他。他站在鏡子面前，把仍旧笔挺的腰杆伸直，拿刷子把自己的大白胡子刷两下，眉毛上洒些花露水，就拉鈴叫女佣。

“我忘了关照他們有位女客跟我吃晚飯。讓厨师添一点菜，并且告訴倍根在十点半鐘的时候把两匹馬和大馬車駕好，送这位女太太回城里去。好儿小姐睡了嗎？”

女佣說大約沒有睡。老乔里恩由回廊下楼，踮着脚步向孩子房間走去，把門推开；他在房門的絞鏈上特别加了油，专門預备自己晚上偷偷溜进溜出，不至于把孩子惊醒。

可是好儿已經睡着，躺在那里就象个雛形的圣母馬利亚，是那种老式的圣母，古代画家画成之后时常分别不出究竟是圣母还是維妮絲。她的烏黑的长睫毛貼在頰上；臉上十分安靜——

小腸胃显然已經完全复原了。老乔里恩站在室內昏暗的灯光下欣賞她！一張小脸——这样的可爱，这样的神圣、惹疼！他特别能够在年輕孩子身上重新活着——在他眞是一种福气。孩子們在他的眼中是他未来的生命——整个的未来生命；以他这样一个基本上不信宗教的正常心灵来說，这种未来的生命也許是他还能够承認的。她将来是什么都不用愁，而他的血液——一部分的血液——就在她的小血管里流着。她是他的小伴，将来他要竭尽他的一切使她幸福，使她除了爱之外什么都不知道。他很开心，輕步走了出去，不讓自己的漆皮鞋发出声响。在过道里面，他忽然有了一个怪想法：試想孩子們会有一天落到伊琳帮助的那些人的地步！女人过去全都一度是孩子，跟那边睡着的那个一样！"我一定要給她一張支票！"他涉想着；"想起这些人来眞不好受！"这些沒有归宿的可怜人，他从来沒有勇气想到她們；藏在他心里，在层层財产意識的束縛下面，有一种眞正的高尙意識，一想到她們，就伤害到蘊藏在他心灵最深处的感情，伤害到他的爱美心，便在目前，一想到今天晚上将有一个美丽女子和他做伴，还能够使他的心花开放。他下楼穿过彈簧門，到了房子后部。在酒窖里，他藏有一种好克酒①，至少值两鎊錢一瓶，是一种斯太因倍格秘制酒，比你吃过的任何約翰尼斯倍格的好克酒都要美；一种简直象花露的酒，象仙露桃一样香——的确就象仙露！他取出一瓶，拿在手里就象捧着婴儿一样，横擎在手里迎光看着。一层神圣的灰尘裹着它顏色深郁的細頸瓶，看了人心里十分快慰。自从城里搬下来，又存放了三年了——香味应当絕佳！这批酒是他在三十五年前买下来的——感謝老天，他还能

① 白葡萄酒之一种。

欣賞一杯美酒，还有資格飲它。她一定会賞識这种酒；十瓶里面也尝不到一点酸味。他把瓶子揩揩，亲自把塞子拔出来，鼻子凑上去聞聞香气，就回到音乐室里。

伊琳正站在鋼琴旁边；她把帽子和繞在頸上的圍巾拿掉，露出一头金絲和肤色慘白的头頸。她穿的一件淡紫灰衣服，衬上鋼琴的花梨木，在老乔里恩眼中簡直是一幅美丽图画。

他把胳臂給她挽着，两个人庄严地走进餐室。餐室原来的布置可以容二十四个人舒舒服服地进餐，現在却只放了一張小圓桌子。在目前孤寂的情形下，那張大餐桌子使老乔里恩坐了怪不舒服；他叫人把桌子撤去，等儿子回来再說。平时他总是一人进餐，只有两張拉非尔的圣母象——眞正的精品——陪伴他。在这样的暮春天气，这是一天里面他最难混过的时候。他从来吃得不多，不象那个斯悅辛大块头，也不象西尔凡勒斯·海少普，或者安东尼·桑握西，他往年的那些好友；現在一个人进餐，由两个圣母在旁边看着，簡直毫无乐趣，所以他总是急急忙忙吃掉，好接上那种比較上算是精神享受的咖啡和雪茄烟。可是，今天晚上不同了！他眼睛映映地望着小餐桌对面的她，談着意大利和瑞士，跟她講自己在这些地方的旅行見聞，以及其他一些已經没法再告訴儿子和琼的經历，因为他們早已知道了。这位新听客对于他很是难得；有些老头子只在回忆里兜圈子，他从来就不是这等人。对于这些不曉事的人，他自己先就感到厌倦，因此他本能地也避免使别人厌倦，而且他天生对于美色的傾慕使他和女子交接时特别提防到这一点。他很想逗她談談体己話，可是她虽則談了两句，笑笑，而且听他談話好象覺得很开心似的，他始終覺得她还有那种神秘的落寞，而她引人的地方一半也就在这上面。有些女子对你非常亲热，咕咕呱呱沒有个完；有些女子

强嘴薄舌，只有自己說話的份儿，比你懂得的还要多；这些人他都受不了。在女子身上，他只喜欢一个地方——就是娇媚；而且人越安静，他越喜欢。这个女子也如此，就象他心爱的意大利岩谷上面的夕阳那样幽美。他而且覺得她有点遺世独立的味儿，这使她反而和自己更加接近，更成为他企求的伴侶。象他这样高年，而且事事要不了强的时候，就喜欢做事不受到年青人的威胁，因为这样他在美人的心里还是占第一位。他一面喝酒，一面留意她的嘴唇，簡直覺得自己年青了。可是小狗伯沙撒也躺在那儿望着她的嘴唇，而且在他們中止談話时，暗地里在厌恶；而且厌恶那些淡綠色的酒杯举起来，杯子里滿是那种他覺得难吃的黃湯。

两人回到音乐室里的时候，天剛好黑下来，老乔里恩銜着雪茄說：

"替我彈几支肖邦吧。"

看一个人抽的什么雪茄，喜欢的什么音乐家，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灵魂的組成。老乔里恩吃不消强烈的雪茄，吃不消华格納的音乐。他喜欢貝多芬和莫札特，汉得尔和格魯克，和許曼，还喜欢买耶比尔的歌剧，究竟什么原因倒很难說；可是晚年他却迷上了肖邦，正如在油画上向波蒂奇里屈服一样。他自己也知道，这样降格以求，是違背黃金时代的标准的。这里面的詩意并不象米尔頓和拜倫和丁尼生；也不象拉菲尔和齐珊；也不象莫札特和貝多芬。这里的詩意就象是隔着一层紗；它不打上你的脸，而是把指头伸进你的肋骨，一陣揉搓，弄得你回腸蕩气。这样是不是健康呢，他永远說不出来，可是只要能看到波蒂奇里的一張画，或者听到肖邦的一只曲子，他就一切不管了。

伊琳在鋼琴前坐下，头上一盏电灯，四边垂着珠灰的纓絡；

老乔里恩坐在一張圈椅上——因为从这里可以看見她——蹺起大腿，徐徐抽着雪茄。有这么半晌她两只手放在鍵子上，显然是在盘算給他彈些什么；然后就开始彈起来，同时在老乔里恩脑子里涌起一陣哀愁似的快感，和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大象。他慢慢沉入一种迷醉状态，只有那一只手，每隔这么半天，从嘴里把雪茄拿出来，又放进去，偶尔給他打断一下。这里有她，还有腹中的好克酒，和烟草味；可是这里还有一个阳光的世界，阳光又淡成月光，还有池塘里立着許多鸛鳥，上面长些青青的丛树，一片片映眼的紅薔薇，葡萄酒的紅；还有淡紫色的田野，上面乳白色的牛吃着草，还有一个縹緲的女子，深褐眼睛，白頸項，微笑着，两臂伸出来；而且从濃郁得象音乐的空气里，一顆星儿落了下来，挂在牛角上。他睁开眼睛。多美的曲子；彈得也好——就象仙女的指头——他又把眼睛閉上。他覺得奇妙地哀愁而快乐，就象菩提树盛开时，人站在树下聞到那股甜香似的。并不是重返往日的生活，只是站在那里，消受一个女子眼睛里的笑意，欣賞着这束花朵！他的手揮动一下，原来是伯沙撒爬上来舐他的手。

"美啊！"他說："彈下去——再彈些肖邦！"

她又彈起来。这一次他猛然发現她和肖邦之間多么相近。他注意到她走路时那种腰肢的搖摆在她的演奏里也有，而她选擇的这支夜曲，和她眼睛里温柔的顏色，她头发的光采，就象是一面金黃月亮射出的月光似的。誘惑，誠然是的；可是一点不淫蕩，不論是她，或者这支曲子。从他的雪茄上升起一縷青烟，又散失掉。"我們就这样消失掉！"他想。"再看不到美人！什么都没有，是嗎？"

伊琳又停下来。

"你要不要听几只格魯克？他时常在一个充满阳光的花园

里写他的乐曲，而且还放一瓶莱茵酿制的葡萄酒在旁边。”

“啊！对了。来个‘奥費俄’吧。”这时在他的四周是开着金銀花朵的田野，白衣仙人在日光中搖曳着，羽毛鲜明的鳥飞来飞去。滿眼的春光。一陣陣纏綿的甜蜜和悔恨，就象波浪，浸沒了他的灵魂。一点雪茄烟灰落下来，他取出綢手絹把烟灰撣掉，同时聞到一股象是鼻烟又象是花露水的混合味儿。“啊！”他想，“殘夏啊——就是这样！”他說：“你还沒有彈‘我失去攸丽狄琪’呢。”①

她沒有回答；也沒有动。他覺得有异——什么事使她突然感触。忽然他看見她站起来，背过身去，他登时懊悔起来。你眞是个蠢家伙！她，跟奥費俄一样，当然——她也是在这間回忆的大厅里寻找她丧失的人啊！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这时她已經走到室內尽头那扇大窗子前面。他小心翼翼跟在后面。她两只手交叉放在胸口；他只能看見她的側面，顏色蒼白。他情不自禁地說：“不要，不要，乖乖！”这話在他是冲口而出，因为好儿弄痛了时，他总是說这样的話，然而这些話立刻收到很难堪的效果。她抬起两只胳臂遮着臉，哭了。

老乔里恩站着，睁着深陷的老眼看着她。她好象对自己这样任性深深感到羞愧，和她那种端庄安靜的举止太不象了，可是也看出她从来沒有在人前这样不能自持过。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他喃喃地說；并且恭敬地伸出一只手来，碰碰她。她轉过身来，把两只掩着臉的胳臂靠上他。老乔里恩站着一动不动，一只瘦手始終放在她肩上。讓她哭个痛快——对她有好处！小狗伯沙撒弄得迷迷惑惑，坐起来望着两个人打量。

① 是“奥費俄”最后一幕里的一只歌。

窗子还开着，窗帘也没有拉起来，窗外最后剩下的一点天光和室内隐隐透出来的灯光混在一起，傳来新割过的青草香。老年人都懂得，所以老乔里恩沒有說話。便是悲痛也会有时候哭完的；只有时間治疗得了悲痛——喜怒哀乐，时間全看見过，而且挨次地看見它們消逝；时間是一切的埋葬者啊！他脑子里忽然想起"就象牡鹿喘息着奔向清凉的水流"那句詩来——可是这句詩对他沒有用。接着，他聞到一陣紫罗兰香味，知道她在擦眼泪。他伸出下巴，用大胡子亲一亲她的前額，覺得她整个身体震栗了一下，就象一棵树抖掉身上的雨点一样。她拿起他的手吻了一下，意思象是說："現在好了！对不起！"

这一吻使他充满了莫名的安慰；他領她回到原来使她那样感触的座位上。小狗伯沙撒随着，把他們剛才吃剩下的一根骨头放在他們脚下。

为了使她忘掉适才那一陣情感的发洩，他想再沒有請她看瓷器更适合了；和她挨次把一口一口橱柜慢慢看过来，拿起这一件德莱斯登，那一件罗斯托夫特，那一件采尔西，一双瘦瘠而露出青筋的手把瓷器轉来轉去，手上的皮肤隐隐有些雀斑，看上去眞是老得厉害。

"这一件是我在乔布生行买的，"他說："花了我三十鎊。很旧。那只狗把骨头到处扔。这件旧'船形碗'是我在那次那个現世宝侯爵出事后的拍卖会上弄来的。可是你記不得了。这一件采尔西很不錯。你看，这一件你說是什么瓷？"这样使她很好受，同时覺得她，这样一个雅人，也眞正在对这些东西感到兴趣；說实在話，再沒有比一件可疑的瓷器更能使人心情安定下来了。

終于听見馬車輪子的轆轆来了，他說：

"你下次还要来；一定来吃午飯，那时候我可以在白天把这

些拿給你看，还有我的可爱的小孙女儿——眞是小宝貝。这狗好象看上你了。”

原来伯沙撒感覺到她就要走了，正在拿身子擦她的腿。和她一同走到門廊里时，他說：

“車夫大約一小时零一刻鐘就可以送你到家。替你的那些苦人儿收下这个，”就塞了一張五十鎊的支票在她手里。他看見她的眼睛一亮，听見她咕了一句：“啊呀，乔里恩伯伯！”他从心里感到一陣快乐的顫动。这話是說，有一两个可怜虫将稍济穷困，也等于說她还会来。他把手伸到車窗口，再一次握一下她的手。馬車开走了，他站着望望月亮，和树木的影子，心里想：“可爱的晚上啊！她——”

二

下了两天雨，夏天变得更加温暖明媚了。老乔里恩成天和好儿散散步，談話。起先他覺得人高了一点，而且充滿新的活力；接着感到靜不下来。几乎每天下午，他們都要上小树林去，而且一直要走到那棵断株的地方。“唉，她不在！”他会想，“当然不在啊！”这时他就会覺得人矮了一点，拖着脚步爬山回去，一只手永远按着左胁。有时候，他脑子里会有这样的念头：“是她眞的来了——还是我做梦呢？”于是他瞠眼呆望着，同时小狗伯沙撒也瞠眼望着他。当然她不会再来了！他拆开西班牙来信时也不大兴奋了。他們要到七月里才回来；奇怪的是他并不覺得受不了。每天吃晚飯的时候，他都要眯起眼睛看看她坐过的地方。她不在，他只好不看。

到了第七天下午，他想：“我得进城去买双靴子。”他叫倍根駕上馬車，就开出去。經过普尼鎮到海德公园这一段时，他盘算着：“我何不上采尔西看看她去。”他喊：“你把車子赶往那天晚上你送那位女太太的地方去。”馬夫的一張大紅脸回过来，湿濡濡的嘴唇回答：“那位穿灰色衣服的女太太嗎？老爷。”

“对，穿灰色衣服的女太太。”还有哪位女太太？这个蠢貨！

馬車在一幢三层小公寓前停下，公寓离河边沒有多远。老乔里恩一双熟諳的眼睛一望就看出是三流房子。“看上去大約

六十鎊一年罢，"他默然想着；进門时，他看看住戶的牌号。上面沒有"福尔賽"的字样，可是二楼丙室写着："伊琳·海隆太太。"啊！她原来恢复她的娘家姓了！不知道什么緣故，这一来倒使他高兴。他緩緩走上楼梯，覺得左胁下有点痛。他在拉鈴之前，先站立一会儿，歇歇腿，使自己心跳得好些。她不会在家！下面就是——买靴子了！想到这里眞泄气。他这样大的年紀要靴子做什么？手边有的已經穿不完了。

"太太在家嗎？"

"在家，先生。"

"你說乔里恩·福尔賽先生要見她。"

"好的，先生，請这边来，好嗎？"

老乔里恩随着一个小女佣——敢說还不到十六岁——走进一間很小的客厅，客厅里的遮阳帘全拉下来。室內放了一架小鋼琴，此外除掉一点香味和雅趣外，再沒有什么了。他站在屋子中間，大礼帽拿在手里，心里想："我看她过得很窘呢！"壁爐上挂一面鏡子，从鏡子里他看見自己的影子。一个老态龙鍾的家伙！他听見一陣簌簌声；轉过身来。她站得非常之近，他的大胡子几乎扫到她的額头，就在那几根銀絲下面。

"我坐馬車上城里来，"他說。"想起来看看你；那天晚上回来沒有什么吧？"

看見她笑了，他頓时心地为之一寬。也許，她眞的愿意看見他呢。

"你要不要戴上帽子，跟我上公园里去兜一下？"

可是当她去戴帽子的时候，他眉头皺起来。公园！詹姆士和爱米丽！尼古拉的妻子，或者他这个宝貝族中其他的什么人，很可能在那儿，神气活現地跑来跑去。事后，他們就会搬弄是

非，說看見他和伊琳在一起。还是不去为妙！他不想在福尔賽交易所里重新引起往日的那些流言。从扣紧的大礼服領边上他拈掉一根白头髮，一只手摸摸自己的面頰、胡子和方腮；在顴骨下面，凹得很厉害。他最近的胃口不很好——还是找那个替好儿看病的、乳臭未干的小医生开点补葯吃吃吧。可是她回来了，两人坐上馬車时，他說：

“我們还是上坎辛登公园去坐坐怎么样？”接着眼睛眏了一下又說：“沒有人神气活現地跑来跑去，”好象把自己心里的秘密告訴她似的。

下了馬車，两人走进那些幽靜的去处，漫步向水边走来。

“我看見你又恢复娘家姓了，”他說：“我倒贊成。”

她一只手伸到他胳臂下面；“琼原諒我沒有，乔里恩伯伯？”

他溫和地回答：“是啊——是啊；当然，为什么不原諒？”

“那么你呢？”

“我？我一看出事情沒法挽回时，就原諒你了。”也許他当时是这样；他天生一直就是原諒美人的。

她深深透口气。“我从来不懊悔——沒法懊悔。你可曾爱得无法自拔过，乔里恩伯伯？”

这个怪問題使老乔里恩听了眼睛睁得老大。他有过沒有呢？好象記不得曾經有过。可是当着这样一个年輕女子，她的手正搭着你的胳臂，而且她的一生，由于过去有这一段悲慘的爱情，就好象是停了摆的，他可不愿意說出来。他心里想：“如果我年輕的时候碰見你，我——我也許很可能做一个荒唐鬼。”为了搪塞她，他不由而然又发揮起来。

“爱情是个古怪的东西，”他說，“常常是一种劫数。希腊人——可不是嗎——就把爱情說成是个女神；敢說他們是对的，

不过話又說回来，他們是处在黃金时代啊。”

“菲力就崇拜希腊人。”

菲力！这两个字使他听了很不舒服；他本来看事情很周到，这时猛然悟出为什么她这样子敷衍他。她是要跟他談她的情人！好吧！只要能够使她快乐一点就行。所以他說：“啊！他是有点雕刻家的味儿，我覚得。”

“对了。他就爱平衡和匀称，他就爱希腊人那样把全部心血貢献在艺术上面。”

平衡！根据他的回忆，那个小子根本沒有平衡——心理的平衡；至于匀称——当然，身材长得很匀称；可是他那双异样的眼睛，和高顴骨——匀称嗎？

“你也是黃金时代的人，乔里恩伯伯。”

老乔里恩轉过头来望她一下。她是开他玩笑嗎？不，她的眼睛还是象絲絨一样溫柔。她是奉承他嗎？可是如果是奉承，又为了什么？象他这样一个老头子，奉承他有什么好处呢？

“菲力这样看。他常說：‘可是我从来沒法告訴他我那样佩服他。’”

啊！又来了。她死去的情人；仍旧是要談他！他按一下她的胳臂，一半憎恨，一半也感激这些回忆，好象看出这些在她和自己之間是多么重要的牵綫似的。

“他是个很有天才的青年，”他喃喃說着。“太热了；我近来受不了热。我們坐下吧。”

两人在一棵栗树下面找到两張椅子坐下，大栗树叶子給他們遮着午后宁靜的阳光。坐在这里，看着她，同时覚得她很喜欢和自己在一起，眞是开心。索性讓她更喜欢些，他于是又說下去：

"我想他在你面前暴露的一面是我从来沒有看到的。他跟你在一起时一定頂有意思。他的艺术見解稍为新了一点——对于我来說"——他把"华而不实"几个字咽下去沒有說。

"是啊：可是他常說你是眞正懂得美的。"老乔里恩想："这个家伙真这样说！"可是他睐了一下眼睛說："是啊，否則我就不会跟你坐在这儿。"她笑起来眼睛里的神情眞爱人！

"他覚得你有一顆永远不老的心。菲力的确有眼光。"

这一句从記忆里挖出来的奉承話，完全由于想要談她死去的情人，并不使他动心——一点不动心；然而听听也很不錯，因为她在他的眼睛里和心里——很对，一顆永远不老的心——是这样的可爱。这是不是因为他跟她和她死去的情人都不同——从来沒有不顧一切地恋爱过呢？从沒有失去心理的平衡和匀称的感覚呢？也罢！总之，他到了八十五岁的高年还能够欣賞美人。他想，"如果我是个画家或者雕刻家的話！可是我是个老骨董了。还是只顧眼前罢。"

一对男女挽着胳臂在他們前面的草地上走过，就在那棵栗树影子的边上。阳光无情地照上两張蒼白而年輕的臉，乱头粗服，頹丧的神情。"我們都是丑陋的一群！"老乔里恩忽然說："奇怪的是，你看——爱情战胜了丑陋。"

"爱情战胜一切！"

"年輕人这样想，"他咕了一句。

"爱情沒有年龄，沒有止境，沒有死亡。"

她蒼白的臉上紅了起来，胸口起伏，眼睛睁得又大又烏又温柔，那样子就象活的維妮絲！可是这句激动的話立刻引起了反应，他眼睛一睐，說："是啊，如果有止境的話，我們就不会生出来；因为，天啊，爱情得忍受許多事情呢。"

他取下大礼帽，用袖口把帽子四周揩揩。这个累赘戴得他额头很热；这些日子里，他时常覺得血涌到头上来——他的血压不象过去那样好了。

她仍旧直着眼睛坐着，忽然喃喃地說：

“奇怪的是我还活着。”

他想起小乔那句“又瘋狂又失魂落魄”的話来。

“啊！”他說：“我儿子見到你一下——就在那一天。”

“是你儿子嗎？我听見穿堂里有人；一时間我还以为是——菲力呢。”

老乔里恩看見她嘴唇顫栗了一下。她一只手掩着嘴，又拿下来，靜靜地又說下去：“那天晚上我跑到河边：一个女人抓着我的衣服。她向我叙述了自己的身世。当一个人知道别人受苦的情形时，就感到汗顏。”

“就是那些——？”

她点点头；老乔里恩心里引起一陣震栗，那种从来不知道和絕望搏斗的人所感到的震栗。他几乎是違背自己的意思說：“跟我談談呢。”

“我生死都置之度外。当你变成这样时，命运也不想害你了。她服侍我三天——从不离开我身边。我沒有錢。我現在竭力帮助她們一点就是这个緣故。”

可是老乔里恩心里想着：“沒有錢！还有比这个更殘酷的命运嗎？什么坏运都在里面了。”

“当时你来找我就好了，”他說。“为什么你沒有找我呢？”伊琳不答。

“大約是因为我姓福尔賽吧，我想是？还是有琼不大方便？你現在过得怎样？”他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在她身上扫了一下。也

許現在她还是——然而她并不消瘦——并不眞瘦！

“哦，我有五十鎊一年，勉强够了。”这句回答并不使他相信；他不放心起来。索米斯那个家伙！可是他覺得責备索米斯也不公平，所以沒有罵出来。她宁死也不会再拿他一个銅子，不会。看她样子那样柔弱，一定有些地方非常之坚强，坚强而且忠貞。可是小波辛尼有什么理由把自己撞死了，丢下她这样无依无靠呢！

“啊，你現在一定要来找我才是，”他說，“不管你短缺什么，否則我就要生气了。”他戴上帽子，站起来。“我們喝杯茶去。我告訴那个懶貨带着馬去溜蹥一个鐘点，回来到你的地方接我。我們等一下叫部馬車去；我現在不象从前走得动了。”

他們緩步走去，一直走到公园近坎辛登的一头出門；她講話的声音，和眼睛里的神气，和在他身边走动着的苗条身材，都使他看了非常开心。在高街上那家魯菲尔咖啡店的一頓茶也吃得很开心；出来的时候，他的小拇指上还吊着一大盒巧格力糖。坐在出租馬車上抽着雪茄，駛回采尔西，也开心。她答应下星期天下乡来，再彈琴給他听；在他的脑子里，已經开始摘起石竹和早开的玫瑰花来，預备給她带进城。給她一点快乐眞是快乐，如果象他这样一个老头子眞能給人快乐的話。他們到达时，他的馬車已經等在那里！就是这种不討喜的家伙，要他的时候他总要迟到，不要他的时候——。老乔里恩进去片刻和她道别。公寓阴暗的小穿堂里隐隐聞到一股不好受的薄荷味，靠墙的长凳上——屋內唯一的陈設——看見有个人坐着。他听見伊琳低声說：“等一等。”在小客厅里，門关上的时候，他郑重其事地問：“你那些苦人儿嗎？”

“对了。現在，要謝謝你，我可以帮助她一点了。”

他瞠目站着，摸着自己的方腮；他这强有力的方腮，少壮时曾經吓倒过那么許多人。她能帮助她們什么呢？什么都不能。恐怕只会給她自己带来沾辱和麻煩。所以他說：“孩子，自己要当心！人家对什么事情都是向頂坏的方面着想。”

“我懂得。”

她安靜地一笑，使他不覚恧然。“那么——星期天，”他咕嚕一句：“再見。”

她把臉頰送上来給他吻一下。

“再見，”他又說一句；“自己要当心。”他出了客厅，看也不看长凳上那个人。他繞道汉穆斯密斯大道回家，預备在一家熟識的酒行停一下，叫他們送两打最好的柏根地酒給她。她有时需要排遣一下，也許！只有快到里希蒙公园时他才想起自己进城是去訂靴子的，而且弄不懂自己怎么会有这样无聊的念头。

三

老年人的岁月里总是挤满了旧日的小仙人，可是在星期天来到之前的七十小时中間，那些小仙人很少和他亲过脸，这是从来沒有过的。相反地，未来的仙人，带着莫名的嫵媚，却把嘴唇送上来。老乔里恩現在一点不感覚到靜不下来了，也不去看那棵断株，原因是她要来吃午飯。約人吃飯有一种奇妙的肯定性；任凭天大的疑慮都消散了，因为任何人，除掉控制不了的理由外，决不肯錯过飯局的。他和好儿在草地上打了好多次板球，現在是他扔球，她击球，这样到了暑假她就可以扔給乔儿。要她扔給乔儿是因为她不是个福尔賽家的人，可是乔儿却是——而福尔賽家人永远是击球的，一直击到他們退休而且活到八十五岁为止。小狗伯沙撒从旁伺候着，尽量把球捉到；小厮接球，一張臉跑得就象大紅緞子。由于时間越来越近，每一天比前一天显得更长，而且更加明媚了。在星期五晚上，他吞了一顆肝痛丸，因为胁下相当的痛，虽則不在肝这一边，可是再沒有比肝痛丸更好了。这时候如果有人告訴他，說他找到一个生活上的新刺激，而这个刺激对他是不好的，一定会遭到他的白眼：那双深陷的鉄灰色眼睛就会带着坚定而凶狠的神情望着他，意思好象說：“我自己的事情自己理会得。”的确，他一直就是如此，而且一直会如此。

星期天早晨，好儿随着她的家庭教师去做礼拜，他去看看草莓田。到了草莓那边，由小狗伯沙撒陪伴着他，他把一棵棵草莓仔仔細細看过，居然找到两打以上眞正熟透的草莓。弯腰对他很不相宜，累得他头暈眼花，臉漲得通紅。他把草莓放在一只盆子里，端上餐桌，就去洗手，并且用花露水擦擦前額。这时对着鏡子，他发現自己瘦了一点。当他年輕的时候，他就是那样一根“竹竿子”！瘦总是好的——他最不喜欢胖子；然而他的两頰未免太瘦了一些！她要坐十二点半的火車到达，然后一路走过来，經过盖基农場，从小树林的尽头进来。他到琼的房內看看热水准备好没有，就动身去迎接她，不慌不忙地，原因是他感到心跳。空气里有一股清香，云雀叫着，爱普索姆跑馬場的大看台都望得見。天气太好了！无疑的，六年前索米斯在造房子之前，也是在这样的一天带着小波辛尼下来看地基的。是波辛尼选中了这所房子的理想地点——琼时常跟他講起这件事。这些日子里，他时常想到那个小伙子，仿佛他的魂灵的确在縈繞着他最后手澤的周圍，企图万一能看見——她。波辛尼——那个唯一占据她的心的人，而且是她狂热地把整个自己貢献給他的人！当然，到了他这样年紀，这种事情是无法体会的，可是在他的心里却引起一陣莫名其妙的模模糊糊的痛苦——好象漫无对象的妒忌的影子；另外还有一种比較忠厚的怜惜心情，想不到这段爱情这样早就完結。短短几个月的工夫全完了！唉，唉！在走进树林之前，他看看表——才十二点一刻，还要等二十五分鐘！接着，小徑轉了个弯，他望見她了，完全和第一次見到她时一个样，坐在那棵断株上，这才明白她一定是坐上一班火車来的，一个人在这里坐着至少有两小时了。两小时和她亲近的时間——錯过了！是什么旧情使得这棵断株对她这样亲密呢？她已經从他的臉色看出

他在想些什么，因此脱口而出說：

"对不起，乔里恩伯伯；我是在这里初次知道的。"

"是啊，是啊；这儿你随时欢喜都可以来坐。你样子有点疲劳；教琴教得太多了。"

想到她逼得要教琴，使他很不开心。和一群小女孩子在一起，教她們用小肥指头去敲鋼琴鍵子！

"你上哪儿去教琴呢？"他問。

"多数是犹太人家，幸而好。"

老乔里恩眼睛睁得多大；在所有福尔賽家的人看来，犹太人好象都是陌生可疑的。

"他們喜欢音乐，而且心腸都很好。"

"頂好能够这样，老天！"他挽着她的胳臂——上山时他的胁下总有点痛——說：

"你可曾見过这样盛开的黄毛茛？一夜的功夫就开成这样了。"

她的眼睛好象的确在田野上飞翔，就象蜜蜂追求鲜花和花蜜似的。"我要你看看这些花——所以到现在还不讓他們把牛放出来。"随即想起她下来是为了談波辛尼而来的，就指指馬厩上的鐘楼：

"我想他决不会讓我加上这个——据我所能記得的，他就沒有时間观念。"

可是她把他的胳臂拉紧一点，反而談起花来，他知道这样做，是为了不讓他覚得她是为了自己死去的情人才下来的。

"我有一朵頂美丽的花給你看，"他說，带着得意的神气，"就是我的小孙女儿。她去做礼拜就要回来了。我覚得她有些地方就象你，"其实他应当說："我覚得你有些地方象她，"可是他对自己

这样說法并不觉得特别。啊，她来了！

好儿在前，后面紧紧跟着那位半老的法国女教师；二十二年前，斯特拉斯布格圍城的时候，这位女教师的胃口就搞坏了。好儿在树下向他們这边赶来，可是离他們两三丈远时又停下来，拍拍伯沙撒，装作这是她脑子里唯一的一件事。老乔里恩，比較曉事，就說：

“来，乖乖，这位就是我答应給你介紹的淺灰衣服的女太太。”

好儿直起身子，抬头望着。老乔里恩眼睛睒睒从旁望着这两个人，伊琳微笑着，好儿一本正經地問候起来，也逐漸显出羞怯的笑容，然后又轉为更深刻的表情。好儿也懂得美，这个孩子——眼力不錯！看这两个人接吻眞是开心。

“海隆太太，布斯小姐。講道好嗎，布斯小姐？”

現在他已經沒有多少岁月好过，他对教会仅剩的一点兴趣就是做禮拜时那唯一和現实世界有关的布道部分了。布斯小姐伸出一只戴黑羊皮手套的手，就象鷄爪子——她过去在許多大戶人家耽过——瘦黃脸上一双含愁含恨的眼睛仿佛在問：“你受过教养嗎？”原来每次好儿或者乔儿做了什么使她不快的事情时——这种情形时常发生——他总要跟他們說：“那些小泰洛从来不做这些事——他們是这样有教养的小孩子。”乔儿頂恨这些小泰洛，好儿简直弄不懂，她怎么会总是赶不上他們。老乔里恩觉得她是个“淺薄无聊的怪人儿，”——这就是布斯小姐。

一頓午飯吃得很快意，鮮蘑菇是他从蘑菇房里亲手摘来的，草莓也是他精挑細选来的，又是一瓶斯太因倍克秘制佳釀——这些給他装滿了一种芬香的灵感，和肯定明天要发湿疹的信念。午飯后，大家坐在橡树下面喝土耳其咖啡。布斯小姐的告退一

点不使他抱憾。她每逢星期天都要写信給她妹妹；这个妹妹过去吞过一根針，因此一直威胁着她的未来——这件事情被她每天用来警告儿童要慢慢地吃，不要吃得不消化。好儿和小狗伯沙撒坐在平坡下面一張車毯上，互相狎弄要好；老乔里恩坐在树阴里蹺着大腿，聞着濃郁的雪茄烟味，一心看着坐在秋千架上的伊琳。一个輕盈的、微微搖摆的、淺灰衣服的人儿，身上零零落落映上些太阳斑点，嘴唇微启，眼皮稍稍垂下来遮着一双温柔的深褐眼睛。她的神情很是自得；肯定說，下来看他对她有益处！老年人的自私自利总算沒有眞正傳染上他，因为他还能从别人的快乐上面感到快乐，同时体会到自己的需要，虽則很多，可并不怎么了不起地重要。

"这儿很安静，"他說；"如果你覚得单調，就不要勉强下来。不过我看見你很开心。我的小宝貝是唯一使我开心的一張臉，除掉你的。"

从她的微笑中，他看出她对人家的愛慕并不以为忤，这就使他放心了。"这并不騙你，"他說。"我心里不喜欢一个女子，嘴上决不說喜欢她。老实說，我就記不起几时跟一个女子說过我喜欢她呢，除掉当年跟我的妻子；不过做妻子的都是古怪的。"他不响了，可是突然接着又說：

"她时常要我說我喜欢她，不喜欢的时候也要說，这就搞不好了。"她臉上的神情有种神秘的悵惘，他怕自己說了什么使她痛苦的話，赶快又說下去：

"等我的小宝貝結婚时，我希望她找个懂得女子心理的男子。我是来不及看見了，可是婚姻上面顚三倒四的事情太多了，我可不想看她吃这种苦头。"他覚得話越說越不对头。就接着說："那只狗偏要搔痒。"

一陣沉默。这个一生断送了的尤物，和爱情早已絕緣，然而天生是为爱情而設的，她心里想些什么呢？有一天他去世之后，也許她另外找到一个配偶——不象那个把自己撞死的小伙子那样乱糟糟的。啊！可是她的丈夫呢？

“索米斯从来不纏你嗎？”他問。

她搖搖头。脸色突然沉下来。尽管她这样温柔和順，在有些事情上决无妥协的余地。老乔里恩的脑子里——那个本来属于早期維多利亚昌盛之世的头脑，比他老年的这个世界还要古老得多——从来就沒有想到这类原始的两性关系上去，現在才初步体会到两性之間的仇恨会到这样恩断义絕的地步。

“这总算运气，”他說。“今天你可以望得見大看台。我們要不要轉一轉去？”

他領着她穿过花果园——园内沿着一带和外面隔界的高墻，一行行的桃树和仙露桃树曝着太阳——穿过馬厩、葡萄园、蘑菇房、蘆笋田、玫瑰圃、凉軒，連菜园也带她瞧瞧，看那些小綠豆儿；平时好儿最爱用小指头从豆荚里把豆子挖出来，放在小黃手心里舐掉。他带她看了許多有趣的东西，好儿和小狗伯沙撒跳跳蹦蹦在前領路，有时候回到他們身边来要大人照应一下。这是他过得最最快乐的一个下午，可是走得他很累，总算能回到音乐室里坐下来，讓她給他弄一杯茶吃。好儿来了一个小密友——一个皮肤白皙的小女孩，头发短得就象男孩子。两个孩子离他們远远的一起玩耍，一会儿在楼梯下面，一会儿在楼梯上面，一会儿又上了回廊。老乔里恩請伊琳彈几支肖邦。她彈了些練习曲，波兰舞曲和华尔滋曲；后来两个孩子也躡着脚挨近来，站在鋼琴下面——一个深褐头发，一个金黃头发，都豎着耳朵在听，老乔里恩留心瞧着。

“給我們跳个舞吧，你們两个！”

两个孩子怯生生地跳起来，开头就錯了步子。她們摆动着，旋轉着，非常認眞，但是不太熟練，随着华尔滋曲的起落一次又一次地掠过他的椅子。他瞧着她們，又望望那个彈琴的人掉头向着这两个小跳舞家微笑着，心里想：“多少年来沒有看見这么美的图画了。”一个法国声音叫出来：

“好妮！这究竟算什么？星期天跳舞！你来。”

可是两个孩子都挨到老乔里恩身边来，知道他会保护她們的，盯着他那張肯定“犯了法”的臉看。

“吉日无忌，布斯小姐。都是我叫她們跳的。玩去罢，孩子們，吃茶去。”

两个孩子走了，小狗伯沙撒也跟了去，它是从不錯过一頓的；老乔里恩望着伊琳挤一下眼睛，說：

“你看，只剩我們两个了！这两个孩子可爱嗎？你的学生里面有沒有这么大的？”

“有，里面两三个非常可爱。”

“好看嗎？”

“美得很！”

老乔里恩叹口气；他就是喜欢小的，好象永远沒有满足似的。“我的小宝貝，”他說，“非常爱好音乐；有一天一定会成为音乐家。你听听她彈得怎样，不过我想你未見得肯吧？”

“我当然肯。”

“你未見得愿意——”可是他把“教她”两个字止着沒有說出来。他很不爱听她教琴的事；可是如果她肯的話，他就可以經常和她見面。她离开鋼琴走到他椅子面前。

“我很愿意教她；不过問題是——琼。他們几时回来呢？”

老乔里恩眉头一皺。"要到下月中旬以后。这有什么关系?"

"你說过琼已經原諒我;可是她永远忘記不了的,乔里恩伯伯。"

忘記!她非忘記不可,如果他要她忘記的話。

可是就象是回答他似的,伊琳搖搖头。"你知道她忘記不了;人是不会忘記的。"

永远是那个可恨的旣往!他只好带着着恼的結論說:

"我們再看罢。"

他和她又談了一小时多一点,談孩子,和各种小事情,終于馬車开来送她回城里去。她走了以后,老乔里恩又回到自己椅子上坐下,摩挲着臉和下巴,遐想这一天的經过。

那天晚上用完晚餐之后,他走进書房,取出一張信紙。他坐了几分鐘沒有下笔,就起身站在那張"落日中的荷兰漁船"名画下面。他想的并不是那張画,而是自己的一生。他打算在遺囑上面給她留点錢;再沒有比这个念头更能攪乱他平靜的思緒和記忆深渊了。他打算留給她一部分財富,也就是造成这財富的自己一部分理想、事业、品質、成就——总之,自己的一切;也就是留給她一部分自己循規蹈矩的一生中一切沒有能享受到的。啊!他沒有能享受到什么呢?"荷兰漁船"瞠然不答;他走到落地窗前面,拉开窗帘,打开窗子。一陣风刮过来,暮色中,一片被园丁扫剩下来的隔年橡树叶子,发出輕微的沙沙声。正沿着走廊卷走,除了这一点声响外,外面是一片寂靜。一只蝙蝠掠过去。一只鳥儿发出最后的啁啾。就在橡树頂上,第一顆星儿出現了。在那出歌剧里,浮士德为了重返几年的青春,把灵魂做了抵押品。荒唐的想法!这种交易是不可能的,眞正的悲剧在此。一个人要重新爱过,重新活过,重新什么过,都不可能。什么都不可

能，只有趁你还活在世上时可望而不可及地欣賞一下美人，并且在遺囑上給美人留下一点。可是留多少呢？夜色温和而爽快；就好象望着这片乡間夜景不能帮助他計算出来似的，他轉身走到壁爐架前面。架上放着他心爱的小摆設——一座克丽奥佩特拉女皇的銅象，胸口釘着一条小毒蛇；一条猎犬玩弄着自己的幼犬；一个力士勒着几匹馬。"他們不死！"他想着，不由得一陣心酸。他們还有一千年好活呢！

"多少呢？"至少要够她过的，不至于未老先衰，尽量使那些皺紋不侵上她的臉，使那些白发不沾污她的金絲。他也許还会活上五年。那时候她該是三十以外了。"多少呢？"她和他沒有一点血統关系啊！从他結婚的时候起，从他开始建立了那个神秘的东西——家——之后，四十多年来他立身处世一直沒有違背那条准則，現在它提出警告来了：不属于他的血統，沒有任何权利！所以，这完全是非分之想；是一种浪費，一个老年人异想天开的放縱行为，是老得昏瞶糊涂时才做出来的事。他眞正的生命是寄托在那些含有他血液的人身上，他死之后，他将要在他們身上活下去。他从那些銅象前轉过身来，望着那張他坐过并且抽过无数支雪茄烟的旧皮圈椅。忽然間，他好象看見她穿着淺灰衣服坐在椅子上，香澤微聞，温柔而文雅，深褐色的眼睛，臉向着他！为什么！她心里并沒有他，說实在話，她一心想念的只是她那个死去的情人。然而不管她眞假，她总是在那儿，以她的美色和风度使他得到快乐。你沒有資格硬要她跟一个老头子做伴，沒有資格要她下来給你彈琴，而且讓你看她——沒有資格这样做而不給酬劳！在这个世界上，快乐是有价錢的。"多少呢？"反正，他有的是錢；他儿子和他的三个孙男孙女短少这一点点决沒有关系。这些錢都是他自己掙来的，几乎是每一辨士；他喜欢給

誰就可以給誰，这一点总可以容許自己称心一下。他回到書桌面前。“我要给，”他想着，“不管他們怎么想法。我要给！”就坐了下来。

“多少呢？”一万，两万——多少？但愿他的錢能給自己买回一年，甚至于一个月的青春！他心里一动，就迅笔写道：

海林先生：請替我在遺嘱上追加这样一条：“我贈給我的侄媳伊琳·福尔赛，閨名伊琳·海隆，也即是她現在使用的名字，一万五千鎊，遺产稅除外。”

乔里恩·福尔赛

他在信封上盖上火漆，貼上邮票之后，又回到窗口，深深透一口气。天已經黑了，可是現在許多星星都亮了起来。

四

他在半夜里两点鐘醒来；多年来的經驗告訴他，在这种清夜，一切胡思乱想都会变得极端紧張起来。經驗也告訴他，等到他再度在正規的八点鐘醒来时，就会发現那种紧張完全是庸人自扰。今天夜里，使他越想越覺得严重的是，如果他病倒了——在他这种年紀并不是不可能——他就会見不到她。从这上面，他又进一步認識到，如果他儿子和琼从西班牙回来的話，他也会跟她断掉。这个人过去搶过——清夜里沒法含糊其辞——琼的情人，他怎么說得出口要和她来往呢？固然，那个情人已經死了；可是琼是个牛性子；热心，可是象牛皮筋一样固执，而且——的确——是不大会忘記的！到了下月中旬，他們就回来了。他只剩下短短五个星期的时光来追求他在殘年引起的这点兴趣。在黑暗中，他是什么一种心情反而变得更加清晰了。对美人的傾倒——喜欢人家看在眼睛里好受。眞是荒唐，在他这样年紀！然而——除了这一点外，还有什么理由要求琼忍受这种痛苦的刺激，又怎样使他的儿子和媳妇不把他看作神經呢？最后他弄得只好一个人偸偸进城去看她，可是进城一趟很累；而且碰到一点小病痛，就連这个也完了。他睁着眼睛躺着，咬紧牙关面对着这个未来局面，罵自己是个老糊涂蛋，同时覺得心跳得很厉害，一会儿又好象停止下来。他一直到看見天色在窗隙里亮了起来，听

見小鳥啁啾，鷄声四起，才重又入睡；醒来时人很累，可是头脑却清醒了。还有五个星期不用他煩心；在他这样年紀，等于一个世紀！可是夜来那种紧張多少还留下痕迹，对于一个一直是随心所欲的人，反而使他的心情更鼓舞了一点。他要尽量地和她多碰头！何不亲自进城，上他的律师那儿在遺嘱上加上一条，何必写信；她也許欢喜看一出歌剧呢！可是，坐火車去，不讓那个胖子倍根在他背后暗笑。佣人都是那种蠢貨；很可能，伊琳和小波辛尼的过去一段經过，他們已經全部知道——佣人是什么都懂的，而且不懂的也会疑心到那上面去。那天早上，他写了一封信給伊琳：

亲爱的伊琳：

我明天有事要进城。如果你想去看看歌剧的話，可以来和我一起吃一頓清靜的晚飯……

可是哪儿去呢？他几十年来都沒有在外面吃过飯，平时不是在俱乐部里，便在人家家里。啊！靠近古凡园的那家时髦而俗气的大飯店。

晚上七点鐘在彼得蒙飯店等你。明天早上先在飯店里給我留个条子。

乔里恩·福尔賽

她会明白他不过是为了使她散散心；他不愿意想她会猜到他非常急切地要看見她，这种想法使他从心里感到厌恶；人老到这样子，还这样殷勤去看人家，尤其是个美丽女子，总不大象样。

第二天进城虽则路程很短，加上去他的律师事务所，跑得他很累。天气也热，换了衣服，他躺在卧室里长沙发上休息一会儿预备吃晚飯。他一定是人暈了过去，因为醒来时覺得很不对勁，勉强站起来按一下鈴。怎么回事！已經七点鐘了！他还在这里，她一定在楼下等了。突然他又头暈起来，只好重又在沙发上躺下。他听見女佣的声音說：

"你叫人嗎，先生？"

"是啊，你来，"他看不清楚她的臉，眼睛有点花。"我人不大舒服，要一点嗅盐。"

"好的，先生。"她的声音有点慌張。

老乔里恩掙扎一下。

"不要走。你給我送个信給我的侄媳，一位穿淺灰衣服的女太太——在楼下大厅里等着的。你說福尔賽先生不大舒服——受了暑。对不起她；如果他一时不下来，晚飯就不要等他了。"

女佣走后，他有气无力地想着："为什么我說是穿淺灰衣服的女太太呢？她也許穿別的顏色衣服。嗅盐！"他总算沒有再暈过去，可是伊琳怎样上来站在他身边，拿嗅盐凑着他的鼻子，并且在他头下面塞了一个枕头，这些他全部都不覺得。他听見她焦急地說："好乔里恩伯伯，怎么回事啊！"迷迷糊糊感覺到她的嘴唇在他手上的温暖压力；后来深深把嗅盐吸进一口，忽然力气来了，打了一个噴嚏。

"哈！"他說："沒有关系。你怎样上来的？下去吃晚飯去——戏票在梳妆台上。我一会儿就好了。"

他感到她一只清凉的手放在他額头上，聞到紫罗兰香，坐在那里一面感到快乐，一面又竭力掙扎起来。

"怎么！你是穿的淺灰衣服啊！"他說："扶我起来。"站在地

上之后，他抖擻了一下。

“这样坍台眞是岂有此理！”他非常之慢地走到鏡子前面。臉色就象死人一样可怕！她的声音在他身后說着：

“你不能下楼，大伯；你非休息不可。”

“毫无道理！一杯香檳下去就会跟好人一样。不能叫你錯掉歌剧。”

可是沿着过道走很吃力。这种新里新气的地方鋪这么厚的地毯，叫你走一步都要絆一下！在电梯里面，他看出她的臉色非常关切，就微带笑意地說：

“我这个主人眞象样子。”

电梯停下时，他得紧紧抓着座位，防止自己滑交；可是喝完湯和一杯香檳酒之后，他覺得人好多了，对自己的病体引起她这样殷勤关切反而覺得开心起来。

“我很愿意有你这样一个女儿，”他忽然說；看見她眼睛里含着微笑，又說下去：

“在你这样年龄决不可以念念不忘过去；等到你象我这样老时，尽来得及做。这件衣服不錯——我喜欢这个样子。”

“我自己做的。”

啊！一个女子能替自己做一件漂亮衣服，对于人生还是沒有忘情啊。

“行乐須及时，”他說；“把这杯干掉。我要看見你臉上紅一点。我們不能不爱惜流光；一定要这样。今天晚上演瑪格丽特① 的是个新人；希望她不要太胖。还有靡非斯特也是新的——照我想得到的，再沒有比一个胖子扮魔鬼更叫人受不了的事情

① 那天晚上演的是浮士德歌剧，瑪格丽特是剧中女主角。

了。”

可是他們結果幷沒有去看歌剧，因为吃完晚飯立起来，他又头暈了，伊琳堅持要他靜养，而且早点上床睡覚。他和她在旅館門口分手；叫車子送她到采尔西去，把車錢付掉之后，他暫时坐了下来，欣然回忆着她那句話：“你待我眞好，乔里恩伯伯。”怎么！哪个不要待你好！他眞巴望再住一天，带她上动物园去，可是接連两天找她一定把她纏死了！不，他只好等到下星期天；她答应下来看他。那时候就可以講定教好儿鋼琴的事，就是一个月也好。那个布斯小姐一定不贊成，可是只好由她不高兴去。他把大氄帽放在胸口压扁，向电梯走去。

第二天早上，他坐了馬車上滑铁卢车站，心里一直想說：“赶我上采尔西去，”可是硬抑制着沒有說出口；覚得这样未免太过分了。还有，他还覚得人有点撑不住，象昨天晚上那样失去常态再来一次可不是玩意儿，而且又不在家里。好儿也在盼望他回去，和他口袋里給她带的东西。幷不是說他的小宝貝对他是一套虛情假意——她的小心里整个就是爱。接着，带着老年人那种相当刻薄的世故眼光，他盘算了一下象伊琳这样敷衍他，是不是虛情假意呢。不是，她也不是那样的人。要說，她只有太不懂得什么事对她有利了，根本沒有財产的观念，可怜的人儿！而且，他一个字也沒有透露他在遺嘱上加的那一条，也不必透露出来——眼前这样正好。

好儿坐着大馬車上車站来接他，还带着小狗伯沙撒来；一路坐車子回家，看着好儿和小狗亲热玩着，眞是开心。天气又晴又热，这一天余下的时間和第二天大部分时間里，他的心情都很平靜，坐在树阴下面休养，看着鎮日的阳光在草地上和鮮花上面落着金雨。可是到了星期四晚上一个人吃晚飯时，他又开始算起

日子来；还要再等两天半的时間，六十五小时，才能到小树林去迎接她，并且陪着她沿着田野走上来。他本来打算請医生来看看他的头暈病，可是那个家伙准会坚持要他靜养，不許劳神等等；他可不愿意弄得这样束手束脚的，要人家把他当做病人看待——就算眞是病人的話；在他这样年紀，正碰上这样新鮮事儿，他連听都不愿意听見。他在写信給自己儿子的时候，也小心避免提到头暈的事；只会吓得他們星夜赶回来！这样不提起，有多少是体貼他們，怕影响他們的快乐，有多少是为了自己，他也懶得去想它。

那天晚上坐在書房里，他抽完雪茄，打着瞌睡正要入睡时，忽然听見一陣衣服的簌簌声，鼻子里聞到一陣紫罗兰香。他睜开眼睛，看見她穿着淺灰衣服，站在壁爐旁边，两只胳臂伸了出来。奇怪的是，那两只胳臂虽則沒有抱着什么，却弯得就象摟着一个人的脖子似的；她自己的脖子也仰向后面，嘴唇微启，眼睛閉上。一会儿功夫就看不見了，只看見壁爐架和架上的几只銅象。可是她在时，那些銅象和壁爐架全看不見，只有壁爐和墙壁！他心里又是駭异，又是着急，自己站了起来。"我得吃药了，"他想；"一定有病。"他的心跳得很快，覚得胸口压着，就象害气喘病那样。他走到窗口，打开窗子透透空气。远远一只狗叫着，当然是一条盖基农場养的那些狗，就在小树林过去。夜晚幽靜，可是很黑。"我是睡着了，"他默想着，"就是这个緣故！可是我敢发誓眼睛是睜着的！"一声叹息傳来就好象是回答。

"什么？"他厉声問。"外面是誰？"

他拿手按着胁下使自己心跳得好一些，一面跨到走廊上来。一个毛松松的东西在黑暗中竄了出去。"嘘！"原来是那只大灰猫。他心里說："小波辛尼也就象只大猫啊！就是因为有他在这

里，所以她——所以她——他还纏着她呢！”他走到走廊边上，朝下面黑地里望；隐隐約約能看見草地上沒有割过的星星点点的白菀花！今天开着，明天謝掉！那边月亮升起来，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年輕的，年老的，活着的，死去的，絲毫不动心！轉眼就要輪到他了。只要能有一天的青春，他愿意把余年全部送掉！他轉身重又向屋子走去，抬头望見孩子房間的窗口。他的小宝貝总該睡了。“希望那只狗不要惊醒她！”他想“是什么驅使我們爱，又驅使我們死呢？我要睡了。”

穿过那片被月光照成淡白的走廊，他走进屋子里去。

五

一个老年人除掉梦想自己沒有虛度的岁月外，又怎样过日子呢？在回忆中，至少沒有那些激蕩的热情，只有暗淡的冬阳。这只壳子只能經得起記忆机器的輕微的敲击啊。他对現在应当疑惧；对未来应当回避。在濃濃的綠阴下，他应該凝望着太阳在他脚趾边蠕动。如果眼前是一片夏意，他也不要跑到日光下面去，誤認做十月里的小阳春好了！这样，他也許会輕輕地、緩緩地、不知不覚地衰弱下去，一直到造化等得不耐煩时，在某一个清晨、世界还沒有晾出来时，一把扼住他的喉嚨管，使他喘息地死去，于是別人在他的墓前豎起一块墓碑来："寿終正寢！"是啊！如果他一絲不苟地遵行着自己这些原則，一个福尔賽也許可以死后还繼續活下去。

老乔里恩这一切全都懂得，然而在他的性格里，却有一种远远超出福尔賽主义的地方。根据規定，一个福尔賽决不許爱美而忘掉理智；也不許随心所欲而不顧及自己的健康。在这些日子里，他心里产生了一种激蕩，它的每一下振动都侵蝕到他这具愈来愈薄的壳子。他也警覚到这一点，可也同时警覚到自己沒法制止这种激蕩，而且就是自己要制止也沒法制止。然而，如果你告訴他，說他是吃老本，他就会恶狠狠地望着你。不对，不对；一个人不能专靠吃老本；这是不行的！腐朽的陈規要比眼前的現

实真实得多。而他，过去一直認为吃老本是最最可詛咒的事情的，决不能容忍把这种恶毒的語言用在自己身上。快乐是健康的；美人是值得看的；在年輕人的身上重又感到青春——他做的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其他呢？

跟他平生做事的派头一样，他現在把时間安排得井井有条。每星期二坐火車进城；伊琳来陪他吃晚飯，飯后去看歌剧。每星期四他坐馬車进城，把那个胖馬夫和馬車遣开，和她在坎辛登公园碰头，和她分手之后再找上馬車，赶回家时剛好来得及吃晚飯。他随口透露一句，說他在这两天有事情要上倫敦来。星期三和星期六是她下来教好儿的琴。跟她在一起越覺得开心时，他就变得越謹小愼微，不苟言笑，表面上只是一个本份而友善的伯父。的确，連感情也并不多露出来——因为，說到底，他已經到了这样的年紀了。然而，如果她姗姗来迟的話，他就会煩躁得要死。如果她沒有来——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两次——他的眼睛就变得象老狗一样凄惨，晚上連睡覺也睡不好。

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一个月田野里的夏天，和他心里的夏天，包括夏天的溽热和困頓。如果在几个星期前，說他一想到儿子和孙女儿回来，簡直象禍事一样，哪个会相信得了！这几个星期的好天气，和这里新形成的友誼——对方是那样无求于他，而且始終有那一点不可捉摸的地方，使得她更显得神秘可亲——使他尝到自由的可爱，尝到自己成家之前过的那种逍遙自在的生活。他就象一个戒酒的人，很久的时間都在喝水，連酒对于他血液的作用，对他脑筋的刺激，都几乎忘掉了时，后来忽然又喝到一杯酒似的。花的顏色更艳了，花香和音乐和阳光全都有了生命价値——并不仅仅引起过去欢乐的回忆而已。現在生活有种値得过的地方了，而且不断地催促他企盼着。他現在是

生活在这上面，而不是生活在回忆里；对于他这样大年紀的人，这里悬殊是相当大的。他生来对飲食有节制，珍肴美饌在他本来无所謂，現在越发不引起他的兴趣。他吃得很少，吃了也不知味道；人一天天变得消瘦憔悴起来；又成了一根“竹杆子”了。由于身体越来越瘦，那顆大头，两个太阳穴陷了进去，使他显得比平时更加尊严。他心里完全知道应当請医生看看，可是自由太可爱了。他不过时常透不上气，还有胁下这一点痛，不能因为这样嬌慣自己，就牺牲自由。再回到这个新的乐趣跑进他生活里来之前那种状态，过着平淡的生活，翻翻农业杂志里面放大的甜菜画片——决不！他抽的雪茄也超出了。过去一直是每天两支。現在抽到三支，有时四支——一个人精力活跃时往往会如此。可是他时常想：“我一定要戒掉雪茄和咖啡；也不能再这样急急忙忙赶进城。”可是他并沒有改；沒有人有資格来监护他，这眞是无上的福气。那些佣人也許弄得莫名其妙，不过佣人是天生不講話的。布斯小姐一心只在自己的胃病上，而且很有“教养”；决不肯涉及私人的事情。好儿还小，还看不出他的外貌有所改变；在她的眼中，他只是她的玩偶，她的天神。这样就只剩下伊琳关心他了；她总是劝他多吃些，白天热的时候多休息，吃点补葯等等。可是她沒有告訴他，他这样消瘦都是为的她——一个人总是看不見自己造成的损坏。一个八十五岁的人談不上什么热情，可是由于美色引起热情，美色引起的破坏还是和过去一样，非要到死神閉上那双渴想看她的眼睛时，决不会停止。

七月里第二个星期的头一天，他收到儿子从巴黎寄来的一封信，說他們在本星期五全都要回来了。这本来是比命运还要肯定的事；可是由于老年人往往只貪图目前，抱有一种可怜的心理，以为自己总可以撑持到最后一刻，他始終不大肯承認有命运

这回事。現在他承認了，而且得設法挽救。他現在已經不能設想自己生活里少掉这种新的快乐，可是沒有想象到的东西有时是存在的，而且福尔賽家人經常就在这上面栽交。他坐在自己的旧皮椅子上，把信折起来，用嘴唇嚼着一段沒有点燃的雪茄。明天以后，他每星期二进城之举就逼得只好放弃了。也許，他还可以每星期坐馬車进城一次，托詞去看他的經理人。可是便是这样也要看他的健康情况，因为現在他們将会开始为他的身体惊慌起来。还有教琴！教琴非繼續下去不可！伊琳一定不能有所顧忌，琼必需把自己的感触收起来。她曾經收起过一次，就在波辛尼噩耗傳来的那一天；那时候能做，現在当然也可以做。自从受到那次刺激之后，到現在为止已經有四年了——把旧恨一直保持到今天是不人道的，不論对己或者对人。琼的意志很强，可是他的意志还要强，因为他是快死的人。伊琳很柔順，为了他的緣故一定肯做；当然会有点顧忌，但宁可委屈自己一点，决不忍心使他痛苦！琴一定要繼續教下去；只要她肯繼續教琴，他就把稳了。終于他把雪茄点起，开始盘算跟他們怎样一个說法，怎样解釋这种古怪的亲密友誼；要研究怎样把赤裸裸的事实遮盖起来——决不能說自己要看美人，看不見美人就过不了。啊，好儿！好儿很喜欢她，也喜欢她教琴。她会帮他的——这个小宝貝！这样一想，心里就变得坦然，反而奇怪刚才为什么急成那个样子。他决不能着急，着急之后总使他感到身体非常衰弱，就象半个灵魂离开軀壳似的。

那天晚上吃过晚飯，他的头暈病又发作了，不过人沒有暈过去。他不愿意按鈴叫人，知道全家一定会因此惊慌起来，明天进城反而更加触目。人老了，整个世界好象都暗地里在限制他的自由；这算什么呢？——只不过使他多活上几口气。他可不愿

意这样牺牲自己。只有小狗伯沙撒看見他一个人慢慢掙扎起来；焦急地望着它的主人打开橱柜，倒了一杯白兰地喝掉，而沒有給它一块餅干吃。等到他覺得自己能走得了那节楼梯时，他就上楼去睡了。第二天早上，虽則人还覺得有点搖晃，一想到当天晚上时自己就硬掙起来。請她吃一頓好晚飯一直使他覺得非常快意——他总覺得她一个人过的时候，吃的一定很省儉；还有，坐在歌剧院里，看見她眼睛里显出欣喜的神情，嘴边挂着不自覺的微笑，也非常开心。她平时沒有什么消遣，这一次又是他能够款待她的最后一次。可是，当他收拾皮包时，他想起晚飯前还得換衣服，眞累人，而且告訴她琼要回来也是一件吃力的事；沒有这些麻煩多好。

那天晚上的歌剧是卡尔曼，他在最后一次幕間休息时才把消息告訴她，不自覺地一直捱到快要启幕时才說。她听了沒有做声，眞是蹊蹺；事实上，他还沒有来得及知道她是怎样的看法，那个搗乱的音乐就奏起来，于是大家都得保持沉默。她一張臉就象戴了面具；在面具后面，有无数的思潮起伏，可是他沒法看得見。当然，她要慢慢想过！他也不逼她，明天下午她反正要下乡来教琴，那时候她已經把事情想过，看她怎样。在馬車里，他只跟她談談卡尔曼；从前他看过的比这个还要好，可是这个也很不錯。当他握着她的手道别时，她迅速弯下腰，吻了一下他的前額。

“再会，好乔里恩伯伯，你待我太好了。”

“明天見吧，”他說。“晚安。睡好。”她温柔地回答一声：“睡好！”馬車已經快起步时，他从車窗里望見她扭过身子向着他，一只手伸出来好象依依不舍似的。

他緩步回到旅館的自己房間里。他們从来不給他开同样的

房間，这些嶄新的臥房，一套套新家具，灰綠色地毯，上面滿是粉紅花，他頂住得不习慣。他醒着，那支恶劣的哈巴勒那曲子一直在他头里跳动。他的法文本来懂得不多，可是这个字的意义，如果有什么意义可言的話，他却懂得；是指一个吉卜賽女人，旣放蕩又神秘。对了，人生的确有一种神秘的地方，使你所有的顧慮和計划都打翻掉——使男人和女人都随着它的蘆管跳起舞来。他躺在床上，睜着一双深陷的眼睛凝望着那片被神秘統馭着的黑暗。你以为你已經控制着人生，可是人生却溜到你的身后，擰着你的后頸皮，逼你向东，逼你向西，然后，很可能，把你的生命軋掉！敢說，連执掌人类命运的星辰也被它这样捉弄着，一会儿勒在手里，一会儿又撒开去；永远开不完的玩笑。五百万人挤在这个热鍋似的大城市里，全都听任生命的主宰播弄着，就象木板上許多小豆子，一拳击下去，紛紛跳了起来。唉！他自己也不会有多久好跳了——安靜的长眠对他只有好！

这儿楼上多热——多鬧！他的前額覺得滾燙；她剛才就在他一直感到不适的前額上吻了一下；就在这儿——好象她早已知道在这个地方，想要替他吻掉似的。可是，不但沒有，她的嘴唇反而留下一片异常不舒服的感覺。她說話从来沒有用方才那样的声調，从来沒有显出那种依依不舍的样子，或者临走时那样頻頻向他回顧。他从床上爬起来，拉开窗帘；窗子外面望出去是泰晤士河。空气非常沉悶，可是望見那片河水平靜地、永无休止地流过时，却使他的心情为之一暢。“最要紧的事，”他想，“是不要使自己成为一个老厌物。我要想想我的小宝貝，使自己睡覺。”可是倫敦夜晚的热气和嘈杂很久很久才消逝掉。夏天清早的睡眠只有短短片刻。老乔里恩算来只閉了一下眼睛。

第二天到家之后，他跑到花圃里，由好儿帮助他——她的手

很輕——采了一大束石竹花。这些花，他告訴好儿，是送給“淺灰衣服太太”的——这个名字在他們之間还使用着。他把石竹放在書房一只大瓶里，預备伊琳一到就送給她，以便談到琼和繼續教琴的問題时使她讓步。这些花的香味和顏色有帮助。吃了午飯之后，他覺得人很累，就去躺了一会，因为馬車要到四点鐘才能从車站上把她接来。可是四点鐘快到时，他变得心神不定起来，自己找到那間面临车道的教室里去。好儿和布斯小姐都在教室里，遮阳帘拉了下来，給她們擋着七月里的悶热。两个人都在料理蚕子。老乔里恩生来就不喜欢这些生活上軌道的东西，蚕头和蚕身的顏色常使他想起大象来；这些蚕子把好好的綠叶子啃了无数的小洞；而且那股气味也非常之难聞。他在靠窗的一条有印花布套的长凳上坐下，从这里可以望见车道，而且勉强呼吸到一点新鮮空气；小狗伯沙撒在热天里很看上印花布，也跳上来坐在他身边。小鋼琴上鋪了一块淡紫色的毯子，已經变成灰色；上面放了一瓶早开的紫薄荷，屋子里充满紫薄荷的香味。尽管室內还算风凉，也許就是因为风凉的緣故，生命的动蕩强烈地印上他衰弱的神經。每一道从窗隙里透进来的日光都恼人地耀眼；狗身上的味道也强烈；紫薄荷的香味更是濃冽；那些蚕子弓起灰綠色的脊背，好象駭人地活跃；好儿低头望着蚕子时，深棕色的头发光亮得就象綢子一样。一个人年老力衰时，生命就是那样一个神奇、殘酷而有力的东西；它的形形色色和它的跳蕩的活力都象在譏諷你。他有生以来从沒有象最近这几个星期来感覺这样古怪，自己的一半随着生命的河流飄去，另一半却站在岸上瞧着水流一去不返。只有和伊琳在一起时，他才沒有这种双重的感覺。

好儿回过头来，用她的小黑拳头指指鋼琴——用一个指头

指东西是没有“教养”的——狡猾地說：

“你看‘淺灰衣服太太’，爷爷；她今天漂亮吧①？”

老乔里恩心里一动，頃刻間室內都变得迷糊起来；接着又清楚了，于是他挤一下眼睛說：

“哪个給它穿的？”

“布斯小姐。”

“好儿！不要胡鬧！”

这个拘謹的小法国女人！她对不讓她教琴这件事到現在还沒有释然。这也不大妙。他的小宝貝是他們唯一的朋友。教琴是她的事情，他不应当讓步——无論怎样不能讓步。他拍拍伯沙撒头上温暖的茸毛，听見好儿說：

“媽媽回来的时候，会不会有变动呢？你知道，她是不喜欢生人的。”

好儿这两句話好象把老乔里恩周圍的反对空气带了来，并且揭露了所有对他这个新形成的自由的威胁。啊！他得甘心做一个全靠人家照应和爱惜的老头子，不然就得为这个新形成的珍貴友誼而奋斗；但奋斗却累得他要死。可是他的一張消瘦憔悴的脸板了下来，逐漸轉为决心，使他整个的脸看上去都只剩下巴了。这是他的房子，他自己的事情；他决不能讓步！他看看自己的表，跟他一样老，一样单薄；这只表已經买了有五十年了。四点鐘已过！他順便吻一下好儿的头頂，下楼到了大厅里。他要在她上楼教琴之前先找到她。一听見車輪的声音，他就走到門廊外面，立刻看見馬車里沒有人。

“火車到了，老爷，可是女太太沒有来。”

---

① 这大約指好儿的玩偶。

老乔里恩向馬夫摆出一付严厉神情，臉朝上一抬，眼睛象是推开胖子的好奇心，而且不許他看見自己感到的极端失望。

“好的，”他說，轉身回到屋里。他走进書房坐下，抖得象片树叶。这是什么意思？她也許誤了鐘点，可是他明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再会，乔里恩伯伯”。为什么說“再会”而不說“晚安”呢？还有那只依依不舍的手，宕在空中。还有那一吻。这是什么意思？他感到极端着急和气恼。他站起来在窗子和墙壁間的土耳其地毯上来回走着。她是打算扔掉他了！他有把握这样說——而他是一点招架沒有。一个老头子要看美人！眞是荒唐！年紀堵着他的嘴，使他的抵抗变得瘫痪无力。一切温暖的、有生气的东西他都沒有資格去享受，什么都不能享受，只能享受回忆和愁苦。他也沒法子去求她；便是一个老头子也有老头子的身份。沒有法子想！有这么一个鐘点，他完全忘記身体的疲劳，来回地走着，經过那瓶石竹时，一陣陣的花香仿佛在嘲笑他。对于一个一直是随心所欲的人，在所有难堪的事情里面，最最难堪的就是自己意志受到挫折。老天把他兜在一張漁网里，他就象一条愁苦的魚，在网眼里轉过来，游过去，东找西找，可是找不到一个洞，一处破縫。五点鐘时，佣人送茶来，另外还送来一封信。他的心里一时又引起希望。他用牛油刀把信拆开，讀道：

亲爱的乔里恩伯伯：

我眞不忍心写这封会使你失望的信，可是昨天晚上我太懦弱了，不敢跟你講。我覚得現在琼既然要回来，我可不能再下来教好儿的琴了。有些事情的創伤太深了，使人沒法忘記。也許有时你进城来我还会和你見面，不过我肯定說这样于你并不相宜；我看得出你把自己累得过分了。我

認为你整个热天应当多多的静养，現在你儿子和琼都要回来，你应当过得很开心了。謝謝你待我的好处，一百个謝謝。

伊琳

就是如此！寻乐，做他最喜欢做的事情，都于他不相宜；設法排遣那种垂死的心情，不使自己感到一切的必然結果，感到死神悄然的簌簌的脚步声愈走愈近！于他不相宜！連她都看不出她是他的一剂延年續命湯，看不出她是一切他失去的美的化身！

他的茶冷了，雪茄始終沒有燃；他来回走着，又碍着面子，又舍不得放弃生命的据点，真是两难。真受不了！就这样慢慢把自己消耗掉；一句話不說就把自己交在别人手里，由他們照应备至地、爱惜备至地把你压得透不过气来；这样活下去，真受不了！他要跟她說老实話；告訴她自己是真正要看見她，并不仅仅是不舍得，这样說看行不行。他在自己的旧書桌前坐下，拿起一枝笔。可是他下不了笔。要这样求人，求她以自己的美色来取悦他的眼睛，未免太不象話。等于承認自己已經老糊涂了。他决不能做。相反地，他写道：

我本来指望旧日的創伤不应听其阻擋别人的——也就是我和我小孙女的快乐和利益，可是年紀大的人只好放弃妄想；他們只能如此，連活着的妄想迟早也得放弃，而且早放弃早好。

乔里恩·福尔賽

“一股怨气，”他想，“可是沒办法。我是倦了。”他封好信，丢在邮筒里好趁晚班邮件送出；听見信落到筒底时，他想：“一切的希

望都完了!”

那天的晚飯他簡直沒有吃什么,雪茄抽了一半就覚得头暈,只好丢下来,很慢地走上楼,蹑着脚走进孩子的臥室。他在靠窗的长凳上坐下。室內点着一張过夜的油灯,剛好照出好儿的小臉,一只手压在面頰下面。一只提前出世的大甲虫在糊窗格的日本紙里呼呼地响,馬厩里的一匹馬煩躁地跺蹄子。睡得象这孩子一样熟多好!他把木条帘拉上两級向窗外望去。月亮正升起来,顏色紅得象血。他从来沒有看見过这样紅的月亮。外面的树林和田野,在夏季白天最后的余輝里,也都带着睡意。美象一个幽灵在走着。“我活得很长,”他心里想,“几乎什么福都享过。我是一个不知足的家伙;年輕的时候看过了多少美人。小波辛尼說我懂得什么叫美。今天晚上的月亮眞圓,就象个人臉!”一只蛾子飞过,接着又是一个,又是一个。“淺灰的女子啊!”他閉上眼睛。他猛然有感,好象永远不会再睁开似的;他一任这种感覚扩大起来,一任自己沉下去;后来打了一个寒噤,硬撑开眼皮。他覚得人有点不对劲,无疑的,非常的不对劲;終究还得看医生才对。現在沒有多大关系了!月光将会蹓进那片小树林里;林子里将会有許多影子,而这些影子将是唯一醒着的东西。沒有鳥兽,沒有花儿、虫儿;只有影子——蠕动着;“淺灰的女子!”影子会爬上那棵断株;会聚在一起喁喁談話。是她和波辛尼嗎?怪想法!而那些青蛙和小虫豸都会喁喁談起来!这屋子里,这架鐘滴滴达达多响!窗子外面完全罩在那个紅月亮下面——一片阴森森的;室內也一样阴森;慢燃着的小守夜灯,鐘声滴达,保姆的外套挂在屏风边上,长得就象个女子的身体。“淺灰的女子!”他忽然来了一个怪念头:“她眞的活着嗎?她究竟来过沒有?会不会只是他过去爱过而且就要离开的一切美的化身呢?会不会只是

一个浅灰衣服、深棕眼睛、琥珀头发的精灵，在风信子开花季节，花晨月夕出来散步的呢?”他站起来，手抓着窗櫺立了一会，使自己回到现实的世界里来，然后踮起脚向門口走去。走到床脚时停了下来；好儿，就象感到他的眼睛盯着自己在望，伸动了一下，叹口气，身子蜷得更紧了，象是畏縮。他又踮起脚走到外面黑暗的过道里；进了自己的卧房，立刻脱掉衣服，穿着睡衣在鏡子面前站着。眞是一把骨头——两个太阳穴凹了进去，腿多瘦！他的眼睛抗拒着自己的影子，脸上現出得意的神情。什么都联合起来要搞垮他，連鏡子里自己的影子也要搞垮他，可是他还沒有——垮掉！他上了床，久久不能入睡，竭力想摒除思虑，心里明知道煩恼和失望对自己的身体非常有害。

早上醒来时，他覺得非常疲憊，只好把医生請来。那个小子診視之后，脸板得鉄青，叫他睡着不能起来，而且要戒烟。这也不算受罪；起来又有什么意思，而且只要他身体感到不适，烟草抽起来总是沒有味道。他拉下遮阳帘，把泰晤士报翻来翻去，也不大看，小狗伯沙撒在床边陪他，一上午就这样懶洋洋地消磨掉。午飯时，佣人送来一份电报，上面写着：“信收到，下午下乡，四点半見。伊琳。”

下乡来了！总算好！那么她的确是活着——而他并沒有被人扔掉。下乡来了！一股热气透进他的四肢；两頰和額头都有点发烫。他喝完湯，把食盘推开，极其安靜地躺着，等佣人把食盘收拾出去，剩下他一个人；可是他的眼睛不时要眏一下。下乡来了！他的心跳得飞快，后来又好象一点不动似的。三点鐘时，他坚决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一点声音沒有。想来好儿和布斯小姐这时都在教室里，佣人吃完飯該在睡午覺。他小心地推开門，到了楼下。小狗伯沙撒孤独地躺在大厅里；它随着老乔里恩

进了書房，再由書房走到外面酷热的下午太阳里。他本想走下小山，到小树林里接她，可是立刻覚得天气太热了，自己决計去不了。他改变主意，在秋千旁边那棵橡树下面坐下来，小狗伯沙撒也覚得太热，在他旁边匍伏下来。他坐在那里微笑。多么的令人陶醉的流光啊！虫吟！鳩嗅！簡直是夏日的良辰。眞美啊！而且他是多么快乐——快乐得象个小贩，不管这句話怎么講。她要来了；并沒有扔掉他！人生的一切他都有了——只差一点力气，和一点肉——就差这一点。他就要看見她了，看見她从鳳尾草圃里走出来，淺灰衣服的身材，腰肢微摆，走过草地上的白菀花和蒲公英和“兵士”——戴着花盔的兵兰花。他不要起身，可是她会走到他面前来，說“好乔里恩伯伯，对不起！”就坐在秋千架上，讓他看她，并且告訴她自己生了一場小病，可是現在已經好了；伯沙撒将会舐她的手。伯沙撒知道自己主人喜欢她；是一条好狗。

树阴很濃；太阳晒不到他身上，只能把余下的世界照得非常明媚，連那边爱普索姆跑馬場的大看台，和乳牛在田野里啃苜蓿，用尾巴扫蒼蝇，他都远远望得見。他聞到菩提花和紫薄荷的香味。啊！怪不道这么一大堆的蜜蜂呢。这些蜜蜂都很兴奋——很忙，跟他的心一样忙，一样兴奋；也有点昏昏然，被花蜜和幸福弄得昏昏然和沉醉了，跟他的心一样沉醉和昏昏然。夏天——夏天——它們仍在哼着；大蜜蜂，小蜜蜂，还有蒼蝇！

馬厩上鐘楼敲了四下；半小时之內她就到了。他要打这么一下盹，他最近睡的实在太少；打完了盹，他就可以神清气爽地迎接她——神清气爽地迎接青春和美，望着她穿过日光的草地向他走来——淺灰的美人！他向椅背靠起，閉上眼睛。一点薊茸随着微风飄上他的白胡子，比胡子还要白。他不知道；可是呼

吸吹动着薊茸，粘着了。一絲阳光透了进来，照上他的靴子。一只大蜂歇下来，在他的巴拿瑪草帽頂上爬着。一陣甜蜜的睡潮侵襲到草帽下面的脑子，那顆头向前搖了搖，倒在胸前。夏天——夏天！蜜蜂儿哼着。

馬厩的鐘敲了四点半。小狗伯沙撒伸了一下懶腰，仰头望望主人。薊茸已經不动了。小狗把下巴擱在太阳晒到的那只脚上。脚沒有动。小狗迅速把下巴挪开，起来跳到老乔里恩身上，望一下他的臉，叫起来；随即跳下，屁股坐在地上，仰头望着；忽然間，发出一声长长的哀号。

可是薊茸跟死一样的靜止，还有它老主人的臉——

夏天——夏天——夏天！一陣无声的脚步在草地上消逝了！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32 福尔赛世家（第一部） [英]高尔斯华绥 周煦良
作者=BEXP
SS号=
加密地址=
页数=431
下载位置=http://book4.5read.com/300-35/diskgdo/gdo82/18/!00001.pdg